

# 黑森林

下

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

还珠楼主 著



## 作者简介

还珠楼主，原名李善基，四川长寿县人，1902年生。中国第一多产作家，武侠小说之王。出身书香世家。曾任编辑、家庭教师及秘书。解放后，任上海天蟾舞台编导。1953年，参加总政京剧团。1961年病逝。

## 内容简介

本书描写了明末符南洲符氏父女移居苗疆，以行医为业，为救苗民不收报酬，因而引起医霸洪氏父子的嫉恨，多次雇人行刺，符氏逃难落入盗酋魔掌，其女勇入匪穴，途中遇险发生的一连串纠葛，巫婆行妖、逼婚、求仙、斗法，情节生动，引人入胜。表现了作者扶弱锄奸、驱邪安良的民主思想。



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

# 黑 森 林

## 下

还珠楼主 著



辽 沈 书 社

1989年·沈阳





## 第二十三章 蛮荒奇遇

双珠见苗妇山兰，上来面带惊异，似有愤意，及用苗语，连说带比，互相问明大意，立时喜笑颜开，亲热非常。先不知道是何原故，后来方始问明，因其比老人阿庞，更易懂话，心中高兴。便托他朝群小打听，昨夜送信救她的夷苗，是否阿成。人在何处，可曾回转。山兰一口应诺，便朝身边两个年长的少女，说了几句，二女便如飞走去。双方一个本非野人同族，举目无亲，全仗夫妻恩爱，过着快乐日子，一经失恋，便是满腹悲愤，无可告语，忽然来了一个美貌聪明，能通苗语，又有本领的少女，越谈越投机，仿佛人在外乡，会见亲人一样。一个更是连遭险难，好容易死里逃生，但救她的，是个老年野人，一到便因性情直率，连日疲劳太甚，稍为安顿，自往树屋之中，沉沉酣睡，丢下自己一人，守在当地。双方言语，又不十分通晓。森林之中，更是禁地，不许随意窥探，后虽来了一群男女幼童，双方连说带比了一阵，问出好些意思，主人好似与别种野人不同，没有恶意。孤身女子，处此境地，对方居心，到底难测。再一想起老父，被困贼巢，业已日久，不知是何光景，本来兄弟妹三人，同往楠木林，寻访异人，难得菜花峒主，感念旧恩，派了许多人相送，接连通过好些险阻之地，眼看再有一日夜，可以赶到落魄崖下，前途虽然无人护送，照地图所开途向，一上落魄崖高岗，便是去往楠木林的正路。末

了一段幽谷险径，固是奇险，但与异人所居，相隔不远，即便遇到险难，闻声也必来援，不会坐视，谁知事太凑巧，就这末了一日夜，快到以前，连遇地震山崩，火山爆发，差一点把命送掉。如今兄姊妹三人，中途离散，自己连遇凶险，勉强逃生来此，前途如何，和这野人心意，尚不可知。妹子和路清，更是不知下落，越想心越烦，不是这群幼童，在旁说笑亲热，几乎伤心落泪，哭出声来。正在强忍悲愤准备细心打听，先通了这些小野人的语言，好去探问阿成下落。不料对方，一时误会，往取水果，无意之中，引来这一个美貌聪明的苗妇，非但心情灵巧，彼此投缘，一见如故。对人也极真诚，最难得是，以前无意中，学了两种熟苗语言。山兰均能通晓，以后不致词不达意，有口难言，发生误会，并还可以探听对方心意虚实。穷途之中，得此热情良好的伴侣，由不得愁怀大减，喜出望外，彼此都是倾心结纳，当然水乳交融，越来越亲热。

旁边那些男女幼童，休看野人，年幼无知，因受老人阿庞，常时教练。随时随地，都有戒心。如非双珠，是在老人所居空地之内，照例应以客礼相待。只是林中相遇，立存敌意，便给他多么心爱之物，也是休想打动。先前虽喜双珠人好，又拿了人家东西，围在身旁，争先献媚，内中几个年长一点的，依然怀有疑念。这时听山兰一说，得知双珠，乃老祖阿庞，请来的佳客，越发欢喜。疑念一消，想起自己，离开防守之地，已有好些时候，同伴还不知道底细，忙和山兰说好，赶往通知，以免万一误会，生出疑忌，山兰也真忠实，立命去的人，就便访问阿成下落，酋长带人，往除凶苗，可曾回转，有无这样一个夷苗在内，多去几人，前往探询，以免夫妻不和。丈夫知道老人睡熟，暂时不来禀告，径

由正面森林，回往月儿湖。这般防守后面的人，不曾看见，暂时还未得信，累双珠悬念。二次派出的人走后，山兰又笑道：“听你所说，那些食人凶苗，非被杀光不可，这等大胜，我丈夫回来，必要杀牛击鼓，跳月吹笙，犒劳全族的人，事前应有牛角吹动，这时尚无声息。你说那阿成，决不认得路，要来，也和大家一起。不会独自走来，恐去的人，白跑一趟，还问不出来呢。计算时候，他们就由森林之中，绕路回转，没有老公公树顶上面走得快，照说也该走到。并且内中，还有两个勇士，连我丈夫，虽不如老公公那么轻快，也能由树顶上面，空身走回，怎么也该有点信息动静，是何原故？”话未说完，先是两声极长的号角，呜呜吹动，山兰刚刚改口笑呼，他们果然大获全胜，赶回来了。跟着，又听芦笙呜呜，皮鼓砰砰，同时响将起来，树上鼯声忽止。随见老人阿庞，援树而下，见二女对坐说笑，甚是高兴。因双珠不大懂话，便令山兰，转告双珠，令其随意饮食行动，只不要入林太远，最好和山兰一起，以免一不小心，迷路遇险。方才本想寻一苗女，与之作伴，因年长的人，均已出发，剩下都是老弱，人又倦极，不及安排，便自熟睡。

难得二女，一见如故，再好没有，现以上宾相待，无论要什东西，或是人倦想睡，只须开口，便由山兰，招呼引去，身边这些男女幼童，也可告知。当时便可办到，双珠自和山兰，谈了一阵，问知当地风俗，人虽野蛮，颇通情理。老人阿庞，威力最大，以前曾往汉城，受过汉人好处，存有好感。并曾立誓，永不伤害一个汉人，此来决无恶意，只肯照他誓约而行，宾主双方，再和投机，非但可以放走，并还派人护送。听完之后，心神大定，本意少却许多顾虑，这时二次相见，越觉阿庞，貌虽老丑，满头白须白发，围绕飘拂，只露

双目口鼻在外。但那神情，十分善良，老带着一脸笑容，决不象是存有恶念，越发心安。先谢了救命之恩，估计阿成，必已随同回转，便托阿庞，命人喊来相见。商计未来之事。阿庞笑说：“今夜跳月庆功，全族的人，连外客均要到场，我此时便须前往主持。你说那人，对你实在忠义。为了救你，命都不要，我已发令，当他是自己人。只在对敌之时，不曾死伤，你不寻他，他也必来寻你。我到那里，命人送他快来，与你相见便了。”

双珠不曾通晓对方语言，不知老人，误认阿成是她情人。山兰因听当夜跳月，又和丈夫相见，想起前情，甚是悲愤，心中有事，老人又走得急，并未详细告知，只说了一个大略，更未提起老人误认情侣之事。双珠见这两个主人，这样好法，竟出意料，先还苦盼阿成音信，以便人来商量，作伴同行，往楠木林，寻找那姓木的异人。并打听妹子、路清的踪迹，是否曾经见到。等了一阵，没有回音。山兰因她昨夜，吃了大亏。夜来跳月，又是通宵欢会，劝令安卧些时，双珠先还不肯。后因对方，盛意殷勤，不便坚拒。心想，到她住屋之中等候，也是一样，先去幼童，忽然奔回报信，说那异人，不叫阿成，因在对敌之时，为生苗所伤，现已上药，正在静养。并说：当地治毒箭的伤药，十分灵效，只人未死以前，敷将上去，不论肿起多高，至多一日夜，便可痊愈，此乃昔年恩人所留。那年为了将药用完，虽知治法，中有一种主药，当地不产，后为毒蟒所伤，几乎送命。幸而遇见救星，非但带有此药，他那苗峒之中，又产有大量主药金铃草。事后托他运来不少，除配药外，并还种了一大片。如今花林里面，便种有不少药草。每年少死伤许多人，至今都在感激这两个恩人的好处等语。双珠一听金铃草，心虽一

动，但因那人，不是阿成，失望之余，心中悲苦。又因野人山森林深处，乃父南洲，从未到过，决无两次赠药救人之事。何况所说金铃草，又由苗峒之中移来。知道父亲所配几种灵药治法，一向逢人便告，必是由别处苗峒中，辗转流传，连野人也被得去。心想，来者既非阿成，人又伤重病倒，赤身涂药，不便往见。好在此药，灵效无比，多重伤毒，不出两日，便可痊愈。夜来还要跳月，初次经历，不知当地风俗，愁急无用，还是养好精神，到时赴约，相机行事为妙。念头一转，山兰又在力劝，便同去往塘边。山兰所居树屋之内，席地同卧，对面说笑了一阵，渐觉疲倦，就此安然睡去，醒来山月已快高去，遥闻芦笙皮鼓之声，隐隐传来。知道跳月盛会，已将开始，连忙起身洗漱。初意受伤夷苗，虽非阿成，也是同行八十壮士之一。否则，决不会这样舍死忘生，来救自己。可惜事前不知，遇救之时，人在藤包以内，老人阿庞，飞驰又快，又忙着用暗器，去打身后敌人，火场那边，便看不见，没有看出是谁。心想，此人伤势，如不甚重，敷药之后，有了这大半天光阴，人已能够坐起，勉强走动，他们把菜花峒主哈瓜布，奉若神明，奉命护送。为了地震，中途失散，无心巧遇，定必追随不舍。不论此人是谁，便这八十个忠实壮士的安危，也在悬念。且喜受伤未死，正好打听这般人的下落，以及妹子和路清，是否见到。未睡以前，本就想往探望，因山兰力阻，又觉野人风俗，多半奇特，出乎情理，并有各种禁忌。主人待我虽好，到底生人初来，不知真相。何况伤人敷药，身上一丝不挂，人也往往昏迷不醒，不应惊扰，因此未去。醒后越想越烦，急于前往探询，正在更换衣服，准备起身。山兰见她，忙着起身，更衣之时，越显细腰猿臂，肤如玉雪，通体圆融，一尘不

染，端的明艳绝伦，丰神绝代，遂自己见了，也是爱极。睡前又问出对方，身有要事，还有一兄一妹，和八十多个同伴，均在地震之时逃散。吉凶难定，不知去向。只等住上一两日，问明楠木林途向，便非走不可，越发生出同情，恋恋不舍。又因人太美艳，代她愁虑，忙拦阻道：“妹子你不要忙，时候还早呢，实不相瞒，我真爱你已极。方才结了姊妹，更把你看得比亲人还重，我们虽是森林中的野人，但极讲理。虽然不会强迫，但你这样美貌，那受伤人，如不是你丈夫，谁都可以向你求爱。你如不允，立时把你当成外人，虽然无辜不致加害，到底讨厌。上路时节，先就不便。你一个孤身汉家女子，这样凶险难走。危机密布的黑森林，他们不肯出力护送，你多大本领，也难走到。我看老公公，对你极好，方才还抽空，亲身来此看望。对你十分怜爱，命我好好照应。我知老公公，以前受过汉人之恩，十分感激。每次立下大功，众人朝他，欢呼感谢。说这多年来，没有老公公领头作主，早为仇敌和毒蛇猛兽所伤害。大家也不会过得这样好法。他必问明众人，一齐归功于他，没有异言。方说，你们能有今日，虽然靠我领头的多，但是追本穷源，不是当年那汉家恩人，将我救活，早已身死江边哪得回来。便我这里，好些灵药，也是此人所赐。可惜一别数十年，不曾再见。后听一老白夷说起，恩人已死，我们无从报答他的好处。便要记准他当年所说，任何种族，都是一家，就是对方不曾开化，也应互相帮助，和兄弟一样，把心思体力，合成一起，互相帮助，一同进化。只能去掉种族私见，同心同德，相处以诚，不存敌意，便是一家兄弟，决不可互相恃强争斗，引起凶杀，两败俱伤等等级有道理的好话。你们以后，遇见采荒汉客，虽然人心不一，不能都象老恩人那样好去，

我们这里，出产又多，不容外人生心，随时都要警惕。但对来人，仍须看在老恩人面上，和他托我的话。那人如好，自然当他上客，请来月儿湖居住，格外照应，护送回去。便看出是坏人，拿他不准。也不可轻易动手杀害。必须把我寻去，或是引来这里，由我查问，如真是个坏人，再由我召集众人，商计处置，也还不迟。只有一毫可原，便须从宽发落，这类话，随时都在谈起，今日看他意思，对你更是好极。恰巧你睡时，我代你盖了一片兽皮，你又未脱衣服，那只被藤枝勒伤的手腕，恰又露出在外。我先听你说，汉家女子，不愿和人跳月的话。立时乘机说你虽非寻常汉家女子，颇有勇力，曾经孤身一人，在森林中，连遇奇险，走了两天一夜，不曾停止，并还遇见毒蟒野兽，均得脱身，还杀了几只猛兽，或女凶苗的酋长。连我们这里壮士，均所不能的事，你都办到。但是无意之中，遭那食人凶苗暗算，绑紧了一夜，一路挣扎，虽将绑的藤麻挣断，人已受伤，只为初来，不知底细，勉强坐在那里，因有极大胆勇，先前看不出来。自从和我相见不久，我看出你，勉强支持，才来这里同卧。如今周身酸痛，并还好些伤处，因恐他代你敷药，难免看破。又说你自带伤药极有灵效，业已敷过，只是周身酸痛。她是汉家人，没有跳月风俗，最好夜来，只令旁观，免得带病跳月，支持不住。他当时沉吟，将头微点，虽似答应，你去如早，仍难免于有人向你引逗。最好你一到，便借感谢为名，拜老公公做义父，一面装病，他只答应收你做干女儿，势必更加亲切，不问行止，都无人敢欺你了。”

双珠闻言，立被提醒，想起山中，生苗野饕，对于外族妇女，十九动强，无理可说。一个处得不好，便有性命之忧。自己因在花蓝家，跳月比武，占了上风，无形中，引起

轻敌之念，忘却孤身在此，今非昔比。一个不巧，凶多吉少。对方万一相强，便极难处。再要为了美色取祸，更是冤枉。难得山兰，有此好心，心中感激，方才睡时，二人业已认了姊妹。经此一来，情份更深，便照所说行事。准备后半夜，跳月开始。方始起身，率性人也卧倒，装睡等候。山兰一面准备饮食，一面和她说笑，隔了半个时辰，远闻鼓乐之声，越来越盛。方觉跳月必已开始，山兰长女，忽然奔来，吱吱喳喳说了一阵苗语。大意是说：跳月业已开始，乃父酋长黄山都，因听众幼童说，双珠如何美貌，现和乃母，住在一起，不见前往，命来探望，并催快去。双珠看出少女说时，面有愤容。山兰听完，也极生气，分明对方，另有用意。山兰料得不差，且喜方才，不曾前往。否则，这酋长的为人，睡前已听山兰说过，样样都好，就是好色如命。再想起方才拦阻语气，多一半固然为了双方，一见如故，格外关心，恐其犯禁。一半还是另有深意，惟恐自己貌美，丈夫无良，起什恶念之故，再一想到此女睡前，所吐满腹幽怨，越发代她不平。等乃女被山兰骂走之下，便拉住她的手，婉言笑劝，说：“姊妹的事，我已知道，但你当初，夫妻本来恩爱，自从你丈夫，做了酋长，方始变心，照你所说，一半固是他的不好，但你平日，对他负气多疑，也有害处。依我所见，你说蛮苗种族，便我汉家人中，象你这样美貌聪明的，也是极少。何况寻常汉人中的美女，不象病人，就象疯子，多半弱不禁风，好吃懒做，只供丈夫玩弄，和旁人羡慕，争夺勾引，平日坐享现成，别无用处。一旦人老珠黄，便处处受欺受气，仰人鼻息，回忆当年盛时得意之状，空自悲痛伤心，无可如何，我父女是医生，见的人多，只稍有钱人家的妇女，十有八九，都是胃病和经血不调。便这个原故，最可气



是，一些该死的无聊文人，把女子当成花草，说什么红颜只合青春死，未应佳人到白头，好使人们常时想她那青春红颜之美，免见人老厌恶等等的話，却不想人都一样，真要情深爱重，男女都相同。人还是那个人。他老，你也不曾留住青春。经过多年，同甘共苦，亲爱精诚的结合，感情只有更深。因他年轻时，心力两面，都曾帮助过自己，应该对她更好，才是道理。如何昧良，变起心来。自来不平之事，莫过于此。你们山中种族，虽然也有男尊女卑的不平风俗。因生长山中，都能以劳力自给，人人有用。不是和花鸟一般，摆样子的东西。并且婚姻，都由各人自愿，好合恶离，各随其便。感情一坏，各自东西，离开丈夫，照样自食其力。至多心中难过一阵，只不甚老仍可按着各人年貌心意，另觅配偶，得到一个好丈夫，便可把前事，冷淡下去，不致永远苦痛，各以情爱有无，来作分合，比我们汉人夫妇，比较还算好的。你又这样能干，照你所说，你如觉着丈夫，对你变心，不可挽回，这类昧良的人，要他何用，如其彼此余情不断，你更爱他，不舍分离，只要不是为了不舍酋长夫人之尊，便须想到双方，本是恩爱夫妻，年纪又轻，丈夫固然好色，又在酋长可以多娶的恶习相沿之下。不听老公公良言，生出二心。照他以前那样爱你，未老以前，怎会发生此事。自己也必有什缺点。也许人太热情，妒念太重，样样多心，不知以至诚感动，和本身的能力，做出事来。取得他和全族敬爱，专一多疑善妒，争风吃醋，吵得太凶，丈夫又非安份的人，于是双方，越走越远。以我之见，你有两条路走，夫妻同居，由于情爱，无情则离，如其勉强，只有苦痛，这样骄狂昧良，无耻的丈夫，不值迁就。如真爱他，不舍分离，第一要将此事放开，他不睬你，你也不去睬他，拿出你的智能，

做起事来，样样抢在众人的前面，先取得了全族中人的敬爱，让他看了眼红可惜，你只发挥你的本事，不去理他，而他所爱新人，无论品貌才能，样样又都不如你，一面受到全族中人公论的指责，当然后悔，回心转意，求你重圆旧梦，那时你便成了主动，由这暂时分居之中，也可看出他的为人，是否值得做你丈夫，以定离合。岂不比你现在这样吵闹争斗，越来情感越伤，终于破脸成仇，还要多受悲苦，好得多么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一个未嫁少女，如在汉城之中，说这类话，必受众人笑骂，羞个半死。只为我爹爹，明白事理，无论什么三纲五常，忠孝节义，只不合乎情理的，必要寻出他的根源和合理的方法。我姊妹从小听惯，又生长在南荒汉苗杂居之处。否则，就我心里有话，也是怕羞，不敢出口，你只记住，一个人要为众人出力，才能建立事业，得到人心。只要得到众人敬爱，非但无往不利，谁也不敢对你，丝毫轻侮。女子专凭美貌争宠，青春不能常葆，终有年老色衰之时。先不立下根基，到时休说苦痛伤心，你便为此送命。也无一人，对你怜惜。真太冤枉，徒自气苦，什么用呢？”

山兰闻言，有些醒悟，正在寻思发呆。耳听笙歌喧腾中杂牛角之声，探头一望月色，忽然惊道，只顾听妹子说话有意思，忘了天已不早。老公公曾说，妹子就是伤病疲倦，今夜庆功盛会，也要到场，晚去无妨，不去却不相宜。否则，除非真个不能支持，如被他们看出是假病，必当看他不起，一当外人看待，便决不肯出力。你还要在黑森林中，冒险前进，有不少的险路，孤身一人，无人相助，如何行呢，快些走吧！

双珠也觉夜色已深，先因山兰劝她养病，吃饱再走，本是边吃边谈，业已吃了七八成饱，衣服也都穿着整齐，为防万一，借口包裹中有药，可医真毒瘡，和山兰说好，连兵器也

是随身未带，并将所剩几件零星礼物，凑在一起，准备送与酋长。匆匆下林，见一轮明月朗照中天，天青云白，花影离披，平波渺渺，方塘如鉴，为了跳月盛会，连花林塘十来所村屋中的野人，俱早走光。问知这些野人，黄昏以前，已向赶回，因水塘一带是禁地，无人敢往走动，所以不曾惊醒。森林寂寂，月华如水，空山无人，野花自芳。隐闻箫声大作，杂以蛮讴，别有一种幽丽豪野的情趣，使人神往，二女刚走不几步，便见一个老野人和一少女飞驰而来。后面还跟着几个男女幼童，山兰之女，也在其内。转眼对面。问知老人阿庞，见月上中天，跳月早已开始。二女久不见去，故意命人传令。说客真个病如未愈，无须前往，只命山兰一人，前往问话。来客如其能往旁观，和老人一同饮食，却是再好没有。为防人都走光，双珠无人照应，并命这一老一少，来此作伴。另外几个男女幼童。一则，野人生来情热，日里相见，都爱双珠，内中三个，又听出乃父，业已愤怒。说双珠不去，是被乃母留住，恐双方为此，又要吵闹争斗，赶来劝告。山兰一听，便知老人怜爱双珠，极想她去，又恐汉家女子胆小，不惯与野人跳月，胆怯不去，引出误会，故意把话，说在头里。其实还是想她前往。好在来的两人，均不通熟苗言语。重向双珠嘱咐，说老人对她极好，不可得罪，最好照她方才所说，认为父女，一面装着本是伤病疲倦，为感老人和众人相救之德，勉强挣扎前往。为了服药，山兰不曾呼唤，睡起太迟，故此耽搁等语。

双珠早就看出她至诚好心，样样关切，全都答应。一同起身，往月儿湖赶去，到了路上，才知当地，离月儿湖，如照寻常走法。少说还有七八里路，林中昏黑，到处都是密林密莽，如非有人，引路抄近，所行都是直径。好些地方，均

由树缝和枯林穴中穿过，免走四五里冤枉路，实际只得三四里之遥。至少也要半个多时辰，才能到达。并还问出老人，心计周密，这条捷径，不是事前奉命，或有要事往来。为防万一仇敌来此，被其看破，寻常往来，均所不许。后又试出这条捷径，看似黑暗崎岖，在野人领路之下，一点也不难走，并有皮灯照亮。一路飞驰，不消片刻，便是到达。双珠耳听笙歌欢呼之声，越来越近，前途树林，行列越稀，林隙中望去，已能望出前途空地上的火光。并有对对情侣，互相搂抱，出没隐现，两侧疏林无人之处，知道跳月，早已开始。场上少年男女，大都各寻爱侣，有了对子，无须多担心事，侧顾山兰，病虽未愈，因在睡前，给她服了一点健神的药。又经几次劝勉，跑了一段急路，只是微微有些喘息，与初见时，情景不同，性本好强，来喊的那两个野人，和同来男女幼童，又催快走，只得听之。估计前行不满十丈，便可走出森林。那形如新月的湖波和广场空地上，野人所生的几座火堆，也都在望。鼻间业已闻到酒肉松柴香味。暗忖：起初只说，黑森林中野人，不知如何野蛮凶恶，想不到会有这样勇敢、忠实、义气、公平的品格风俗。可见人的智能，多半相同，全是境遇所限，和领导人的得法，随同多少年的变迁经历，自然进化，乃是一定不移之理。不过深山森林之中，与世隔绝，见闻太少，路走得慢而已。像这类野人，只一走出森林之外，立可发挥他那忠实勇敢，天真诚朴，多力耐劳的美德。比那一般游手好闲，一味巧取豪夺，专享现成的奸恶小人，反而高明得多。如何能够轻视他们呢？心正寻思，离开外面广场越近，林中虽是一片阴黑。外面火月交辉之下，明如白昼，最前一排树林，已有月光照下，再走三五丈，经过两排稀落落的椰林，便到场上。遥望广场中心，笙歌喧

闹，人影歌声，交织起伏，看去热闹非常，同来几个男女幼童，早就抢先跑去。二女正在说笑，眼前人影一晃，道旁大树之后，忽然闪出一个头插鸟羽，耳戴金环，上穿虎皮披肩，下穿虎皮围裙，脚蹬藤鞋，右臂和两腿，一齐裸露在外的中年野人，挡住去路，相隔约有六七尺光景。双珠平日，随父行医，苗蛮风俗礼节，知道不少，人又聪明机警，见那野人，和老人阿庞，一样装束，更要整齐华丽，头插鸟羽，出来接的野人，又多又长，年纪不过三四十岁，生得十分雄壮，双手叉胸，望着自己，料知来人，不是酋长黄山都，也是族中首要人物，不敢怠慢。正要上前礼谢，托山兰代为通话致意。还未开口，山兰已面容骤变，本是十分愤怒，往前抢去，行时朝自己侧顾，看了一眼。怒容忽然收敛，先朝来人，说了几句，那野人先见山兰，也是带有怒容，后见对方，不曾发作，也变着一脸强笑。二人语声都急，一句也听不出。双珠越看二人，越象夫妻，想起来时之言，存有戒心，假装不解，停步相待，刚看出这男女二人，似在争论，忽听出山兰，似说自己有病。心方一动，便听林外，长啸之声。跟着，又吼了几句，与今早遇救时，所闻相同。知道老人阿庞所发。正不知是何用意，野人闻声，立时住口。山兰也不再往下说，面现惊喜之容，各自回转。刚用苗语，说野人是他丈夫，对方业已转身走去。因已快到，时有对对情侣，欢呼歌唱，相携相抱。在附近树林中穿过，不便多问，看出山兰意思，似要自己谨慎。便留了心，出林一看，那广场竟有三四百亩方圆。前途还有一列小石山，山上长长短短，大大小小，一连挂着，共有十几处瀑布喷泉。山上又无树木，通体皆石，偏又长满肥苔草花之类，映着月光，本就绿油油的，看去又滑又亮。上面再挂着大小瀑布。内有几

条：高长阔大，远望过去，不是玉龙倒挂，匹练抛空，便是瀑布喷雪，银蛇蜿蜒，将那宽约数十丈，高约一二十丈危峰峭壁，上面的青碧山色，分隔成大小十好几片。山脚前面，又有大小四五处喷泉涌起，最高大的，竟达好几丈，直似一根笔直的晶玉水柱，冲空直上，离地六七丈，再往四面散开，宛如天花宝盖，零雨飘空，飞舞而下，下面便是那片形似月牙的湖塘，恰巧整整齐齐，做大半环，围在那座石山的前面，最大一根水柱，又在湖的中心，所有瀑布喷泉，齐往湖中喷注。这一邻近，那轰轰发发，铿铿锵锵，宏细相间的，泉瀑之声，越发洋洋盈耳。加上明月清风之下的笙歌蛮讴，汇成一片从来未听过音节。当空明月，照在上面，闪动起来，各式各样的银辉。绮丽无俦，这等天然生就的美景奇观。出生以来，从未见到，不禁暗中叫绝，赞美不止。再看火堆，共是五处，均在湖边。顺着半弧形，做一排点燃，每堆约有两丈以内方圆，四面围满铁架，上烤各种牛羊野兽的肉类。火前放着好几十个整段木头挖空而成的酒桶，内里插着许多细竹管，另外还有两座野灶，用大铁锅，煮着各种食物，如糍粑，饭团之类。均用树叶包裹，任人随意取食。所烤肉类，多半烤熟，焦香四溢，熟的吃完，便有执事野人将生肉整片搭来，挂将上去。吃的人都是自拔佩刀，斫上一大块，走往一旁，与家人子女同食。有的围着酒桶旁边，口衔竹管，吸酒而饮，吸高了兴，便在月明之中，欢呼舞蹈，歌唱起来。这些都是已成婚的中老年夫妻，和所生子女聚在场上，吃了又唱，唱了又吃，尽情欢乐，高兴非常。那些跳月赶野郎的野人。已早寻到各人爱侣，带了酒肉，自寻隐僻无人之处，饮食欢聚，多半走开。就有去而复转的，也是先前情热，不曾吃饱尽量，打算找补，大都单人前来，取了酒

食，转身就走。也有男女同回，见状兴起，杂在人堆里面，歌舞吹唱上一阵，方始走去，但是极少。

老人阿庞，独坐在当中火堆的前面，一根断树桩上，旁边围着几千男女幼童，正在饮食，先见酋长黄山都，刚刚赶到，朝老人双手交拜起立。双方先是争论，结果，黄山都不再开口，被老人说了几句，坐向一旁。身边除新回去的三少女外，还有一个周身赤裸，只腰间围着一片兽皮的苗妇，年约二三十岁，浓眉大眼，头上挽着一个发髻，脑后却又披着两尺来长的短发，颈间挂着五六圈，各式各样的金银玉石，骨角料珠之类。形态甚是淫荡，望着黄山都，不时献媚。低声说笑，看那装束神情，均与当地野人不同，一望而知是个别族妇女，料是山兰所说，酋长新娶的次妻。这时，二女边走边看，已绕到老人面前。同时场上歌舞的野人，除却两旁各有十几个，轮班击鼓吹笙的老野人外，一见双珠，多半跟踪赶来。互相笑语，指说不已。双珠早得山兰指教，话已想好，先朝众人含笑点头，举手示谢。一到当地，便舍了山兰，抢步跑上前去，双手叉胸，朝老人作十字形，拜将下去。随说因感救命之恩，想拜他为义父。说完，山兰已早赶到，也向老人礼拜，并代双珠做通事，说明她的心意。老人本爱双珠，胆勇聪明，人又美貌，平日对于汉人，又最有好感，本就心存爱护，不知双珠，急于想他帮助，往楠木林寻那姓木异人，求援救父，又感救命之恩，才有此举。闻言喜出望外，当时答诺。并按族中礼节，起身伸出双手，将双珠亲自扶起，令和山兰，同坐身旁，饮酒吃肉。双珠连说带比，并由山兰，从旁代说，生病未愈，连夜失眠，山兰奉老人之命，不曾喊醒，所以来迟，请老人转告全族弟兄姊妹，不要见怪，如今刚刚吃完了药，不思饮食，只能勉强奉

陪，少吃一点等语。老人看出二女，投缘交厚，越发高兴，便向众人，大声宣示，并说双珠，孤身弱女，同行八十余人，遭此地震山崩的灾变，孤身犯险，在飞泉崖，火山附近，最危险的森林之中，走了两日夜，连遇毒蛇猛兽，均仗她的胆勇本领，脱险闯过，平安无事。最后为食人生苗所骗，加以好几天的惊险疲劳，被毒草迷昏过去，方为仇敌所困，现已做了我的干女儿，你们以后，须要当她自家人看待，遇事互相帮助，不可坐视。众人早听山兰说过，业已高兴，闻言欢声雷动，同朝上面，拜了几拜，分别走去。重又饮食歌舞起来，双珠先听黄山都，好色如命，方才以酋长之尊，不等自己走到，先往林中窥探，用心难测，正装糊涂，老人忽然手指黄山都，令二人以兄妹之礼相见，双珠无法，只得任其亲了一下手脚。因知山兰妒心太重，黄山都又将自己的脚握紧，贴在嘴上不放，心中越发厌恶。暗忖：野人最尚勇力，我人生得秀气，莫要被你看轻，乘着老人，注视对方，不曾留意自己，先朝山兰，使一眼色，表示心烦。再装生病力乏，一只脚站立不稳，暗用师传本领，将全身之力，运向脚上，一绷一抖，表面看去，虽然一点也不显眼，但这内家真功夫，休说一个只有一身蛮力，不会用巧劲的野人，便是武功稍差的人，也禁不住。黄山都色令智昏，双手捧着双珠一只胫肌丰妍、底平指敛、肤如玉雪的白足，正在连亲带嗅，爱不忍释，非但新近用暴力由别族中掳来的一个荡妇，和他以前的恩爱妻子，各现怒容，不曾留意，连老人阿庞，看他这样无礼，已现不快之容，不是觉着当夜庆功欢会，不愿使他当众难堪，已早喝骂。就这样，也快发话禁止的神情，同样毫无警觉，只顾心中盘算，这汉家女子，实在可爱，又做了老人的干女儿，孤身无依，想必不会再走，以



后用什方法，向老人请求，或是勾引到手。猛觉对方，似在喘息，抬头一看，刚瞥见对方，眉头微皱，面有痛苦之容，以为汉家少女，生得秀气，也许自己，将他捏痛，第一次看到这样美人。平日所见妇女，均成粪土，心生怜爱，正待松手，起立献媚，就势搂抱亲热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这心念微动，瞬息之间，猛觉手上一震，虎口几乎崩裂，奇痛非常。当时还不知道对方内外功，都有高明传授，经此两次安眠，体力早已回复，先前所受浮伤，又不甚重，敷药之后，肿痛已消，和平日一样，全身都是本领，存心给他苦吃，率性松手也罢。因双珠暗用内家真力，手虽震痛，表面看不出来，非但不知利害，反想抓紧，经此一来，苦头吃得更大，双珠见他，还不知趣，心更有气，故意唉呀一声，假装怕痛，身子往旁一歪，山兰在旁，早看出她厌恶不悦之容，二人又极投缘，如非双珠来时力劝，觉着有理，一路盘算，想好主意，几次怒火，都是强行忍耐过去。不必见她丈夫，这等丑态，便那旁立荡妇的妖形怪状，早已按捺不住，扑上前去，和乃夫哭骂争吵起来。一见双珠要倒，急怒交加，忙伸双手扶住，正待发作，方觉双珠，将她的手捏了一把，忽听又是一声唉呀，声音比双珠要大得多，再看他那荒淫无耻的丈夫，业已跌坐在地。双珠不是自己扶住，仿佛也要跌倒神气。先还不甚明白。心想，丈夫乃全族中第一勇士，如何经不起人家稍为一挣，痛得一手乱抖，面都变色。忽听老人，低声怒喝。大意是说：“我这干女儿，休看生得秀气，本领却是最高，这还是在病中，无意之间，站立不稳，你又抓紧不放，她往旁倒，挣了一挣，你便痛成这个样子。如其真个动手，岂不吃亏丢人。好在自家兄妹，她又不是存心，大家不曾看见，她是汉家女子，不喜欢你亲热，还

不同了你那野女人往那旁快活去，还在这里气人不成。

## 第二十四章 双收义女喜得明珠

老人说时，黄山都吃双珠，一挣一抖，痛得手指骨极似要断裂神气，由不得喊了一声，又觉此举丢人，总算该妇讨好得快，抢前将他扶起，心疑双珠闹鬼。再一细看，对方也是满面惊慌，如非山兰扶住，人已倒地。丝毫看不出为敌之意，心中奇怪，忽听老人，这等说法，又见对方，被山兰扶坐一旁，面有负痛之容，又用一手捏脚，仿佛方才被他捏痛。业已怀恨，连头都不曾回。老人口气又极严厉，照例不敢违抗。只得忍痛，惊疑而去。山兰毕竟聪明得多。一听老人，这等说法，再想起方才扶抱双珠时，稍一沾身，人便立稳，和未扶她一样。丈夫却已跌坐地上，痛得抱着一只手乱甩，双珠又在自己手上，捏了一把，好似有心做作神气，再想起她孤身一人，深入森林，连经奇险，许多惊人的英勇奇迹。当时醒悟，忍不住含笑看了她一眼。双珠仍装伤病疲倦，惊恐之状，坐定还在微微喘息。满脸惊恐之容，又托自己代为解说。说她独脚难支，不曾立稳。不知酋长，怎会跌倒，无心冒犯。请告义父等语。忙照所说，向老人说了一遍，老人性虽粗野，人却聪明，又知汉人，武功好的，往往人一沾身，便为所伤，和会法术一样。先见双珠，宝剑暗器，无不锋利。黄昏后回来探看，包中除各种特效膏丸外，并有苗人所用毒弩。如非本领真高，所行一路，毒蛇猛兽最多，并有吞人毒蟒出没，乃黑森林中，最危险之处。便是自己，也非带了多人，样样均有准备，不敢前往。何况孤身，就说地震之后，林中蛇兽，多半逃窜，当地并未波及，末了

一段，连树也未震倒一棵，照着平日经验，猛兽只有更多，她却安然无事。后来虽然受骗昏迷，困在藤夹之内。救她时节，手上那么坚韧的藤麻，竟被挣断。并用毒弩，由藤夹缝中，连伤数人，始终没有丝毫胆怯。休说汉家少女，便是多么凶悍的凶苗野獍，处到这等境地，就不吓昏过去。落在自己这样，异族中人手中，也必惊慌胆怯，她却若无其事。听那夷苗说：“此女一身惊人本领，未到飞泉崖以前，并还杀过一条白美人，本领之高，可想而知。”心疑黄山都，妄动色念，将对方激怒，受了暗算。暗中查看，因双珠装得极象，山兰做通事，话又说得巧妙，又觉不似。虽然疑念未消，表面上却未露出，双珠随即请求，要与昨夜引了野人救她的夷苗相见。那夷苗名叫伊瓦布，老人先当双珠情人，直到夜来，三次往探，人已清醒，方始问出并非情侣。只是痛恨生苗，又因此女，善于医药，救过他的性命，意欲报恩，便不遇自己，和同行壮士，也必与凶苗一拚等语。

双珠听老人说：“那夷苗，非但不是阿成，并且不是菜花峒来的摆夷，名字虽与摆夷相仿，但是江这面的好些种族的姓名，末了多有一个布字，声音又多相似，不是细心，听不出来。由菜花峒起身之后，一则人多，记不过来。二则，头目另有称呼，一直不曾留意他的名姓。只以大二两字分别，中间虽有几个，常在身旁，稍通言语，比较接近的壮士，姓名末了一字，非蚌即布，容易相混。仔细寻思，那相识十几人，记得姓名的，并无此人。何况所说救命之恩，又指医病而言，心虽失望，还想前往探看，向其致谢。并看那人，是何来历。后听老人说，夷苗伊瓦布，所中乃是凶苗毒刀，初救回来时，人已周身浮肿，伤口腥血四流，臭气难闻，污秽不堪。连我们都难近身。如不是我走时，心喜此人忠义，

曾下严令，无论如何，都要保他回来。因那伤血奇毒，旁人沾上一点就烂，甚而送命，早已弃之而去。等到拾回，我在花林塘树腹之上，被角声惊醒赶来，人已神智昏迷，苦痛不堪。总算他不该死，非但这类解毒药草，我们这里，出产最多，遍地都是，医治方法，也比别族，要好得多。小山后面的星星泉，又是天生温泉，专治这类伤毒。就这样，还是我亲自领头下手，将他身上勒紧快要嵌进皮肉的皮裙沙笼，轻轻用快刀挑断，一面用刀，放去污血，把捣碎的药草，和上泥浆，从头到脚，周身包满。等把毒水吸干，结成干皮，剥将下来，放在温泉里面，洗个干净。二次再用药泥包裹，似这样一日好几次，药泥一干，便与从新包扎洗浴，才得脱险。因他受伤之后，走这一条远路，毒气业已大发，不是一日半日，所能医好。并且昏迷时多，清醒时少，天黑以后，前往探看，见他肿已消去多半，毒犹未尽，身上干药皮，已揭换过四次。时候业已加长，性命虽可保住，至少还要一两天，才得复原。这时，他人恰巧清醒，不曾昏睡，本意你二人，必有话说，想使今夜见面。因他再三苦说，他虽感你救命之恩，你并未必看他得重。并且你是汉家女子，决不愿见赤身的人。他又污秽狼藉，所住之处，是一专门洗涤伤毒的树屋。除下面温泉而外，并用竹筒接上山泉，随时均可冲洗干净。走进门去，还是腥秽难闻。伤口又时有毒水浸出。象你这样爱干净的人，如何能当？请我将你拦住，说他一好，当时便可见面。在此数日之内，千万不要自己走动。他还有话，当面再说，我先当你二人，非亲即故，交情甚深，后听他说，共只救他时，先后见过几面，他虽感恩入骨，你心中并没有这样一个人，想起昨夜，他为救你脱险，那般情急勇敢，命都不要神气，还在奇怪。先还当他爱你，等我一问，

他更惶急。说你和天上神仙一样，如何敢作此想。神情也无虚假，妙在你也果然不认得他。真想不出什么道理，如今人在山后树屋之中，我侄儿黄山都的家，也在附近。我已命他，暂时照料，决可无事。你这人心好，知恩感德，本是应该，不过既这等说法，树屋之中，也真臭得难闻。你等此人，痊愈再见，也是一样。你说那楠木林，我先不知是在那里，我昔年原在摆夷峒中，住过几年。懂他的话，方才也曾谈起，才知你说那地方，离此甚远。我虽不曾直达当地，但却晓得途向。你前日走了反路，所以越走越远，你如非去不可，这样孤身上路，决办不到。路还不曾走完一半，人先送命。就是伊瓦布，忠心护送，共只二人，也闯不过那几处奇险，非我带了多人，亲身护送不可。不过再有三日，乃是这里一年一度的星月盛典，全族中人，均要祭奉月神。以前还要由别处掳来一个生人，烧杀祭神。否则，便有凶灾。只我一人，不信此事，但又强那本族中的老巫婆不过，虽然众人，对我信服，只一说到神的意思，我便强他不过。我如发怒，不听巫婆的话，众人便要向我哭求。一不违众，只好闷气答应。那巫婆偏又是我对头，不是人心归向，早已被她害死。这年，我又受她暗算，几被她用阴谋引来的毒蟒所杀，蒙一外来恩人，解救回来。无意中谈起，他也是受巫婆挟制，看出许多虚假，人去之后，想起巫婆说我五日之内必死。尸骨无存。第三日便遇毒蟒，他却未死，越发生疑，暗中留心窥探，果然发现许多弊病，原来所有邪法，都是骗人之物，无一是真，可是全族中人，什么都肯听话。只一说要杀巫婆，不是面面相觑，不敢答应，便是同声哭求。她想叫人害我，也是如此，我两次气急，将她抓起，想要攒杀，人便同声哭喊，跪了一地，实在无法，彼此仇怨越深，我不杀她，早晚也

必害我。我已年老，死活无关，但这巫婆，淫凶狠毒，又贪、又残，我如不在，更是无恶不作，全族中人，必要受她大害。最后被我想出一个主意，因有两次，外族掳来祭神的生人，都因对方，派人暗中行贿，被她偷偷把人放走。另用一具死尸替换，还有一次，先往对方恐吓，如不向她行贿，便要把人掳去。对方答应，另寻别人晦气，如其不允，立时假托神命，说对方冒犯神怒，非要拿来祭神不可。仗着众人敬畏本本领，结果，虽将那人，掳来烧死。可是对方和我们一样，也是久居山中的苗疆，不过人蠢一点，人数较少，稍微吃亏。老巫婆师徒二人，又喜夸大，事前还要张扬，明言下干日期，人家当然有了防备，祭神的礼物，虽然掳回，但比每次大举出猎野兽，还要凶险艰难。无一次不死伤好些人。还要多结仇怨。时刻提防人家报复，终年如临大敌，至今还有一两家强敌，仇还不曾真解。我越想越不近情理。因她常时借此作弊，把擒来的人替换，甚而急切间，寻不到生人。寻此死人骨头，和野兽残尸代替。因防被人看破，所用祭礼，都用蕨草，层层包裹，谁也不许走近火台一步，被我看出来之后，也不说破，先和他打赌。假说，我也梦见月神，说巫婆作恶太多，当年非死不可。以后只是生物，不论人兽，均可祭神。她说断无此理，我还说她，到时自上火台，并还出于自愿，她自然大怒暴跳，和我打赌，恰巧这年，她下闾门，把擒来的放掉，我明知不问，另外偷偷扎一草架。在敬神以前，将她师徒，用药草迷倒绑起，临时换上。照例装入草架，均由她师徒，私在隐秘之处包扎，不许人看，到了时候，再由八人，将那上有本姓的蕨草，抬到火台上去，一到便要抬走，不许回顾互相说话。草架蕨草，也不许人，稍为接近。到了半夜，听得她那鬼叫一般的人骨哨子，发出号令，把火点

起，我和全族中人，跪在台前，等候火烧活人。她却满头都是草花，身蟠毒蛇，一丝不挂，先在林中闹鬼，突然旋风一般，跳将出来，装神装鬼，一直闹得天明，才算完事。因她一向机密，装腔作态，向不许人，在祭神以前，看她动静，照例抬了就走。时候一到，我早在暗中，叫我女儿，前三日装病，藏在林内，用她人骨哨子，发完号令，鬼叫上几声，这里把火点燃，她自不会出现。人们因她祭神时花样百出，迟早不同，又都害怕，均未理会。我那装人草架，乃是同人冒险，由北山采来的油藤编成，火烧不断，等到外面的草烧光，火光中现出两人，人们才知是她师徒，业已烧死。事后经我力保，第二年祭神，不许再用生人，祭礼如有灾难，我必自上火台，烧杀祭神。一面推是月神梦中显灵所说。一面细说无故掳人，平白结怨树敌，循环往复，多添死亡。种种利害，众人因巫婆师徒，均会神法。曾说，我虽可恶，但肯为众出力，又是全族之首，所以样样宽容。否则，她师徒只一抬手，便可要我性命。身边并有天神保护，不是冒犯月神，自愿烧杀。怎会本来的人不见，换上她们师徒在内，事前事后，通没一点声息，何况人都在场，谁也不曾离开。我那女儿，年才九岁，断无擒此两人，并还包扎在内之理，本来那人，如何不见，及往对方深询，才知是她，得贿买放，听说巫婆已死，才敢说出。众人越信果是作弊受罚，为神所杀，第二年我用一只山羊，做了祭礼。非但当年，没有灾害。反因没有往别族掳人，减少伤亡。跟着，又是好几年的平安，尤其没有妖巫师徒，任性欺凌，挑拨是非。兴风作浪，于中取利，人更亲热和气，没有争斗。我再随时分说，好在有实事为证。果然多此巫婆，有害无益。也就不想再请，我假借神命，将她除去。一般少年男女，虽已明白，年纪大一点

的。只管谁也不曾见过月神，到底对她什么好处，是个什么样子，还是相言。好在无须为此结仇害人，多出伤亡，而这一天，以后，又是树叶逐渐飘零，人们都要忙着准备食粮之际，借此快乐一日夜，已是应该。何况此乃祖先当初寻到月儿湖，安生立命之日，我们山中，没有年月日子，只知以月圆为度，算到第八个月圆的第三夜里，每隔三五年，多出一月，一向均有一老年人，专记此事，非但从未错过，连天时风雨，水大水小，和大群野兽毒虫，附近经过，均可预先猜测出来。以前老巫婆和她勾结，专拿这些吓人，好的说神佑，是她功劳，坏的说是犯了神怒，只怪众人冒犯，与她无干，目前敬神之事，虽成一种虚礼，但是每年一次，历代相传，除去巫婆之后，人比以前，过得更好，由前年起，并还寻出一条通往山外的秘径。人家进不来，我们却可将山中出产，运往中途崖峒之内，等那山外人来，与之订约交换，连山中没有的许多珍贵有用之物，均可换到。所以人们越发高兴，这一天和你们汉家人过年差不多，到时谁也不肯走开，必须到第四、五日午后，才能派人护送，好女娃子，不要心急，我很爱你，虽不知你的心意真假，无论如何，也必帮你到底，放心好了。”

双珠看出老人阿庞，甚是至诚，人也方正和善，大出理想之外，自从地震之后，迷了方向，知道野人烈凡都所居，与楠木林，东西斜对，虽不知有多远，但是父亲，和诸位师长异人，既命照着书信行事，先见楠木林隐居的男女异人，向其求教，指点途向，可见双方，一定相认，所遇野人，连老酋长阿庞，生长森林，八九十岁的人，都不知有此两个异人。连楠木林，都未到过，方才虽听夷苗伊瓦布说起，知道有这一片地方，仍说不曾去过，相隔更远，久配烈凡都，人最凶烈，他那一群野人，又极野蛮强悍，不会这样



通情达理，连蛮族中迷信妖巫风俗，都能自家改革，同类之间，这样亲爱公平，真乃从所未闻之事。休说山中野人，便是寻常熟苗，也无如此明理，这类森林中的野蛮种族颇多，平日互相攻击仇杀，结怨甚深，循环报复，终年不解，烈凡都那样猛恶，以前又有掳劫外族男女祭神的恶习，一个不巧，对方或许是他仇敌。他们风俗奇异，还是到了时机再问，谨慎些好，今夜月色，已将正圆，不是十六也是十五，要有三、四日，才可起身，早说也是无用，与其无意之中，为了说话疏忽，犯他的忌，不如忍耐几天，至少也等伊瓦布，复原起身，仔细探询，弄清他的来历，再作打算。既非菜花峒同行壮士，怎会相识，到底以前对他，有什么好处，这样拚死相救。主意打定，含笑谢诺。

老人见双珠笑语温柔，又肯听话，孤身少女，落在自己这类野人巢穴之中，始终言动安详，毫不心慌胆怯，并且还认为父女，实在是知恩感德，并非由于胆小害怕，祈求照应。越发喜爱，笑说：好女娃儿，我知这里，你们汉家人，住不惯，早晚终想回去。但你放心，你既是我女儿，必当亲的看待，只等过了祭月盛典，去留都可随你的便。除却是你本人愿意，无论何事，决不许人，欺侮强迫，做你不高兴的事。如有冒犯，你便是我，你只自信有理，是他欺你，不是你的过错，你也不曾先伤害他们，我们虽是野人，样样都要公平合理，只管拿我这根皮鞭，打他便了。这里虽然也有酋长，经我多年和众人商量改变，谁也不许做那倚强凌弱，无理欺人之事。因我年纪最老，人最公平，从来没有做过不合人心之事。又曾为众人，立过好些功劳。全族中人，都和我亲如父子。现在虽将酋长让人，为了以前，出过两件事，我又年老，不肯再做，经众公认，由新立酋长，统率他们，我再照

着众人的意思，随时监督管教，好了是受全族尊敬，永远做将下去。他如不好，只要有人，和我一说，我便或明或暗，和他理论，加以责罚，就用此鞭打他。本来此鞭，关系颇重，不能借与外人，单是我的乾女儿，还不能够借去，一则，你在这里，没有多少天的耽搁，不愿为你在此，生出事来，使我全族，为一、二人丢脸，违背昔年无故不欺负汉家人的誓约，我又看出有人，想要欺你，你如愿意，自然不管，但我看出你决不愿意，一个外族来的孤身女子，无故受到欺凌。我们脸上，太无光彩，你也难免为难。为此将鞭暂时借你，作为防身之用，以免连日事忙，我一个照看不到，受人欺负。你有此鞭在手，谁均不敢和你为难。但你事前也要想好不可轻用。尤其你那随身兵器毒弩，我已看过，均极利害，你的本领又高，常人未必打你得过，这里最是凶杀。多么可恶，也只能用鞭打他，千万不可伤害一人。否则，使我全族之敌，你有多大本领，也逃不出去。我也无法保全你了。我借此鞭用意，一半固然爱你胆勇聪明，人好美貌，又有良心，一多半还是怕你，迫于无奈，出手伤人，犯了众怒，使我好心，变成恶意，左右两难之故。千万你要明白，有了此鞭，更要小心和气，把理占住才好呢。”

双珠经这长期谈说，野人语音，又较单纯，初听颇乱，时候一久，便通大意，人又聪明细心，本就会意，再见老人，一双精光闪闪的老眼，不时斜视黄山都和那荡妇，面有怒容，语声也极高亢，方才赶来围观的男女苗人，已早欢呼走去。笙鼓歌舞之声，始终未停，泉瀑轰轰，又极震耳，老人话声，虽为所掩，但是酋长和那荡妇，却坐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树桩之上。料已听去，等山兰代老人，把话翻完，由不得喜出望外，心更感慰，连声称谢。先装有病，来时业已吃了大半饱，只在老人笑劝之下，跟着吃了一点。因听山兰，暗申示

意，低声耳语，得知黄山都听了老人之言，又见双珠，把鞭接过，围在腰间，满面俱是愧愤之容。只是不敢发作，后经蕩妇不住献媚劝酒，方始稍好，目光不时仍注在自己身上。料知山兰睡前所说，业已应验。对方不怀好意，又是一个酋长，自己处境，本极可虑，且喜老人阿庞，具有极大威权，最受全族爱戴，居然偏向自己，对于汉人，怀有好感，也许可以无事。再想孤身作客，来在这类野蛮部落之中，稍一疏忽，便蹈危机，对方多不好，也是为首主人。反正停留没有几天，便要起身，此去未必还会再来，虽蒙老人，借此皮鞭，多了一层保护，到底强宾不压主。能够随时留意，设法规避，不与此人交结，安然离去，不生事故，方为上策。心中盘算，仗着山兰，是个极好的耳目，难得彼此投机，一见如故，率性假装不知，又坐在老人之侧，始终只和老人、山兰，随坐在旁，自去自来的男女幼童，说笑亲密，始终不曾侧脸看那酋长蕩妇。这般小野人，都喜双珠，内中几个，日里得过好处的，业已传遍，虽因老人劝止，说双珠东西，业已送完，下余都是随身应用之物，对方不给，不许再要。但对双珠，都有先入之见，认她是个好人佳客，再听说是老人义女成了一家，越发高兴。用苗语喊她姑娘娘娘之类，呼朋引伴，相继赶来观看。双珠人又和气，喜爱幼童天真，引得这些小野人，欢喜非常。后听老人笑说，双珠有病，你们人多太吵，等她病好，再和你们同玩，不要使她劳神，方始走开。

先在花林塘相遇，有一个年约八、九岁，名叫鸦鸦的少女，生得最逗人喜欢，双珠也最爱她，胆勇聪明，因其一到，便迎将上来，跟在身边，始终不肯离去。当地野人风俗，与别处不同，跳月刚开始时，除老人阿庞，年纪太老，孤身一人，已有多年的，不曾加入，只主持一些礼节仪式，发号施

令而外。余者不问男女老少，全都一起，欢呼舞蹈。另外分出一些人来奏乐，等到跳过一阵，便由那些未成家少年男女，各寻意中人，引逗舞蹈，情歌相答，一面饮食歌唱，一面调情。最后离开广场，走往隐僻之处，各自谈心快乐。留在广场上的人，便各随自己心意，饮食歌舞，欢呼作乐，此息彼起，跳上一阵，便各回到原坐之处，饮食旁观，一时兴起。又同奔往场上，欢呼舞蹈起来。这类都是有家室的人，多半同了自家父母妻子，聚在一起，偶然约上两家最亲近的同族而又人少的，坐在那里，各不相混。老人只有两女一子，业已先后身死，剩下八九个孙儿女和外孙，最大的不过十二、三岁，也和别的野人一样，围坐在老人身旁，不时往来场中，唱歌舞蹈。双珠看出这些野人，都是一家围聚，除少年情侣外，就往场中歌舞，偶然也用竹管，将木桶中的酒，狂饮一阵。多一半，还是取了酒肉，回到自家人的坐处，一同饮食，便方才那些好奇来观的男女幼童，和自己说笑一阵，也都回到自己父母家人身旁。只鸦鸦一人，依依身侧，不肯离去。见她生得体格健实，一双眼睛，又黑又亮，苹果脸上，不时浮起两个笑涡。由不得心生怜爱，便把她揽在怀中。随意取些食物与她，等老人把方才的话谈完，无意中，问她父母家人，现在何处？如何不往相聚？山兰从旁，插口代说，才知鸦鸦之父，也是族中壮士，前四年，众人正要举他做酋长，这日同了黄山都和几个野人出猎，忽然失踪，等到寻见，已只剩下一堆白骨，旁边鳞迹甚多，知被毒蟒所杀。乃母夫妻情热，前往报仇，居然寻到一条大蟒，将其杀死。可是人也为蟒所伤，如非黄山都得信赶去，拚死力相助，命早不保。不久人便悲愤而死。黄山都也因此举，得了勇名，为全族中第一勇士，跟着选了酋长。

彼时鸦鸦年才五岁，从此剩她一人，虽然年幼，最是勇敢机警，从小便知练习射箭掷矛，只是性情古怪，独居乃母树屋之中，不肯跟随别的大人。后被老人知道，方始带往花林塘，也是独居一所小屋，不论和她多好的童伴，向例都在下面游戏。轻易不容一人上去，老人因她年幼，树屋本是现成，因其再三苦求，非要独居不可。恰巧那所树屋又小，本是老人闲中无事，随意造成，打算将来，分给一个年老无力的族人居住。见她小小年纪，有此胆勇，又能随意上下绳梯，毫不胆怯，便依了她，后在暗中留意，见她每日练习刀矛弓矢甚勤。后往屋中查看，寻出一包涂矛弩的毒药，说是父母所留，知是奇毒，从来不曾动过，另有几支毒弩，也是如此。老人生疑再三盘问，说是父母均死毒蟒之手，准备大来尽杀林中毒蟒之用。老人见她说话时，泪随声下，甚是悲壮，越发怜爱。由此便令众人，对她格外照看，以免年幼无知，去往林中犯险，一免数年，均无异状。只每年祭神过节，老是孤身一人坐在隐僻无人之处饮食。也和同伴一同歌舞欢笑。跳完一阵，自行归坐，从不与人合流，连老人叫她同坐，也只略坐片刻，便即离开。命人往寻，业已孤身一人坐回原处。对于老人，却是亲热已极。

这时，不知怎的，对于双珠却这样依恋不舍，想是少女好奇，双珠人又和善，更易亲近之故。说过也就拉倒，老人离开了一年，鸦鸦对她，越发亲热，常往所居楼上玩耍，遇事便做，十分勤快。老人见她聪明又爱劳作，见鸦鸦不像别的孙儿女那样顽皮，遇事相助，自己稍为倦卧，便守在旁边，声息皆无，因此越来越爱，老人平日睡眠极少，又无定时，日常无事，必有两次小睡。无论何人，都不令其上屋，只鸦鸦从不惊动，有她在旁，并有好些方便，渐渐习以为常。几次叫

她同住一屋。鴉鴉推说：“恐别的兄弟姐妹不高兴，室中有人同卧，也睡不着，”只得罢了。见她 and 双珠亲热，守在旁边不去，也颇高兴，笑问：“这个新姑姑，已做了我的女儿，你也做她女儿，可愿意么？”鴉鴉闻言，立时喜诺，照着野人礼节，喊了一声好娘娘，便扑上身去。双珠虽是未婚少女，平日温柔娴静，但极明白事理，心有主见。内性刚强，胜于男子，一点不以为意，平日又知各蛮族的风俗。对于鴉鴉，反更怜爱。无意中笑问：“我原是遭难遇救，蒙老公公救我来此，将来也许常来看望义父，不会在此久居。我很爱你，你又没有父母兄弟，孤身一人，肯跟我去么？”说时，本令山兰，代为通话。不料鴉鴉，竟能会意，连说愿意。双珠知道这类蛮女，最是天真诚朴，没有虚假，由山兰把话问明之后，连老人也觉出于意料。因鴉鴉少女心直，先颇高兴。后来问出自己年幼，义母身有要事，前途艰险，须等将来接她，暂时不能同行，便是失望，倚在怀中，满面都是愁苦之容。双珠本极爱她。觉着此女，聪明胆勇，不该说笑引逗，使其失望难过，方要好言相劝。说自己将来一定把她接去，只要老公公答应，不论多么艰难，决不辜负她的心意。鴉鴉不知想到什么，忽然转忧为喜，并托山兰转告，要好娘娘，答应要她，不是汉家人假话，她便高兴。就不来接，自己也会寻去，并请双珠，未走以前，住在她的屋内。众人知她，年幼稚气，连地方趋向，都不知道，如何能够孤身往寻，恐其失望难过，也都笑诺。

山兰也和双珠，越来越投机，不舍离开，便告鴉鴉长幼三人，同住自己屋内。鴉鴉居然点头答应。老人 and 山兰，均觉她当夜改了脾气。只说双珠人好之故，长幼数人，说笑饮食，不觉残月西斜，场上的人，仍在歌舞狂欢，不曾停止。双珠先想装病，早回花林塘安息。好在鴉鴉，常时往来两地，

明日便可令她，窥探夷苗伊瓦布的伤势，只要稍好，便可提前相见。后见老人，对她爱重，高兴头上，听口气似想自己，与之同回，觉着身受此老救命之恩，人又这样好法，以后之事，还要仗他相助。不应使其扫兴。又听山兰，说那皮鞭的威信，带在身上，决无一人敢于冒犯。自己几次探询老人和伊瓦布，夜来问答的话，均与来时所料相左。听那意思，好像一个身染重病，被他父女姊妹，以全力救活的苗人，乃是别峒摆夷，并非同来壮士，更非阿成寻来。中间鸦鸦讨好巴结。又自往山后，夷苗养病的树屋之内探看，问其是否阿成。和她同行壮士？后来归报，说那夷苗，周身肿胀，皮肤紫黑，脸上还有一条黑印，并不知道什么叫做阿成。也未由菜花峒来。与回答老人的话，大致相同，自说人虽稍好，但极疲倦，身上一丝不挂，敷满伤药，刚刚好了一点，想多睡上些时，最好容他静养，复原之后，便向主人谢恩。问知双珠，已拜老人为父，又收鸦鸦做了义女，面上神情，似颇欢喜，并问汉家女子，叫什名字等话。双珠闻言，越知不是阿成。心中失望，不由把前念，打消了一半。又见酋长黄山都，虽然前后过来了几次，只朝自己，看上几眼，一言未发，也未再有无礼举动，每来老人双目，均注定在他面上，对方似有畏惧之容，知这老酋长，威权甚重，谁也不敢违抗。越发放心，等其转身归坐。暗中偷觑，那同坐苗妇，神态浮荡，不时斜视自己。带出妒恨之容。心想，这类苗妇，多疑善妒。双方正在情热头上，也不容这野人，有什异图，还是讨这老酋长的欢心，一同回去。人散再走为是，便坐了下来。这一场庆功欢宴，直到天光大亮，朝阳已然升起，方始停止。

双珠先对黄山都，本怀轻视之念，等到快要终场，忽然看出对方，也和老人一样，受全族众人敬重。所有野人，大

都十八为群，朝他礼拜欢呼，和对老人一样至诚。有的并且还伏在他的身前，把脚捧起，踏向头上。以示敬爱之意。同声称赞，说他如何勇敢聪明。能为众人出力，将食人凶苗，这样大害，一举除去，还得了许多东西，感激非常等语。对于老人阿庞，也是同样欢呼礼拜，亲热已极，直分不出什么高低。昨夜见他，和那新掳来的荡妇，搂抱亲热。好些不堪的丑态。这时，独立场中，向众发令，身上装束，既极威武，人又生得雄壮，尤其野人甚多，少说也有一千以上，同向这老少二人，相继欢呼声震林野，手中刀矛高扬，闪闪生光，并且先拜酋长，后拜老人，看去声势，也颇惊人，不禁心生警惕，格外戒备不提。

事前，黄山都曾来面前，向山兰陪笑，说了一阵，双方语声都急，似在争论，听不出是何用处。老人并还插嘴，说了几句。黄山都看了自己一眼，随即走去，山兰满脸均是愤激之容。老人又说了几句，仿佛是在解劝，山兰不听神情，荡妇本与酋长，形影不离，终场时节，似想同受族人礼拜，被黄山都止住，低声说了几句，独自走向场中，向众发话，荡妇始而欲行又止，由此便朝山兰怒视，好似迁怒神气。山兰瞥见，当时起立，似想发作，被老人止住。荡妇似知不敌，忙即偏头，另看别处，对于双珠，不时媚笑，表示亲近之意，与初见时怒视不同。双珠因黄山都业已走往前面，暗中留意，看得毕真。心料这两人各怀妒愤，又见老人，面容不快，未便询问，后随老人，受完礼拜，同转花林塘路上，设词探询，才知道这类庆功典礼，由开始到终场，酋长例受族人，礼拜敬爱，本应酋长夫妇并立。山兰因愤丈夫无良，得新忘旧。又看出他来请自己，往受全族礼敬，是因看出她和双珠交好，别有野心，虽经老人劝说，仍是一口坚拒，黄



山都因觉当夜老人，也有怪他之意，并将皮鞭，借与双珠防身。当面对不敢有什么举动。只得强忍气愤，率性连荡妇，也不令其一同向前。独自一人，立向场中。荡妇阴谋未成，自己也不能同受众人礼拜，自然怀恨，但又无可如何。

双珠早就看出那苗妇，人并不美，非但神情淫荡，酋长黄山都，已为所惑。并且目有凶光，决非善良。山兰先还听劝，见人之后，便妒火中烧，便不由自主，惟恐自己走后，受狗男女阴谋暗算，到了先住树屋之内，重又婉言力劝，山兰也觉有理，心中感激。连声应诺。

双珠见她聪明晓事，又听说以前，每见必要争吵拚命，像昨夜那样，已是听了自己的劝，忍而又忍，比以前要好得多。也许仍照自己所说去做，也颇高兴。鸦鸦由此，便和双珠同卧，睡到第二日午后起身。鸦鸦业已先醒，独自走去，一会回报，说伊瓦布，还未复原。说他一好，便来相见，此时千万不要寻去。双珠只得罢了。

花林塘共只住有十来家野人，除一般男女幼童外，大人不得老人允许，谁也不敢走动，便黄山都也非有事求见，不能随意走进，已成习惯。双珠先不知道，急于准备起身，明知无益，仍约了山兰，借打猎游玩为名，入林探路。走出十来里，方觉道路虽然艰险。这一带毒蛇猛兽，还不甚多，忽然发现有人在旁窥探，山兰还当外族仇敌，忙发警号，吹动人骨哨子，一面戒备，往回退走，跟着，便见黄山都，首先赶来，野人也相继赶到，四面搜索，并无影迹，后听鸦鸦，背人告知，说暗中窥探的，便是酋长和那荡妇，还有两个族中壮士。双珠心虽生疑，因其夫妻不和，见面并未交谈，便往左近搜索。沿途本有野人守望，相隔不远，相继赶到，似因受过老人警告，妄念已息，只看了一眼，话都未说。闻言将

信将疑，见鸦鸦说时，十分气愤，还劝了她几句，次日因听老人说，楠木林相隔，虽然甚远，但有一条捷径，刚刚访问出来，只有两三日路程，便可赶到，心中一喜，又和山兰，同往探看，刚走出三四里，山兰忽然腹痛，去往一旁便解。鸦鸦好似有什警觉，刚往斜刺里奔去，双珠因她年纪虽小，动作轻快，机警非常。林中的路又熟，常时走开，转眼就回，当地林深竹密，甚是难走，光景又极黑暗，山兰恐他迷路，说好不令走开，正拿着那盏皮灯笼想心事，忽听面前，似有响动。定睛一看，灯光之下，面前立着二人：正是酋长黄山都和那荡妇，身后还跟着三个身材高大，貌相狞恶的野人，满脸诡笑，神情大是不善，心中一惊。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章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章 古洞艳尸

前文符双珠被食人生苗骗往谷中，将人迷倒绑入藤夹之内，正待天明烧杀祭神，幸被摆夷伊瓦布，引来大群野人救往花林塘。夜来老酋长阿庞，举行跳月庆功大会，双珠得了新酋长之妻山兰的指教，拜老人阿庞，做了义父。又收一九岁孤女鸦鸦，做了义女。一直坐到次日天明，方由月儿湖回转花林塘树屋之中。睡到午后起身，几次查问，都说引人救她的夷苗，名叫伊瓦布，不是菜花峒头目阿成，也非同行八十壮士中人。并说所发伤毒甚重，周身赤裸，卧在月儿湖崖后，星星泉树屋里面，正在调养，身上臭秽不堪，老人、山兰，同声劝说，不令前往探看。后令鸦鸦往问，回报也说，伊瓦布并不知道阿成是谁，请双珠不要看他。人一复原，自会来见等语。

双珠虽然失望，但是无法，一心欲往楠木林，寻访姓木的男女异人，因听老人阿庞说起，此去道路甚远，危险异常。新由同族野人口中，问出一条捷径，比较近出不少的路。一时无聊，便借打猎为名，约了山兰，前往探路，鸦鸦也跟了去。当第一夜，月儿湖跳月之时，老人阿庞，看出山兰之夫酋长黄山都，见双珠美貌，动了色心，知道汉家少女，不会自愿嫁与野人，双珠面上，已显不快之容，并还暗用武功，故意把脚一挣，身子一侧，把黄山都跌了一交，震得生疼，虎口几乎崩裂。惟恐男女双方，发生争斗，反德为怨，甚而引起凶杀，有违平日爱护汉人的初心。何况这个汉家女子，并不好惹，曾经孤身一人，在黑森林中，连经奇险，走了两天一夜，不曾休息，最后被擒，还是被食人凶苗所骗，用毒草迷倒，遇救之时，绑还未脱，便用暗器，隔着藤隙，把追来的凶苗打死了好几个，非但胆勇绝伦，从未见过，身边还有极厉害的兵刃暗器，内中一种弩箭，更是奇毒。万一双方失和，动起手来，黄山都为她所杀。本族便要少掉一个勇士，甚而死伤不止一个。在众人复仇之下，双珠的性命，也必难保。为防两败俱伤，彼此不利，对于双珠那样美慧胆勇，知恩感德，更极怜爱。于是把同族公献，身边佩带，专门管制酋长的一条皮鞭解下，借与双珠，随时防身，有了此鞭，无论何人，均不得稍为侵犯，准备过了当月十八，全族野人，公祭星月的盛典佳节之后，再想法子，送双珠起身。

双珠自然高兴，心中感谢。后听山兰也和老人一样说法，有此一鞭在手，非但所有野人，不敢侮犯，并还惟命是从，如见老人一样，不由胆大心安。心想，反正无事，楠木林相隔虽远，无人护送相助同行。暂时虽难走到，借此窥探当地形势，查看野人风俗，也比闷坐花林塘树屋之中，要强得

多。哪知头一次走出数里，便发现旁边有人窥探，林中昏黑，形势险恶，山兰人更机警，惟恐仇敌，掩来暗算，自家入少，不敢怠慢。刚刚发出紧急信号，便见黄山都，同了两个心腹野人，当先赶到。跟着，附近埋伏守望的野人也分头赶来，在当地搜索了一阵，并无人影，后听鸦鸦，背人密告，说方才所见暗影中的可疑人影，业已看出，乃是黄山都，最好留心一点。

双珠觉得黄山都，对面时节，只朝山兰，问答了几句，便即走开，好似经过老人警告，又吃了一点小苦头，妄念已消神气，闻言并未理会，因见鸦鸦说时，神态激昂，面带悲愤，一口咬定，非是黄山都不可，并还不令山兰听见。对方一到，立时住口，好生奇怪，只当小人眼花，不曾看清，也许从小孤苦，被黄山都打骂过，心中怀恨，并代自己不平，心有成见所致。正想探询，山兰恰巧寻来说笑，就此岔开，不曾在意。

次日因觉明夜，便是十八祭神盛典。这一天，野人看的最重，和汉人过年一样，家家树屋上，都扎有不少松枝花草，挂满饮食应用之物，月儿湖前广场四外，并还挂满野人特制的火绳皮灯。人们来往欢呼，往场上抬送酒肉，络绎不绝。少年壮士，便三五成群，四处打猎杀蟒，准备明日夜来欢会助兴之用。好些一年一度轻易不用的乐器，如石鼓，竹笙，长筒，号角之类，均是祖上所留，也都陈列出来，放在广场之上。野人平日，不问男女老少，从八九岁起，均要出力劳作，通体无一闲人，虽然轻重大小不等，却不许人懒惰，每年只此星月佳节，前后数日之内，可以随意游玩。但这几天，人们均要设法欢乐，准备到了正日子，狂欢一日夜，照样还是无什闲人，愿意休息，却也无妨，山兰一则有病，得到老人特许，二则，奉命陪客，心又烦闷，贪和双珠亲近说话，只把点缀佳节的花草果品，准备了一下，稍为离开，便寻了

来。鸦鸦更是拜了义母之后，除却奉命往月儿湖，探询伤人，去了两次。终日都守在双珠身旁，形影不离。双珠见无什事，老人昨日，还曾谈上一阵，临睡方始分手，当日为了这多少年来的盛典佳节，都须由他主持。虽因年老退休，另外立了酋长。到了十七八九这三天，仍是受众恭敬，将他迎往月儿湖，主持全局。布置一切，住在特备的木台小屋之内，要到十九夜里，才能回来。走时，本想双珠、山兰同往。双珠心中有事，急于起身，又觉这般野人，虽然纯朴天真，但有许多奇怪风俗，均非所习。身是外族子女，和老人同坐台上，受众礼敬，也有好些拘束。同时想起昨日所探途径，前面还有一片山坡，地势逐渐高起，内中仿佛还有溪谷，中途发现警兆，不曾深入，便被山兰、鸦鸦劝回。意欲再往查探，山兰本和双珠投缘，同住了两三日，情感越厚，爱到极点，明知此举无益，那一带又当两起宿仇大敌的来路，许多可虑。昨日业已发现警兆，是否旁有强敌潜伏窥探，也不知道。一个不巧，还要遇险。本意等到事完，由老人作主，护送上路，无须多此一举，偏是爱极双珠，见她想去心切，不忍违背，仍是长幼三人，一同前往。

林中昏黑，宛如深夜，每人均带有一盏皮灯，一路留心，到处静悄悄的，并无动静，路比昨日，也走远了多一倍。双珠看出昨日所见，乃森林中的一片高岗，坡道平斜，并不十分难走。人已越过那条形似山谷的斜坡，四外林木，越发高大，行列也是疏密相同，容易通行。林中并有许多怪石奇峰，参差罗列，均不甚高。最高大的，才只三四丈，形势却极险怪，大都平地拔起，极易藏伏敌人，皮灯微光照处，黑影幢幢，宛如山魈鬼物，张牙舞爪，森列两旁，待要攫人而噬，狰狞可怖。方想，这许多怪石，真有奸细掩来，野人手

里，都拿着这类皮灯笼，岂不更易被人暗算。山兰忽然内去往树石之后，双珠因觉地形险恶，手中皮灯，易做敌标。恰巧旁边树上，有一枯树丫，离地不高，便将两灯，一齐挂在上面，身立灯旁大树之下，等候山兰解来，同往前面探路，忽然回头，鸦鸦不知去向。因知此年虽九岁，机警矫健，动作如飞。林中道路又熟，两次途中，均曾不时走开，连灯都不曾用，仗着野人从小练目力，去往左右前途，窥探动静，随时归报，业已看惯边并还带有兵器。手法甚准，先不放心，劝她不听。连也说，此女胆勇灵巧，心思更细，有的大人，都未必能她那样轻快机警，足可无妨。以为不耐守候，又往前探，并未在意，正在盘算未来之事，猛觉前面有了轻微响心中警觉，忙即戒备，往后闪避，跟着人影一晃，身前来了一男一女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酋长黄山都和那苗妇，还跟着三个身材高大，手持刀矛，腰间挂着一圈长索人，灯影昏茫中，看出前面男女两人，面带诡笑，虽因老鞭，围在腰间，又听老人和山兰，说得那么结实，有恐，心仍厌恶。尤其是那苗妇，神情凶狡，一望而知不意。双方言语，不甚通晓，无话可说，刚呼喊得一声：“姊姊快来！我不懂话”。旁立苗妇，已用苗语代答，笑“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慌，我丈夫并无他意，只是你不守规矩。如今要你回去，否则，便将老公公的长鞭，留下也

双珠闻言，半信半疑，因见黄山都，双手叉胸，后面三野人，做半环形，将前面挡住，并无别的动作，不放。又知野人风俗奇特，也许无意之中，犯了禁忌，思，一手将鞭取下，一手握剑，故意大声喝道：“我什错事，怎会犯你规矩，酋长的话，我听不懂，你这

见过，又非他的同族，所说不足为凭，好在山兰姊妹，少时就到，等她回来问明之后，我如真个犯规，自会向我义父请罪认罚便了。”苗妇本是别族中掳来的熟苗，又被黄山都，转掳了来，性最淫荡，又喜自大。一听山兰说她不是野人同族，十分轻视，狞笑喝道：“你如在花林塘内，便是我们上客，就往森林中走动，有我们的人同路，也还无妨。何况你还拿有老公公的神鞭，本来不会管你闲事，你可知道这条神鞭，只能在花林塘，月儿湖，这条路上走动。这一面是禁地，前面三十多里，便是我们仇敌巢穴，休说外人，除却老公公，便本族中人，也不能走过山这面来么！”话未说完，忽听一声怒叱，一条人影，已由斜刺里，飞扑过来，苗妇手疾眼快，忙即闪开，黄山都抢救更急，已将那人挡住，来者正是山兰。为了病还未好，连陪双珠，玩了两天，高兴头上，野人饮食，又无节制，酒肉生冷，同时下肚，方才腹痛如割。因恐双珠嫌臭，特意走远了一些。刚刚赶回，便见丈夫，拦住双珠。苗妇在用苗语，发话恐吓，不由激动怒火，也未听清来意，便猛扑上前，吃黄山都拦住，越发妒愤，刚刚大声哭喊咒骂，待要拚命。忽听双珠急呼，姊姊莫忙，问完他们来意再说。我有老公公皮鞭在此，你忘了连日劝你的话么！你病还不曾好，怎又与人怄气。山兰这时，对于双珠，已是言听计从，忙即气愤愤骂了一句，便将手松开，由此双方，各用蛮语，争论起来。

双珠见山兰，那样情急咒骂，黄山都终始冷冷的，立在她的对面，并无回手之意。等对方把手松开，方始发话，比起平日所见，专喜欺凌妇女，动手毒打的苗僮之类，似好得多。方觉此人，虽然薄幸昧良，得新忘旧，并还不知美丑好歹，人却沉稳，不似别的蛮族那样凶暴，也许当地风俗较好

之故，忽然看出山兰开头十分气盛，争了一阵，声音渐低。好似有些顾忌理亏，软将下来，黄山都说的话，并不甚多，神情颇傲，苗妇闪在对方身旁，满脸都是得意之容，心方不解。山兰业已带着满脸怒意，回身相告，并将长鞭要去，转递黄山都，拉了双珠，边走边说，大意一时疏忽，忘却这条神鞭，不能离开花林塘、月儿湖，方圆十里之内。尤其来这一面，更是强仇大敌，盘踞之所。此鞭乃全族中人，用毒蛇脊筋所制，献与老人之时，曾由许多壮年男子，挑破中指，滴血立誓，并向月神，许过心愿，然后献与老人，看得十分珍贵。老人阿庞，虽可随意佩带，为防万一失落，除却责罚犯过的酋长和大小头目外，并不当它兵器使用。每次远出，也都留在家中，极少带走。这多年来，共只暂时交与两个本族中的老人掌管，均因老人，出外时久，要好几天才回。为防酋长，无人监督，偶然犯法，做错了事，无人能制之故，老人一回，当时便要交还，在家时节，交人佩带，尚是初次。何况是个外人，来客不经老人之命，私入森林，照例本当仇敌看待，幸而自己同路，又是老人义女，入林稍远，虽然无妨，这条神鞭，却是不能过界，山兰因见老人，对双珠亲如父女，众人皆知，本身又是酋长之妻，无论如何，不会有人作梗，忘了神鞭过境，远离花林塘十里的戒条，更没想到丈夫和那苗妇，心中怀恨，有意作对，虽有自己在旁，老人不曾吩咐，又有义父女的情份。不是外人，事出无知，好些推说，决不致于真个受罚，就罚也可由她承当，但要再往前走，此鞭必被黄山都拿去，不知出什花样，实在气她不过，准备回去，反告一状，乘机报复。等到走回来路山后再将鞭要回，交与双珠。拚着受众公审，吃点小亏，打那苗妇一顿。仗着平日人缘，和老人宠爱，也决无妨，凑巧辩理时



节，话说得好，得到众人同情，还可转败为胜。乐得将计就计，由双珠借一题目，或是明言，昨日丈夫，便带人暗中掩来，明知神鞭不能过界，故意不说，后被自己看破，误认奸细，当时回转，因未过界，奸谋未成，今日又跟了来。就算误犯规矩，像狗男女这样行为，也非本族人情所许，明日便是佳节，他乃本族酋长，不为同族中人出力，增加快乐，听荡妇之言，反用阴谋暗算，纵人犯法，再来作对，就这一条理由，便可白打他一顿，好歹先出一口恶气，便将心意说了出来。

双珠早就听出那苗妇苗语，说得不在自己以下，人颇聪明，野人的话，也一样会说，见山兰气愤头上，把心里的话，全说出来，恐被对头听去，更加作对。偷窥苗妇，正向黄山都交头接耳，低声密语，料其决无好意，几次低嘱，令其留心。山兰非但毫无戒心，反怒答道“他们欺你初来，不懂这里规矩，故意作对，真个可恶。我说什么，也饶那狗婆娘不得。今天非打她不可，正要他们听见呢！好妹子，你不要怕，就算犯规，当众评理下来，也没什么大不了事，何况过节祭神这几天，谁都可以自由自在，样样放宽，就犯一点规，只要没有杀伤，也无妨碍，越过山头，那没良心的，如其心痛狗婆娘，恐怕弄巧成拙。不将神鞭还我，便说他们，倚强硬夺了去。我们人已回到界内，决不怕他，我更有理可说。要他们的好看呢！”

双珠觉着那苗妇，非但淫凶泼悍，貌更粗丑，估计黄山都这样得新忘旧的野人，双方情爱，决不能久。照近日见闻，山兰非但美貌聪明，能干耐劳，为老人和全族中人所喜，并且还立过一次大功，仗着应变机警，三年前同了几个本族妇女，无意中发现强敌，乘虚来犯，只凭手中矛弩和疑兵之计，支持了大半日，终于候到自己的人，相继赶回，大获

全胜。因此黄山都，虽然昧良变心，并不敢对她十分虐待。哪一样都比苗妇高得多，只要照着自己所说去做，必占上风无疑。但照目前这等做法，却有好些不妥，难得双方一见如故，这样情厚，自己又不能常住在此，恐其各走极端，两败俱伤。不说别的，为了这种薄情无耻的男子，悲愤成疾，也是不值。昨日回去，业已劝好，不料还是这样气盛，知其口直心快，当时按捺不住，人却聪明听劝，正在低声劝解，最好息事宁人，不可做得太过。忽然想起方才所说，黄山都昨日暗中窥探之言，虽是气话，正与鴉鴉所说相合，照此情势，狗男女分明存有深心，阴谋决不止此。山兰却说得如此轻松，莫要另外还有文章不成？又想，鴉鴉本在一起，忽然失踪不见，此女机警异常，山兰说她去年才只八岁，公然孤身出外探敌，连遇两次猛兽，均被避过。归途并还打死一只。一个人常时往返数十里，那一面道路，她都熟悉，所行比这一带远得多，好些大人，都没她熟。虽不致于遇险失落，她和我这样亲热，怎会悄没声，人便走去，至今不归，方才她人刚走，对头便是出现，昨日又是她说，暗中窥探的实是狗男女，并非敌人，神情十分悲愤。此时想起，俱都有因，莫要此女业已看出奸谋，暗中溜走，去向老人报信不成？听说这里的人，样样公平，不论何人犯规，一体受罚，除非有理，真要犯规，便老人也无用处。不过事情难料，对头知其有心陷害，或是另有别的凶谋，有她赶往通知，到底要好得多。何况此女生长此间，是否犯规，和事情大小，想必知道。既敢背了对头，绕往前途告发，可知并无妨碍，如无用意，隔了这多时候，人早寻来，哪有不见之理。再一回忆，鴉鴉先在自己身后，并未往前走动，转眼人便不见，不是往旁便是往后，越想越觉所料不差。否则，此女那样依恋，形影不离，

再三背人苦求，非要答应带她同走，并将所练刀矛，和纵跃飞驰之能，当面施展。说她非但从小习耐劳苦，连忍饿忍热忍冷，以及多走长路，能下苦心练过，尤其是走长路，已有两年。不曾断过一天。因其年幼，家无大人管束，老人怜她孤苦，令其同住花林塘，并命众人另眼相看，从无一人，欺负过她，老人事情又忙，每日起居，均有定时，一出外就是多少天，鸦鸦仗着无人过问，除常孤身远出，探路探敌之外，便是约了童伴，练习应敌，往来两地，由她自愿做探子，满林飞驰，跑上一整天，不算稀奇，两三天不眠不休，也不饮食，均不妨事，暗中练习，不知有多少次，如肯带走，决不累赘，并且大家都好等语，就这两三日光阴，连汉语带熟苗语言，竟学会了不少，不会的，也能闻声会意，略比即知，这等灵慧的幼童，实是少有。另有一件奇怪，除对老人阿庞一人，最为忠心感激而外，山兰平日，也极爱她，她表面也颇表示亲热，神情却不真切。山兰如其咒骂黄山都，必在一旁，随声附和，格外显得高兴。对于自己，却是亲热依恋，样样出于真诚。防人之心更严，当着人，都是不相干的话，只一背人，心要苦求同行，极力表示她的本领能干，不怕吃苦，说完，也必再三嘱咐，千万不可把所说的话，告知别人，每一提起黄山都，终忍不住带出一种悲愤之容。偶然有时警觉，还要故意想法遮掩。几次探询，答话支吾，并请不可告诉山兰，以防他们是夫妻，难免泄漏。对她忌恨，越看越觉她人小心深，自有难言之隐。实在见她可怜可爱。情不可却。当日曾露了一点带她同行的口风，欢喜得眼花缭乱，抱着自己直喊亲娘。此女生长山中，老人那样钟爱，众人也无一个对她欺凌，除却父母双亡，家无亲人，只比别的幼童，还要自在。如说幼童好奇，对汉家人，发生倾慕，但

是汉城之中，不曾去过，以前话都不懂一句，如何一见倾心。对一个异言异俗的外族中人，这等亲热依恋，实在不解。但经细心查看，对于自己，实与山兰不同，没有丝毫虚伪，越想越料方才失踪，必有深意。恐被对头听去，也未出口。山兰满腔愤怒，鴉鴉一向自往自来，见惯无奇，心中有气，又想乘机报复，回到禁地之内，将鞭讨还，把苗妇打上一顿，也未想起询问鴉鴉何往，怎未同回。正走之间，二女树上挂的两只皮灯笼，早被后面两个野人代接了去。走往前面，山兰乐得省事，也未理会，眼看越过岗顶，顺坡而下。到了坡那面来路，便可将鞭讨还出气。暗影中回顾苗妇，好似怕打离开，不知何往。只剩黄山都，同一野人，在后面交头接耳，低声说话，相隔约有一两丈双珠正劝山兰，此时不必与人怄气，无须打她，前面持灯野人，忽然走远了些。山兰恐双珠没有灯光照亮，行走不便，方要喊住。隐闻身后脚步之声，回顾身后二人顺坡而下，相隔已近。丈夫手中，有一盏皮灯，先隐黑暗之中，上路方始取出，同行野人，也是族中勇士，乃他心腹，每次出外掳抢，并往别族中，强奸妇女，都是此人引头。冒险往探虚实，再引丈夫同去，苗妇便他掳来，最是可恶。心正厌恨，打算走快一点，后面皮灯，忽被丈夫扑灭，以为不愿看他，重又勾动怒火，刚要喝问，双珠也听出身后两人走近，回顾对头，将灯熄灭，忙把山兰的手一拉，低说“不要理他。”一面准备，脚底加快，朝下赶去。猛瞥见前途昏灯影里，苗妇忽然出现，还未看真，眼前倏地一暗，前面两盏皮灯，同时熄灭。双珠人本机警，早疑对头，别有阴谋，一见灯灭，忙伸手腰间，去取灯筒，刚刚握着灯柄，还未晃燃，忽听山兰怒吼了一声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这心中微惊，转眼之间，一股从未

过的奇怪香味，带着一蓬灰沙也似的香粉，已当头撒下，情势不妙。耳听山兰，似已倒地，料定中了暗算，急怒攻心，手中宝剑，刚一拔出，未及舞动，人已头晕沉醉，四肢无力，知觉皆失，昏迷倒地。

隔了些时，觉着头上冰凉，睁眼一看，山兰不知何往，人已落在一处山洞之中，旁边还点着一盏野人用石块掘成的油灯。对面壁上，悬着燎火，古洞阴森，冷气侵肌，怪石林立，昏影幢幢，宛如鬼物，比森林中所见，还要可怖。周身业已湿透，水迹淋漓，仿佛刚由水里，被人捞起。又卧在冰凉山石之上，越发冷得难受。连忙坐起一看，宝剑包袱暗器之类，有的藏在身上未动，有的放在旁边，均未失去。山兰和对头狗男女，不知何往。忙将宝剑挂上，包袱背好，轻悄悄往洞外掩去。刚想起森林昏黑，灯筒药引，多半湿透，不能晃燃。这里不知何处，分明落在对头手中。就此出去，不知途向，也难逃走，此洞地势宽大，那旁石上，还铺有兽皮，必是狗男女的巢穴，不如隐身石后，先把解药取出闻上，以防再中暗算。等到人来，探明真相，将其擒住，也不杀他。只要迫令引路，寻见老人、山兰立可无事。就算自己，犯了规矩，他们这等阴谋害人，我也有理可说，不会吃亏，怎么也比乱闯要好得多。念头一转，瞥见前面洞旁，立着两块怪石，既可隐身，逃走起来，也甚方便。刚往石后走去，脚底忽然绊了一下，洞虽高大，地势高低不平，石根错落起伏，波浪也似。双珠由昏迷之中惊醒，看出形势危险，未免有些心慌。光景又极昏暗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往前掩去。没想到洞口横着这样一个东西，等到一脚踏上，觉着软腻腻的，大惊纵退，低头一看，乃是一具女人尸首，先还当是山兰，被那不良的丈夫所害，心正愤极。忽然发现旁边，放

有不少火把油藤之类，又觉女尸，仿佛还未断气，想起包袱中，带有各种急救之药，因是来时特制，外面还套着一层油绸布袋，连地震时，那大风雨，都未湿透，还有一点引火之物，也在包中。四顾无人，到处静悄悄的，索性义气。想到山兰，一个萍水相逢的异族苗女，竟能一见如故，结为至交姊妹。这数日来，样样都得她的帮助，不由激动平日义侠天性，忙取了一根油藤，赶往洞壁所悬油藤燎火之下，伸手点燃，上来断定女尸，非是山兰不可，决无二人，甚是情急，平时动作又快，将火点燃匆匆赶回，人还未到，便想将身上外面带有水迹的包袱解开，只顾急于救人，连身上水湿寒冷，也都忘却，这类油藤，乃野人山中特产，火光作紫绿色，油性极重，又极耐燃。野人常时用来点火照亮，加上别的竹丝麻经之类，结成燎索，长的往往终宵不断。双珠手中，虽是一根未编过的细藤，照起明来，比那皮灯，却亮得多，只管山洞高大，阴气太重，冷气森森，光照不远，丈许方圆之内，仍是看得毕真，目光到处。瞥见女尸，俯伏地上，缩成一团。仿佛中了奇毒，但是后背全裸，人较粗壮，颈上还挂着好些野人特有的装饰颈链，一望而知不是山兰。心虽稍定，平日乐于救人，天性义侠，已成习惯，见那女尸，虽然伏在地上，声息皆无，方才被自己踏了一脚，也无丝毫回应，手脚皮肤，尚在颤动不停，似还未死。先因苗妇，最得酋长宠爱，不会遭到这样凶杀。只看出所中伤毒甚重，打算救转再说。等到抓住那人肩膀，翻将过来一看，竟是方才和酋长同谋，暗算自己和山兰的那个苗妇。因其所受的伤，奇毒无比，人虽无救，周身皮肤，还在颤动不休，不禁大惊。暗忖，这婆娘方才还向酋长献媚，合谋害人，怎会惨死在此，看这神气，分明被人暗杀，中有奇毒的镖弩之类；如何

身上没有伤痕，是何原故？本想将人救转，盘问真情，就便以恩相结，化除敌意，及至伸手一试，脉息已停，身上皮肉，也由快而慢，停了颤动。火光照处，面容惨厉，似由洞外，受伤逃来，不等遇救，人便倒地。

苗妇死前痛苦已极，一双凶睛，业已突出眶外，握拳透爪，口张未闭，就这转眼之间，周身皮肤，业已变成灰绿颜色，肩上并有一片浮肿，馒头也似凸起，正往外胀，这才看出肿处中心，有芝麻大小一粒紫黑血球露出，已然冻结。猛想起前听父亲说，昔年祖父，曾往野人山行医，归途快要出山，走往迈立开江路上，忽然发现野人所用毒刺，毒性猛烈，真个从所未见，后来费了许多心力，均未查问出这类毒刺，如何制造。只发明了两种解毒之药，但是被刺的人，解救稍迟，至多走出五十步外，仍无生理。如再中在五官心腹要害之处，更难活命。端的猛烈无比。后来听说这东西，乃是黑森林中，一个野人部落中的妖巫所有。她那取毒制造之法，一向秘不告人。所以连她本族中人，也不知道。祖父为了此事，曾经深入黑森林好几次，休说妖巫，连前在江边所闻，野人的同类，也未遇到一个。临死还命父亲留意。并说那两种解毒灵药，还不算是十分特效。父亲因那两种药膏药丸，多重伤毒，至多一日，就可转危为安，轻一点的，更是当时痊愈，其效如神。而这类毒刺，自从祖父，见过一次，这多年来，从无一人发现。连向野人山，黑森林内外，各种苗蛮部落，屡次探询，也无一人得知。连这一种野人，多说没有见过，偶然有人见到，也是其说不一。这类毒刺，仍是不知。料知祖父所见野人，必定隐在森林深处，从来不与世通。故此连山中苗疆，均不知他底细，好在深藏荒山森林，深秘之区，这样暗无天日，到处布满毒蛇猛兽的黑森林，

平日大队探荒的人，分由各路入山，往往走上多少天，看不见一丝天光，无论如何走法，去的人多么胆勇，至多走进数十里为止，从无两起探荒人相遇，会合一路之事，可见出入都难，这类野人，从古以来，便伏在森林里面，聚族而居，自生自灭，不会出山害人，每日医病又忙，终年用心，解救伤毒的药。已无法使其再加灵效，年月一久，只偶然谈起而外，已不再注重此事，不料这里忽然发现，那伤口当时结疤，跟着肿胀，周身皮肉，化成绿色毒水，朝外喷射，无论人畜，只在七天之内，沾上一点，便难医治。虽没有受伤毒重，医治如不得法，照样也是送命，正与眼前所见，完全相同。

念头一转，越发警惕，不敢立近，忙即往旁避开。心疑苗妇，淫荡善妒，泼悍无耻。多半先和凶酋合谋，将自己和山兰，用毒药迷倒，擒来洞中。因见凶酋，生出邪念，心中妒愤，与之吵闹争斗，激怒苗酋，送了性命。山兰也许凶多吉少，继一想，所料好些不合情理。第一，凶酋全族之长，虽有老人阿庞，这个管头，但仍具有威权，人又强勇多力，对付一个苗妇，就说怒火头上，不念旧情，无论用什方法，均可杀死，何况又是外族掳来的女子，一经失宠，便和俘虏奴隶差不多，决不敢和他反抗，何致使用这等凶毒无比的手法？并且苗妇死时，应往外逃，如何反往里逃，断无此理！至于山兰，凶酋虽然不念旧情，照当地野人的风俗，比平日所见苗獠，高明得多。非但男女平等，差不甚多，最重要是，对待外敌，虽然讲究越有胆勇越好。谁能拚命杀敌，不畏艰险劳苦，并不问他本身力量大小，均受同族中人敬仰，尊为勇士，与别的部落中，专重蛮力，迥不相同。对于自己人，却是最忌同类相残，便是对方，有什过失，也须由酋长，集众公判才能处罚。除父母长兄外，便是幼童，也不得随



意欺凌，人都养成一种自尊自爱，互相亲热，共同对外的美德。除却一些奇特的野蛮风俗，还未改变而外，好些地方，在自己心目中看去，真比寻常不明理的汉人，高明得多。山兰虽因丈夫变心，失了宠爱。凶酋想要随意杀她，决办不到，何况夫妻失和，人都知道，一旦失踪，全族中人，都要向他追问。老人阿庞，更是放他不过。否则，照山兰那重妒念，和平日吵闹情景，换在别的种族，好了被迫遗弃，稍一不妙，不是苗女情热，夫妻拚命，同归于尽，便为男的所有所杀，决无幸免。怎会失和这么久，安然无事。男的非但不敢对她十分虐待，连所爱苗妇，都要避讳。不敢公然露出歧视。为了山兰，不肯和所爱苗妇一起，去受族人礼敬。凶苗只得独自向前，连苗妇也只好撇开，初来那日跳月，曾经眼见。自己和山兰、鸦鸦，同出探路，人都知道，忽然失踪，少掉两个大人，便鸦鸦不往告发，凶苗也未必有此胆量。如说山兰未死，但又不应该这样光景，凶酋人又何往，如何连同行三四个野人，也不知去向。鸦鸦对我，那么亲热依恋，此事不应不知，如往老人那里送信，应有人来解救。否则，也必寻来，以平日观察所得，这类迷药，随便决不能醒，估计就算冷水，可以解救，也不会当时就醒，可是用冷水泼救的人，今在何处，醒来也有片刻，始终未见一人。

林中光景虽黑，这一带，好似野人山中的一片盆地，四时花果不断，气候温和，今日阳光更好，入林以前，曾觉天暖，恐要落雨，山兰还说，花林塘气候，终年如此。高低相差，并不甚多，每隔些日，虽有阵雨，片刻即停，到了雨季，方始每日都有大雨，但因地势甚好，下得最大时，平地可以行舟，水深常达三五尺，豪雨一停，当时便可流干，决不妨事。现在正是干季，隔个十天八天不下雨，是常事，天气却

是逃往后越暖，不足为奇，因此衣更穿得单薄，此洞为何这样阴冷，宛如九、十月天气，一身水湿，越发难耐，乘此无人，或逃或留，都应换上干衣，才好应付。洞中隐藏之处甚多，就有人来，空洞传音，老远也可听出，内里又似有人居住，野人喜洁，甚是干净，有两块大平石上，并还铺有几层兽皮，心疑当地，乃是凶酋背人行乐之地，也许山兰醒来，将苗妇杀死，和凶酋拚命，一同打到月儿湖去；或是老人得信，派人寻来，恰巧苗妇已死，一同喊走，匆忙之中，无人顾到自己；或是地方隐秘，凶酋不说实话，甚而山兰，都不知道，都在意中。主意打定，匆匆寻到隐蔽之处，将手上所点藤枝熄灭，借着附近壁上的燎火照亮，解开包袱，取出干衣，匆匆换好。一面回忆前情，还有于理不合之处：第一，无论如何说法，都应有人，不应把自己，放在一边，置之不管。如其凶酋，将我救醒，这类迷药，应有解法，不应用水泼醒。如是别人，更无不见之理。正在寻思不解，猛瞥见幽灵也似，由洞外掩进一条黑影，因其动作轻灵，而又敏捷，藏处离洞口较远，直到近前，方始看出。又是那么东张西望，掩掩藏藏神气。先还疑是对头奸细，如是老人派来迎接，不应这样鬼祟动作，暗中戒备。细看来人，神态慌张，防备后面有人追赶神气，途中两次停顿，掩往一旁，仿佛知道洞中无人。专一防备外面，手中刀矛并举，作出戒备之势。后见没有动静，忽然拨头转身，往方才卧处，飞扑过去。一见人已避开，不禁噫了一声，满脸都是悲愤情急之容。洞中除立处墙上，悬着一条燎火而外。那铺有兽皮，和方才卧倒的平石的中间，还有一盏石灯，不曾熄灭。当那来人，快走近时，业已看出所带刀矛，甚是眼熟，心中一动，后来那人，扑到先卧之处，惊呼侧转，双方恰巧对面，不禁惊喜交集。

原来洞外赶来的，正是前救菜花峒头目，曾经立誓相从，改名阿成的那个忠心义气的摆夷，不知怎会寻来此地。不由喜出望外，宛如人在异乡，忽遇亲人一样，不顾寻思阿成怎会出现。只知是为自己而来，慌不迭，低呼了一声“阿成！”便往前面赶去。

## 第二十六章 绝处喜重逢甫脱凶樊 又入死域

阿成冒着奇险，赶来当地，发现双珠，不在洞中，正在忧急悲愤，无计可施，又知情势凶险，再不逃走，便无幸免，没想到人在洞中，并不曾走，也是喜出望外。双方刚一对面。阿成便说：“事不宜迟，我们走得越快越好，主人还有什么东西没有？”说罢，一路东张西望，捞起双珠所换湿衣，卷成一团。问知并无余物，匆匆便催起身，往外走去，双珠心中本极惊疑，再见阿成，神态慌张，仿佛发生极严重的变故。危机一发情景，料知不是寻常，边走边问：“那日天明前，引了野人，救我出险的伊瓦布，可是你么？”阿成边走边答：“伊瓦布是我假名，因为那年，两次采荒，均遇野人，先是对方偷盗我们兽皮和大象牙，发生争斗。他们人少，峒主哈瓜布夫妇，又在一起，野人如何能打得过，被我们杀死了十几个，余均逃走。第二次又与相遇，为了事前戒备，早就防到他要复仇，防御周密，刚一出现。便被打倒了七、八个，用的多是毒弩，后面野人，纷纷惊退。峒主擒到五个，用药救活，想要拷问，谁知野人甚是狡猾，明明懂话，听出峒主是想讲和，只要以后互不相犯，便不伤他性命，竟装不懂。一味乞怜求饶，峒主只当真个言语不通，正

想设法，教他言语。第二日一早，不知被他用什方法，全数逃走。只有两个受伤较重，逃出不远，藏在树腹之中，互相低声咒骂，非要报仇不可。这才听出这类野人的话。我们有好些人，俱都通晓。被擒时，他们偏故意那么鬼叫。咒骂的话，又极凶毒。正要擒回拷问，那两野人见被看破，自知无法逃走，二次假装投降。刚由树林中走出，立用所盗毒弩，朝我们的人乱打，不是峒主夫妇和两个勇士，正由后面赶到，去的人不及防备，没料到已折箭为誓，手中刀矛，也都放下。还会下此毒手，他们弩箭，打得极准，手法甚快，所盗又是毒箭，骤出意外，休想活命。总算后去的人，看他情急拚命，扬手几枝镖枪，将其打死。就这样，仍被伤了两人。内中一个，并还送命，峒主知道双方仇怨，越结越深。这类野人，虽极野蛮，但极凶恶强悍，形踪飘忽，来去如飞，森林之中，光景又极黑暗。随时都有受他暗算的危险，以后每次采荒，必是大队出发，飞泉崖前面一段，便是他们出没之地。两次相遇，均在那里，满拟野人，必要报复，接连两年往来好几次。不知怎的，一个也未遇上，虽未出事。但知对头决不甘心。也许看出我们人多利害，两次吃亏，有些胆寒，不敢冒失下手。我们采荒的人只一走单，必为所伤。走过当地，照例格外防备。这次主人去往楠木林寻人，峒主非要派人护送。便由于此，那日地震之时，我刚赶到飞泉崖前，相去还有三十来里，眼看就到。心想：照我这等走法，就是主人多么心急，也必追上。我已往返急赶了两日夜，不曾停步，气力实在支持不住。正恐主人天亮起身，那一带不透天光，并有三五成群的，各种大小野兽，和毒蛇大蟒之类，纷纷往我来路左右飞驰。我只孤身一人，又当精疲力竭之际，先颇心慌，怕它望见灯筒光亮，朝人扑来无法

抵敌。后来看出，这些连平日采荒，都难得遇到，有的并还从未见过的猛恶凶毒的东西。只管接连不断，由前侧两面亡命飞驰而来，越往后越多，只不挡它的路，见人连头都未回。内有两次闪避不及，竟由身旁窜过，离身只两三尺，差一点便被撞上，等我瞥见它那亮蓝色的凶睛和流星一般射到，忙即往旁闪避，它已一阵风也似，擦身而过，因其为数太多，一群接一群满林乱窜，到处都是。前面刚刚避开，身后又有两只横窜过来。末了一次，脊梁骨还被擦了一下，我已 被它撞滚倒跌地上。等到惊慌爬起，它早走远，有那目力强的，见人并还自己避开。绕着前侧两面驰去，照我们的平日经历，刚看出林中发生变故，不是遇见大群仇敌围攻，定是有什比它凶恶得多的毒蛇猛兽之类，在后追逐。和那日抓杀犀牛的怪兽嚶嚶一样。否则，无此景象，为数也决不会这么多。如是大群过境，象那日犀群一样，最多时，往往两三日过不完是常事。但决不会这样零星小群，杂在一起。我已避开它们来路，依然到处都是，又是这样，分头乱窜，由两面逃来，专往我来路一面逃去，越来越多，种类不一，随时随地，均可遇见。后又遇见大群地虎，这东西长才尺许，原是林中特产之物，又象是虫，又象是兽，藏在深草里面，平日难得见到。这时，竟和潮水一般，由斜刺里涌来，地面都被布满，走得又快，灯筒照处，成千累万。一条条黑影，和箭一般，贴着地皮，由右而左，往斜刺里，飞射过去。林中地面，均被布满。这东西虽然胆小多疑，见人惊避，它那后半身，一打就死，但是头有尖角，平伸向前，比铁还硬。一旦激怒，情急拚命，只要有上十来个一起，不论人兽，被它撞上，非伤不可。撞得重的，连腿也被撞断，同类越多，它也越凶。除那生有密鳞的大蟒，专吞此物，是它克星而外，寻

常猛兽，都不肯去惹它。何况这样多法，最奇是地虎大群飞驰，别的毒蛇猛兽，照样和它杂在一起，仿佛互不相犯。有的猛兽，身强力壮，将它踏死，并有蛇蟒，昂首驰过，它也一味飞驰，无反顾，路被隔断，非等过完，无法再进，我正饥疲交加，举步皆难，何况前后左右，到处都是这些东西。由前侧两面，往斜刺里，飞驰过去，如何走法总算运气，身侧是两株极粗大的骈生树木，内中一株，并有极大树穴，先还藏有蛇蟒之类，业已逃走，但甚干净，实在无法，只得钻将进去，取出饮食，冒着危险，吃了一饱，居未将然毒蛇引来。心想，此事奇怪，隔了这多时候，蛇兽不知驶过多少，并未发现有什奇怪凶毒之物追来。如说主人和我们八十个弟兄，在飞泉崖、馒头山，一带打猎，将其惊走，不会这样杂乱，多得出奇，心正不解。

跟着，便觉天眩地转，有些头昏，只当力乏所致，接连两次过去，才疑心是地震。仔细查看，除大群蛇兽，还在满林飞驰外，别的均无动静，树穴离地，有两丈高，里面又深又大，并有几个小洞，最低的离地也有八、九尺，除蛇蟒外，猛兽决攻不进。灯筒一照，正看下面，吃饱之后，还是无法上路。人又倦极，微一迷糊，人便昏沉睡去。睡梦中，忽被连声大震惊醒。耳听轰轰乱响，树折木断，地震山崩，当时急得心都要碎，惟恐主人还未起身，和众弟兄一同遭难。树幕又厚，密不透风，无法钻上，同时，又觉大股热风，一阵接一阵吹来，正是飞泉崖那面，越发心慌，地底还在波动，整株大树，常被震断，被上面树幕挂住，有的折而未断，有的断做两段，下面还立着一段大树桩，上半段因年深月久，吃那繁茂的树枝连住，不能下落。随同地震之势，荡秋千一般，摇摆不停。上面的残枝碎叶，受不住那猛烈的震撼摇晃，纷纷断裂，一片轧轧之声，暴雨一般飞舞而下，声势之

猛恶，实是惊人。连耳朵都被震聋。明知前进是死，我终舍不得主人和同行八十弟兄，决计拚性命不要，也将这些人寻到才罢。二次鼓起勇气，想要前进。这时，下面满林逃窜的蛇鳞虫兽，已无踪影，却闻到好几股焦臭气味，平日静得一丝风都没有的黑森林，吃这大量热风，不时涌到，本就热极，气都难透。走不几步，又有一股热烟，随同热风涌到，几乎闭过气去，正打不起主意，地面忽然崩裂了一条大缝，树林倒断不少，当时现出一条天光，也只丈许来宽，树高缝长，由下仰望，更象一条线。最奇是裂得那么整齐，仿佛刀切一样。尤其我立的那一面，连树枝都没有多少，看出天色通红，时有黑烟飘过。分明林中起了大火，这比地震，还要凶险，往往一烧就是数十百里一大片。幸而山中天气奇特，照例火起不久，至多烧上两三天，必有大雨。内中许多树木，又不易燃，才得保住。否则，不消几场大火，便可将这大片森林，全数烧光。可是这样大的热风，却极可虑，后来想起，主人是在上风一面，照我计算，天亮已久，事前约好，等我不到，天明只管上路。我自会随后往落魂崖追去。如已起身，多半不会受害，只恨自己不好，走时不该托人转告主人途中相待。如在落魂崖等候还好，要在飞泉崖等候，吉凶便是难料。又不知道地震是否是在馒头山一带，如其来在主人们的前面，简直休想活命。正在情急伤心，难得上面，裂开一条树缝，立时冒险援上，到顶一看，果是馒头山火山爆发。下风这面已成火海，当空虽然一片通红，遥望日色昏濛，业已偏西，似要下雨神气。飞泉崖已不知去向，到处地震山崩，眼看火的前端，相隔只三、四里，带着大量热沙的黑烟，被狂风一吹，满空飞舞，不时由头上飘过，落在身上，烫得生疼，如非此时，树叶潮湿，下风一带树木，有

油的极少，相隔又远，吃那热烟中的火星，落将下来，早已点燃，连当地也成了火海。就这样，早晚上面树幕，被热风烤焦，内中再有几枝枯木，被火引燃，还是不保，先是悲愤欲死。后想，自家人一个未见，火山不知何时爆发。离醒已有不少时候，看这神气，吉凶难定。我这一面，更加危险，再不设法避开，平白送命，并无益处。同时看出风向稍转，火势只管延烧越宽。风却小了许多，天已不早，并且专烧东西一面，如其避开风向，绕将过去。只要眼前所见地势，不再大片崩塌，仍可绕将过去。好歹也要寻到主人，和众弟兄再说。刚把形势途向看好，援将下来，到了地上。忽然又是一声大震，人被震昏过去。

醒来一看，前后左右，满地都是裂缝，到处都有天光透下。仰望天色，已然入夜，耳听雷电交鸣，轰轰发声，分外猛烈，才知天下大雨，地震也是停止。心中略定，重又上路，地形已变，不能再走平日往来之路，只照树顶所见，觅路前进。走出不远，先发现大树上面，削去一片树皮，上有同行弟兄，所留标记，照此寻去，连发现了好几处标记。后又遇到一个受伤的同伴。他说火山爆发时，他们正在馒头山附近采荒，无意中发现一种最珍奇的小兽，跟踪追逐，约有十来里，到一大山洞中，才知这类小兽，藏在洞中一个褪了壳的大乌龟内。那龟大得出奇，并且左近洞外，也有一张龟壳，内中盘着两条毒蟒，到时刚刚窜走，其行如飞，这类长大凶毒之物，平日见人必伤，当头两人，已被吓昏，事起仓猝，正在惊呼急叫，分头逃窜，准备把人散开，照平日杀蟒之法，和它拚斗。谁知那么凶毒的大蟒，竟连头也未回。自顾自穿林而去，仿佛受了大惊一样，内一同伴，胆子最大，骤出意料，恐伤前面弟兄，还打了它两梭镖，内中一镖，并



还打中蟒尾，竟如无觉，因那龟壳之内，藏有珍珠，十分贵重，东西又大，从来少见。意欲将它设法运将回去，又想先把珍珠取下，互相争论不决。派人往飞泉崖送信，想请头目主持，再把另外两面的人，喊来相助。四面围捕那些珍奇小兽，这时，恰巧赶到，正说头日昨夜还和三位客人一起，此时不知何往，也许走开。并说，三人业已移卧崖顶，忽然觉着地震，内有几个年长一点，有过经验的人，看出形势不妙。如往回走，非要遇上受害不可，又想起昨夜馒头山石缝中，有黑烟冒出之事，忽然醒悟，料知来路，是片火山。照此情势，一个不巧，当时爆发。心想，三位客人，均有极好武功，何况还有头目，和几个弟兄，在彼留守。这不比途遇蛇兽野人，须要人多，才能防御，似此天灾地震，人多并无用处，照着平日遇到非常之变，便须相机应付，分合随意，趋吉避凶，看事而行。不可拘束着惯例，便由那几个有经验的，年长者为首，把人分成好几路，避开火山风向，和震势来路一面，分头觅地避难，以免全数波及，刚刚把人，分配停当，就这声喧哗之中，忽然惊天动地，一声大震。跟着，火山爆发，他这一起，共十四人，逃出不远，连经奇险，人却未伤，没有多时，另外几路，也往这条路上逃来，大家会合，一点人数，共只死了五个，都是走着走着，地面忽然崩裂，落在地缝之中，他本来也不致于受伤，只为逃命心切，仗着脚程最快，一个人逃向前面，离开同伴较远，惊慌过甚，将路走差，等到觉出众人，已往斜刺里逃过，重又赶往正路，就这前后相差，片刻之间，恰巧上面一株断树，将附在树幕上面的枝叶震断，落将下来。虽未打中头顶，砸成肉饼，但是那树，业已半枯，上面枝干太多，树身格外粗大，落处林木又稀。这时，震势猛烈，双耳欲聋，事前不曾警

觉，等到看出，想要逃避，业已无及，吃一根比人还粗的树干扫中，将腿打断，先还想同伴，救他回去。一路拚命急呼狂喊。爬将过去，无奈火山爆发，地震山崩，声势猛恶，同伴合在一起，都急于逃出险地，无一回顾。明见前途，灯筒闪动，隐现林隙之中，最初相隔，不到半里，竟无一人听出。勉强挣扎，忍着奇痛，爬来此地，前途灯光早隐，人也力竭，不能再动。自知同伴走远，生路已绝，经过这一日夜，越发痛苦不堪，就是有人救回，也难活命。几次想要自杀，均因逃时心慌，受伤之后，身边兵刃暗器，全数遗失，人又有气无力，只能在此认命等死。连想一头撞死自杀，都办不到，实在痛苦不堪。好容易遇见我去，讨了一点水吃，把话说完，非要我将他杀死不可。我见他实在苦痛难当，就有好心，将他背走，早晚仍是必死。还要多受好些活罪，命仍不保，实在无法，只得照他所说，刺了他一箭，匆匆将其放向树穴里面，沿路追来。心想，他们共只死了几个人，还是凑巧，这时雷电交鸣，雨势越大，地震早已停止，火也熄灭。照他说那意思，地震之时，天已大亮，飞泉崖还未崩塌，相隔还有好几里，风向相反，休说主人这样聪明胆勇，便是阿成和那几个留守的人，也均机警晓事，必知趋避，何况象你们三位这样好人，断无遇害之理。越想越觉主人，不会死伤。心却悬念已极，又料主人，必由飞泉崖后逃走，更无二路，连费了许多心力，攀援飞渡，经过不少险难，内有两处，遇见地缝隔断，两岸相隔太远，连身边的套索，都无法抛过，勉强寻到仄一点的地方。急匆匆砍些树枝，连藤扎成索桥，匍在下面最仄之处。人缒下去，由上渡过，再由对岸援上，几乎落在那无底深沟之内，送了性命。又费许多心力，才寻到飞泉崖后，大片震塌的空地之上，忽又发现大群

马熊。同时，寻到半段残尸，虽知不是主人，既有弟兄，伤亡在此，飞泉崖又全部震塌，可见吉凶难定，正在忧疑，马熊忽然大群移动，往斜刺里森林中驰去，只剩一只最大的母熊，新生一只小熊，伏卧地上，血流甚多。另有十来只同类，环绕在旁。我知大群马熊，已去林中求食。母熊新产，只有十来只，在旁守卫，不去惹它。决不伤人，本想由那峰侧绕过，无意中发现两根熟肉骨头，和一件破旧上衣，正是主人所穿。跟着，又看出好些脚印，一路查看，看出主人走了错路，去往前途森林之中。跟踪寻来，以后每走一段，必发现浮泥中，有好些汉家女子的脚印。怎么用心查看，也只一人，心疑内中两人，必已遇害，或是逃散。但那破衣，曾见主人穿过。你姊妹身材貌相，虽然相同，但是主人所穿，没有那条彩线，我早认明，断定无差。便跟踪追了下来，连赶了不少的路，又发现一条死蟒，身中毒弩，以为那蟒，受伤负痛，朝人急追，主人必在前面，哪知走错了路，顺着蟒头再追，怎么用心，也看不出再有脚印出现。心正失望，忽听侧面怒吼，象是野人，又疑主人，在前被困，忙将灯筒收起，循声跑去，行约半里，忽见天光，这才看出，下面是大片平地，比森林低得多，有一群食人生苗，围着主人，正往前走，我知这种生苗，最是凶野，不论人兽蛇蟒，被他擒到，当时生吃下去，主人居然未被捆缚，虽有凶苗，四面环绕，神态从容，身边兵器包袱，也未夺去，宝剑又未拔在手内，仿佛此举，出于自愿，先还狂喜，正要出声呼喊，忽想起这类凶苗，毫无人性，连自己的人，照样都要残杀生吃，何况外人。就是主人，神勇聪明，将他捉住，其心到底难测，并且这类凶苗，以前森林中原有好几处，我们采荒的人，常受其害。后来峒主大怒，带了许多人，入林搜杀，近数年来，

业已绝迹，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伙，他们生吃活人时，残忍已极，和狼一样，我们并还抢了几个回去，能通他们语言，这时所见，非但形貌装束，差不许多，连所用石刀石矛，和月牙弯刀，吼啸时的怪声，也无一样不同。这豺狼不如的生苗，天性凶恶，外人对他们多好，均无用处，心生忧疑，便未开口。轻悄悄掩在后面，尾随下去。刚进山谷，便遇一个埋伏谷口的凶苗，想要暗算，幸我事前警觉，恐其出声，惊动同类，众寡不敌，假作不知，暗中戒备。等他快要扑到，冷不防一矛一弩，朝他刺去，这凶苗似想独吃我的人血，连声也未出，便被我杀死在地。我将尸首藏起，一路留心，掩到里面，留神查听，先还不知主人那样危险，见你卧在石上，几次想要过去警告，未得其便，后来看出形势不妙，你已睡熟。跟着，偷听凶苗说你耍到天明上台，只知不是好话，也未听清，人又饥渴起来，干粮业已用完。来时，见野生山粮甚多，树上还有果子，打算吃饱再来，在天明前，引你逃走。途遇野人，无意中结交了一个，这才引了他们前去，将主人救走。我因这类野人，与三、四年前两次相遇的对头，声音貌相，大同小异，差不甚多。想起双方，仇怨甚深，如知我是菜花蝴蝶，决难活命。我又受伤中毒，无计可施，因恐主人，泄漏机密，只好装不相识。只说我家住迈立开江上游，因主人父女是医生，昔年救过性命，我虽认得恩人。恩人早已将我忘记，连姓名俱都改变，准备伤好复原，再与主人相见。先还担心，脱出火坑，又入虎穴，后和老人阿庞几次相见，再听蛮女鸦鸦来说，得知主人做了他的义女，甚是安乐。只那酋长黄山都十分淫恶，虽有老公公保护，在此日久终难免于受害。并说，她也拜你为母，准备同走，一心盼望我在星月节前复原，过了十八，三人一同上路。那小蛮

女，甚是聪明。第一次来时，除说主人安妥外，什么都不肯说。无论何事，总是先问后说。第二次已然问完我的伤病，快要起身，不知怎会看出我是阿成，再三盘问不算，并还向我折箭为誓，说她把你当娘，生死相从，决无二心，因我拚命救主，对我也极忠诚，休看年幼，决不泄露。要我说出真情，我终因她年小，不是同族，以前仇恨太深，再三掩饰，她便生气，说我不说真话，将来必要后悔，末了又说，酋长不是好人，千万随时留心。防他闹鬼。因知我对主人忠心，她说的话，不会泄露方始明言，后又取出一块白药，说是此药，珍贵无比。今朝方由老公公屋里偷来，要我赶紧吃下。我也知道此药好处。这时，人本好了多半，虽喜此女灵巧，身在虎穴之中，到底顾虑，她见我答话吞吐，先颇愤怒，急得跳脚，后来又转喜容，转身驰去。隔了多半日，眼看天已入夜，崖前广场上，野人甚多，正在准备明日过节之事，热闹非常。老人阿庞，忽来看望，我也正要走出，承他送了一身衣裳。兵器也都发还。并命一个小野人，领我往花林塘，与你相见。刚到路上，鸦鸦突由树后纵出，说奉主人之命，命我前往，将小野人打发回去，领我在暗林中，赶了好多路，我正奇怪，走了这多的路，如何未到，鸦鸦忽说，主人已被酋长，用药迷倒，擒往前面山洞之内，还有她的婆娘山兰，也被迷昏过去，因这里规矩，不许杀害自己人，如今把人，困在另一山洞里面，正在威胁利诱，说山兰和主人，情如姊妹，如肯答应将主人收作次妻，他便从此和她恩爱，并将所恨苗妇去掉。山兰先颇暴跳，后来竟被说动，既想回复夫妻情爱，又不舍得主人远去，已有允意。山兰只一点头，主人便有危险，本意想向老公公告发，但是此举，只能使那恶人受罚。照样还做酋长。太不上算，一个人又敌他不过，

为救好娘娘，实在无法。只得仍往告发，难得我会寻来。他知那小野人，喜欢热闹，一说便可支走，为此纵出，将其拦住。我们必须快走，才来得及等语。我话还不曾听完，便是愤极，同她一路飞驰，途中望见一盏皮灯，她说那是酋长的死党，不可被他看见。刚刚藏起，对面三个野人，已说笑走来。大意是说，山兰业已答应，为防老公公寻她，命那三个心腹，赶回探望，老人如问，便代设词遮掩，说山兰听了主人之劝，业已与他和好，如今正在花林塘欢饮，此是老人最喜之事，决不致于喊他。当夜老人，又不会回去，等到明日，主人业已被他强迫为妻，更是喜事。如非山兰，要将主人救醒，问明心意再定，业已下手。同时，听出这类迷药，冷水可以泼醒，鸦鸦便和我商量，她寻冷水，先救主人，我往斜对面小洞中探看，相机行事，将其拦住。只要挡上片刻，主人一醒，便不怕他。

我因这类野人，最是合群，对方又是酋长，如与为敌，必难逃走，只想将其拦住，同见老公公说理，并无杀他之意。到后一看，山兰正和苗妇拚斗，那万恶的酋长，只作旁观，谁也不帮，一味笑说。山兰如肯答应相助，强迫主人嫁他，便帮她下手，将苗妇杀死。否则，山兰有病，不是苗妇敌手，早晚必为所杀。你自己不在花林塘养病，无故生事，出来寻仇，就是被杀，苗妇在他保护之下，至多受罚，也不致于送命，他只答应前事，照样宠爱。山兰算是白死，与他无干。我听此言，业已恨极，事有凑巧，我因看出情势不妙，已想赶往鸦鸦所说洞中，主人如醒，见面之后，或是乘机逃走，或是一同藏起，由鸦鸦引路，掩往月儿湖，去向老公公告发评理，均可免难。谁知走出不远，这厮由后追来，竟被看破。我正回身，和他拚斗，不知怎的，被我一拳

打倒，就此断气。跟着，便见苗妇跑来，似往此洞赶进，我刚要追，鴉鴉忽然出现，将我拉往一旁，说主人已被救醒，苗妇前往，只是送死。我不该将酋长打死。山兰因敌不过苗妇，业已逃往月儿湖告发。少时便有人来，他虽夫妻失和，但因以前，受过酋长救命之恩，只管妒愤，情爱甚深，如知被杀，我们三人，谁也休想活命。你快将这尸首，隐藏起来，再往对面洞内，引了好浪娘，上路逃走。我往来路，去骗他们，使其途中耽搁，免被追上，事完自会追来，和你同路，并说，我的貌相身材，和以前的事，均听主人说过，非是阿成不可。她早看出，不必隐瞒，我看出她聪明胆大，真对主人忠心。刚答，我是阿成，她便喜得乱跳，连说好好。如飞驰去。我照所说，将对头死尸藏好，便追了来，果然主人已醒。黑暗中见那苗妇，倒在地上，腥秽难闻，可是主人所杀的么？”

双珠告以苗妇身中毒刺，并非自己所杀，二人均料山兰情急，将苗妇用毒刺杀死，因恐丈夫怪她，不敢追来，赶往月儿湖告发。只奇怪鴉鴉，是她同族少女，为何不愿在此。对于一个新认得的外族女子，这样忠勇出力，拚性命也要一同上路，是何缘故？好生不解。

二人边谈边走。一则，林中昏黑，道路崎岖，无人引路，难于行走。二则，双珠因觉鴉鴉对她，这样忠勇义气，不应负她。何况死了两人，恐其受累，又有誓死相从之言。无论如何，也应将其带了逃走，再三和阿成说，要等鴉鴉追来同行，不可弃之而去，正走之间，猛瞥见前途，似有皮灯微光闪动，双珠还当鴉鴉寻来，走过了头。正要呼喊，刚吃阿成止住。猛又瞥见右侧，也有同样昏灯光影闪动，往身前驰来。并还不止一处，转眼之间，前后左右，都是这类昏濛濛的皮灯光影，明灭隐现，少说也有三、四十盏。双珠方觉

形势不妙。阿成赶往前面窥探，忽然回身，低声急呼：“我们业被四面包围，就和他们拚斗，主人快往树后藏起，等人过去，速往楠木林那面逃走！”双珠自然不肯，力说：“哪有此理。”阿成匆匆说完，已抢先迎上，朝那最近的一面扑去，厉声急呼：“此事莫怪我们，到了月儿湖再讲！”话才出口，双珠只顾担心阿成安危，随后追去。百忙中，耳听身旁身后，似有动静，心方警觉，知中疑兵之计。敌人借着灯光，惑乱心神，业已暗中掩来。正待发话，隐闻山兰哭喊之声，心中一喜，觉得有了证明。忽听连声怒吼，身上接连几紧。为了对方，曾有救命之恩，人极讲理，山兰和自己同时被凶酋迷倒，可以作证，并无为敌之意，手中宝剑，还未拔出，周身已被野人特制的十来根套索，当头罩下。跟着，又听阿成怒吼，数十盏皮灯，同时照处，身外已被那形态狞恶，面容悲愤的野人围满。山兰不见，阿成是否逃走，也不知道。连日曾听山兰说过。知道当地风俗，擒来汉人，非经老人阿庞，当众审问，除却真有罪恶，犯了大的禁忌，不得丝毫伤害。心虽有点发慌，只是悬念阿成、鸦鸦的安危。对于自己，仍极自信。急呼了几声山兰，未听答应。一面又朝众野人，用新学来的语言，大声和他讲理，哪知这群野人，竟和木偶一般，丝毫不听分说，也不动手，数十枝明晃晃的长矛，一齐注定双珠，环成一圈。有的并还作出投掷之势，仿佛对方，稍为抗拒，立下毒手神气。

双珠知道不可理喻，先以为老人，还不知道，后来看出形势严重，自家身上，大大小小，套着十来条坚韧无比的细长套索，但都不会十分收紧，手脚也可随意动作。只双手不想法，伸不出去，下半身更松，便迈步急驰，均可办到。野人只管满脸悲愤之容，并不动手，只逼着自己随同前进，似



往月儿湖一面走去。照此情势，分明不是老人命令，也必犯了对方大忌，激动众怒，才会有此现象。否则，老人阿庞，最具威权，自己是他义女，众人皆知。前夜跳月，并还受到全族尊敬欢呼，众野人断无不知之理，怎会睬都不睬。如说这些都是凶酋死党，一则，对头已死，无人主持，不会发动这快。二则，山兰方才还在野人丛中哭喊，她和自己同样受到狗男女的侵害，真情必已知悉，我并不曾杀人。只阿成一人可虑，对方何以这样大举？如与相抗，乘着套索，不曾收紧，冷不防取出兵刃暗器，与之拚斗，非不可能，无奈身受人家救命之恩，连日这样厚待，不应以怨报德。再照连日观察，对方虽是一些未开化的种族，因其领导有人，样样公平合理，人心团结，便是凶酋黄山都，也只在恶习相沿之下。好色自私，并不倚仗他的威权，欺压同类，一旦身死，人心自必悲愤。这类野人，所用兵器，虽无高明传授，因其常年在森林中与毒蛇猛兽搏斗，加上别的种族，随时侵害，引起凶杀，自然而然练成一种成法。人又强健多力，并易与。何况身落人手，从头到膝，连套带缠，环绕上这许多坚韧套索，决非一举可以全数斩断。何况这许多敌人，均是一条心，全神贯注在自己一人身上，稍为一动，数十根长矛梭镖，一齐刺到，如何能当。林中这样昏黑，路更不熟，一个不能脱身，砍翻射杀上几个，反更自趋灭亡。好在我非凶手，就是阿成杀了凶酋，也非无理可说，不如老老实实跟到月儿湖，老人总要出来，见面之后，再作计较。即使有什么凶险，对方见我一直都未反抗，决不留心，也可出其不意，纵身逃走。再说这类纯朴忠义而又勇敢的好野人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为了自救，也实不应伤害。主意打定，料知山兰虽然跟来，必有极大顾虑。不敢上前相见，初来不久，许多风

俗，均不晓得，这样乱喊下去，反而有害。率性不再开口，一路盘算应付方法，随同前进。

两地相隔，竟有好几十里，和花林塘、月儿湖、成一三角形。这般野人，平日走惯，双珠脚程又快，也经过两个时辰，方始到达。前途似早得到信息，人还不曾赶到，前面广场上，已是一片怒吼之声。红光照耀，明如白昼，才知天已深夜，到后一看，所有野人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俱都神态激昂，面容悲愤，怒视自己。偌大一片广场，到处灯火通明。当夜月色，又不甚亮。这时，已快偏西，在两千米个野人，怒吼发威之下，声势更是惊人。比起那日跳月，看去还要势盛。双珠到时野人手中刀矛，一齐挥动，电光闪闪，其密如林。越显得整片广场，都在杀气笼罩之下。双珠素来胆勇机警，先颇镇静，后见众人，这样激怒悲愤，老人阿庞，不在场上，自己已被众野人，逼向场中心。新搭木台之上，对面也有一座形如新月的木台，作半环形，将当中星形小台，远远围住，猛想起此是野人祭月神的所在。以前用人祭神，近年改用牲畜野兽，被烧杀的人畜，便在这座星形小台之上，分明我已成了祭品，明日便非烧杀不可，心念才动，猛觉身上一紧，低头一看，野人手法，甚是灵巧。走时，套索虽松，稍为一收，立即将人套紧，双珠已被这十来根套索，紧紧绑向木台中心，木桩之上，虽仗心灵手巧，一条右膀，早在暗中设法，脱出了些，未被全数绑紧，又知众寡悬殊，越抗拒越糟，始终不曾反抗。野人也未十分注意，但那周身绑绳，虽被取走了一多半，少说还有三条长索，环绕身上，只比方才更紧更密。从肩膀起，直到两腿，均被缠紧。当初收紧时，因知无力与抗，一经警觉，便不再动，听其自然。一面暗中用力，周身鼓劲，并将双臂，微微向外绷住，不令缠

紧，眼看野人一个接一个，将套索取下，只剩三人，环台急转，把自己绕上几圈，再将三根套索归一，在后面打上死结，转眼便是停当。先极愤怒，继一想，烧人祭神，要到明日夜里，事已至此，愁急无用，老人阿庞，尚未见到，阿成不曾被擒，鸦鸦也未露面。有这一日夜的光阴，焉知没有生机出现。听说被做祭品的俘虏，照例死前，可以任意讨取饮食。我由午前，起身出游，走出约有两个时辰，便觉腹饥，跟着，便被凶酋迷倒，此时更是饥渴交加，反正该死不得活，何苦受饿。少时人静一点，向他讨些吃的，先解去了饥渴，应付起来，也有精力。

四面一看，人绑定后，对面新月台的中央，忽然立上五个手持长矛，身材高大的野人，怒吼了几声，场上两千来个野人，刀矛并举，一齐响应，怒吼之声，震撼山野，双珠看出群情愤激，为了凶酋被杀而起。此时开口，徒自取辱，又料自己性命，十九难保，也是怨苦悲愤，暗中运用西膀之力，试了一下，觉着脱出，决非难事。心虽越宽，但也十分紧张，正在忧疑，忽见众野人，吼过三次，忽然停止，纷纷散去，场上共只剩下一些扎制皮钉火炬，准备明日过节的老弱妇孺，心情越定，暗忖明日星月佳节，对方要狂欢一日夜，当日必须饱睡，老人不见，也许已回花林塘安眠，还不知道此事。如往好的来想，老人固是一线生机，便是自己，只要候到夜深人静，冷不防悄悄把手松脱，抽出宝剑，割断绑绳，只一脱身，窜入森林，凭自己的机警本领，也没有指望。正在寻思，几次想将双手伸出，均因机缘不巧，有人在旁走过。最可气是，几个赶制小火炬的男女幼童，事完之后，老在台旁，追逐往来。内有两个，那日初来，并还相识。山兰之女，也有一个在内，平日相遇，那么亲热，这

时也将自己当成仇敌，几次喊她上台问话，理都不理。偏在一旁讨厌。别的野人散在四边做事，相隔均远。惟独这八九个男女幼童，离台最近，老在当地，游戏欢笑，停留下去。稍有动作，立被看破。看那意思，虽不象是有心监视，身上绑着这紧的藤索，多快手法，也难将其一时割断。何况台后，是否有人防守，也看不出。空自气急，无计可施。心想，这般小野人，如不走开，天亮之后，脱身更难。何况明日又是星月佳节，人数更多，自己人地生疏，这样暗无天日的黑森林，从未走过，不象对头，生长林中，往来飞驰，见惯无奇，耳目先没他们敏锐，就逃出去，除非阿成、鸦鸦，三人同路，事前还要备有食粮，也是无法上路。何况我往楠木林之事，他们业已知道，只一逃走，定必顺路穷追，双方快慢悬殊，早晚仍被追上。此时就能脱身，不过多挨些时，多高本领，也打不过人多。平地之上，还好应付，森林之中，到处密林丛莽，暗如黑夜，人不能永远不眠不休，不进饮食。这般的野人，与花蓝家白夷不同，最是合群，复仇心重，以和外敌拚命为勇，不死不休。稍一疏忽，便为所杀。除却老人阿庞，亲来解救，还有一线生机。此外更无别路。

双珠正在有些心寒，不敢冒失妄动，忽听一种从未听过的笙笛之声，起自前面月台之后，溯对岸花树林中，双珠早已看出月台后面，危崖浅坡侧面花林中，还有一座小木台，上面搭着一间小屋，昨日就听山兰说起，老人阿庞，最受众人敬爱，每当星月佳节的前三日，便要移居月儿湖。至到十九夜里，才能回去。因防初来不知禁忌，又听山兰凶酋怀有恶意，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好在过了十八，就可起身，何苦多生枝节。自从看完跳月回去，一直未只说老人，住在广场中心木台之上，方才见人不在，还

人已回花林塘安卧，也未留意，此时乐声起自湖边木台之上，莫非老人尚在里面，并不曾走？初被擒时，群情愤激，那样怒吼，怎会不曾惊动，难道此举，奉命而行，已得老人同意不成？如其所料不差，照此老那么机警灵巧，胆勇绝伦，如其同样为仇，脱身更是无望。心中一惊，目光到处，二十八个短装花衣，年约八、九岁，臂腿全裸，手持竹笙竹箫，和小铁皮鼓的男女幼童，已由花林中出现，环湖走来，分成两面，绕过月形长台，到了台前，靠近中心暗设的木级之下，再分左右，缓步走上，做八字形，排列台上。一路细吹细打，从未停止，虽是野人独有的乐器，听去别有一种天然音节，悠扬悦耳，甚是好听。这些幼童，每面十四人，男女相间，高低如一，都穿着一身白色莲花短裙，肩披上画星月的白色披肩。一个个短发裁云，肤如玉雪。这时，环场都是燎火火炬，和各式各样的皮灯，火架之类。一齐点燃，火光熊熊中，时有黑烟飘动，已偏西的大半轮明月，又在满空浮云簇拥之下，时隐时现。大片广场，均在这类烟火笼罩之下。月台前后，火架更多，因还未到祭神时节，虽未全数点燃，台上下已是一片通明。光景虽然甚亮，但是星月朦胧之下，面前现出这样从未见过的诡异情景。四下景物，全被火光映成红色，加上黑烟缭绕，随风飘动，这二十八个男女幼童，又是那等美丽奇怪的打扮，由不得使人生出一种神秘之感，身在困中，越觉恐怖。

群幼童到了台上，吹打一阵，便舞蹈歌唱起来，就这载歌载舞之中，一个白衣白发的老人，忽由台后居中走上，双珠刚看出那腰着兽皮短裙，半肩裸露，身穿一件其长拖地的白色斗篷，手持新月银刀的，正是老人阿庞，连山兰的幼女、鸦鸦，杂于众幼童中，也被认出。四外一看，不禁惊疑起来。

## 第二十七章 神勇,刚烈,紧张,奇险

原来乐声一起，广场四外，那许多扎灯火的老弱妇女，先就肃静无声。等到幼童走到月台之上，人便散光，连台旁那些幼童，也都拿起兵器驰去。才知这伙幼童，并非真个在旁游戏，实在还是暗中看守自己，等到老人由台后走上，身后又有五个野人中的勇士，拿了刀矛梭镖之类，走往台前，朝着老人，双手交叉拜舞，行那最敬之礼。老人说了几句，意似令其退去。五野人好似有些不愿，但又不敢违抗。最后老人，又说了两句，没有听出意思，五野人方始露出喜容，和方才退去的老少野人一样，朝着台上，礼拜倒退而去。身后有无野人，虽不知道，月光所及之处，除却老人阿庞和那二十八个幼童而外，业已走光。去时人都叉手礼拜，各就近处，倒退入林，动作极快，转眼无踪，先以为老人一到，必有话说，哪知连正眼也未看自己一下，遣走众人之后，只在台上，众幼童吹打歌舞声中，仰首朝天，望空凝视，又象祷告，又象观察天气。对于自己直如未见。料知犯了对方大忌，老人已被触怒，连自己被擒，也是他的命令，想要靠他脱身之望，业已断绝。

双珠不禁激动平日刚烈之性。暗忖，野人到底还是野人。对方虽比别的种族，明白事理，终有许多奇怪风俗，一个无心触犯，照样无理可讲。如此话都不说一句，到底为了何事将人烧杀？对方愚昧无知，还在其次，我也死得冤枉。先想厉声喝问，如其讲理，我在此作客，并未动他一草一木，又被狗男女暗算，是个受害的人，话讲得通，将我放下，非但化敌为友，自己事完，必以全力，助其进化。如其有心欺

骗，救我前来，是为缺少祭神的人，和食人生苗一样凶残，或是临时利用，非用活人烧死祭神不可，无理可讲，我能脱身，固是先办正事要紧，将来也不容他。如其被他追上，便仗一身本领，把这类残忍野蛮的野人，拚得一个是一个，决不自死。照此情势，先前所想，业已成虚，仍非设法自救不可，正打算乘老人向空注视出神，众幼童歌舞方酣，不会留意自己，场上野人，业已退去，又都是些老弱妇孺，壮年人均已归卧，逃走比较容易的当儿，暗将双臂脱出，拔剑断绑，冷不防纵身逃走。再不，抢上台去，率性擒贼擒王，先向老人质问，说理便罢，真要不通情理，无故害人，便将他打倒擒住，迫令折箭为誓，讲和放走。怎么也比等死的强。心念才动，忽然回忆方才众人，愤急怒吼之状，如说专为擒人祭神，不会这样紧张狂烈，神情悲愤。尤其内有许多幼童，都和自己，亲热非常，前日还往花林塘，追随下去，后经山兰，再三劝阻，老人并曾发话劝止，不令扰闹尊客，只许义女鸦鸦一人相从。除鸦鸦瞒了乃父黄山都，偷偷去过两次而外，连山兰的长次二女，均不令其在旁。恰又遇到星月佳节，一年一度的盛典，幼童都喜热闹，方始未往花林塘去，就这样，偶然途中相遇，还是亲热欢呼，十分依恋，被擒之后，竟会成了仇敌，从无一人现出笑容，见了自己，多半怒目相视，就有两个未带敌意的，也都不肯理睬，其中必有原因。并且，老人和山兰，前后所说，对方实与寻常生苗野籯不同，天下事不论多么误会，是非曲直，早晚分明，莫要本来有理可说，为了一时激怒，行动冒失，错上加错，误人误己，岂不冤枉！对方这样歌舞望天，沉吟不语，必是有什奇怪祭神的风俗礼节，还未做完，此时不宜扰他，还是忍耐些时，先和他讨些饮食，吃饱再与讲理，并可探出一点虚

实，岂不稳妥得多。话到口边，重又止住，正打算静以观变。等到对方，做完应有仪式，再作计较。

这时，老人忽然把手一挥，说了两句，众幼童立分两路，跳往台下，一路歌舞吹打，稀落落围成一圈，为了地方广大，二十八个幼童分布开来，差不多要隔十好几丈，才有一人。老人仍是仰首向天，一言不发，等众幼童，环成一圈，跳向林边，分别立定。二次把手一举，喊了一声茫都，众幼童乐声立止，飞也似往林中倒退进去。

双珠方想，这时台上，只得老人一个，可惜太远，连日所学野人言语，又极生硬，有的话还未必通晓，不知能否与之问答。老人已由对面台上走下，初下时节，脚步颇慢，一到台下，立时加快，迎面往小台走上，还未到达，双珠业已看出对方，满脸都是忧急关切之容。心便宽了好些，刚一对面，未容开口，老人已先说道：“乖女儿，我已曾令山兰，再三警告，这里除却仇敌，向不轻易杀人。何况你是我的义女，又是一个汉家人中的佳客，如何这等粗心，将黄山都杀死！”双珠忙说：“我未杀他，并还被他迷倒。”老人竟不容往下多说，低声急语拦道：“你先不要开口，听我来说，我也明知此事，不能怪你，凶手多半与你无干。但我全族中人，最是亲爱，不容外人伤害，尤其妖巫死后，起初归我一人掌管，本受全族敬爱，我说的话，无一敢强，他们就有一点不愿意，也因我这多年来，为他们出力太多，敬爱太深，从来不肯违背。权力最重，只为昔年，做错一件事，虽蒙全族原谅，经众公议，许我十年之内，将那祖传宝物取回。但我彼时，因觉自家年老，天性好动，不怕危险，说不定孤身出外，遇险死伤。后起无人，早就想到另立酋长，起初只为妖巫未死，虽和众人商计，死了两个帮手。我的权力，



仍未放弃，谁知这日，竟被妖巫引来毒蟒暗算，本是九死一生，幸蒙一个外来的恩人相助，将我救回。我因不知能否得生，同时发觉妖巫阴谋，心中恨毒，恰巧那人，托我一事，报恩心切，一时疏忽，答应所求不算，并将妖巫所管一件祖传之宝，交与那人带走，约定七年之内交还。此举原有两层用意，第一，为了报恩，第二，为了想除妖巫这个大害，准备数年之内，除她不掉，到第七年上，便是每隔十二年，祭祖神的公会，这比星月佳节，还要热闹，所有祖传宝物，连同许多年来，保藏积蓄的无数珍贵之物，都要取出，放在广场之上，使全族中人，大家观赏，共要快乐上八十三天，到了雨季，方始中止。

藏宝之处，就在崖后花林之中，外表是座小石山，通体皆石，只有一个洞穴，越下去越深。底层更是深达数十丈，也有一个可容两人出入的小洞，四外还有尺许数寸不等的小穴，都与下面相通。底下挂着几条长绳竹兜，平日得到珍奇之物，便缝将下去，照例能下而不能上，不到时候，除非妖巫和我，全都答应，将当中封洞石门开放，谁也无法下去，将其取出。其实，那座石门，只是重大，造得又巧，内中还有一座木门，看似神奇，真开起来，并不十分艰难，只为历代相传，非我和妖巫，每人所管的一件宝物，合在一起，插向洞环当中，不能将那中心尺许方圆的木板打开，那座石门，也被里面的石桩搁住，无法推动，并不足奇。无奈积习相沿，非此不可。先准备在此数年之中，能将妖巫除去，自然绝妙，否则，她那一件随身佩带的宝物，无意之中，失落地上，被我得来，暂时虽然不便明言，到了公会年限，却可向其责问。万一我为所害，我那恩人，也可照我所说，拿了此宝，向酋长声明她的罪恶，妖巫失去宝物，已犯大忌，她恐

到时，无法掩饰，又造了一件假的，形式和真的一样，只是新旧不同，一望而知。上面还有许多记印，也易识破，此举罪恶更大，一经泄漏，必要激动公愤。可是我和她多年对头，如先举发，非但引起众人疑心，还要被她反咬一口，说我偷去，满拟主意想得极好，谁知才隔两年，妖巫便被我除去，她被火烧杀，人都知她将此宝，带在身上，随火同化，本可无事，也是我心粗大意，平日不善说谎，又因除去妖巫，原是假借月神显灵，知道众人，信神太深，怎么劝说，也不肯听。为坚众人信心，先说此宝，已被祖神收转，要到十年之内才得归还。没想到后来经我苦口劝说，有许多不讲理的风俗，全都被我改掉，无须装神弄鬼。只要真有实效，做将出来，人也照样相信。只对祖神月神，仍极尊敬，这年偏又遇到高兴头上，竟当众人，把前事说将出来，年轻人还不怎样，一些年老的弟兄姊妹，多半怪我，不该将祖传之宝，借与外人，总算平日敬爱太深，没有要我当神伏罪，只限十年之内，将宝物取还。不料满了七年约期，和我约好的恩人，竟无音信，出山往寻，又犯祖宗大忌，日常盼望山外，有人来此，托他带信，未得如愿。想起众人多许我的三年期限，转眼隔近，心便愁急。当此事发生之后，我本恐将来老死，无人接替。只管众人爱我，到时也决不肯要我受罚。我仍借此为由，非要另立酋长不可，先选了一个帮手做酋长。没有两年，便因打猎受伤，病发身死。第二个乃全族中第一勇士，比头一任酋长，还要聪明能干，肯代众人出力，这个便是你大前夜所收义女，鸦鸦之父拉都，业已商定，正在聚众公选，忽有数人不服，为首的便是黄山都，他也是族中勇士，和鸦鸦之父拉都，一样勇猛多力，聪明能干。他说拉都，好些地方，都比他强，只不该娶了妖巫之妹为妻。并说，拉妻学

【邪法，本是妖巫一党，如立此人，必有后患，我们全族，自然勇于公战，最忌私斗，伤害自家人，更是大禁。但是祖上传，新立酋长，必须众心悦服，全族敬爱，如其有人反对，共有两样方法解决。一是互相角力斗智，争为众人立功。一是经众公议，虽仍他做酋长，但要以身作则，处处帮助对头，一面多立功劳，做出许多好的事情，使对方无一样能多及他，直到心服口服，无话可说，便他一人反抗，也非众人所能允许，方算真个接位。而那对头，从此便要奉他为主，无论何事，均不得丝毫反抗，众人以为双方，都是族中最有名的勇士，似此各不相下。黄山都年轻气盛，必以角力斗智，来分胜败。这一动手，便将拉都打死，也不能算犯罪。正恐伤掉一个可惜，谁知黄山都，竟不肯走头一条路。他说，我们全族，最忌凶杀，自来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我对拉都，原极敬爱，不过为了大家，想逼拉都，将妖巫之妹逐去，另娶妻子，免留后患，他偏爱她美貌，执意不肯，所以不服。他夫妻真要能为众人，多立功劳，做出实事，使我去掉疑虑，心服口服，情愿从此做他奴隶，决无话说，黄山都素有勇名，颇得人心，只是拉都，立功最多，比他更好，所以稍为落后，二人如其角力，无论何人伤亡，均非众人所愿，这等说法，人心自然欢喜，二人平日，反更亲热，一晃两年，黄山都几次当众声言，并向我和拉都力说，他已心服口服，情愿放弃成见，去做新酋长的奴隶，请拉都正式接位。拉都人好，双方情分又厚，觉着祖宗规矩，经众公选的人，如有少数同族，起来反抗，所说如其有理，当时虽然答应他的请求，只反对的人，不过半数，酋长照样接位，但不能执掌大权，非到对方服输，谁也无话可说，不算真个众人之首。可是众人愿意，而又没有选错的首领，他要领头反

杭，只管新立的首长，为了全族不能一心，自家惭愧，样样都要谨慎小心，为众表率，还要多立功劳，用实在的事情，来使对方服输。可是一旦反抗的人，理屈词穷，自甘认罪以后，因其违背众人公意，便要罚做新酋长的奴隶，中间如有阴谋暗算，或是报复私怨，更和对敌时擒来的俘虏一样，至少众人，也都看他不起。黄山都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，觉着一经当众服输，委曲了他，于心不忍，老是延迟不决，又拖了一年，黄山都固是感激异常，全族中人，本对这两个可以代我的勇士，万分敬爱，也未照旧例，向二人催逼，内中几个长老，正把众人的意思和我商量，想要设一两全之策，由我提议作主，使他二人，一正一副，都做酋长。不料拉都，忽为毒蟒所杀，众人全都悲愤情急，黄山都代拉都报仇，往杀毒蟒，几乎丧命，由此对他，越发敬爱，他也真个能得人心，除却近年好色，对不起他婆娘外，无一样不合众人心意。拉都死后，他妻乃这里第一美人，夫妻十分恩爱，不久自杀，剩下鸦鸦一个孤女。先前鸦鸦曾托一同伴，向我说理，证明你未杀人，我也知道此事不能怪你。无奈人心愤急，那化名伊瓦布的阿成，又是你的情人，为了救你，才将黄山都杀死。彼时，山兰已被那无耻淫妇黑苗婆娘打败逃走，中途越想越气，本来就要回身拚命，又听她丈夫喊杀之声，心疑你已醒转，她虽满腹悲愤，但是以前夫妻情爱极深，又受过她丈夫救命之恩，黄山都只管对她不起，心中还是关切，本意你身边，带有毒弩，本领又高，恐他丈夫，不是对手，又防两败俱伤，欲往劝解，并向丈夫警告，说是此事，我已得信，就要寻来，到后一看，黄山都已重伤中毒，倒在地上，如换常人，早已不能开口，仗着体力强健，人又勇猛，只怒吼得一声汉家娃，人便断气，死得极惨。她知不是你的敌手，恨到

急处，忙即奔回，一面连发警号，一面派人送信，因她不曾  
在场，没想到是你情人所杀，所中也非毒弩。等到领了多  
人，照我平日应敌之法，四面包围，将你擒住，她哭喊了两  
声，人便自杀身死。经此一来，人心越发悲愤，众人只当是  
你所杀，即便不是，去的人一时疏忽，凶手业已快被擒住，  
为了复仇心切，全副心神，注定在你一人身上。正凶手反被  
逃走，我虽能得人心，这样群情愤激之事，也是不能作主，如非  
方才鸦鸦托人，来说真情，经过仔细询问，又命人前往查看，  
得知所说不假，此时我也不会和你对面说话。就这样，我也  
费了多少心计，将人遣开，方得和你详谈经过，我实爱你如  
女，想救你命，无奈众人，这样愤怒，我实无计可施，你如  
妄想逃走，非但逃走不脱，至多被你杀伤数人，仇恨更深，  
早晚仍被擒回，死得更惨。你便多有本领，也是万来不得。  
但你不可失望伤心，胆小害怕，拿人烧杀祭神之事，近年业  
已禁止，连俘虏都不许用。否则，你遇救到此，没有几天，  
那多食人生苗，用作祭神之物，岂不正好，我决不许人，再  
开这样恶例，非但烧杀不会，便是要死，也要过了十八夜  
里，有这一日夜的养阴，或许有法可想。否则，你虽不曾杀  
人，阿成是你情人，便将凶手擒到，众人怒火正盛之际，你  
也难于活命，如肯听话，暂时耐性忍受，我必以全力，为你设  
法。虽不敢放你逃走，以犯众怒，也许到时，发现生机，真要  
不行，我已年老，又受过汉人大恩，决不愿见你这样一个我生  
平从未见过的好女儿，惨死在众人手内。有许多话，不能先  
说，你可放心，到了真个不可开交，我豁出受众公审，或是以  
死力争，也必救你下来。你虽从此算是本族中人，不得脱身，  
并还要代众人，出力立功，算是补偿黄山都死去的损失，要  
经不少艰难危险，好歹性命总可保住。照我族中规矩，被擒

的人，无论多大仇敌，临死以前，须要何物，只合情理，均可答应，天亮人来，只管索讨酒食，吃饱之后，到底壮点胆力，也许我还命人送到。万一能够平安脱险，岂不更好！”

双珠连日，本已学会好些言语，在老人口说手比之下，就不懂的，也都会意，看出对方满脸愁急之容，神情那样紧张，只管嘱咐安心大胆，听那口气，仍是凶多吉少，便保得性命，也难脱身。冒险逃走，更是无望。否则，那日跳月回去，当着老人和山兰，先后演过两次，武功暗器，自己本领，对方不是不知，竟会这等说法。可见防御周密，无计可施。同时，看出老人，词色诚恳，决无虚假，如不依他，只有更糟。好在祭神，是在月台之上，与我无干，就是被杀，也有一场热闹好看。要到十九日里，才得遇害。有这一天多的光阴，就许发现生机，也不一定。略一寻思，只得称谢应诺。想说凶酋荡妇，阴谋暗算经过，刚一开口，老人便答：“我已知道，你只晚出片刻，人在洞中，或是湿衣未脱，便可无事，如今虽非凶手，也算同谋，至少也是凶手一党。众人见我全族中，两个智勇双全，最有本领的勇士首领，在此两三年内，相继死去，一个又被外人惨杀，全都咬牙切齿，难于理喻。除非我拿命来拚，你还要显出本领，真个做我女儿，永远为他出力，并在三月之内，选一丈夫，或者才能无事。否则，我也不会这样作难了。我已借着占星为名，把人遣开，并令奏乐幼童，去往林中，分头巡查，不许一人，来此窥探，才得和你明言心事，免你冒失，妄想逃走，祸闯更大，活命更难，我还不免伤人，岂非两误，话已说完，我不能在此久停，也无法放你下来，至多天亮人来，你凭良心，真听我的良言相劝，我命人将绑松开，容你可以随意坐卧，只不离台一步，或者能够办到。不过，你如骗我，乘

就逃走，你固难免惨死，我也失去众人信仰，同受其害。我知你不是寻常汉家女子，十分相信，并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，为想逃生骗我，我也愿意，乘我在此，不妨说出，只不当面明言，想要逃走，就是假话，也可答应，你意如何？”

双珠人本刚烈，胆勇绝伦，又为对方至诚所感，脱口慨然答道：“干爹，你是好人，我不骗你，我一孤身女子，受人阴谋暗算，本是受害的人，还要遭此冤枉惨杀，心实不平。只有三寸气在，和一线脱身之机，决不束手待毙，稍有机会，必以全力相拚，冒险逃走。实不相瞒，我身有要事，就仗干爹之力保全，免于枉杀，也决不会做你们的俘虏，在此久留。我的性命，本是你们所救，譬如已死凶苗之手，又当如何，干爹放心，就我能够逃走，有人追来，看在干爹面上，决不以怨报德，必尽可能，仗我智计机警脱身。无论如何，也不杀死一人，彼此互斗，为了脱身，轻伤或者难免。却望干爹原谅。我不得已便了。”

老人阿庞，少年时往来汉城，虽是汉苗杂居的边疆地带，所见妇女，都是大脚，稍为穷苦的人家，都耐劳作，像这胆勇机智，本领高强，遇到生死关头，这样激昂慷慨，毫无惧怯，并还知恩感德，义理分明的奇女子，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人又生得那么美秀，周身绑紧木台桩上，始终神色不变，就这胆力，已足惊人。最难得是，自己业已露了口风，要她危急关头，乘隙逃走，连故意欺骗，均所无妨。她依然不肯说句假话。明知凶险万分，竟说非逃不可，连做俘虏，都以严词拒绝，休说汉家女子，便是这多年来，所见最强悍的勇士，也无一人，有此壮烈，不禁大为感动，几乎流下泪来。想了一想，慨然答道：“你真是我好女儿，天已快亮，四外树屋中，人虽睡熟，相隔又远，不会听见，到底不可不防，如被

警觉，万一遇机逃走，又多阻力，好自保重。照我这样，不必当人，我便可命人送来酒食，望你胆子越大越好，心思越细越好，能在重重埋伏和各路穷追之下，避开原走的路，由崖后花林绕山而过，逃将出去，我就谢天谢地了！”说罢，比了两个手势，朝双珠的脚亲了一下，含泪往对面台上走去。

双珠听出对方示意，要她去崖后穿林绕山而逃，并比手势，要在吃饱之后，到了明日中午，方始上路，料有原因，仰望月落参横，东方已有明意，耳听笙歌之声，那二十八个男女幼童，又由林中歌舞而来，仍作两行，往对台上走去。跟着，便见林中，逐渐有人走出，越来越多。知道此时，不是机会。否则，老人走前，不会比出那样手势，仍以安心守候为是。方想起山兰告发，出于意料，此女死得也极冤枉，这类无知识的妇女，实在可怜。鸦鸦行动尤为奇怪，不知何故，始终未见，仿佛暗中出力，想要解救神气。难道这样一个小女娃，还是救星不成？心正寻思，越想，越觉处境虽极凶险，生机并未断绝。只不知鸦鸦，为何要说阿成是我情人，此人十分忠义，他是正凶，且喜未被对头擒住。否则，决无生路，以他那样忠义，知我被擒，拚着性命不要，也非来此解救不可，此时未见动静，也许他和鸦鸦正在一起商计。因鸦鸦深知利害，不令平白送死，将其劝住，早晚仍非发动不可。但盼他不要被野人擒住才好。念头还未转完，忽见两个中年妇人，端了两大盆酒食山果，走上台来。一个并将双珠绑绳松开，露出一条手臂。一个便将酒食捧上，先是面带悲愤之容，一言不发。解绑的一个，并还握着一枝锋利的镖枪，注视着自己，作出稍有逃意，立即刺击之势。双珠知道误会已深，无理可讲，也不理她。为防少时不易逃走，右臂不动，只将左膀脱出，从容饮食，暗中留意，瞥见台



下，约有百十个男女野人，俱都手持刀矛，环立四外，目光一齐注向台上，深幸方才，不曾冒失。否则，非糟不可，越料老人之言无差。此时必须镇静从容，装作听天由命，老实已极。使对方减少疑虑，才有便宜，便自顾自，饮食起来。

双珠平日，随父医病，人最温和，比起双玉天真娇憨，有时还要嫌烦，露出不快之意的，更好得多。心思又细，越是贫苦病人，越是体贴周到，终日没有疾声厉色。那么爱干净的人，所医都是穷苦污秽的土人。时常还要洗涤病人脓血，为之包扎，丝毫不以为意，只更用心，谁都说她耐烦脾气好，温柔和善，从来少见。实则，内心最为刚烈，平日看去，那么温柔娴雅，气度安详，对人谦和。可是到了这等紧要关头，落在敌人手里，立将本性激发，自然强傲，不肯丝毫卑屈。虽知此时越装老实越好，但仍不肯笑脸向敌，讨好献媚，或是做出一副怕死的可怜相，以博对方怜悯。人虽美秀，自有一种英爽不屈的傲气。接过酒食竟和平日一样，从容饮食，神色丝毫未变。一个人的爱美之心，根于天性，何况双珠，前两日夜里，还是老人阿庞义女，受过全体野人尊敬。此时，忽成待死之囚，照着杀害本族酋长的仇敌，死法十分惨酷。被擒的人，偏又生得鲜花一样的好看，只管积习相沿。二蛮妇上来把她当成仇敌，由不得也生出一种怜惜之念。这两个中年妇女的儿女，均在双珠来日，最先见到。还得了些心爱东西回去。说得来客，好到极点，早就留有好感。心中忿怒，本是一时感情冲劲。见她孤身一人，绑在台上。来时，又听老人说起，双珠并非凶手，还是被害的人，因情人阿成救她，将酋长杀死。山兰误报，死无对凭，被擒来此，真正凶手，又未擒着，以致受累。虽因凶手，是她情人。事又由她而起，还是有些迁怒，只为老人之命，不敢不

避，当地旧规，俘虏罪人，临死以前，除松绑须得老人允许，或经众人同意而外。照例有求必应，必须送来。初上来时，还是满面怒容，及至见面之后。先就觉着，这样好看有本事的少女，死得可惜。再一想到死时身受之惨，越发心寒，生出同情。以为对方，一个孤身少女，处此凶险之境，不会不知利害。就说饥渴求食，也未必还有心肠，能多吞吃下去，寻常罪人求食，至多照她所说，拿上两样拉倒。这次老人，想是看在父女情分，尽好的与她送来，这么秀气的汉家少女，当此生死关头，必已心寒胆落，事前又未索讨，就是肯吃，也必不多，不过借此机会，将上半身的绑索，稍为松动一点，减少苦痛罢了。及见双珠，只松左臂，说是一手尽可够用，不必费事。已出意料，后来见她，食量虽然不大，每一样俱都尝着，非但从容咀嚼，吃得甚香；神态尤为安详。除头上秀发，被套索弄乱，蓬松不整而外，丝毫不显惊慌。灯火光中，照见短发披云，丝丝疏秀，反更显得貌比花娇，人同玉艳，英姿飒爽，容光照人，活了这大年纪，无论本族异族中的妇女，几时见到过这样好的人品？便拉都之妻，号称全族中第一美人，以及由外族中，娶来的美人山兰，比起此女，也是相去远甚。

别的不说，单说这胆力，便比以前擒来的那些凶悍苗奴，还要勇壮，最难得是，这样安详自然，周身绑紧，死在临头，竟会若无其事，不禁由惊奇佩服，转为爱好怜惜，尽消敌意，生出同情。内中一个，首先问道：姑娘，我听说酋长不是你所杀，你还被他迷倒，是真的么？双珠先见人，怒目相视，不愿理他。及见对方面色，忽转和善，好言相问，暗忖，单是负气，并无用处。人在患难关头，只要心细胆大，应变机警，到处都是生机，只不放过机会，便可免去死

亡。我只不向她们低头屈服，好言相问，回答何妨，就更探询这不讲理的报仇之法，岂不也好。便将前事经过，说个大概，并说：“凶酋黄山都和荡妇之死，由于毒刺吹针，但这一种凶器，奇毒无比，我是被药迷倒，醒来未见此人，虽只听说，也是中毒，不知虚实。那苗妇的死尸，醒来却曾见到，所中毒刺，奇毒无比。我只知道这类毒刺的利害，非但身边，没有此物，并还不曾见过。因我父亲，想寻几根这类毒刺，发明解药，多少年来，不曾发现，先疑他们，自相残杀，跟着，阿成赶来，引我逃走，也曾疑心他有此物，曾经询问，他说，身边只有十几枝新发还的毒弩，并无这类毒刺。他和你们的酋长动手，也未用什么兵器，最后被他一拳打倒，便逃了来，等我被擒，方始得知，先因事情冤枉，又不容人分说，实在气愤，天明前，老公公在对面台上观星，事完向我说了几句，也只略说经过，未容开口，此时想起，此事还有许多疑点，非但黄山都之死，与我无干。便阿成也只和他打过一架，决非凶手，他之被杀，另有原因。也许此人，淫恶阴险，另有仇家。用阴谋将他暗杀，阿成适逢其会，刚巧遇上，也未可知。别的不说，你们转问老人，我和阿成，均蒙你们救来，休说不会以怨报德，就黄山都，多么凶恶卑鄙，欺人太甚，至多稍为抗拒，保全自己，决不会伤他的性命，何况这里规矩，我都知道，他虽酋长，还有我义父，可以作主，只一逃回月儿湖，便可讲理，又有神鞭护身，中毒昏迷，乃是出于意外，醒来人在山洞之中，什么不知，怎会伤他？再者，阿成初来，伤毒甚重，赤身裸体，卧在崖后，我和他虽未见面，他那随身兵器毒弩，均被义父搜去，刚发还不久，而那十几枝毒弩，义父也必知道数目。用过没有，一望而知。就是用过，也与毒刺，大小不同，死人

身上皮色，先不一样，我随身兵器，义父也都看过，哪有这样凶毒之物。请他不可冒失，还要仔细查考，误杀两个好人，还在其次。使那真正凶手，漏网逃走，岂不冤枉。”

二蛮妇见双珠，口说手比，蛮语虽还生硬，词色那样慷慨坦然，丝毫不象虚假，由不得更加感动，先是连声答应。听完，互一低声商计，忽又面现愁容，双珠边吃，边偷听二妇，低声议论，仿佛先后死这两个酋长，最受全族敬爱，关系重要，事又仓猝，最要紧是山兰自杀，死无对证，群情这样愤激，如非星月佳节，照例不能杀人。被擒之时，双珠早已成了肉泥，事前还要受尽种种酷毒，端的惨极，这等非常之变，在佳节将临的头一天，自己人为外人所杀，死的又是酋长夫妇。便老人阿庞，当时出头，也压不住众人的怒火。当此众人悲愤，情急，盛怒之下，真正凶手，又未寻到，百口难分。野人又太爱群，自家人决不容外敌伤害，便认为双珠，不是凶手，也必迁怒，何况酋长死时，曾说了一句，为汉家女子而死的话。山兰死前，又哭喊，要为丈夫报仇。便老人阿庞，恐也难于解救。并还谈到，当地无论何事，均以众人心意向背而定，事虽万分凶险，但听老公公那样说法，双珠人又这样美貌胆勇，死了实在可惜。何况并未亲手杀人，就说她是祸根，也所难怪。准备向老人复命之后，乘这一日夜的光阴，联合几个亲厚的人，逢人劝说，至少也等将凶手擒到再定杀否，或照旧例，强迫双珠为奴，为众人出力赎罪等语。

双珠暗中留意，有的话虽听不懂，却也明白几分，知这两个蛮妇，出于真诚，照此情势，野人只是怒火头上，群情愤激，一生误会，便不可收拾。只知激烈悲愤，不计是非，如论本性，这般野人，并非无理可讲，人更天真诚朴，没有

虚假，是非一明，立可无事。无奈事机紧急，只此一日光阴，休说真正凶手，不能擒到，阿成这样忠义勇敢的人，如被擒来惨杀，不论是否冤枉，也非自己所愿，何况凶酋，咎有应得，阿成杀他，由于自卫，也不应该受这惨祸。听对方说得这样艰难，可知老人阿庞，权力虽高，并不能为了私情，违反众意，野人偏是这样偏重感情，没有理智，性又如此猛烈，众怒已被山兰激发，想要挽回，实是极难之事。不由把方才想起毒刺并非自己和阿成所有，可作反证的一线希望，又减少了许多，表面却不露出，从容吃完，谢了二蛮妇，听其走去。

天亮之后，广场上，人来渐多，但比昨日，少掉十之八九，后在无意中，发现台侧，和昨夜一样，老有几个男女幼童，追逐游戏，往来不去，但不似昨夜那样仇视，试一开口，乘着大人隔远，向其探询，竟是有问必答。并还试探着，凑近前来，故意坐在台侧木梯之上，每次答话，头均望着有大人的一面，旁边并有两个同伴，假装和她指点说笑。另外还有一两个，立在台上张望，每遇大人走近，便即低声警告，往往话还未完，便即中止，假装顽皮，上下追逐，闹着一堆。仔细一看，共是六人，内中一个，便是鸦鸦，每次多她回答，忽然醒悟，这几个幼童，有意在此不去，料是老人阿庞，暗中派来，陪伴自己，准备随时送消息。因知野人，常受外敌侵害，只把对方，当作敌人，便是运体一致，老少皆同，为防走口，先还郑重，不敢冒失，时候一久，看出这几个小野人，均是真心倾向，试一探询，是否老人派来，却答不是。鸦鸦并说，乃父不好，所宠苗妇，淫凶阴险，性又奇妒，一面强迫三小姊妹，做她女儿，蛊惑凶酋，不令三女，跟随乃母，欲使病中孤寂，气愤而死，好由她做正妻，一面挑拨他父女情感，常时借故毒打，并在石穴之

中，藏了两条毒蛇，巧诱三女，前往附近采果，暗将毒蛇放出。幸而鴉鴉，和內中两个年长的同伴，看出阴谋，不知用什么方法，将毒蛇杀死，这类事，林中常有，苗妇又当宠爱头上，便往告发，也是无用。乃母知道，必与狗男女拚命，又要吃亏。再经鴉鴉力劝，只得忍气，仗着年幼，大人照规矩，不能毒打，时常逃往花林塘，与乃母同居。几次问娘，阿伯这样不好，为何不肯分离？乃母答以昔年曾受救命之恩，夫妻本极恩爱，全是狗婆娘所害，早晚病好起来，必与拚命，丈夫如能回心转意，自然快活。否则，昔年恩爱时节，曾有同生共死之言，你父如死，我不独生，要我分离，也都不肯，真个逼急，便与同归于尽等语。

鴉鴉见乃母对父热爱，凶酋这样薄情无义，老大不以为然，一面又因荡妇挑拨，常受辱骂，无故欺凌，于是对这狗男女，生出反感，只是无可奈何。所以这次狗男女惨死，并不动念，想起亲娘，虽极伤心，但是死由自杀，与平日所说相合。并且乃父，这样无良，活在那里，也是难过，早晚必被气死。眼看乃父与仇人快活亲热，只是悲痛，本来约好六个知心同伴，连她七人，准备乃母，如被气死，大来必为报仇。难得三人同死，正合心意，本就不怪双珠，再听别人，说她无辜，连老公公，也是这样说法。想起前两日，待她的好处，越发不平。因此约了几个同伴，来此作陪等情。双珠也未问出所以然来，因探出这几个小人，非但没有敌意，到了紧要关头，并还全力相助。虽然人小，最大的不过十一、二岁。但是这类小野人，个个胆勇机警，动作轻快，多力耐劳，生长此间，熟于地理，真比寻常大人，还要得用。就是心神上，也能得到一点安慰。谈了些时，问知大人，除隔日睡足的少数人不算，为了当夜，星月佳节，通宵狂欢，多半

还在高卧未起。

老人又有中午时节，是逃走机会的表示，天明便有这六个人，假装游戏，来此作伴，他们都将老公公，奉若神明，虽不肯说是老人派来。暗中非有人主持不可。否则，小人哪有这样心计，不禁重又现出生机，加上这般小人，笑语天真，词意亲切，比初见时更盛，不由愁怀大解，反觉有趣，高兴起来。

## 第二十八章 危机起伏中的奇男奇女

人在患难之中，求生盼救心切，一面觉着时间太长，心中愁急，最好当时便可脱身。连分秒之差，都不能等。一面却又感觉来日苦短，时光易逝，转眼之间，便与死期隔近。心情紧张悲苦，愁虑到了极点。

双珠虽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奇女子，善于沉着应变，没有上文所说之甚，当此死生关头，到底也有一点难免。何况人又明白，善于料事，比那昏愚无知，只晓悲愤忧急的人，虽然不同，但更知道利害，时时刻刻，都在用心观察，暗中准备，稍有脱身之机，决不使其放过。因此外表看去，比常人安详，自然得多。心情却更紧张，只不胆怯，惊慌而已。眼看朝阳，渐渐升起，晨雾全消。昨夜空中布满的浮云，也都散尽，重又现出明朗朗的天空，碧霄万里，湛然无际。四外水碧山青，佳树葱茏，花光如锦，加上佳节到来，野人用人工装点出来的各种灯彩花卉，虽然祭月盛典，要在日落以后，山月将升之际开始，这还不到时候。野人都在高卧未醒，除却一些按年轮值，布置会场和抬送酒食，斩杀牲畜的执事人们，连昨夜那些扎灯彩的，俱都回屋安睡，人只到

了十之一二。但是此去彼来，十分忙碌，显得那么热闹欢乐。昨夜所呈愤激情景，如非偶然有人经过，怒目相视，几乎换了一个境界。虽是殊风异俗，蛮荒野域，也别有一种繁富热烈情景。比起城市中人，过年过节，种种铺张，反更觉着天真朴实，别有风味，使人兴奋，不是身在困中，也必参与无疑。

正在寻思，忽然觉着日轮快近中天，场上的人，越来越多，丝毫看不出可以逃生之机。方想老人阿庞，虽是森林中的野人，颇有智慧，人更诚恳纯朴。回忆昨夜相见情景，决无虚假，此时离中午，业已不远，怎会毫无动静。试向鸦鸦等幼童，设词探询，竟答：“老人占星回去，和身边旁的人谈了几句，便和众幼童一起安睡，要到正午才醒。”听那口气，不象有什么准备，心方生疑，内两幼童，中途离开，忽然急匆匆跑了回来和鸦鸦等在下面，密谈了一阵，便各飞驰而去。

这时只剩鸦鸦一人掩上台来，不等发问，便低声密告，说：“本来正午时节，全族中人均要前往崖后星星泉中沐浴更衣，准备夜来祭神。此时如能自行断绑逃走，比较容易，并且逃时，不由正路，最好假装去寻老公公话别。或是讲理，只要说出身是老公公的义女，不舍分离，想在死前，见上一面。便被众人发现，也不致于加害，这等举动，非众人所能意料，又是当地风俗人情所许，出于双珠自愿，不是有人指教。所走并非逃路一面，而老公公，所居木屋里面，供有月神。不是老人指定的人，谁也不敢走上。到了里面，再能得到老人默许，便可由木屋后面小径，偷偷逃走。那座木台，虽是禁地，双珠业已入内，又是必死的人，众人就是愤怒，也只围在台前不会抢上。更想不到人会绕山穿林而逃。只管事后追赶，擒到死得更惨，比较却易逃走，此举虽与老人威



信有关，但他平日最得人心，至多受上一次有名无实的公审，吃众人虚张声势，吵上一阵。再由人领头，历述老人多少年来的功劳，照样可以无事。只要事前对神立誓非他指教，由于顾念父女之情一时疏忽，致被对头逃走，就算过去。众幼童虽未奉有明令，但因昨夜老人，那些言动，业已看出几分，本意到了时机，双珠能够领会老人心意，再妙没有。否则，便由鸦鸦暗中告知，照众幼童的估计，多半能够安然脱险，不致受害。

谁知事情中变，凶酋黄山都，还有五个死党，均是他的心腹。内中一个，原是外族黑苗，俘虏之子，照当地风俗，外族俘虏，如能为众立功，非但免去为奴，住满十年以上，便算是一家人，同样看待。此人名叫戛老麻，平日勾引凶酋，仗着胆勇常时远出，借打猎为名，去往远近小部落中，掳抢人畜，强奸妇女。因其只有五个死党，同出同进，凡是为恶树敌之事，非但不令老人知道，也不令别的野人参与，因此始终无人得知。并在毒龙冈蟒洞里面，设下一处巢穴，专供掳来妇女淫乐之用。五人之中以戛老麻，最为凶狡。凶酋所恋苗妇，便是他的同族黑苗，经他设法掳来，并与通奸，互相勾结，无所不为。另外几个死党，虽是他的心腹，但对老人最为忠心敬爱，见这狗男女三人狼狈为奸，越来越不象话，不以为然，时常劝解，均不肯听，后来发现，凶酋未做酋长以前，便和戛老麻勾结，犯过一桩大罪。一则，拿他不准，死无对证，只听到两句背后之言，不足为凭，爱惜凶酋，胆勇能干，又受狗男女三人的挟制，常加威迫，不敢不从，终日忧疑苦在心里，只是无计可施。照凶酋心意，老人虽然怜爱双珠，决不肯违反众人心意，将她放下。今朝不知怎的，因清早送酒食的两个蛮妇，逢人劝告，力说双珠死得冤

枉，非但不是凶手，并还是个受害的人，不应杀害，被他听去，心疑老人，委曲求全，想照昔年允许罪人将功折罪的旧例，把双珠留将下来，想起对方，虽是汉家少女，胆勇过人，曾以孤身女子，深入黑森林，连经奇险，并还亲手杀死过一条大蟒，甩杀一个食人生苗，种种使人惊奇的传说，如其留她在此，照着当地，只肯为众立功，便受尊敬爱护的风俗，名为奴隶，实则无异众人之首。等到公选时节，再要无人比她得过，简直就和酋长，差不多，何况又是老人阿庞的义女。昨日阴谋暗算，便是自己下手，面貌已被认出，此仇一结，或明或暗，均无幸免，越想越觉可虑。于是乘着群情愤激，虽听二蛮妇，极力分说，还在半信半疑之际，一面领头发难。一面激动众怒，要为凶酋报仇，去向老人阿庞请求。说：“凶酋夫妇，死得太惨，人心万分悲愤，就是今夜星月佳节，不应凶杀，但我们自己人，已有三个死在前面，此女虽非凶手，也是起祸根苗，事情由她而起。何况此女，机警异常，胆勇多力，一旦被她乘隙逃走，便难擒回。无论如何，也要先将脚筋抽去，倒吊起来，使她吃上两天苦头，稍出恶气。过了佳节，再行集合众人，为已死三人，报仇泄恨。如今正在发动，连睡的人均被喊醒，准备午前先将双珠吊起，毒刑鞭打上一阵。到了日光当顶，再往星星泉，沐浴更衣。现离中午，不过个把时辰，转眼就到，逃是没法逃。但是此事，实在气人，时机这样紧迫，必须另作打算”等语，说完，便往台下，连纵带跳飞驰而去。

双珠见她说时，握紧两只小拳头，神态慌张，满脸愤激之容，匆匆把话说完，不容回问，便如飞往下驰去，走的又是星月台后面，因其人小身矮，前面横着那个形如新月的长大木台，鸛鸛绕台而驶，走往台后，也不知是否去寻老人送信，

料知情势危急，想要一拚。又觉幼童之言，不可尽信。二蛮妇走时，曾有无论消息好坏，必来送信之言，看去十分热诚，当时不曾理会。照鸦鸦说，既在向人分说，证明自己冤枉，遇到这样危机，不会不来告知。何况老人阿庞，具有无上威权，不得他的允许，也必不敢妄动。被擒之后，曾经暗中试验，身上绑索，虽是藤经生麻结成，十分坚韧，仗着师门真传，绑时，曾经暗运气功，往外绷紧，因未丝毫抗拒，对方也未留意，本来右臂便可松脱，双手又未反绑，方才二蛮妇，将左臂放开之后，忽生同情，不是自己恐人看破，松松的缠上两道，几乎就此走去。这一来，稍把真气一提，身子往里一收，不用刀剑，也可松脱。只下半身一根缠得较紧，不消两剑也可斩断。老人再三嘱咐，又打手势，不到时机，千万不可冒失逃走，还是照他所说行事。既然野人中午均要沐浴更衣，老人曾有暗示，便鸦鸦等，也是这等说法。反正形势一样凶险，还是照他所说而行。稳妥一点，并还不致与老人心意相左，引使不快，多生枝节。好在连日精力养足，昨日起来得迟，共只一夜无眠，饭已吃饱，绑索又被二蛮妇，松去了一些，真要事出意料，野人受了对头蛊惑，非提前杀害不可。仗着这身本领，再与一拚也来得及。主意打定，便在暗中窥探前、左、右三面动静。

双珠心思细密，知道前三面来人，老远均可看见。只后面被身后木桩挡住，不能看到。但是台在广场中心，地方广大，身后来人，只要留心，也可听出。又知野人，除环场树屋之外，还是不少住在树林里面，如有人来，后面最多，左右两面，还有一些人来。前面崖后，由星星泉起，连那一片花林小山，均是野人全族中的圣地。近年还许人春秋佳日前往赏花采果，去时也极恭敬，事完即退。如在以前，连那号

称最干净的童男女，在妖巫严令禁止之下，均不许其走进一步。前日无意之中，听山兰说起，花林地方不大，似只二、三百亩方圆，除却一两千株花果树，均是丛林密莽，本就无法通行。前面还隔着一道绝壑，对岸削壁千寻，碧苔如油，寻常蛇蟒，也难上下。过去便是连野人也未走过的黑森林，乃是一条死路。不知老人怎会暗示由此逃走，也许知道另外三面，都难免于被野人，堵截追上，逃不出去。只崖后死路，无人防守，虽有绝壑阻路，逃走不脱，另外却有藏伏之处。或是族中圣地，野人迷信鬼神，不敢深入穷搜，意欲令我藏在里面，等到事情过去，是非曲直，也都分明，再照他的原意，打发上路，也未可知。否则，于理不合。心方寻思，以为夏老麻激怒的对头，必由后面赶来。只顾留神，静听身后动静，没有想到左右两面。再看广场上，人来人去，虽然比前较多，都是为了筹备夜来欢度佳节之事。但在广场的中心，月儿湖的前面，与月台正对。对面月台，高达丈许，除崖前花林，和老人所居崖缺浅坡花林中的木台木屋，隐约可以看出外，别的均被挡住，方觉场上，并无异状，多半鸦鸦等幼童，年幼无知，误信凶苗和少数人的叫嚣，以为大难将临，惊慌起来。看鸦鸦去路，正是月儿湖后，必是往寻老人送信，此老对我，十分爱护，闻报必有准备，只奇怪两地相隔甚近，鸦鸦跑得又快，如有好音，必先来报，怎会去了顿饭光景，不见回来。还有她那几个同伴，所去之处，多不相同。都说，为我而去，人却分开，是何原故，心中不解。忽然看出两旁场边，扎有灯彩的高树之上，多半有人，匆匆上落，前所未见。知道野人，所居树屋，均藏在四围高树繁枝之内，以为天已不早，昨夜先睡的人，业已睡足起身，再一细看，树上下来的，均已分别闪入树后森林之中，仿佛与

场上那些做事的野人，均不一起。原有的人，也少了许多，尤其少年男女，更是极少，那象有什么变故发生，正觉鸦鸦等，方才所闻不实。野人把这一一年一度的佳节，看得十分重要，决不致于在这前半日，打破旧习，任性凶杀一个外族女子。太阳再有半个多时辰，就到顶上，应是沐浴更衣之时，便要发难，也来不及，野人天性守旧，决不肯随便改变他的习惯。如今场上野人越少，少壮男女，几乎没有见到，老人暗示中午逃走，多半有望。我被擒之后，从未妄动，对方当我笼中之鸟，必存轻视，只等日光当顶，人再陆续走开，便可冷不防，断绑而逃，率性冲往对岸花林之中。照鸦鸦所说，先见老人，再作计较，方为上策。想到这里，勇气大增，精神立振，刚把右手，轻轻松脱，乘着无人留意，匆匆把绑绳，松了两圈，虚笼在外。然后双手并用，将蛮妇方才所打的一个绳结，改成活扣，一拉便开，然后看准宝剑暗器的部位，想好方法，如何下手。到时只将内中一根绳结在后，绑得较紧的长索，用剑斩断，立时纵身而起，就有敌人围攻，凭自己的轻功和一身本领，杀出重围，也非难事。

正在查看道路形势，想起老人所居花林木屋，虽与崖后花林相通，但那星星泉，也偏在崖后，正是野人聚会沐浴之所。此去岂不撞上，湖中心喷泉和崖上的瀑布又多。遮住目光看不真切，遥望过去，只见崖前一片花林，两面均与崖后相通。老人木屋，便掩映在这碧水青山绣崖飞泉之间。时近中午，泉瀑之势越盛，相隔虽远，听去仍是轰轰震耳，稍远一点，声音便听不出。对面月台，虽不在场的中心，比较靠前，离湖少说也有三数十丈。湖中那根冲天水柱和崖上大小六七条飞瀑流泉，合成一种宏细相间的天然音乐。水光映日，散为丽彩，千万飞雪，与十丈珠帘，互相辉映，比起跳月所见，

还要好看，端的气象万千，雄丽绝伦。暗忖，这样好的天然奇景，先防凶禽生事，只月下一见，不曾再来观赏。昨夜到此，也有不少时光，偏因危机当前，心情不定，没有仔细领略。这时方始想起，可见人当生死关头，大都不能忘我。

平日自负女中英雄，任他多么凶险艰难，均非所计。一旦身临其境，便不能十分镇静，眼前放着这好一片奇景壮观，直如未见，岂非笑话。怎的这样没有勇气。哪知她这里，雄心刚起，念头还未转完，猛瞥见对面台上，日前新拜的义父阿庞，重又出现，还是昨夜那样打扮，好似一到，便看出双珠心意，刚一对面，便厉声喝道：“好女儿，我虽知你受了冤枉，但是真正凶手，无法判明，并且阿成也未擒到。如今众怒难平，非要使你先受惨刑不可，经我力争，仍无用处，勉强答应，暂缓三个时辰，日落以前动手。你想中午乘隙逃走，已不可能，就能脱身，被他擒住，所受苦痛，更甚于死。你有多大本领，也无用处，总算他们看在我的份上，许你自杀。”话未说完，忽听一人，声如狼嚎，接口喝道：“老公公只顾父女私情，偏向外人，不想酋长黄山都，死得多惨，象他那样胆勇能干的头领，哪里还有，我旻老麻，决不服气，好些弟兄姊妹，也和我一样心意，非先把这狗女娃的脚筋挑断，恶气难消！”老人方在厉声怒喝：“此事经过众人公议，你只鼓动几个少数人出头，便要冤杀好人，是何道理？你们真不服，只把各人刀矛举起作证，经我指点人数，如有一半以上，我老公公，便算偏向外人，先死在你们面前便了。”双珠目光到处，就这转眼之间，场上人已布满，来势之快，直出意外。同时，瞥见右侧月台角上，立着二、三十个貌相狞恶的少年野人，旻老麻大声一呼，全场震动，好似刚平息的怒火，重被凶苗点燃。面上都现愤激之容，三、五成群，纷纷

交头接耳，口说手比，指着自已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夏老麻正是昨日所见凶酋同党野人之一，通体漆黑，貌相也最狰狞。一面发威怒吼，并将手中刀矛，一齐舞动，状类疯狂，暴跳如雷，凶苗身旁同立的二、三十个少年野人，手中刀矛，业已举起，老人好似看出众人，要被激动，也是不等话完，便即发威怒吼，双方都是吼声洪厉，震动全场。

众人先似不以老人为然，面带悲愤不悦之容。及至听到末两句，想是平日敬爱老人过深，知他天性猛烈，言出必行，惟恐激出事来，逼得太紧，老人真个自杀。面上立转惊疑之容，刚举起来的刀矛，由不得纷纷下垂，面面相觑，呆立不动，便凶苗煽动的那数十个天性强暴，记仇心盛的野人，本已刀矛并举，随同凶苗舞动，只等双方争论完毕，便要发难光景。吃老人这几声怒吼，也都收风，不敢言动。

双珠看出老人威信，真得人心，心方赞佩，只顾眼望老人，听他发话，朝右角扫了一眼，不曾再看。并没想到变生仓猝，对头业已发难。正想，老人虽然不能救我，既以全力拦阻，拖延时刻，也许还有生机。忽听台下，一片骚动之声，低头一看，正是凶苗夏老麻，双手摇晃着明光耀眼的刀矛，也不等老人话完，便由面前人丛中冲出，抢先赶将过来。一面厉声怒吼，只听出复仇二字，离台已只丈许，转眼就要扑上。不知凶苗，因老人说他，违反众人公议的话，照着旧规，不能当场争胜，取得大众同情，便受严罚，或是永做奴隶。想起自己，本是黑苗俘虏，对方如是常人，还好一点，偏是全族中的圣人，具有无上威信的老酋长阿庞，一见众人已被激动，老人这一情急怒吼，非但快要舞动的刀矛，全数下垂，无一敢抗，并且全场肃静无声，分明立于必败之地。老人天性刚烈，疾恶如仇，方才请求杀害双珠时，听他

口气，大是不妙，好象以前勾引酋长为恶之事，业已得知，不过为了星月佳节，格外宽容，节后仍要当众公审，拷问罪状。这一与之对立，原想激怒众人，败中取胜，使老人威信扫地，以免日后受制服罪，原是迫不得已的阴谋下策，不料对方，多少年来的功劳，恩德在人，深入人心，虽不以他偏向外人为然，决不舍她为此丧亡，连带吃亏。休说全场野人，连昨夜到今早，用尽心力，蛊惑激动的那些同党，俱都大惊失色，无一敢动，自知弄巧成拙。照此情势，少时对方，只要出死力，以老命来向众人要挟，便照将功折罪的旧例，把义女算作自己人，又非正凶，将仇人放掉，那在意中，如何不情急万分，竟将凶野天性激动，想将双珠杀死再说。

怒火攻心，更无顾忌，竟由人丛中，悄悄掩将过来，快到台前，方始怒吼咒骂，舞动手中刀矛，往小台猛扑上去。台下野人虽对老人，万分敬爱，但均恨极双珠，凶苗此举，多半合乎心意，无一拦阻。眼看情势危急，凶苗转眼，扑到台上，猛下毒手。双珠也是激怒，刚把真气一提，暗握剑柄，待要拔剑迎敌，真来不及便将凶苗，先行杀死，然后断绑而起，冲上月台，照着前日所闻，不杀降俘，和无力反抗的人，要杀也须经过公议，得到老人酋长命令的惯例，和他讲理。自己被擒，并未反抗，业已认命等死，为何不先当众说明罪状，未经分辩，这样欺人太甚，由他一人，越众向前，下此毒手，当然容他不得。为想表示自己胆勇，和尊重老人威信，不是凶苗，逼得太紧，只想被杀以前，讲理分辩，并无为敌之意，事前又曾准备停当，脱绑容易，只以全神贯注仇敌，暗握剑柄，并未当时发难，正想危机瞬息，杀出重围不难。如何逃法，凶苗这等无礼，老人怎未阻止，猛瞥见老人阿庞，先似不曾留意，忽然瞥见凶苗，越众行刺，满头须发皆张，刚



望着自己，怒吼得半声，忽然伸手向天，哈哈怪笑。同时，又听身后，有两幼童，急呼之声，危机一发之际，当然无暇细听，一见凶苗，已到台下，只一两纵，便可扑上。人还未到，手中长矛，业已扬起，知道凶苗的长矛，百发百中，剑还不曾拔出，身绑桩上，无法闪避。心中一惊，手中剑还未出鞘，忽听一声怒吼惊呼，阳光之下，两支亮晶晶的长矛，一上一下，交错而过。下面那支，手法慌乱，匆匆发出，人未被它打中。并还偏在台的侧面，带着亮晶晶的寒光，斜飞上去。朝下发的一支，却是又劲又急，飕的一声，由自己身后，朝下打到。凶苗首当其冲，一声怒吼过处，手中长矛，往上斜飞，人却被那由上而下的短矛，透胸而过，钉在地上。跟着，双珠便觉身上一松，绑绳全断。一条人影，业已抢上前面。定睛一看，正是阿成。当时惊喜交集，刚在欢呼：“你怎会上台来，快些和我冲出重围，只要越过月台，便可逃出去了！”话未说完，耳听阿成急呼：“主人千万不可妄动，这里三面都是死路。一面又有重重险阻，就此逃走，比登天还难，阿成自有主意，主人立在一旁，听我和他们讲理便了。”说时，台下已是一阵大乱，因阿成一矛，将凶苗打个透穿之后，抢到前面，一手握着弩筒，指定下面，另一手早随前纵之势，拔出一柄当地野人所用的月牙弯刀，独立台口，已先怒吼了几声，大意是说，我决不逃，如其有人上来，莫怪我毒弩利害。众野人一见变出非常，凶苗被人一矛，钉在地上，刚刚激怒，同声怒吼呐喊，待往上涌。星台三面，人都围满。因听老人发话，俱都靠近月台一面，最前面的，相隔也有三、四丈。星台后面的人，也早抢到前面，故此急切间，还未扑上。但众野人，同仇敌忾，来势极猛，又不怕死，本是不容分说，阿成只管厉声怒吼，并拦他们不

住。也是老人阿庞，由昨夜起，费了许多心思，想要保全双珠，好容易用尽心力，代她想出生机，忽被凶苗看破，煽惑众人，激动公愤，赶来作梗。并还通知四面轮值防守的人，严密戒备，非但要將双珠杀死，死前还要使其多受苦痛。心已愤怒，方才又费许多唇舌，劝说群人，设法拖延，想使双珠，挨到日落以前再杀，以便另打主意。方法还未想好，因恐众人，受了凶苗之愚，暗算行刺，又防双珠，不知利害，到了中午，照昨夜暗示，冒失逃走，送了性命。想借宣布罪状为由，使双珠当众讲理，不到公审受刑，分辩以前，先使众人，知她冤枉，再借双方分辩为由，证明杀人毒刺，不是她和阿成所有，必须另觅凶手，才能判断，只众人听出有理，稍有可乘之机，立时发令，等擒到正凶，一齐处置，这样双珠受苦，虽仍不免，命却可以保全。

不料凶苗作对到底，忽然当众，二次激动公愤，想要惨杀双珠。老人本极机智，一见凶苗，还勾结得有二、三十个无知少年在旁助威，忽然醒悟，知道凶苗非但想杀双珠，并还打算借此为由，想使众人对他生出恶感，推倒他的威信，分逼用心狠毒，别有阴谋，与方才在林中争论时所料，一点不差。不禁急怒交加，把心一横，激动平日刚烈之性，更不再有顾忌，公然当众发话，要拚老命，假使众人，受凶苗愚弄，执迷不悟，定要和他反抗，所举刀矛，超过半数以上，立照旧规，当众自杀。初意，原是一时愤急，怒火上攻，冲口而出，深知凶苗黄山都，乃全族中，第一勇士，平日立功不少，一旦死去，继起无人，下余的人，虽均胆勇忠实，均无凶首聪明能干，许多事都做得和自己一样，又得山兰之教，善于做作，假仁假义，平日颇得人心，忽被外人所杀，群情愤急，不可压制。再被凶苗煽惑，已失理性，不容集

说，除却有限二、三十个男女幼童，和几个中老年人而外，都把双珠，当成深仇，恨不能吃她的肉，自己只管恨极凶苗，一不违众，话说出去，并无把握。哪知多少年来，历尽艰险，出死入生，以全力率领众人，共谋安乐，兴利除害，好处太多。当日居然收到报答，明是众人大不愿意之事，竟因他这几声怒吼，情愿放弃成见，非但恐他，激怒太甚，与凶苗对立，比人不过，愤而自杀。反恐附和凶苗，伤了他的威信颜面，一个个不约而同，自将手中刀矛垂下，连凶苗先所煽惑，性最激烈强暴的，二、三十个无知少年，也无一人例外。老人看出众心如一，这样对他敬爱，虽然双珠不是另有善策，仍无生路。反而因此一举，自己不好意思再公然违背众意，明白袒护，逃生更难。为了昔年对于降俘，宽大太甚，把凶苗父子，当成自己人，以致留下祸根，平日专引黄山都，作恶树敌，日前发觉他的罪状，想要除去，未得其便，今日竟想推翻自己的黑苗戛老麻，只一过节儿，便可收集人证，明证其罪。刚刚由怒转喜，心中高兴，凶苗忽然不知何往，先还当他，心生畏惧，躲向一旁，猛瞥见台前，刚安静下去的人们，忽又起了骚动。定睛一看，正是凶苗由环台人丛中，偷偷掩往正面，突然冲出，越过前面空地，朝对面星台上的双珠，怒吼扑去，右手长矛，业已高举过顶，心中一惊，如在平日，早将腰间飞刀发出，先将凶苗打倒再说。无奈这时，两台相隔颇远，就有飞刀镖矛，也难打中，何况当日，星月佳节，照例只穿那件长大拖地的白衣，腰间围着一一条兽皮短裙，除左手一管发号令的金角外，寸铁皆无。凶苗似知阴谋败露，野性大发，业已情急拚命，一定制他不住。此举又暗合众人的心意，以为双珠，凶多吉少，九死一生，急怒交加之中，刚怒吼得半声。猛瞥见双珠右手，忽然脱

出，将剑柄握住，心方一动。同时，又见木桩后面，闪出一个身材雄壮，手持飞矛弩筒的壮汉，正是阿成。不知怎会突然出现，料知无妨，忙即住口，先没想到阿成这样大胆，只当他是救人心切，抢前保护，只将凶苗，暂时挡住，双珠便不致死。谁知下手这快，人现矛发，只一扬手，便将凶苗，钉在地上。心虽暗中叫苦，觉着这么一来，又是一个死无对证，人心越怒，想救双珠更难。但对二人，越发同情，满拟双珠，脱绑之后，定必随同杀出重围，此外别无生路，只得听之。但这两人，本领均极高强，逃不出去，固是冤枉，如被逃出，自己人也难免伤亡，岂不更糟。

老人阿庞正在左右两难，心中愁急，忽看出阿成，抢到台口，并不逃走，反而回手向双珠拦住，一面向众发话，大有替死之意。这等忠义勇敢，非但自己，佩服爱惜，便众人多少也必感动，就是杀他，也只一矛了事，不会受那惨酷之刑。可是众人，激怒前扑，对方手中拿着毒弩，肩上还有十几支飞矛梭镖，势非两败俱伤不可。这时老人心里一急，猛想起手中金角，无异祖神号令。一经吹动，谁也不敢违抗。凶苗也许不能拦阻，众人断无不遵之理。忙即回手吹动，接连两声，极尖锐的角声过处，众野人扑向台前已只丈许光景，手中刀矛，映日生光，纷纷怒吼，正要朝上猛扑，阿成看出事急，也是变计，本心又不愿用毒弩，伤害野人，本是虚声恐吓，一见无用，正待回手，拔下身后梭镖，连刀并用，和双珠合力冲杀出来，刚急呼的一声主人。台下野人，业将手中刀矛，二次放下，带着满面怒容，转向老人立定，重又肃静无声，随听老人，厉声喝说：“凶手虽然杀我两人，但是一个好汉，他既来此，这等义勇的人，虽是仇敌，也应对他尊敬。我已看出他乃自行投到，不会逃走，只是想要讲

理。惟恐你们，不容分说，逼得他无计可施，打伤你们弟兄姊妹，岂不使我痛心。这才发令禁止上前，我并非帮助外人，袒护义女。但我都山族，自祖宗迁居以来，一向公平讲理，无论多深多大的仇，对方死前，也须容他，开口说理，嘱咐后事，索讨饮食，不应这样乱来。何况夏老麻，原是黑苗余孽，人最奸恶，他因近来被我发现恶迹，故意煽惑你们，意欲借此与我作对。象方才他那样，对一个业已被擒，没有丝毫反抗的少女，不经公审，便想行刺，先就丢我族中的脸。阿成为了保全主人，自行投到，未等出面，见他行凶，救主心切，将其刺杀，就是夏老麻没有罪恶，这等举动，死得也不冤枉。你们如何忘却我数十年来的教训，在他二人，不曾下台，未现逃意以前，这样倚众欺少，岂不惭愧！只要他们该死，我第一个先就不放逃走。何况你们，且先听我的话，不许妄动，决不因我一人私爱，使你们全都不快。你且回看，人家多么勇敢可爱，哪有丝毫逃意。等把阿成的话听明，再作打算吧！”众人先听角声，虽然不敢违抗，因夏老麻一死，人心越发暴怒，以为老人，偏向仇敌，在话未完，角声不曾再吹以前，又照例不能言动，心正万分不平，闻言均觉所说有理，立时转怒为喜，等老人话完，重取金角一吹，发出一种洪亮的金声之后。忽然暴雷也似，同声欢呼，各举刀矛，纷朝老人礼拜。方始回过身子，内有好些，均疑仇敌乘机逃走，及至回身一看，由不得重又欢呼起来。

原来，对面台上，两个仇敌，男的在前，女的稍为偏后，双珠正在整理衣履头发，神态已极自然，丰神又极美艳，细腰猿背，玉立亭亭，缟衣如雪，与玉肤相映，阳光之下，越显仪态万方，英姿飒爽，由不得使人有天人鸾鹤之感。无形中生出一种敬爱之意。阿成虽然年已三十，摆夷本

来生得雄壮英俊，阿成更是摆夷中的壮士，人既强健，这时伤病初愈，旧衣尽失，所穿都是老人所赠新衣。因喜他忠义胆勇，特以勇士服装相赠，并未赤脚，上身斜披着一片虎皮半臂，腰围虎皮短裙，左挂箭囊，肩挂长弓，脚登一双兽皮软靴，通体全新。除原有的兵器毒弩，分插肩背腰间之外，背上并还斜插着十来支不知哪里弄来的梭镖飞矛之类。左手握着一柄月牙弯刀，长达三尺。右手一支弩筒，所有兵器，都是寒光闪闪，耀日生辉，乃野人中勇士所用之物。本来两脚微张，一手持刀，一手握弩，身微前扑，神情愤急，宛如一只受迫负隅的猛兽，目光注定前面，大有一触即发，暴起向人猛扑之势，威风凛凛，勇猛非常。等到众人转身回顾，对方竟将全身兵刃暗器，一齐掷向地上，一件不留，双手叉腰，挺立台上。那英勇沉着气概，野人还是第一次看到，难得对方，既无敌意，又无逃意。老人阿庞所料，一点不差。既佩服老人的先知，又佩服对方的神勇，由不得互相惊奇，欢呼起来。

阿成因双珠，蛮语生硬，两次拦阻，不令上前。刚刚说定，把兵器抛下，野人已先回身。等到下面欢呼，乱过一阵，方始大声喝道：“诸位弟兄姊妹，听我讲理，杀人者死。我决不逃。我命本是老公公所救，决不愿将仇报。不信你们请看，我这弩箭，有毒的箭头，已早拔去。方才只是你们不容讲理，故意拿它骗人罢了。”说罢，先将弩筒，抛将下去。接口说道：“你们酋长寅山都，虽被我失手打死，但与我的主人无干，我阿成情愿来此领罪，任凭你们惨杀，决无话说，你看如何？”双珠早就看出阿成是想来此替死。几次想着上前，均被拦住。再如相强，便要当时自杀，先颇愁急，后听老人说：“凶苗遇老麻，罪有应得，”众人也被说动，此外更无作对的人，心想，狗男女之死，明是毒刺所

伤，我二人并无此物。有好些情理可讲，对方只容开口，便可分辩。何况老人素有威信，又在暗中相助，蛮人尚勇，阿成此举，已使对方，生出敬爱，不如等他说完。相机行事，免得争论，无益有害，及听阿成自认失手将人打死，不禁又惊又急，忙即抢上前去，将阿成往旁一推，怒喝，“你不听话，我先自杀，酋长明是毒刺所杀，那么强壮的人，无人暗算，怎会被你空手打死？”这时台下，正在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。双珠业已听出众人人口风。对于阿成这样义勇，虽极赞佩尊敬，仍把他当作仇敌，非与酋长抵命不可。只商计死前不可凌辱，有求必应，死得要快，不使苦痛而已。同时，瞥见老人，也是满面愁惜之容，心本忧疑，因比阿成力大，阿成强她不过，刚被推开抢向台口。忽听阿成低声悄说：“主人不可示弱，休说我难免死，便是主人，恐也难保。”双珠闻言大惊。不禁急怒交加，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章分解。

## 第二十九章 绝处逢生最怜弱女

前文符双珠，好容易死里逃生，被老人阿庇，救往野人部落之中。又因凶酋黄山都看中她的美貌，阴谋擒去。刚刚醒转，先发现酋长所恋苗妇死尸。跟着，摆夷阿成寻来，说凶酋已被打死。二人刚刚逃出不远，便被凶酋之妻山兰引来大群野人，将其围困。阿成抽空逃走，双珠却被野人用套索擒往月儿湖，准备公审处死。老人阿庇，虽想解救，但因群情愤激，甚是为难。两次由自己和两蛮妇，向双珠暗示逃走时刻方法，双珠正在暗中准备，不料凶酋死党夏老麻，看出老人心意。鼓动全体野人，往寻老人请求杀死双珠，为凶酋报仇。老人看出凶苗，另有阴谋，又知双珠冤枉，当众发

话，仗着数十年来，功德在人，众望所归，凶酋夏老麻，当时虽被止住。但因所用阴谋，已被老人看破，过了星月佳节，难免受罚。以前凶谋暴露，更是凶多吉少，自知弄巧成拙，怒火攻心之下，竟将凶野之性激发，悄没声掩往台前，想到冷不防，刺杀双珠泄恨。眼看危急万分，阿成忽由双珠身后纵出，扬手一矛，便将凶苗，钉死地上，众野人不知底细，自更激怒，正待一拥齐上，将双珠、阿成，惨杀报仇。幸而老人阿庞，取出祖传金角，发令止住。一面向众宣说，对方决不逃走，如其罪有应得，也应按照平日公平合理方法处置，经过公审，问明情由，才能杀害。众野人先还不快，只为敬爱老人太深，所吹又是祖传严令，金角神笛，不敢不听。及至把话听完，回头一看，方才全身带满兵器，手持毒弩刀矛的强敌阿成，本来独立台口，剑拔弩张，和追急了猛兽一样，待要反噬拚命神气，忽将所有兵器，全数掳在地上，大声述说，身受野人救命之恩，此来只是讲理，决不与众人为敌等语。

双珠从小生长边荒，深知蛮苗风俗，听阿成自认失手，将凶酋打死，便发了急。猛力一拉，将阿成推向一旁，挺身向前，大声分辩，说狗男女之死，由于毒针吹弩，自己和阿成，随身兵器，义父阿庞，均曾见过，并无这类凶毒之物。

阿成本来另有用意，听双珠这等说法，忙又上前，悄声说道：“我虽那等说法，主人能否活命，尚还难保。如今死无对证，他们专讲以牙还牙，一命抵一命，我们如再推托，还被他们耻笑没有勇气，并无用处，不如由我一人承当，多少还有一点生机，好在主人被他阴谋暗害在前，你又不曾动手，只真讲理，就有活路。否则，到时……。”话未说完，双珠知他抱定替死之念而来，自然不肯独生，已先接口低喝：



“明明有理可说，为何不容开口？我们死活都在一路，哪有叫你替死之理！”二人正在争论，台下众野人，始而为二人刚烈胆勇之气所慑，静听对方发话，没有开口。及见二人都是一个不曾说完，又被另一个拦住，口气也不相符。双珠手里还拿着宝剑，内中几个平日为戛老麻所愚，情义较厚的，首先发怒，厉声大喝：“非要二人为死人抵命不可。”下面众人，同声附和，喊杀之声，重又震撼山野。

阿成看出不妙，一意保全双珠，急得无法，低声急呼：

“主人不知这里规矩，我已受过鸦鸦指教，如肯照我所说去做，也许连我也可无事。否则，一个也是休想活命。”双珠闻言，心正半信半疑，猛瞥见对面月台上，老人阿庞，乘着众人，面向自己，暗中摇手示意，猛想起方才本是危机一发，全亏义父止住。照此神气，明想保全他那威信，业已眼见，如何忘却，方觉阿成所说，也许是真。众野人不知老人别有心计，正向双珠示意打手势，分了点神，开头还有一点顾忌，及见老人，没有禁止，有两三个领头一发动，立时蜂拥而上，朝二人所立小台扑去。相隔只两三丈，转眼就到。双珠见势不佳，正在急呼，阿成快将地下兵器拾起，索性照我方才所说，由对面月台，冲将出去。话还不曾说完，当头十几个野人，已快冲上台阶，双珠急怒交加，更不怠慢。刚要抢前迎敌，忽听一声怒吼，阿成已先向台口，猛扑过去，仍是赤手空拳，双手交胸，毫无抵抗表示。双珠自更情急万分，一声怒叱，待要抢往前面，将他拉退，前锋一二十个野人，已快冲到阿成面前，本是刀矛并举，似因对方，束手待杀，没有反抗，各将兵器垂下，人仍往上扑来。内中两个，业已取出身边套索，眼看双方对面，就要扑上。就这危机瞬息之际，忽听对面台上，金角之声又起。同一角声，不知怎

的，吹法不同，比第一次所闻，还要凄厉，尖锐刺耳。双珠惟恐阿成被杀，业已情急拚命，手刚拉住阿成肩膀，未及用力，见那大群野人，真听号令，那么猛恶的声势，一闻角声，立似潮水一般退去。但都立在台下，并未回顾，相隔也近，满脸都是怒容，角声忽又一变，众野人立往两旁，略为散开，让出一条四五尺宽的人道，经此一来，越觉老人，极力保全，阿成不致遇害，心方略宽。角声止处，忽听老人笑呼：“好女儿快到我这里来，有话和你商量。阿成可在台上等候，不可同来。”

双珠见众野人，已全回过身去，心想，看此情势，分明义父想救我们，这般野人，也决不敢违抗，必是有什么要紧话，不便明言。想要和我当面商量，也许昨夜所说，留我在此，将功折罪之事。恐我二人不愿，使其为难，先行探询。虽然阿成不能同去，不大放心，但是此外无法，只容讲理，便可脱难。如其是因方才所说毒针，将他打动，另外还能寻出凶手，立可转危为安，反正不去不行，且到对面台上再说。

下面野人，业已疑心老人，为了义女私爱，袒护仇敌，如无把握，怎会容我与之对面，心正寻思。猛觉腿脚被人抱住，低头一看，正是阿成，跪伏地上，朝自己腿脚，连亲不已，双目中已流下泪来。

双珠平日虽极大方，没有男女之见，到底汉家女子，象蜜苗中，许多搂抱亲热的礼节，俱都讨厌，如在平日，定必不快，此时身在患难之中，对方又是舍死忘生，患难相从，受尽惊险劳苦，为救自己，始终孤忠激烈，视死如归。由不得心情早被感动。见他那样热烈神气，又见对面台上下，肃静无声，许多野人，都低了头。老人阿庞，说完前言，便立台口相待，更未催问。不知阿成，业已明白对方心意，早在

身后，打了手势，只觉情形可疑，不是好兆，同时觉着阿成对她，万分敬爱，情热到了极点，忍不住伸手抚摸阿成头发低声笑问道：“阿成！你可知道义父是何用意，可能求他许我二人同去么！”阿成本是提心吊胆，惟恐双珠动怒，见她任凭抱着腿脚亲热，不以为意，业已心花怒放，感激涕零，再见这等温柔抚问，越发喜极欲狂，本要起立。闻言，率性把双珠的两腿抱紧，颤声答道：“主人这样待我，死也心甘，我决不能够同去，你如开口，于我反有大害，只你一人前往，才有希望，请快去吧！”

双珠不知阿成前妻早死，自一见面，便种下爱根，但是深知汉苗风俗习惯不同，自己年纪，又大了十多岁，尤其这类汉人中的女英雄，怎会看他得上，峒主法令又严，空自暗地爱慕，不敢表示。他本菜花峒中最有名的勇士，又是一个大头目。这次护送，本来派的别人，全因不舍双珠，意欲多见一日是一日，自告奋勇，一路跟来，偏巧第一夜，便遇奇险。全仗双珠机警神速，于危机一发之中，将其救往树上。于是又生出感恩图报之念。心想，我虽不配做她丈夫，做她家奴，随她一世，就便报恩。还可永远相见，岂非绝妙之事。于是拿定主意，相从为奴，本来热爱，感恩之心更盛，拚性命不要，往返奔驰，历尽千辛万苦，九死一生，好不容易刚脱困境，又入危机。双珠被擒之时，因其刚刚病起，离开不久，虽和双珠同路逃走，山兰并未提他一字，野人不甚对他注意。又知此时，一同被擒，平白送命，于事无补，仗着身强力健，得过哈瓜布传授，学会一种扑跌手法，从小练有极好目力，能在暗中视物，竟将擒他的两个野人甩倒，乘隙逃走。后来二次遇见鸦鸦，问知许多事情，经鸦鸦寻来几个幼童，把他藏在札燎火的藤筐中，抬往星台附近，由幼童代为

望风。乘人无觉，偷偷掩往星台下面，空底之内藏起，早就准备到了中午时刻，相机行事，眼望上面，只有一板之隔，心中热爱的人，不能见面，并还被人绑紧木桩之上，正在心痛悲愤，忽得急报，凶苗戛老麻，故意作对，非杀双珠不可。当时急怒交加，愤不欲生，竟不听旁人暗中劝告，由台下木板缝中，悄悄钻出，将鸦鸦托人暗中送来的几件兵器，连同自己所有，一齐带好，径由台下，掩身翻将上去。

这时，所有野人，除台后六七个幼童，装扎燎火，做两三起，远近散立而外，所有野人，均在凶苗鼓动之下，分由两旁树林，绕往月台后面花林之中，去向老人阿庞，请求发令，在未沐浴以前，先将双珠杀死，为凶酋报仇。老人自然不愿杀害双珠，知道日光当顶，一到中午，便须开始沐浴更衣，照着当地规矩，杀人以前，必须经过公审。午后日色一偏，便是佳节开始，不能见血，看出群情愤激，不便公然袒护，上来先装不知，故意延宕，等到紧急关头，然后提出公审旧规，把事情推到黄昏以前，彼时如能设法解救更好。否则，又因佳节期间，不能杀人，推到十九夜里，一面设法，擒那放毒针的凶手，只一擒到，便可无事。一步推一步的主意，本来早就想好，不料凶苗作对，当众质问，方始激动怒火。这时，所有野人，俱都围在月台前面，无一留意台后，竟被阿成，悄没声翻到台上，藏在双珠所绑木桩之后，谁也不曾看出。便是双珠，也因下面怒吼，全神贯注台下对头，心情紧张，也未听出身后有人。等到一矛将凶苗，钉死地上，便知事已闹开。就是凶酋，非他所杀，也非抵命不可，乐得两罪归一，一身承当。双珠偏不知他心意，抢前拦阻，对头果然激怒，纷纷抢上，正待挺身上前，忽听角声，将野人止住。心上人业已抢在前面，忙即抽空，正向老人比手

勢。一听那等说法，立即醒悟，自知必死。忽然勾动平日热爱，想起心上人，从此更无再见之望。一时情不自禁，又恐双珠生气，不敢搂抱，便用苗夷族中最恭敬的礼节，本意只想亲脚，等到跪伏下去，越看那细白匀圆的两条玉腿，和那胫肌丰妍底平指敛的双脚，不由受到极点，抱着狂亲，正自惊喜交集，心头怦怦乱跳，不舍放下，再听双珠，那等口气，真个死也甘心，喜极欲狂，语声都颤。双珠正觉阿成，紧抱双腿，有些异样，心方微动，待令松开，一见这等悲喜交集的至诚词色，知道这类夷苗，情感太热，人又天真，也就不忍拒绝，听完正在盘算，一面留意对面台上老人的神色，猛又觉着腿上一松，阿成忽然起立，颤声急呼：“主人还干快去，天已不早，一交中午，他们便要沐浴祭神，万一误事，如何是好！”双珠仍不明白，阿成是因午前如不解决此事，双珠多半还要绑起，等候公审，多吃苦头，特意催她前往。闻言警觉。同时，又见老人，面有笑容，又在以目示意，以为所说不差，只得起身走下，因听阿成，临别时说，到了对面，须将兵刃暗器，交与老人，途中千万不可回顾，只当真有这样风俗。心想，我们本无伤人之念，先将兵器放下，减少对方敌意，原极有理。义父这等口气神情，多半无妨，便照所说，从容往对面月台走去。

到了台上，也未回顾，先将兵刃暗器解下，放在地上，再向老人礼拜。刚刚起立，猛觉眼前一花，身上一紧，重又被人用套索，绑了一个结实。动手的全是少年妇女。除却一根套索，手中并未持有兵器，心中不解，情急愤怒，正要喝问：“我已网中之鱼，既不与你为敌，又不逃走，这等行为，分明有心捉弄，是何原故？”老人已先开口笑道：“好女儿，休要怪我无礼，杀人者死，此是无法之事，连我也做不

得主，我原知你二人，均非真正凶手，本意保全。谁知这死的夏老麻，不听号令，越众行凶。你那情人，将他打伤在地也罢，偏又将其钉死地上，以致死无对证，连他以前的罪恶，都难追问。照这里一命抵一命的规矩，你肯做我女儿，还能活命，他却非死不可，本来只想喊你一人上台，两下拉开，以免动手时节，你因护他，受了误伤，如再因此伤人，命更难保。准备你一上台，便可下手，后来看出阿成，虽情愿甘替死，并还催我下手，但你二人，情深爱重，对面台上动手，你必拚命抢救，天又不早，因阿成先在你身后打手势，这场公审，决没有几句话的工夫，他一点头，便可下手。方才已用金角神笛发令，经我力保，此事与你无干，下手又由阿成一人，承当了去，休说我无恶意，连他们也不会伤你，只消住过七日，应了我族中的礼节，便可送你上路，连在此为奴，将功折罪，俱都无须，防你反抗生事，使我为难。只得使你先委屈片刻，等阿成死后，便开放了！”双珠这时，不知何故，对于阿成，生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情感，闻言，才知老人用意，所说又非无理。因未听见身后，有什么动静，回头一看，不由心胆皆裂。原来阿成，知事奇险，自己不死，双珠必难活命。死志已决，等他走后，便立向台口，朝下面野人，连打手势，将双手一背，静候捆绑。

众野人原得角声暗示，一切均由老人作主，决无丝毫使其不平。先还以为对面男女二人，有心欺骗，各不相符，后见阿成，搂抱双珠腿脚，亲热情景，看出二人，真是情侣，这等生离死别，互相爱护，一个争死，一个准备拚命的悲愤壮烈情景，由不得纷纷感动，复仇之心，虽然一点未消，对于阿成，反更生敬意，并无一人，抢先发难，直到双珠走后，阿成招手示意，暗示不可令双珠看见，否则，还有变

故，这才由众人中，走出数人，因阿成自甘抵命，并无抗意，只照旧例，走上五人。一个解下套索，将阿成绑向桩上，绑得也不甚紧。另四个各将刀矛举起，对准阿成头和胸腹等处，等老人阿庞，和双珠把话说完，当众公审，只要阿成，自愿抵命，不要分辩，立刻下手。看在双珠眼里，情势自极险恶，当时悲愤填胸，大声哭喊：“义父！你如真个爱我这干女儿，便请设法，将阿成放下，至少也等过了十九，由我二人，擒来用毒刺的凶手，或是当众公审，由我一人讲理，我们死活，都在一路，决不独生，否则，我也必死！”

老人见她那样激昂悲壮，也颇感动，凄然答道：“好女儿，可知我一人不能违抗众人，业已用尽苦心，才得保全一个么，为了救你，也说不得了，说罢，也不再理双珠，连朝对面，厉声喝问了三次，阿成始终昂然自若，神色不动，从容将头微点，一言不发，态甚强傲，双珠先急得双脚乱跳，偏被几个大力的蛮妇，四面夹紧，绑索又极坚韧，无法挣断，后来又将两脚绑上，越发跳动皆难，正急得心血欲喷，连声怒喝：“如杀阿成，连我一起！”忽见老人，又吹金角，声更刺耳，料是发令杀人，正在悲愤情急，无计可施，忽见群苗，各举刀矛，同声怒吼起来，吼一次，手中刀矛，便高举一次，千百道寒光，在日光中，一齐闪动，晃眼欲花，头一声不曾听清，好似烈凡都三字，心中一动，忙即停住哭喊，静心一听，第二次怒吼又起，喊的果是烈凡都，一点不差，不知要喊过七声，方始下手，惟恐太迟误事，刚刚急呼义父，猛一回顾，老人阿庞，满面愁容，凑将过来，看意思，似因自己，情急悲愤，打算劝慰神气，忙喊：“义父！你是烈凡都么？我我的正是你，你那人骨锁钥，便在我的身上，快莫杀我阿成，等我说完来意，事完之后，将我二

人！一同杀死，决无话说，可好！”

说时，瞥见斜对面，有三个幼童，由森林中，飞驰而来，当头一个女孩，似颇眼熟，又似长路跑来，刚出树林，便跌了一交，另两同伴，正抢前扶起，相隔颇远，不曾看清。紧急关头，也未想到别的。老人阿庞，早为阿成义勇忠烈所动，想要保全，又无法子，又认定二人是情侣，否则，双方不会这样情热，惟恐双珠殉情，辜负本心。正在为难，想要解劝，忽听双珠，竟知道本族隐语神言，喊自己做烈凡都，心方一动。又听人骨锁钥信符，就在身边，想起昔年，恩人之约，此女竟为自己而来，不禁心花怒放，不顾说话，忙取金角吹动，这时下面野人，正喊到第六声，台上四个行刑的野人，已各将手中刀矛，二次扬起，作出猛砍猛刺之势，只等第七声喊过，阿成便非死不可。台下还有两三百个，手持长弓长箭的野人，也将弓拉满，对准台上，形势险恶已极，就这死生呼吸之间，角声忽起，双珠方听出音韵悠扬，与前两次所闻，迥不相同。忽听台下，暴雷也似吼将起来，大惊前看，心神大定。原来台下野人，听出人骨锁钥，业已寻回。这祖传之宝，忽然珠还，认作天大喜事，当时惊喜欲狂，同声呐喊，欢呼起来。对面台上四个野人，也都抢向台口，朝着老人这面，欢呼舞蹈，表示庆祝之意。双珠身上绑索，立被松开，先前做梦也未想到这一小块人骨，会有这大权威，绝处逢生，惊喜过甚，竟比昨夜被擒，所受刺激，还要利害。加以一夜挣扎，始终不曾坐卧，方才用力太猛，一个立足不稳，几乎晕倒。老人连忙将她扶起，低声急呼“好女儿，你所说是真的么！”双珠连声口答：“是真，这东西乃我爹爹由花蓝家白夷那里取来，交他的人，便是花蓝家的老酋长。另外还有许多要紧话，要和你说明呢！”



说时，看出老人，惊喜兴奋，紧张神情，料知事关重要。经此一来，阿成必可无事，方悔来时，不明方向，顾虑太多。只知记准书信和异人所说谨秘之言，始终不敢探询烈凡都的下落，白吃了这场苦头。忽然想起，昨夜遇救醒来，周身水湿，换衣服的时节，好似胸前没有挂着这样东西，跟着，阿成寻来，惊慌逃遁之中，一直不曾想起，也未摸过，莫要被凶苗迷倒时，将它失去，岂不大糟，心中一虚，忙伸手怀中一摸，那块人骨信符，已不知去向，如换平日，双珠人最机警沉着，就是发现遗失，表面上也不致于惊慌，被人看出，当时只将乃父符南洲，得这块人骨锁钥的经过，以及花蓝家老夷酋死前所托的话，说将出来。

老人阿庞，对她和阿成，十分爱重。人更明白，深知这些祖传之宝，均是毫无灵感的枯骨朽木兽角所制，只是祖先遗留，妖巫借此妖言惑众，做些手法，愚弄众人之物。除装神弄鬼，惑乱人心而外，一点没有实用。无奈积习相沿，难于更改，妖巫虽经除去，族人仍有许多迷信，彼时觉着大害已除，留下这些东西，可以激励人心，易于统率，又是祖先遗留之物，也就听之，和这一年一度的星月佳节一样，非但不曾全数改革，反因内有好些用处，加以重视，保留下来，虽然众人信奉鬼神，由来已久，未必全听。但是老年人成见太深，难于改变，反正离死将近的人，不妨听其自然。那些幼童少年，原是后起接替的人，照理应该随时劝告，使其明白才对，结果却因积重难返，要费不少心力，才能成功。一时懦弱，又想借这类东西，增加自己的尊严威信，只将妖巫平日的好计妖言揭破，并未真用全力，将这迷信鬼神的风俗，全数去掉，才有今日之事发生。眼看两个心爱的少年男女，受辱受害，用尽心力，难于全保，是否能将这最心爱的干

女儿救下，还拿不准，这都不去说他。万一满了十年限期，这块号称祖传之宝的枯骨，不能回转，就是众人爱戴，不肯因此生出恶念，或是反抗，到底交待不过，面子上也太不好看。当初又因报恩心切，以为自家年老，强仇尚在，危机隐伏，随时均可发难，此举非但可以报恩，使那老夷苗，将那祖传三宝，保存下来，不致背叛他的人夺去。来取时节，自己万一遇害，也可照着所说，用这块死人骨作证，喊出烈凡都的名号，当众声明妖巫罪状，代为报仇。对方如为奸人暗算，有人拿了人骨锁钥寻来，也是一样可为自己报仇，岂非两全其美。想不到作法自毙，反把自己绑住，自己不能离山远出，无人引导，也不知道地方，心腹可靠的人，只有前死酋长拉都，未等起身，便为毒蟒所杀。黄山都虽是族中勇士，人也忠实，但是性情浮躁，心意不定，对他以前最心爱贤能的妻子，尚且抛弃，又最贪色，常有可疑形迹。近来发现越多，正在细心考查，又为阿成所杀，连一个最可靠的山兰，也都殉情身死。昨夜得信，还在愁虑，想不到这最心爱的干女儿，是为送还人骨锁钥而来，当时虽然惊喜交集，不过交待自家以前所约的话，对那一块枯骨的本身，并不十分宝贵，更不相信上面附有祖先神灵，就是知道中途失去，心虽着急，当时也设法掩饰，将众怒先平下去，乘着中午沐浴之际，缓和二人危机，甚而将其放下，都在意中。双珠因知事关重大，这东西，非但关系二人生命，对于杀贼除害，援救父亲出险之事，真在这块死人骨上面，如何不慌。当时急得心魂皆颤，真比昨夜生死关头的心情，紧张得多，这一出声惊呼，说是丢了，老人又惊又急之下，想要遮掩，已来不及。刚刚为她解绑那些女野人，见她惊慌急呼神情，知这最重要的祖传之宝，不是失去，也是说谎。不由大怒，方才又喊了两声烈凡都。

犯了族中大忌，一个个怒发如狂，竟不等吩咐，当头六七个，各将套索，抢先撒下，当时收紧，双珠惊慌情急之中，又当连经奇险，劳乏之余，不及与抗，微一疏忽，三次又被绑紧，再想挣扎脱身，业已无及，反被暗中打了几下。别的女野人再一同声怒吼，台下大群野人，一齐响应，神态悲愤，比前还要猛恶，大有决不两立之势。另一面，阿成更不必说，老人阿庞，见此情势，也慌得没有了主意，眼看台上下男女野人，一个个手举刀矛弓矢，分成两面，注定这两个所爱的少年男女，愤怒已极。料知连双珠也是必死无救了，除非那块死人骨，当时便可寻到，决无生路。仰望日光，不久便要当顶。听台上下怒吼的口气，业已异口同声，要请自己发令，非在午前，将人杀死，泄恨不可。

这类激怒众人的事，自己多有权力威信，也强不过去。正在假装镇静，一步缓一步，走往台口，待借查问人骨锁钥来历，怎会失落为由，拖延上一半日，再打主意。猛听出台下，似有幼童哭叫之声。跟着，西南角上，人便骚动，一路乱将过来，好似一群人浪，正往两旁闪开。随听乱的来路一面，有了欢呼之声，心中一动，忙即定睛注视，乃是三个男女幼童，两前一后，抬着一个女孩，由人丛中，钻将过来，走得极快。被抬的女孩，正是鸦鸦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年约六、七十岁的老蛮妇。也有三个幼童，跟随扶助，往两台中间，狂奔而来。

鸦鸦好似受伤，行走不动，双手向上连挥，哭喊不已，所过之处，众野人只一耳闻目睹的，便即转怒为喜，自将兵器垂下，欢呼起来。可是来人，都是幼童，身材短小，又由人丛中穿过，许多野人，还不知道，怒吼之声，仍极猛烈，鸦鸦哭喊，为其所掩，一句也听不出。猛想起这女孩，平日和我虽极亲热，但她一向举动奇怪，不像幼童，晚夜曾由她和两

个同伴三次向我密告，天明后不曾再见，不似往时那样，守在身旁，寸步不离，她拜双珠为母，看作亲娘一样，并和我说，想要跟她一路。当此千钧一发之时，忽然负伤跑来，所过之处，人都消去愤怒，跑得这急，后面还跟着以前妖巫的姊姊，此女最是聪明机警，能干多力，巫姊噶婆，又有两三个幼童架住，身边全都带有兵器。这般小人，并非易与，胆子又大，莫要真正凶手。被她擒来，寻出毒针下落。但此一举，先来还可保全二人性命。这时，业已来迟，至多保得阿成，双珠乱喊神号，犯了大忌，又将人骨锁钥遗失，反更危险，决难活命，人又如此欢呼作什！心方奇怪，忽听欢声大作，转眼由少而多，传播过来，竟将怒吼之声，压了下去。刚听出两句，满心欢喜，不顾发话，先朝女野人怒吼，令将双珠放下，不许动手。无论何事，由我承当，当头三个幼童，已扶了鸦鸦，喘吁吁由台下抢上。见了老人，正扑地礼拜，瞥见双珠，被人绑紧，还未松开，突然颠着一只脚，猛扑过去，刚喊得一声好娘，似又想起一事，重又停步，带着满脸悲愤之容，厉声怒吼了三声烈凡都。同时，手中扬起一物，向众狂挥，双珠刚认出那是自己所失的人骨信符，心情大定，绑也被人松开。台上下重又暴雷也似，同喊烈凡都，声震云霄，半晌不绝。

鸦鸦喊完，便朝前扑去，双珠知她拚了性命，来救自己，腿上鲜血淋漓，明已受伤，越发怜爱感慰。刚一把接向怀中，鸦鸦说得一句怪我不好，稍停再说，不怕他们害你，人已回转身去，再看对面，老人也带着满面笑容走过，刚到面前，鸦鸦便挣脱双珠的手，一脚点地，挺立向前，先将右手人骨锁钥一举，老人立时单脚跪倒，先捧起鸦鸦一双带伤的小脚，亲了一亲，再将人骨接过，看完起立，转身朝外，

手取金角，吹了几声，台下一片欢呼声中，阿成已被放落，随同老人把手一招，竟往月台上面奔来，还未到达，老人转身，正对双珠说：“我们的祖传至宝，果然是你送回，他们已都知道，就有多大乱子，也可无妨，你夫妻随我过完快乐节，随意上路了。”

双珠老听对方说，她和阿成是情侣，先想探询虚实，使其增加对阿成的好意，自己向来不计这些嫌疑，也未分辩，后来被擒，和老人等问答，虽曾谈到此事，无暇多说，末了更为阿成至诚感动。再说也实无心及此，一听这等说法，心中好笑。正想开口答说：“不是夫妻，我乃符南洲之女，为了救父除害而来，并未与人有什婚姻之意。”鴉鴉已咬牙切齿，朝着老人怒吼道：“事情不能算完，不能因为祖传至宝，冤枉两个好人，恶人该杀，凶手是我，我不过报我父母之仇，不是无故杀人罢了。”说罢，随手取出一根小竹管，老人一见，便认出那是妖巫生前的杀人利器，毒药吹针，死时苦搜不见，不知怎会落在鴉鴉手内。猛一回忆以前疑心之事，忽然醒悟，不禁又惊又喜。刚手指鴉鴉，急声问道：“黄山都竟死在你毒针之下么？照你所说，莫非你父拉郎，为毒蟒所杀，还有什么阴谋暗害不成？”

鴉鴉原从昨夜双珠被擒起，一直不眠不休，往来奔驰，打算救这义母脱险，因其年小力弱，虽有几个平日结交的同伴相助，年纪都和她差不多，只有一人稍长，由后半夜起，俱都守在双珠台旁，不曾离开。孤身一人，遭遇更加艰险劳苦，连在森林之中，遇险受伤，出林时节，负痛狂奔，跑得太急，又跌了一交重的，将小腿上皮肉，擦破一大片，鲜血淋漓，痛不可当，遥望场上，形势严重，稍为迟延，便要带抬，如飞赶来。本是满腹悲愤，再见双珠，被绑甚紧，想越

无法挽救。只得咬牙忍受，由那三个忠实交厚的同伴，连扶自家误事，更是情急悲苦，全凭一股勇气，忍痛扑上，看出双珠阿成果然平安无事，悲喜交集，气已散了一些。等把话说完，人已精力交敝，痛得不能支持，勉强应得一声：到“一点不差！”人便支持不住，往后一仰，如非双珠就势抱住，几乎跌倒。老人闻言，仰望中午相隔越近，方想说，今日之事，暂且不提，等过了星月佳节，当众公审，只要真个情真罪当。鴉鴉非但不罚，并还有功，真做族中勇士。话还不曾出口，先是阿成走上台来，朝老人匆匆交手礼拜，便跪伏在双珠的脚前，双珠刚伸手，将他拉起，跟着便听怪叫之声，二人往前一看，正是那和幼童同来的老妇，看那貌相神情，一望而知，是个久居当地的外族妇女，面容十分惨厉。鴉鴉正在嘶声急呼：“噤婆知道此事！”

### 第三十章 老蛮婆悲愤吐凶谋

那叫噤婆的老苗妇，已向老人面前立定，连声怒吼，说之不已，双珠因那老苗妇，形貌丑恶，声如狼嗥，听不真切。转向阿成，鴉鴉和另两幼童，也在一旁，连比带说。才知噤婆便是前死妖巫之姊。姊妹三人，只第二个人最阴险，虽是外族妇女，因其世代为巫，在野人部落中，弄些手法，妖言惑众，已有三世。除噤婆最蠢，性也凶野，仗着妖巫势力，算是巫姊，孤身一人，同受众人供养而外。第三个妹子，年纪最轻，为当地第一美人，起初黄山都，曾想求爱，因其看中拉都英雄诚实，不肯答应。结果，嫁与拉都，夫妻二人，十分恩爱。不久，黄山都也将山兰救回山去，做了夫妻。二人同是貌美聪明，不相高下，本来相安无事，这日，黄山都将酒吃醉，

无意之中，与之相遇，忽又勾动邪念，方欲强迫奸淫，不料妖巫走来，吓退回去，拉妻因对方，未等真个动强，便即惊退。丈夫情爱深厚，知道此事，决不甘休，又因平日不满妖巫所为，老恐她和老人，两败俱伤，意欲设法化解，所以连妖巫，向其盘问，也未明言，只说黄山都发酒疯，对于丈夫并未提起，心却厌恶，未免现于词色，野人平日相聚，均极亲热，拉妻人又和善，与两个姊妹，迥不相同，只管两姊从小怜爱，始终不肯与之合流，也不将她隐秘之事，向人泄露。对于同族，从不肯仗着妖巫势力欺压，丈夫又是全族勇士，因此人缘最好，无论见谁，都是有说有笑。独对黄山都冷淡不理。黄山都一直恨在心里，自己理亏，不敢发作，等到推选酋长，拉都得到众人拥护，就要继任，因恐拉妻日后和他为难，始而起来反对，借口拉妻乃妖巫之妹，将来是个祸害，如做酋长，必须夫妻离开，拉都不肯，于是双方订约，照本族规矩，各自争取人心，将来再定。结果黄山都失败，因得凶苗戛老麻之教，表面假装愧悔屈服，表示好意。拉都本来爱他武勇，又知众人心意，不愿两败俱伤，竟为他花言巧语所惑，信任非凡，常同出入。可是这类订约，均有限期，到时不是酋长去位，便要与人做奴，死活听命，事出公意，非少数反抗的人，所得而私。拉都为爱他的胆勇，业已故意推延了一年左右，再不认错服输，非但无法交待，还要被人耻笑，本来就和戛老麻商计，想要暗杀拉都，免去为奴，还可接那酋长之位，无奈拉都，本领高强，夫妻二人，均极机警。拉妻更有戒心，想要谋杀，实是万难，一个弄巧成拙，身败名裂，还要当众公审，遭那惨杀，用尽心思，没有机会。一经正式为奴，便是拉都日后身死，酋长也轮不着他，正苦无法，忽听三个心腹同党密告，说上次妖

巫，用来暗算老公公的毒蟒，又在毒龙冈崖洞之中出现。并且还发现一个奇怪女人，象是妖巫之姊，莫要此人，也会法术，能够驱遣毒蟒，想要暗算老公公，为她妹子报仇。因知毒蟒利害，又恐她也会什神法，不敢上前，特来报信。那三个野人和黄山都、夏老麻，情分最深，常时背了老人，偷偷远出，掳抢远近部落中的妇女，在隐僻无人之处，一同奸淫作乐，已有年余。当日发现毒蟒，喝婆行迹可疑。如照往日，必向老人告密，以后几次凶杀，也不致于发生。偏是事情凑巧，老人恰不在家，回走不远，迎头遇见的，便这两人。黄山都还未开口，夏老麻人最凶狡，忽然想起，这条毒蟒，如是喝婆所养，大可利用。暗中伸手，将黄山都一拉，推说：“毒蟒虽然可怕，人更危险，先往探看明白，再作计较。如其真有暗算老公公的形迹，此是一件大功劳，正好可以代你请求，以此折罪，免使为奴，受那苦痛羞辱。”

三野人自然愿意，互相折箭为誓，决不再向旁人提说。只由五人暗中窥探，看破奸谋，杀蟒寻人之后，再由黄山都一人前往请功。商定起身，掩往一看，果是一条奇毒无比的大蟒，长只两丈，但是又凶又毒，灵活无比。为了去的五人生长森林之中，目力甚强，毒龙冈向来又是毒蛇大蟒出没之区，以前向无人迹往来。最奇是，所有虫蟒，无论多么凶毒，只在冈的对面，游行蟠踞，不论人兽，遇上便是凶多吉少，但那冈南一带，好似无形中有条界线，非但从不越过，就有胆大的人，故意前往引逗，蛇蟒由后追来，也只追到那冈顶草地前面为止。只管发威喷毒，决不过界，妖巫在日，说是她的法力，为了老人不信，并还约好日期，由她作法驱蛇，引逗为戏。事前说不许伤害，到时，众野人带了灯笼和特制的火把，带上毒矛毒弩，戒备前往，到后一看，妖巫



业已先到，手摇铜铃，口吹竹笛，周身赤裸，穿着一身花草编成的衣裙，脚穿长统皮靴。另一手拿着一个细长的树枝，枝头分扎着五个草球，披头散发，正在又吹又唱，口中不时发出极难听的怪啸，旁边树上，还挂着几十盏皮灯笼，众人早被喝住，定睛一看。昏灯影里，树上地下，大大小小，各式各样的长蛇毒蟒，少说也有十好几条，做一圈将妖巫围在当中，一动不动，只有一条大白美人和一条最毒小花蟒蟠在一堆，随同妖巫歌舞之声，不住摆动摇晃，或是随同妖巫手中草球舞动，上下起落，东摇西晃，夭矫屈伸，均随人意。那么长大凶毒之物，居然那么驯善，没有一条敢于反抗。众野人久受妖妇愚弄，见是实事，决不是假，同声欢呼，称赞不已，老人阿庞，忽然看出破绽，刚怒吼一声，待往前面扑去，拉都对于老人，最是忠心，力气又差不多，知其素来不信妖巫邪法，前面蛇蟒腥毒之气，业已中人欲呕，妖巫竟能随意戏弄，如何是假，双方乃是不解之仇，恐其怒火头上，为毒蟒所害，此是老人自己违约，妖巫更有话说，慌不迭地命将他抱住，不令过去，老人正在怒吼强挣，妖巫业已警觉，忽然把手一扬，立有一片五色火焰，发出一种极难闻的腥香之气。跟着，又起了一片浓雾，老人本往前扑，忽然喝令众人速退，等到火散烟消，连蛇蟒带妖巫，一齐不见，众人均觉奇怪。老人笑说：“你们不要为她所惑，我还没有拿带把柄，为防反噬，误伤你们，我明知她，另有道路回去，此时也许赶在我们前面出现，但也不去叫破。你们如其不信，不妨照我所说，快些赶往前途两处路口，觅地隐藏，包你看出她的诡计，只不可被她警觉，以防受害便了。”说完，令众自回。

内中几个胆大忠心的野人，便照所说僻径，朝前追去，内中一起，正是拉都夫妇，当时均说未见，直到妖巫死后，

才听拉都说，他夫妇，刚赶到前面树后藏起，便见妖巫，亡命一般跑过，不知怎的竟会警觉树后有人，重又回身，手中毒弩飞针连同身上暗藏的一条奇毒无比的小蛇，业已全数出现。拉妻看出不妙，忙由树后冲出，抢到前面，妖巫原有一条隐秘的险路，打算抢在众人前面，故示神奇。不料老人，地理最熟，这几条险僻之路，虽不常时往来。俱都清楚，忽然看破她的诡诈，派人堵截窥视，竟被识破，妖巫羞恼成怒，本要发作，一看是他最心爱的妹子，当时不忍下那毒手，迫令二人罚誓，不许向人泄露，便可无事。拉都忠于老人，不肯屈服，眼看闹翻，拉妻深知乃姊心毒，双方都热爱自己，夫妻之情更深，首先折箭为誓。并说，丈夫如对人说，她也必死，才得保住。拉都无法，方始答应，但要妖巫归途，不许装神装鬼，才肯代守秘密。因不知爱妻苦心，事如闹翻，老人也未必能免于害。便自己丈夫，也必惨死。特意委屈求全，以死要挟。夫妻二人，几乎为此反目。就这样，仍向老人暗中告密，并未隐瞒。黄山都说拉妻，通敌怀恨，这个也是话柄。前听老人说过：“知道妖巫祖传，邪法，并不稀奇，那呼蛇驱蟒之法，一半仗着祖宗秘传深知蛇蟒习性，和所喜欢的声音，喜欢玩具的各种毒草毒花，身穿草衣，便是这类有毒的花草，那五个草球，便是蛇蟒心爱之物，连口中笛声，均是她闹鬼骗人的方法。因这一条界限，均在暗中种有毒蟒畏忌的毒草，因其种法巧妙，杂在乱草之中，又比常草，生得细小，并还不止一类，内有两种，寄生树上，和藤蔓纠结一起，看不出来，加以远近高低，疏密不同，蛇蟒却是一到冈顶有草之处，闻见所厌闻的气味，立时警觉，退将回去，他却说是神法之力，实在还是骗人，但这类话，只有限几人知道，噶婆乃妖巫之姊，平日独居妖巫常住的崖洞旁边，人又污秽，

相貌丑恶，谁都看她不起，她也终日守在洞内，难得与人来往，全仗拉妻照应，偶然也在林中觅食，除却公饮跳月和过禁神，难得见她的面，忽然在此，弄蛇戏蟒，非有阴谋不可。舅老麻又在旁边，暗中示意，便将那三个野人遣开，分成两路，前往窥探。事前告以如见人蟒一起，无须害怕，最好不要现形，听令而行，跟着，二恶商计，想下主意，掩往一看，噶婆正在戏蟒，和妖巫一样手法，手中也拿着草球，但未吹那竹笛，蟒只一条最毒的独角花蟒，看那意思，人蟒十分亲热，分明养熟之物，二恶本来胆大，突然现身，纵将过去，噶婆见阴谋毒计，被人看破，急怒交加中，正要驱蟒伤人，二恶立即低声警告，悄说：“我们人多，就被毒蟒杀死，你也难逃活命，何况手中毒弩的利害，你也知道，就是此蟒，皮蟒坚厚，不能杀死，你也必死。如肯听我的话讲和，非但不向人说，还有许多好处。”

噶婆彼时被吓住，连声答应，便照所说，先将毒蟒，引往洞中藏起，立下毒誓，答应样样听命，决无反抗，黄山都听了凶苗指教，知她最爱妹子，先不露出所想阴谋，只说：“你那仇人，我也知道，我知你得了妖巫传授，善于驯练毒蛇，如肯将那法子传我，便你将来，有什举动，只要做得干净，不被人知，我二人便装不知，决不举发。”

噶婆原因恨毒老人阿庞，仗着家传驯练毒蟒之法，做过妖巫副手，这条毒角花蟒，又是两姊妹从小擒来喂养，本意遇机暗杀老人之用。未等下手，妖巫师徒，先被老人，用计烧死。近年越发长大，分外猛恶凶毒。这东西，更有一件奇处，因其凶毒太甚，不知底的人，事前没有防御方法，就它认得主人，不肯加害，也难与之亲近。连那别的毒蛇大蟒，发觉有他气味，也必闻风远避，如由秘径，每日前往驯练喂

养，因身上带有它的气味，连林中蛇兽，也不敢来侵犯，真个再妙没有，近日正想瞒着妹子，暗中窥探，只要老人，孤身经过毒龙冈一带，立即将蟒放出，将其惨杀。谁知被人窥破，既惜性命，又想报仇，闻言以为多了两个党羽，反倒高兴起来。非但尽心传授，并且还送了许多防身御毒的药草，一由戛老麻，想好说词，欺骗三个野人，不使得知。每日分别前往传授演习，因那毒蟒，灵慧无比，从小便受训练，最听主人的话，照着噶婆所传，不消半月，二恶竟能随意指挥。末了想好阴谋，先约拉都打猎，为防拉妻警觉，生疑劝阻，故意不提所去之地，再由戛老麻，引了三个无知同党野人，临时诱敌，表面分成两路，追赶野兽。实则，诱入伏地，戛老麻等三个野人，照他所说分开，去追那最珍奇的小野兽，忽推发现两只，逃往洞内，前往搜索，因那小兽，野人最是珍贵，难得发现，沿途无什蛇兽踪迹，只见到一只二恶故意放逃的小兽，已早无踪，戛老麻当先入洞，又在里面急呼，业已打倒了一只，还有一只，不可放逃。拉都丝毫不曾疑心，身刚入洞，觉着里面，冷气逼人，照着平日经历，料知内有毒蟒，不知中计，为恐同伴受伤，方喝留意，戛老麻已狂呼飞窜出来，心中一惊，未及闪避，一条花鳞独角大蟒，业已窜上身来，只吼得半声，便被猛张血口，将头颈连肩咬住，两丈多长的身子，转风车也似，接连几绕，便将人身缠紧，休说蟒口毒牙，咬中必死，连口中毒气，也挡不住，便这条蟒脊上一条其坚如铁的倒须硬刺，也和锯刀一样，缠人时节，照例必用这条蟒脊反卷，其势又猛又急，随同蟒身急转，周身皮肉，宛如锯刀错割一般，当时鲜血淋漓，绽裂开好几圈血口，如何还能活命。人一断气，蟒也松开，将人啃咬起来。

那三个野人，受人利用，还不知道，绕路跑来，刚刚到

达，耳听二人，惊呼急叫之声，拿了皮灯，亡命窜出，后追一条毒蟒，正是那日所见。酋长拉都，闪避不及，已被咬死，吓得胆胆俱寒，正往回路飞逃。黄山都突然迎面赶来，问知前事，朝着四人，怒吼暴跳，故意恐吓，三野人不知二恶串通，前些日又曾滴血立誓，言明同生共死，效忠于黄山都，无论发生何事，决不反叛。一时糊涂，受了挟制，二恶再假装商量，说酋长是我们引出，如今为蟒所杀，许多嫌疑，还是假装寻他，不要提起，把话商定，便朝另一面猎场，飞驰过去，把预先准备好的野兽，挂在树上，四面呐喊搜索，故意使人看出，当地本是来时所说行猎之地。中途改道，诱杀拉都，再回原处，又是绕路前往，曾经过两处守望所在。人都知道，同时还有预约的二十多个野人，随后赶到，恰巧相遇，合在一起，过了多半日，方始假装糊涂，寻找拉都，戛老麻故意说是拉妻有病，拉都来时，本极勉强，方才谈起妻病，还不放心，曾有回去探望之言，必已回去。这类野人，平日胆勇粗野，孤身来往，不畏险阻，越是勇士，胆子越大。此事本不足奇，何况同族中人，最为亲热，从无自相杀害之事，谁也不曾疑心。本来阴谋，也不致于这样隐秘。只为拉妻，病了两天，还未全愈，噶婆又被二恶挟制，五日之内，不许离开所居一步。直到第二日，尚无人知，最后还是拉妻，见丈夫未回，森林中的野人，远出迷路，因事不归，迟个两三日，虽是常情，但是拉妻深知二恶不是好人，那日一同来约打猎，并非远地，如何去了两天，不见回转，忙寻黄山都来，探询丈夫何往，黄山都竟假装不知，答以“同出打猎，中途折转，探望妻病。分手时节，还有多人在旁，俱都听见，怎会还未回转。”说罢，便装愁急，一路喊人，入林搜索，拉妻提心吊胆，又等了一天。到第四

日，才有同族野人来报，发现蟒洞中的人骨衣物，和所用兵器，拉妻虽得乃妹怜爱，因其不喜所为，毒龙冈洞中藏蟒之事，并不知道。噶婆虽知上了二恶的当，害了妹夫，一则，野人不讲贞操，夫死随意改嫁，没有相干，求爱的人越多，反更体面，不怕没有丈夫；又恨拉都生前，效忠老人，专与妖巫妹子作对，双方只在背后，吵了一顿，一句也未向人泄露。

开头拉妻虽极悲愤，立志报仇殉夫。因听众口一词，均说丈夫中途折转，不知五恶，连成一片，另外所问几个野人，又都受过黄山都的威胁利诱，而这类事，以前并未有过，就有一点疑心，也自想开，并未料到仇人。这样阴险，等到病势稍好，带了毒弩毒矛，仗着以前妖巫所传杀蟒之法，晓得一个大概，也未和噶婆商量，便往报仇，不料那蟒，凶毒机警，颇通人性，利害非常。不是黄山都，尾随在后，几为所杀。就这样，拉妻上来，只凭妖巫所传，一知半解，和蟒相持，那蟒虽因拉妻手中，拿有禁制它的草团，不敢冲上。但是看出对方，立意拚命，势不两立。蟒甲缝中，又连中了两支毒弩，毒性虽未全发，麻痒难当，不由激动平日凶毒野性，两次难备一蟒鞭，将人打成粉碎，均被拉妻避开，并还引往透光所在，人蟒相持，眼看危险万分，黄山都早就得信赶来，守在一旁，本意拉妻死后，再杀毒蟒。不知怎的，越看越爱，重又勾动淫心。暗忖：拉都死后，自己做了酋长，正好向其求爱，被蟒所杀，岂不可惜，便在一旁，连发暗号，令蟒速退，蟒都不听，恰巧那蟒，怒极发威，竟向拉妻拚命，猛张血口，连那平日畏惧的草球，也都不怕，朝人猛扑过去，黄山都看出不妙，接连两支毒弩，一支毒矛，照准蟒口打进，人也随同冲出，扬手一套索，将人套住，往旁一拉，拉妻顺坡滚落，悲愤急怒，再受惊吓，就此

死过去。醒来人被黄山都抱起，还有几个野人，一同往回走，同知毒蟒已被杀死，先还心存感激，后觉黄山都，抱来有异，回忆前情，业已有些疑愤，因她已代丈夫，做了酋长，不应使其难堪，只得忍气，黄山都见自家刚一表示爱意，对方当时变色不语，也就不再调戏，又爱又恨，故意借话示威，意似此后孤儿寡母的安危，全在他的手内。拉妻闻言，越发生疑，病后力弱，先和毒蟒拚命，用力过度。又因丈夫惨死，万分悲痛。连受惊险疲劳之余，身再负伤，几面夹攻，就此病倒。

眼看病势，越来越重。这日老人阿庞，看望刚走，噶婆忽然偷偷掩上树屋，拉妻最不喜这大姊，平日只管照应，并不与之常见。这时，见她带着一身腥秽，赶来探病。先颇不耐，后想，自己母家，只此一个亲人，虽然当地野人，在老人阿庞统率之下，好些风俗习惯，俱都改掉，只要在此住满年限，立下功劳，便是外族中人，也都一律看待。哪怕是个俘虏奴隶，也可提高，与之一样。平日相处又好，算起来，并无妨碍。不过，丈夫死后，剩我孤身一人，黄山都又垂涎我的美色，一定不怀好意。我丈夫做了几年酋长，照着旧规，本可多娶两三个妻子，他却对我还是那样恩爱，为了黄山都，怀恨作对，拚命力争，情愿不做酋长，也不将我抛弃。在野人中，这等英勇忠实，多情多意的好丈夫，那里还有。此后黄山都，势力最大，决不容我安身，他又是最厌恶的人，病好起来，也是悲痛苦恼，没有生人乐趣。打定主意，一死殉夫，抛下一个孤女，就是老人阿庞，和众弟兄姊妹，能够照应，多此一个亲人，到底好些。何况大姊平日，又最怜爱鸦鸦，她那么丑恶凶狠的人，对我女儿，却是关切爱护到了极点，何不就便托他一托，也较安心。念头一转，未

及开口，噶婆知她怕脏，并不走近，忽然跪地，号哭起来，拉妻先当她，因妹夫惨死，伤心悲吊，后来看出噶婆面容，万分悲愤激烈，状类疯狂，哭喊好似勉强压低，但那愤急丑厉之状，从所未见，不时并还探头下面，东张西望，神情也极诡秘，似有难言之痛。不禁惊疑，刚要发问，鸦鸦也被惊醒，刚立起来，喊了一声大娘娘，噶婆忽似疯了一般，回过身去，跪伏在鸦鸦身前，要鸦鸦用脚，踏她的头。拉妻知道女儿，年幼天真，虽嫌大姨臭秽。但因对方怜爱体贴，无微不至。无论在森林中，得到什么好的食物，必要偷偷设法送来，并还将妖巫姊姊遗留下的东西，做成玩具，与她玩耍，因知自己夫妻不喜欢她，都是抽空掩来，将鸦鸦引往无人之处，一同游玩，百依百随，从来不使女儿不快，想尽方法，讨她欢喜。并将祖传几件凶毒的暗器，妖巫生前最为珍秘，连对自己，都不肯泄漏的吹针毒刺钩弩之类，去掉上面的毒，细心传授。另外告以分辨各种药草，以及服用之法。因此双方情份甚深。为了不愿人知，并还约有暗号，平日一呼即去，连父母也禁止不住，最肯听她的话，所说从不向人泄露。自己本不知道这老少二人情分深厚，还是丈夫死后，母女二人，抱头痛哭，鸦鸦悲愤头上，自说，将来长大，必要杀尽林中毒蟒，为乃父报仇，漏了口风，方始问将出来。

本来噶婆，照例至多三、四日，必要偷偷掩来附近，与鸦鸦独自玩上一阵才去。不知怎的，由出事前两日起，差不多已有半月光阴，始终不见人来，连日鸦鸦，还在盼望，说要前往寻她。因见女儿年幼，太不放心，再三劝阻，不令她去。当此深更半夜，人都睡熟的阴沉天气，忽然偷偷掩来，她和丈夫是对头，见面这等悲痛，已是可疑。末了对于一个小辈外甥女，又使出原来本族中向仇敌伏罪的最重礼节，仿



做了大对不起人的事一样。她和二姊一样，天性凶残，因借丈夫淫机，帮助老人除害，常时愤怒，曾对鸦鸦说，她不是我妹子的丈夫和你的阿爸，决不与之甘休，为了爱你母女太深，他是你们亲人，心虽恨他，还愿他好，他做酋长，我很喜欢。并说，黄山都不是好人，要我留心等语。他虽粗蠢，也学有不少邪法，二姊那些凶器毒药，有两件最毒的，老公公始终不曾搜出，也无一人发现，她传授鸦鸦的暗器，虽是仿制，此针无毒，但这两样东西，十分细小，尤其是那毒刺吹针，比汉人卖的针还细，如无毒药精炼，就是学会，也无用处。分明这些凶毒之物，连那几种毒药，均在她的手内。也许为了报仇，连以前当众所发毒誓，都是假话，莫要毒蟒，是她暗中训练，不知用什么阴谋，将丈夫害死。此时见我母女，天良发现，自悔生成大错，方始愧悔痛哭。想我母女，饶恕她的罪恶，才有这等举动，想到这里，再一回忆丈夫死时惨状，不禁怒火中烧，目眦欲裂，竟忘了病势沉重，立由地上，纵将起来，怒吼得一声：“那是你做的么！”双手一张，待要猛扑过去与之拚命，噶婆似早防到，连忙往旁纵开，低声喝道：“不是我做的事，但我悔恨已极，请你听完再说。”鸦鸦也知噶婆，不会害他父亲，也由旁边抢过，抱紧乃母双脚，低声哭喊：“娘不要气苦，大嬢嬢决不会害我阿爸的。”话刚说完，噶婆悔恨伤心太过，竟几乎昏倒在地，拉妻听出内有隐情，噶婆至少必知此事，方才起得太猛，一扑不中，便成强弩之末，站立不稳，头昏腿软，坐倒地上，喘吁吁戟指哭喊道：“你说你说，我丈夫是怎么死的？”噶婆听她，高声哭喊，忙摇手低喝：“好妹子，声音放低一点，我今夜冒险来，便为寻你母女，商量报仇之事，如被对头听去，连你母女，也活不成了。”

拉妻看出对方神情，诚恳悲切，料有原因。便说：“我树屋，离地最高，树身也大，最近的人家，相隔也有二三丈，只此一处。住着两个年老妇女，你不用这样惊慌，有快说，我心都急碎了！”噶婆仍不放心，又往下面，探头望，侧耳细听了两次，方始哭诉经过。并说：“对头在凶苗老麻相助之下，人多势盛，近又添了几个死党，如非我向她们立过毒誓，并有要挟之法，将他骗住，说好只要彼此约，便各不相犯，照样也是难保，今夜之来，最犯大忌，道命必不保，如今你在病中，万非其敌。稍被看破，连鸦也休想活命了，他们业已准备，等你病势稍好，便来强奸强迫做他次妻，不允定必暗害。他们诡计多端，你就病好瞒着众人，偷偷赶到花林塘，向老公告发，想要报仇，也无用。一则，他方法做得巧妙，妹夫明被毒蟒杀死，他这恶贼反因冒险救你回来，得到众人格外尊敬，谁也不知他已学驯养毒蛇，和杀蟒之法。口说无凭。我如去做证人，休说人向来厌恶，平日面都不见，只凭口舌，没有实证，公审时，他必说我忌恨以前杀妹之仇，乘机陷害，再由那十几新旧死党，出头作证，告他不倒，我为仇敌所杀，原不惜。你母女二人，早晚必为这厮阴谋所害，转不如暂时说，你能嫁他，拚着一身，为丈夫报仇，下手容易得多。真不愿，等病稍好，先不向人露出，人已痊愈，突然冷防，乘着阴天黑夜，逃往花林塘，或是挨到老公公，到月潮来时，当众请求，也不露出口风。只说，母女二人，有伤心，意欲迁往花林塘，与老公公，同住一地，平日不要身走动，等鸦长大，有了好帮手，我那毒刺吹针，也得得心应手，或明或暗，均可报仇。千万不可急此一时。开始而咬牙切齿，和鸦鸦一同静听，听完也未回答。想了

蟒，忽然惨笑道：“大姊，我不怪你，但你虽未杀我丈夫，终是因你而死，先颇对你愤恨，后想仇敌，明知我丈夫忠厚义气宽宏大量，不会要他为奴，仍恐公论不容，和他的体面，百计千方，用尽阴谋毒计，便没有你这条毒蟒，也必不免于戮。方始回过味来，如今别无话说，我人已力尽筋疲，病恐难好。就能活在世上，报仇也非容易，鴉鴉虽小，颇有志气，望你格外怜爱，将你能，尽量传授，切不可使人知道。我还有些话，要和她说，天已不早，恐人看破，你快回去罢！”噤婆见状，自更感动，强忍痛泪，咬牙切齿，舞着一双又粗又大，乌黑的双手，悄悄走去。

拉妻见女儿只上来号哭了两声，以后便噙着一泡痛泪，面容悲愤，一言不发，同时觉得人已不支，忙将女儿，揽在怀中，教了许多复仇方法。母女二人，又哭数了半夜，到了次日，人便悲愤而死。

由此鴉鴉立志报仇，不久移居花林塘，因想乘机下手，父母遗留的毒药和各种兵器，早在暗中藏起，并未交出。后被老人发现，恐其年幼无知，发生危险，强索了去。鴉鴉无法，借着亲热服侍，常往老人屋中，看好藏处，准备随时取用。一面结交了六个同伴，七人互相立誓，祸福同当，以作将来帮手。借着看望大姨，偷偷前往，把毒刺飞针，练得精熟，因噤婆恐其无知，弄巧成拙，或被别人发现，仍不肯交她带回。双珠一到，想起前事，激发报仇之念，自知人小力弱，大人不会疑心，这类毒刺，除妖巫外，休说是用，见都难得有人见到，决不会疑心是她。何况噤婆又说，妹子死后，更觉生趣毫无，老人之仇，又不能报，早准备犯誓自杀，祸福安危，已全不在心上。万一有人看破，她便出头承当，本来无妨，但不愿噤婆，为此送命。意欲杀人之后，随

了双珠，一同上路，以免泄漏。否则，事情早已过去，如凭她和噶婆，口说仇人罪恶，没有实证，又是本族酋长，一个激动众怒，便难分辩。只有照着乃母所说暗做方法最妥。不料这日，刚刚准备停当，将毒刺要来，藏在身边，想等义母，动身之后，中途设法折转，杀了仇人，再行赶去，便不致生出别的枝节。哪知真的毒刺吹针，刚得到手。忽然瞥觉前侧两面，均有人影，在黑暗中闪动。想起昨日黄山都，曾在暗中尾随窥探，心中惊疑，知其不怀好意，先往一旁藏起，后见双珠被擒，忙即尾随下去，见人被藏在洞内，凶酋虽然险恶强暴。一则，和山兰余情未断。二则，这类凶杀自己人，杀的又是恩爱妻子，决非老人阿庞所许，便众人也必不能容忍，苗妇再在一旁蛊惑，意欲激令决裂，决计先把山兰说好，再行下手。因防知道地方，特将山兰，搭往相隔半里多的另一小洞之中，将人救醒，与之商量。全被鸦鸦，偷听了去，因得噶婆传授，知道这类迷人药草的解法，先乘对方争吵之际，往来路飞跑，本意往寻老人告发，走出不远，想起这一往返奔驰，道路甚远，即便把人喊来，义母必已受害，自己立志报仇，好容易遇此机会，如何看见仇敌人多，胆小害怕。想到这里，乃母死时，吞声悲泣，咬牙切齿，和所说乃父被毒蟒咬杀，死时的惨状，重又涌上心头，越加激发平日复仇之念，急切间寻不到解药，正打算取了泉水，将义母泼醒，隐在黑暗之中，等狗男女进来，每人射他一针，义母如在此时醒转，一同逃走，自合心意。否则，一人拚他两三个，报了亲仇，也是值得。何况自己人小，容易掩藏，吹针毒刺，更极利害，中人必死，决不能跑出五十步外，就被仇敌看破，只在对面以前，不被杀死，扬手张嘴，便可成功，尤其吹针小管，细才一指，长仅一两寸，制作精巧，含在嘴里，

猜不出来，就被当时擒住，也断无不中之理。

主意打定，心胆立壮，方要回身，望见前面，皮灯闪动，离地不高，知是一个小人，试发一个暗号，竟是所交七友之一。同时看出同来的人，竟是阿成，越发欢喜。因要暗杀凶酋，恐其泄机，只教了一套话，令向老人禀告，打发回去，一面拉着阿成飞跑，告以前事，分头下手，经过情形，和上文差不多。（事详前文），只有许多话，连阿成也被蒙在鼓里，鸦鸦连用毒针，杀死凶酋苗妇之后，本来随同去往洞中，看双珠醒未，商计同逃之事，继一想，凶酋还有几个死党，内中戛老麻，最是凶狡，虽被凶酋遣开，也许还要回来，此是元凶首恶之一，如何容他，活在世上。念头一转，便未现身与阿成相见，正往回路，窥探那四个死党的踪迹，忽见山兰奔回，发现凶酋黄山都，横倒地上，先是哭喊喝问，隐闻凶酋，也怒吼了一声，相隔颇远，又知山兰，对夫情热，并未死心，恐被看破，未敢上前。遥听二人，哭吼语气，凶酋好似说了一句汉家女子，底下便无声息，方想起噶婆所说，中毒的人，虽极苦痛，如其体力强健，所伤不是要害，没有用力狂奔，还能挣扎盏茶光景，照此情势，必被阿成，一拳打昏，刚刚醒转，毒性发作，快要断气，恰巧山兰，去而复转，夫妻对面，只怒吼了一声，毒性业已大发，昏迷死去。忽见山兰，由暗影中，如飞跑回，料知不妙，忙即掩身跟将下去，果然跑出只两三里，还未跑到守望之地，便因急怒交加，伤心太过，一交绊倒，昏跌地上，明知此是祸害，想要给她一针，又觉不忍，略一寻思，山兰已挣扎起立，取出牛角狂吹，发动警号，料知形势险恶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猛觉身子，被人夹起，往旁闪去，先颇惊慌，想要反抗，发那毒刺，忽然闻到那人身上，带有腥秽之气，以前闻

过，未等开口，对方似也防她出手，早将握有毒刺甩筒的右手，连筒捉住。同时，鴉鴉也是闻出那是噶婆身上的气味，隐闻那人低喝：“不可开口，”便不再强，噶婆以前和巫妖，狼狽为奸，那一带地理极熟，接连几转，不消片刻，便由一片密布丛莽的秘径之中，侧身穿入，到后一看，乃是毒龙冈后，一片危崖的下面，上面并有一片空隙，可透天光。夕阳虽快落山，斜日反照，看得逼真，鴉鴉等噶婆放下，刚看出她一张蓬头散发，狞厉丑怪的脸上，带着一片惨笑，口里连声夸好，忽然嗒的一声，低头一看，正是那块死人骨所制的锁钥信符，落在地上。未等下手，已被噶婆抢去，仔细看完，喜得乱跳乱蹦，一面和鴉鴉说那东西的权威。野人对它，如何信仰，失去多年，今日竟得回转。手如拿有这块刻有骷髅的人骨锁钥，便是所向无敌，谁也不敢与之相抗。

鴉鴉闻言，虽颇高兴，因这祖传之宝，不应落在外人手中。噶婆的话，不曾说清，不知那是失去之物，非但想不起用它之法，反恐此与双珠有害，又太关心双珠，和阿成的安危，并未将它带走。等到赶往原地一看，阿成、双珠，均已不在，洞中没有争斗痕迹，不知逃走也未。心想，山兰已将野人引来，二人如往楠木林一面，非被追上不可。好在路熟腿快，不如去往回路探听，万一被擒，也好救她。正想用什方法解救，好在大仇已报，只要放此二人，便是替死，也是心愿；如其三人同死，白便宜戛老麻，却是不来，业已打好事完自首之念。正往前赶，忽遇阿成，得知山兰自杀，双珠已被擒去，心中悲愤已极，忙将阿成，引往隐僻之处藏起，重又回赶，一路掩掩藏藏，快到月儿湖，天早入夜，作贼心虚，还有一个极恶穷凶的仇人，不曾杀死，自己一见投缘，当她亲娘看待的人，又被众人，冤枉擒去，凶多吉少，势难

兼顾。正觉两难，忽遇两个同盟幼童，问出因她年小，在山兰迷倒以前，人便走开，一直无人看见，谁也不曾对她疑心。老人阿庞，因其曾随二女出猎，此时未归，还在悬念，忙向二童，又教了一套言语，令寻老人密告，并将另外几个同盟小友喊来，用巧言激动，说双珠是她义母，如何冤枉，以及凶酋杀害父母之事，只不令其向外传扬。阿成隐藏之处，原离月儿湖不远，几次想要冒险拚命，往救双珠，均被鸦鸦劝止，说此去平白送死，毫无用处，等我见完老公公回来，探明口风，再作计较。一面令那几个同伴，送饮食兵器，去与阿成，令其等信，并说，佳节以前，不会杀人，无须忧急，自己偷偷掩往老人那里，告知前事。本来还未想到骷髅锁钥的用处。后和阿成，藏在场侧大树穴中，偷听老人口气，到了天明，又发现凶苗戛老麻的阴谋，方始着急。因阿成立志替死，为了仇人不曾死完，急于救出双珠，只得答应，当地风俗禁忌，已在昨夜告知，等到准备停当，快要起身，二人无意中，忽然谈起人骨骷髅锁钥之事，鸦鸦问知这件祖传至宝，双珠一来，便藏在身上，并非当地所得，阿成由菜花蚬起身时，因爱双珠美貌，全神贯注在她一人身上，穿的衣服，又极单薄，曾经看出胸前，有一两三寸大小的东西，挂在衣服里面，凸起一块，中途杀那大蟒，脱换血衣时节，曾见双珠，代为取下，又偷看到一眼，仿佛象个刻有骷髅的死人骨，当时觉着这类东西，乃蛮苗洞中巫师，用来行法的死人骨，越是生苗野隲，看得越重，心上人是个汉家女子，怎会把它，带在身边？还在奇怪，及听鸦鸦询问，这块人骨锁钥，是否见过，问知野人祖传之宝，忽然警觉，想起那日，夜宿森林，遇见大群凶犀，被主人救起之事。为了下面，犀群太多，同在一株树上，睡梦中听他三人，低声密

谈，说起此行用意，以及几次打听野人烈凡都之事，也许与此有关。便向鸦鸦打听，可知“烈凡都”是谁？鸦鸦闻言大惊，说这三字，如何可以妄自出口，被人听去，向你索讨祖神信符，拿不出来，休想活命。随将平日所闻，失宝订约，花蓝夷，逾期不来的大概，以及烈凡都乃祖神尊号，非有重大的事发生，不能妄喊，禁忌甚多，一一说出。这时，二人如同往见老人，详言经过，也可无事。偏是鸦鸦年幼，不知细底，更不知这件枯骨信符的用法，何况失而复得，对方千辛万苦，专为送宝而来，便闯多大乱子，也不妨事。一心复仇，东西又不在身上。听完，只代双珠后悔，前两日不曾明言来意，并未想到它可救人。仍照预定，由众幼童，用藤兜掩护，将阿成送往台上，刚到不多一会，戛老麻便要挟老人，率众发难。鸦鸦藏在一旁，方觉阿成，只一出面，义母便可放下。谁知凶苗戛老麻，受了老人怒喝警告，恼羞成怒，越众行凶，被阿成一矛，钉死地上，看出群情越发愤激。休说阿成，便自己上前自首，也是无用。万分惶急之中，忽见一个，比她年长的盟友龙都，同了那几个同盟兄弟姊妹，飞驰赶来。见面一说，才知先和阿成说时，龙都因往花林，窥探动静，没有在旁。后来听说前事，知道这是一个救星。上次众人公会，还曾在旁，非但听老人阿庇，亲口说过，并且他的父亲，便是随同老人行礼的一个老祭司，对这一块死人骨的威力用处，全都晓得。匆匆相见，问明东西不在身旁，鸦鸦急得无法，见仇人凶苗已死，业已准备自首之时，出了这大波折，急得跳脚，不顾多说，便同往寻噶婆。

因事危急，噶婆所居虽近，地势隐僻，人又古怪，向不许别的幼童，前往走动，独自当先狂奔。由昨日起，不眠不休，力气用得太过，又当心慌忙乱之际。去时已跌了两交，



忍痛爬起，正往前奔。总算运气，迎头遇见噶婆，喘吁吁说明心意。噶婆本意是想仇人已死，只剩戛老麻一个，和几个不知情的同党。最心爱的鴉鸦，不久必去，自己年老，平日受众厌恶，活在那里，也无趣味。再一想到两个心爱妹子的仇恨，越发情急痛心，本意是想，带了仅剩下的两根毒刺，赶来暗杀戛老麻，为妹子报仇，省得鴉鸦孤身犯险，事成之后，再仗着这块人骨锁钥脱难。不能办到，便即自杀。鴉鸦说得太急，不曾听清，开头不肯交还，后来鴉鸦，情急拚命，说亲娘已死，难得来了一个好娘，她如被害，我决不想活命，说罢，便朝树上撞去，虽经同伴抢救，不曾送命，人却急昏过去。

噶婆本极爱她，已想答应，当时救醒，又听说仇人已被阿成一矛刺死，不禁狂喜，非但将那人骨锁钥交还，并还告以用法。老少七人，除去拉拉，年纪太小，不曾跟来，另外几个，均比拉拉年长，全都爱她。同在一起，知事紧急，一路往回飞驰，仗着走出不远，转眼便自赶回，出林时节，鴉鸦心急太甚，平日步法本快，又因噶婆一说，精神大振，不知日夜奔驰，伤敝疲劳之余，一时兴奋，没有长性，一眼望见前面月台上，绑着双珠，众声怒吼，形势严重，知道老人阿庇，最爱她这义母。竟会把人绑到月台上去，分明众怒难犯，人已凶多吉少，越发心慌悲急，重又抢先，拚命向前狂奔，连纵带跳，共只三四个起落，本来脚底，已在发飘，伤处疼痛，一不留神，吃断树桩旁边，露出地面的树根，猛的一绊，去势太急，窜出一丈多远，跌倒地上，一条小腿，被地上石块，擦破了两条裂口，鲜血直流，连痛带急，两眼发黑，几乎晕死过去。幸而后面同伴赶到，将她救起，朝前飞驰，这才缓了一口气。

这伙幼童，最是身轻腿快，噶婆年老，竟追不上，又见情势危急，心里一慌，还未出林，又跌了一交重的，头还撞在树上，遥望鸦鸦跌倒，忙告另一幼童，急速抢先，将其抬起，由人丛中，一路喊将过去，自己也在两个幼童，扶持之下，忍痛急赶，到了台上，瞥见鸦鸦腿上鲜血淋漓，好生心痛，知其力已用尽，不耐多说，忙即抢先发话，说完前言，便朝老人厉声怒喝：“我也自知我姊妹以前，为恶该死，但我三妹，死得冤枉。几次想要为她二人报仇，均想不起个好主意。想不到我外甥女鸦鸦，小小年纪，如此胆勇，将这仇人杀死。但是舅老麻为阿成所杀，无法公审，失去对证。虽仗祖先神符之力，将他放下，是非真假，仍不能使人全信，何况这两个仇人，还有几个死党，就因神命，不为报仇，也必暗中怀恨，我原想用你们祖宗的灵骨和你作对。如今业已想开，我这样的人，实不该留在世上，留在哪里，也是有害。不说杀妹之仇，你实是一个好人，我现听鸦鸦平日之劝，业已打消复仇之念。不过，我已立誓在先，不能报仇，便须自杀。为了证实这两个恶人的罪恶，成全我外甥女的孝心，并免那个忠勇无比的好男子，不受冤枉，照你族中规矩，拿这条命，来作证明吧！”老人见她，形貌那样丑秽，声如狼嚎，神情却极悲壮激昂，台上下那许多野人，全都听她说话，丝毫声息皆无，方觉此人居然悔过，并能揭发阴谋，保全两个好人，证明恶人罪状，是个有功的人，忽听出有了自杀之意，忙喝：“事已明白，不消如此！”哪知噶婆，自知众人厌恶，鸦鸦一走，更无生人乐趣，死志已决，还未说完，已先准备，手中握有一把，长才三寸的毒刀，旁人谁也不曾看出，等到说完，一声吓人怪笑过处，手朝胸前一按，便不再动，也未倒地。人本丑怪，头蓬得和乱茅草一般，又是瞑目

怪笑，口中稀落落露出几枚利齿，张而未闭，神情越发狰狞凶猛，看去直和恶鬼一样。

众人先未看出她手有毒刀，尸首未倒，不知人已自杀，还是老人见多识广，见她一手扬起，作出仰天狂笑之势，一手握拳，贴在胸前，手指缝中，似有一线白光，映日生辉，知其手有凶器。同时，鸦鸦也在双珠扶抱劝阻之下，挣扎上前，刚伸小手一拉，双珠闻不惯那腥秽之气，又不舍得放下这智勇双全，美慧义烈的爱女，无意中搂着鸦鸦侧脸往旁一闪，叭哒一声，死尸跌翻在地，众人才知人已断气。那毒刀非但奇毒，并且一经刺中，人便发麻，失去知觉，伤在要害，死得更快。端的猛烈无比，鸦鸦想起她平日的好处，不由伤心痛哭起来。双珠知那伤毒甚重，强将鸦鸦抱起，再三劝说，不令近前，以防沾染。野人最尚胆勇气，噶婆虽是众人平日厌恶的人，见此壮烈举动，却是敬佩已极。又知这三个狗男女的罪恶，死得不亏，对于鸦鸦，更是称赞，认为全族中从来未有的少年女勇士，先被噶婆语声镇住，全场肃静。噶婆一死，对这男女老少四个英雄，敬佩到了极点，由不得同声欢呼起来。

### 第三十一章 好事近，喜音来

老人看出群情兴奋，转怒为喜，非但不怪自己偏心，反倒增加威信，也是喜极。仰望日色，恰巧当顶，忙用金角发令，分别去往星星泉沐浴，并派当年轮值的人，将这两具死尸，迅速拾去火葬，打扫干净。准备黄昏月上，同度佳节。角声一止，众人相继欢呼散去，老人见鸦鸦，已经双珠，取出伤药，代为敷好伤处。忽然闻到药香甚熟，想起那日花林

塘，开她包袱，只知带有许多药粉药膏，不曾细看，见其手法有异，心中一动，越发高兴，忙喊：“好女儿，好孙孙！你们和阿成，太辛苦了，可到林内软床上，歇上些时，稍为养神，吃点酒肉，同度佳节吧！”双珠等长幼二人，自然疲极，鸦鸦身上，又有好几处伤痕，虽经双珠，上了伤药，也只暂时止住痛苦流血，本定事完，为她洗涤，重新包扎，早就不耐久候，只为台上下野人，对他三人，欢呼热烈，并用英雄勇士，好人义气，种种称赞的话，同声欢呼。此是蛮族中最重要的礼节，必须接受，不能退走。还要忍着苦痛，扬手欢呼，与之应合，以示亲热。

其实，阿成还好，双珠早已支持不住，手中还要抱着一个鸦鸦，一听说走，想起因祸得福，无意之中，竟将所寻的老野人寻到，人又这等好法，满心欢喜，刚刚应诺，待要转身。猛觉左手，被人扶住，回看正是阿成，方想说是无须，忽然一腿抽筋，又酸又痛，几乎不能举步。回忆前事，知由昨日，被擒到此，站立时太多，连经惊险挣扎，一夜无眠，本就疲劳不堪。第三次被擒时，连台上妇女，均被激怒，用力最猛，绑得最紧，自己因见性命关头，阿成危机一发，心更冤苦悲愤，由不得生出一种强抗之力，拚命挣扎，比前两次也更加激烈。及至绝处逢生，惊喜交集之际，眼见鸦鸦，小小年纪，为她拚命，壮烈情景，周身都是伤痕，人已快要倒地，只顾抢前扶抱。跟着，又受众人欢呼尊敬，兴奋头上，全副心神，贯注台下，忘了末次挣扎剧烈，腿已扭筋，又被人打了几下，只知受了点伤，还不觉得。好不容易挨到事完起身，这一转步，才觉痛不可当，念头一转，便任阿成扶了，一同走下。

那花林偏在崖侧的坡上，那崖通体壁立，满布苔藓，其

碧如油，上下挂着好几条大小瀑布，宛如七八条玉龙银蛇，蜿蜒飞舞，奔腾急窜在那大片碧幕之上。共只这一片两三亩宽的浅坡，原是崖缺，经过老人阿庞，多少年来，经营布置，种了许多花树，种类甚多，一直通到崖后坡下，与后面大片花林相连，终年花开不断。坡前不远，便是月儿湖的湾角，上面搭一条独木桥，湖中心那根擎天水柱，宛如一幢银花宝盖，挺立湖上。玉雪纷飞，飘舞而下。水声轰轰，加上那些无数的水点，打在湖面之上，叮叮冬冬，响起一片繁音，直似大吕黄钟，钧天广乐，箫韶竞奏，杂以笙簧，宏细相间，合成一种自然的音乐，美妙无与伦比。老人所居木屋，专为祭神时，暂居之用，由佳节前数日，临时建成，虽然简单朴素，只有一座木台，上面用树干花草，搭盖成一所小屋，大只方丈，仅容一、二人居住。但是风景绮丽，从来少见。台前并有一片空地，每株大花树下，均有野人，用生麻藤经结成的软床，和幼童摇篮一样，悬在那里。双珠回顾大群野人，除十几个男女幼童外，并无一人跟来。问知人已绕往坡后，星星泉中沐浴，温泉虽不算小，为了当地人多，分班入浴，要两三个时辰，日色偏西，方得洗完。自觉伤痛难忍，鴉鴉更是面容惨白，偎在自己怀中，抱紧头颈，不时低声娇呼好娘娘，亲热已极，越看越爱，也不住亲她额角，因不愿示弱，已然强忍苦痛，往前走，好容易一步一步，挨到木台前面，想随老人，走往台上。不知怎的，腿又扭了一下，当时奇痛难忍，不禁噁了一声，几乎站立不稳。幸而阿成在旁扶持，人已痛得面上变色，急汗交流，老人闻声回顾，看出双珠，苦痛狼狈之状，鴉鴉也是警觉，连声急呼，说：“好娘人太疲倦，昨夜想已受伤，老公公快帮她一帮！”忙即立定，先想叫阿成抱将上去，双珠想起前情，自不愿忘，连说：“无须，我在

下面歇息，也是一样。”老人以为汉家女子怕羞，不愿当人受丈夫怜爱搂抱，忙令阿成，接过鴉鴉，笑问双珠：“下面没有坐处，本定去往台上，吃点酒肉，随你心意，在我屋中，或是花林软床之上，睡它一觉。看你神气，受伤想必不轻，人也过于疲劳，我是你的义父，如不嫌弃，由我捧你到软床上去可好！”双珠连声谢诺。

老人大喜。双珠对这忠厚慈祥，朴实勇敢，而又聪明机智的老人，早在无形中，生出一种亲热尊敬之感，便由他用双手，轻轻兜着肩背双腿，捧向软床之上放下。阿成自然关心双珠伤势，因鴉鴉对这义母，十分依恋，定要同卧，不愿分开，好在野人所制软兜悬床，又长又大，坚韧而有弹性。上面铺着极厚的兽皮，和草席之类，睡在上面，十分舒服，便将鴉鴉放在双珠床上与之并卧。

老人知道阿成也是连受惊险，一夜无眠。见相隔六、七尺远，还有一张软床，与之斜对，便令卧在上面，养息些时。等自己取来伤药，洗涤包扎之后，再起饮食。阿成终不放心，先用蛮礼，向老人拜谢好意，并说：“我主人乃符老太公的孙女，医道极好。她父亲符南洲，本领更高，由伊拉瓦底江，直到迈立开江那面，所有各峒蛮苗夷僮，受他好处的人甚多。我这位主人，身边便有伤药，不过我不知道用法，只要向她问明，不消一日，便可痊愈。来时，曾在我们峒中试过，医了不少的人，都是如此。”说时，老人正代双珠，将包袱兵刃取下，又将鴉鴉所剩毒刺吹针要去，以防转侧之间，受了误伤。闻言想起前事，觉着阿成，明是爱极双珠，无论一言一动，均有至情流露。如何喊她主人。可是双珠，并无种族之见，真个当他奴隶。阿成未说真名以前，曾有过救命之恩的话，我一直当他二人情侣，双珠并未否认，是何原故。

如其双方，都有意思，求爱未成，象这样的好男好女，理应助其成功。这时，最好连自己的心事，也先不去说破，等他们精神恢复，然后背人细问，如其所料不差，岂非一件快活事情。还有花蓝家峒酋，是我恩人，当初曾经约有隐语，言明彼此有事，均须出力扶助。双珠尚有许多话，因见人多，没有明言，也要向她探询，不必忙此一时。想到这里，侧顾阿成，正向双珠躬身请问：“主人药在何处，如何用法？”满面都是忧喜之容。及听双珠，所说药名，内有两种，竟和自己所有一样。阿成又在忙取水瓢，笑说：“他们伤处，我已看过，你主人只是扭了点筋，左脚红肿，又由昨日被擒，立到现在，所以痛苦不堪，余者均是浮伤，并不妨事，你说那两种伤药，我这里甚多，也是昔年一位老恩公所留。虽是仿制，因这里药草，力大性长，只比以前，更有灵效，酒水棉布，也都现成。当时便可取来。另一样药，专为鴉鴉流血太多之用，你去取来。前说两样，由我命人往取，代为医治，好女儿的药，也许更灵，你们还要走上不少险路，莫要糟蹋，留在途中应急吧。”双珠早就听说，老人受过汉人救命之恩，并藏有大量灵药，凡是蛮荒森林中特有的伤毒重病，差不多全部能医。几次想问，均因星月佳节，相见时少，自己又防惹事，不肯到月儿湖来，未得机会，照他所说，这两样伤药，全是祖父、父亲，精制灵药，他如何会知道药名用法，一点不差，并还全是汉音。虽说近数十年来，这种药方，逢人遍告，到处赠送，遇到夷苗蛮罗求医，住得稍远的，恐其弄错，传方之外，并将药草原样，以及制法功效，如何使用，对方叫什名字，俱都一一指明，细心指教，不厌烦琐。来人如其祖姪，还要留在小江楼，随时观看，学会之后，令其亲手配制，父亲在旁监督，往往闹到深夜才罢。一次没有学

会，下次来了再学。外面当然传布开去。但听山兰说，老人少说也有四、五十年，不曾出山，并且野人不与世通，怎会这样清楚。老人又说，此是昔年一位老恩人所赐，莫非所说恩人，便是祖父不成，事情如其巧合，看他这样感恩图报，性又那么忠实勇猛，在野人中，具有极高威信，求他相助，必更容易，心正高兴。老人话未说完，鸦鸦几个结义的小盟友，连拉拉也在其内，一直守候在旁，早已分途，往月儿湖对面，飞驰而去。回得极快，药和酒水，全都取到，阿成忙用木瓢，取了清水，照双珠所说，为她洗涤伤处，双珠本想先医鸦鸦，同时想起，方才危急关头，阿成跪地亲脚，抱紧双腿，以及追随扶持，全副心神，贯注在自己身上的情景。心又一动，方喊：“阿成，你怎不知轻重，鸦鸦人小，伤处比我利害，快些医她。不要管我。”

鸦鸦本来偎在双珠怀中，心里说不出的喜欢，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秀目，不时看完双珠，又看阿成，想起大功告成，受人尊敬，还得了一个好亲娘，不久便与同行，省得一年到头，闷在这黑暗的森林里面，看见父母遗迹，悲伤难过，正说不出的得意洋洋。闻言忙道：“这药真灵，我已不痛，我要阿成叔叔，先代我好娘娘洗脚医伤呢！”

阿成心虽愿意，但对双珠，一心恭顺，尊若天神，见说时面无笑容，本意恐其不快，再一回忆，拚死替主，危急关头，情不自禁的情形，越发面红心跳，哪里还敢下手。双珠见他，本是万分至诚，因听自己一说，立时缩退，面胀通红，仿佛又想下手，又不敢违抗的神情。忍不住嫣然微笑，未及开口，老人已先说道：“你先去医治鸦鸦，我医好你主人，再来上药吧！”阿成见双珠，面有笑容，心才稍放，只是关切太甚，意欲早使止痛痊愈，本无他念。又觉老人，年长能



了，不像自己是个外行，有他亲自下手，要强得多，忙即连声应诺，分头行事。代将伤处污血洗净，用净布蘸干，再由老人分别敷上伤药，连双珠脚筋，也被揉转复原。转眼痛止凉生，暂时觉着舒服已极。双珠一闻药香，便知祖传药方，所制灵药，森林中的药料，只有更好。见阿成还守在旁边，笑着说：“蒙你两次救我性命，实在感激，你太辛苦，还不早点安息，养好精神起身，我还有话要说呢。”阿成诺诺连声，因恐双珠嫌他粗野，特意去往后面相隔较远，并有花树遮掩的软床之上卧倒，老人问知这长幼三人，全都不饿，均要起身再吃，也就不再勉强。那十几个幼童，因要随同淋浴，也都相继散去。只老人业在清早浴过，同了四个轮值的男女幼童，走往木台小屋之内，准备夜来祭神之事不提。

双珠见旁边，还有一个小野人，坚持不去，问知鸦鸦所交结义盟友之一，年纪最长，已十五岁，名叫龙都，这次出力最多，便朝他谢了两句。劝令卧在对面软榻之上，伤痛之后，卧处舒服，不由神倦欲眠，和鸦鸦谈不两句，便自睡熟。醒来，觉着左腿肿胀，不能弯转，鸦鸦业已不在身边，先颇惊奇，低头查看，才知末次被困时，因为挣得太猛。吃套索的藤，将腿上皮肉，擦破一条小口，那藤大概有毒，老人敷药时，只当扭了筋骨，揉好之后，将药敷上，不曾留意。为了疲劳太甚，一觉睡醒，天已入夜，伤毒也是发作，且喜自己会医，不是外行。忙坐起一看，人已走光，耳听前面，笙歌欢呼之声，宛如潮涌，此起彼伏，热闹已极。腿虽肿胀微麻，因先敷有伤药，并不甚痛，精神业已恢复，又有一身极好武功，自然不在心上。忙即坐起，觉着腹饥，正将旁边包袱打开，取出刀钳药物，待将毒血放掉，搽上药膏，再取泉

水，稍为梳洗，去往场上，看野人过节热闹。好在十九以前，多么重要的事，野人除有强敌上门，照例也不会出去走动，率性候到过了十九，再向老人，说明来意。忽然发现毒气甚重，不是先敷伤药，也有消毒之功，减少许多危害，差一点没被窜入筋骨里去。这一惊，真非小可，照此情势，在这两三日内，非但不能用力过猛，最好静养，路都不走，才好得快，否则还要讨厌，深悔先前，人太疲倦，以为老人，是个内行，又太自恃本领，觉着伤处，无什重要，只是疲劳太甚，扭了点筋，业已揉好上药，便不妨事，不曾亲自细看。没想到野人所用套索，也会有毒，再不便末次被擒时节，挣扎太猛，那些女野人，又在怒火头上，知道老人袒护，下手暗算，用那有毒的藤鞭，抽了一下，当时也曾觉着异样。因当生死关头，没有在意。跟着，转危为安，兴奋太甚，就此忽略过去，想到这里，方觉套索不应有毒，二次细心查看，果然肿处，有几个细如毫发的黑点，忙用银针一挑，果是毒藤上面的刺毛，才知擦破之处的伤痕，适逢其会混在一起，并不相干。乃是末了被蛮妇暗中抽了两鞭的伤毒，刚刚仔细用银针将毒刺全数挑出，放去污血，觉着腿上舒服了些。待取山泉洗涤上药，加以包扎，猛觉灯光照处，侧面地上，现出一条人影，抬头一看，正是阿成捧了水瓢，立在旁边，相隔约有两丈，目光正对自己。双珠对他，本极感念，先还以为他和鸦鸦去往湖前看热闹，不料远远守在一旁，因见自己，医伤上药忙去取了水来，在旁等候，由不得心生感激，脱口喊了一声：“阿成！”人便应声而至，到了面前，见双珠腿上，紫血淋漓，惊呼道：“主人腿上中毒了，可要我將毒吸去！”双珠笑说：“无妨，不消如此，再重一点的毒，我也能治。可惜先不知道，耽误了些时候，今夜他们过节，恐怕

不能前往了，你怎不去随同过节，守在这里作什？”阿成本将水瓢捧起，跪向床前。双珠瞋了他一眼，接口笑说：“我不喜人恭敬，快些起来。”说完，一面伸手，将水接过，放在炕床之上，边说边谈。阿成起身笑说：“方才老公公，见主人睡得甚香，不令惊动，他说，最热闹是在月上中天之后起。此时尚早，主人又是外来贵客，并非本族中人，尽可随意，睡得这样香甜，可知劳倦太甚，暂时不要惊动，睡醒之后，照他心意，不可勉强。本来想留两人，在此照应，我知今夜，全体野人，连那四外防守外敌的，都要轮流到场，鸡鸭身还有伤，也非去不可。再三向他推谢，方始答应由我一人在此守候服侍。他把鸡鸭抱去不久，又命人送来许多酒肉，和干鲜果子，我守在旁边，等了两个时辰，见主人睡得十分安稳，因腿上盖有薄被，不曾揭看，连鸡鸭中间抽空赶回两次，均不知伤处有毒，肿胀这高，主人将伤医好，可要吃点东西么！”双珠问出阿成，因自己不曾饮食，他也未用，便怪他道：“你怎如此心实，那多东西，少留一点，我也吃不完，听鸡鸭说，你还是我被擒之后，经她苦劝，天明前吃过一顿。今日水米不打牙，你我连共患难，情义深厚，应和兄妹一样，何必这等拘束，快些取来，你先饮食，我还有点事，须往那旁走动。你却不许跟来，等我洗漱完毕，再回来吃，不要等我。这主奴二字，也须去掉。从今以后，你我算是结义兄妹。再要喊我主人，我就不理你了。”

阿成闻言心生惶恐，也不知是惊是喜，但对双珠，一意服从，恨不能把这人，顶在头上，含在嘴里，心里不肯违抗。当时虽是诺诺连声，说一句，应一句，自己却觉不配，面上神情，却是窘极，双珠见他，对于自己，又是忠心，又是义气，样样死心塌地，百依百随，不禁嫣然一笑，起身下床，

一腿肿胀，行动当然不便，阿成忙用手扶，双珠也不拒绝，走出一段，忽然停步，笑说：“你该回去吃东西了，我事完就来，不要等候。”阿成颇知汉人风俗，强笑说道：“主人保重，走轻一点。”随将腰间短矛拔下，递将过去，转身退走，双珠见他，真个忠实至诚，头也未回，一直走回原处，暗忖：此人对我，怎的如此敬爱，忽觉脸上，有点发热，念头微转，便自回身，用那短矛支地，往花林深处走去。

有了手杖，果然轻便得多，事完回来，中途故意由侧面树后，绕向小溪旁边洗漱。暗中偷看，阿成已将酒食果子，摆向一个大树桩上，还取了一块山石，放在旁边。把软床上的皮褥，取了几张，上下铺好，人却立在一旁，似想心事神情，后来似因等时太久，心中悬念，连朝方才去路观望，几次想要起身寻去，走不几步，重又退回，仿佛想往寻找，又恐怪她神气，心中好笑，衣包本来带在身边，梳洗完毕，又将带去的衣服，换上一件，然后拿了包袱，仗着一身轻功，颠着一只脚，手持短矛，点地而行，轻悄悄回到原处。耳听阿成，自言自语，双手向天，做出祷告之意。心想，听他背后说些什么，忙即掩身树后，静心一听，越发感动。

原来阿成，对于双珠，虽是爱极，但是自惭形秽，双方年纪，又差了十来岁，认定不配，此时正在向天祷告，表明心事，大意是说：“我真爱极主人，当她性命一样，但我知道不配做她丈夫，就她愿意，我也不敢，她真待我太好了，像我这样粗野丑陋的人，竟要我和她，兄妹相称。如何承当得起，我别的不想，只望她老像现在这样待我，容我跟随一世，永不离开，将来回到汉城，不要变心，照她汉家人，男女不常见面的规矩，逼我回去，就快活极了，我真后悔，今

早野人快要杀我以前，我因爱她太甚，紧拖她的腿脚，亲热不放，先还恐她动怒，想似见我快死的人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倒对我安慰，面有笑容，彼时我真快活已极。后来遇救得生，来到这里，见她伤毒甚重，想要为她洗脚，她倒仿佛生气神情。此时想起，还在忧疑，恐其不快，所以后来，守在一旁，她人未醒以前，我都不敢走过，醒后总算对我还是那么好法，才放了心。主人啊，我是你终身的奴，我虽爱你，胜过我的性命。但我决不敢丝毫做你不快的事，我常听峒主夫妇闲谈，深知你们汉家妇女的风俗礼节，除却真在患难之中，非我保护不可，或是你身有伤痛，不能行动，必须用人扶抱，那是无法。从今以后，我决不敢碰你一下，像今早那样亲热，有过一次，我已心满意足，死也甘心。便受那场惊险，也是万分值得的事，决不会再想第二次了。请你放心吧。”说到这里，人又向前张望，走了几步，似恐自己嫌她跟踪，生出误会，叹了一口气，带着满脸盼望之容，低着个头，重又回转，双珠立在树后，早已感动。心中好笑，此人真个痴得可怜，且看他以后，是何光景，少女心情，虽无嫁人之意，不知怎的，生出一种微妙之感，竟将昔年和双玉一起时的童心勾动，看准对方来路，正打算冷不防，由树后闪将出去，吓他一跳，忽听身后鸦鸦笑呼：“阿成叔叔，你看是谁，一个人自言自语，搞的什么鬼呢？”

双珠闻言，猛想起自己，是个未嫁人的少女，对方是个男子，对我如此颠倒，口气这等痴法，和他庄容相对，尚难免于生心，情不自禁，如何还要故意戏弄引逗。老人阿庞和众野人，自来都当我是他的情人爱侣，我也忘了分辩，鸦鸦偷偷掩来，必也有点疑心，睡前还曾想起，此时怎倒忘却，心方后悔，想要缩退，已是无及，恰巧鸦鸦颠着痛脚，跳跳钻

钻，笑嘻嘻由左近树后，现身赶来，忙即乘机一把抱住，刚喊得一声：乖女儿。阿成正在低头回走，心中惹事，闻声惊视，瞥见心上最敬爱的主人，业已立在方才坐处不远的花树之下，灯火光中，吃满树繁花一映，又经过一次梳洗，比起方才酣睡初起，云鬓蓬松，缟衣不整，玉颜红晕情景，分外显得美如天仙，艳光照人，心方惊喜。鴉鴉已颠纵过来，双珠也回过身去，忙即抢上几步，因恐背后之言，被其听去，心还怀着鬼胎，后见母女二人，搂抱亲热，对他并无丝毫怒意，心又羡慕起来。方觉我和鴉鴉对换，那是多么快活。双珠忽然回顾，嫣然笑问：“你怎不吃，偏要等我作什？”

阿成原颇聪明，见她似嗔似喜，虽然有点埋怨，实是好意，心才放定，忙答：“阿成不饿，想等主人、鴉鴉回来同吃，热闹一点。再说主人不吃，我先吃，心也不安，下次听话，不这样了。”鴉鴉接口笑道：“你说鬼话呢，明知我在前面过节，许多叔叔伯伯，婆婆婶婶，哥哥姊姊们，都喜欢我，老公公更把我抱来抱去，又夸又说，爱到极点，说得我都不好意思，好容易挨到完场，他们开始跳月，我见离半夜最后一次行礼谢神，还有不少时候。再三推说脚痛，被人抱着不舒服，要回来养息一会，才得回来。龙都因他自己，不能前来，我又快随好娘娘起身，不知何年相见，还不高兴，说我没有良心，怎会没有吃的。明是等好娘娘，偏要把我拉上，这大一个人说谎，多么羞呢！”阿成方说：“我真是想你，我太感激你了！”忽听树后，又有一幼童接口道，“你回到这里来，这样高兴，脚也不痛了，还说阿成叔叔说谎呢！”鴉鴉回顾，见是龙都，赌气答道：“你不说不理我了么，不去学他们的样，在场中歌舞快活，来此作什？我脚不痛，偏说谎话，也没有良心，你管我呢！”

龙都听她埋怨，一点不急，反说好话，陪笑答道：“好寻鸡，我不过说了一句错话，你已骂了我好几句，何必还要生气，没有你作对子，和他们一起歌舞，有什么意思呢。”寻鸡方始转了笑容，问道：“叫你不来，你偏要来，既来，便须随我好娘娘，和我同玩，不许走呢。”龙都笑答：“我娘说我，年已十五，快成大人，去年业已加入歌舞群里，今年更要学那跳月的礼节，我怎么说，先不让走开，后来我说，由昨日起，我们七个弟兄姊妹，为了搜寻真凶手，帮助好人，查探恶人诡计，共只午后，睡了不多一会，便因寻你，跑来此地，一直未睡，如今有些疲倦，想来这里，歇上一会，娘说，今夜照例不是真有病痛，不能支持，便快乐一夜，非到明日中午不睡。否则，便于本身不利，率性头一次请神上祭时，不出场也罢，既已出场，至少也应等神送走，大家跳月之后，还要小人，才可离开，还是不肯让我走开，我娘正在争论，老公公忽然走来，笑说：‘今夜只是不睡，送神时节，来此行礼，便可有福，并不一定非在场上不可，何况花林本是祖传，当初居住之地，能够来此，代我接待那两位好客，于我只有好处，并且龙都，是寻鸡同玩，你叫他睡，他也不肯，不必认真，他这一日夜，的确劳苦，又有功劳。说娘不应管我，我也不该说谎，借口睡觉来此，说完，又说娘有福气，养我这样好儿子，我娘自然最听老公公的话，才许寻来。你不走，我如何会离开。来时，老公公命我带话，说你方才归报，阿成叔叔，至今不曾安眠，他已累了两日一夜，你好娘娘腿上伤毒未愈，正在自家医治，行走不便。我们过节，虽极热闹，汉家人也许不惯，没有什么趣味。初来那日跳月，好娘娘推说身上伤痛，不肯同跳，她已看出几分，日里忘了星月佳节，是场上的人，不论主客，后

半夜谢神后，便要歌舞饮酒，一同欢乐，各寻伴侣，跳到通宵。好娘娘是汉家女子，就未受伤，恐也不愿，她如不肯前来，阿成叔叔，自然守在这里，不会独自上场。命我请问，你们两人去了，自然极好，如其不愿，或是伤痛难忍，无须勉强，好在身有伤痛，由昨日起，连受惊险劳苦，人都知道，就有什事商议。不到二十早上，说了也无用处，率性过节之后，老公公还有许多话要问，双方说明心意，再作打算，只要好娘娘开口，定必照办，我看好娘娘，连走路都要费事，如何能够歌舞跳月，如其不愿前去，这里灯火甚亮，月光又好，吃的东西，和前面差不多，我二人率性就在这里，陪好娘娘和阿成叔叔同玩，要什东西，我去取来，省得我好鸦鸦，颠着脚走，又不要人扶抱，看了心疼。到后半夜，送神时节，我再背你前去，行完了礼，再同回来，我已得到老公公允许，和你一样，睡否随便，你如想睡，我便陪你同睡，你看可好？”

双珠知道蛮苗早熟，鸦鸦貌相美秀，灵慧可爱，那小蛮人龙都，年已十五、六岁，蛮族中最尊敬有胆勇义气的人，双方本是从小一起生长的同盟骨肉之交，经过昨夜今早，一场患难，情分越深，照龙都的神情口气，分明这一双小男女，业已生出情爱，心方暗笑，猛一抬头，瞥见阿成，正看自己，不禁面上一红，假装不知。边吃边向龙都说：“老公公真体惜人，我本心实想观礼，看你们过节热闹，无奈伤痛未愈，行动不便，能够不去，再好没有。少时，请代我向众人和老公公称谢。鸦鸦是我的好女儿，你们如此情厚，她不久便要同我起身，你舍得么？”龙都想了一想，欲言又止，鸦鸦冷笑道：“好娘娘，他才舍得呢。”龙都急得脸胀通红道：“你哪知道我的心，自从天明前，听你和我说那真话，



说你起初打算自首，因你暗杀了两人，连打死了一个，除那不要脸的丑苗婆外，你那仇人夫妻，都是这里众人平日敬爱的人。按照本族规矩，如寻不到当初害你父母的实证，你年纪小，说的话一不相信，便要抵命，那时我真急得要死。后来夏老麻被杀，得知你在无意之中，到得祖神所留人骨锁钥，非但你可无事，连好娘娘和阿成叔叔，均可保全。我正欢喜得要发疯，你偏说是，事完便跟好娘娘起身，谁也拦你不住。前两日所说，并非说笑，好娘娘、老公公已全答应，当时我难过极了。越想越舍不得你，因事紧急，你又拚命狂奔，救人要紧，无暇多说。后来跟到此地，见你和好娘娘身上伤痛，刚敷好药要睡，我不忍心麻烦你，只得回去，一直都在盘算此事，也未睡过。沐浴之后，勉强挨了些时，直忍不住，赶来看望。心想：万一你真不要我跟去，多看上一会，也是好的。不料你竟和我一样，并未合眼，我想你多睡一会，隐在一旁偷看，没有出来。不知怎的，被你警觉，等我摇手劝阻，你已经轻轻纵将下来。我问你平日和我那好，我们家乡，均在此地，为何这样狠心，将我丢下，说走就走。你说，今日心事，第一是报父母之仇，第二是想照你亲娘所说，去到外面，见识见识，然后回来，把我们月儿湖花林塘，做得和外面一样，大家耕田种菜，使全族中人，都有好房子住，都有好衣服穿和有好东西用。成为一个本族中的女英雄。学老公公，受全族中人的敬爱，永远无人说他一句不好，第三才是和我好。所以非走不可，并非对我太薄，实在是见森林黑暗，毒虫猛兽太多，一有野烧地震。便和那些未搬来的祖先一样，把人死光。不学老公公那样，时时刻刻都在想法改变，就是暂时能够活将下去，一旦发生灾变，全数灭亡，何等痛心，我娘在日曾说，大的地震，难得遇到，并

且可凭我们祖先多少年来的经验，事前寻出的旧火口，和受震动的地方，设法避开，最讨厌还是大群毒蛇猛兽和那不知多少万万的毒虫，日夜都要命人，四外守望，稍为疏忽，就成大害。想起来，都是树林太多，空地太少的原故。不知多少年来，人只能住在树上，时常都不放心，这还是老公公法子想得好。如在以前数十年，我们每日都要提心吊胆，人命更不希奇，随便死上几个，那是常事。闹得人力越少，常时失群。非但天灾和毒蛇猛兽，不能防御，便是外族中的侵害，也因人少，无力与抗。西边那几处部落，便因人少力弱，不知合群，衰弱下来。如能有人去到外面，把汉家人耕利建造，以及他们做工的器具和使用的方法，学会回来，在森林中，开出大片田地，年年增加，我们的人，少了灾害，自然越来越多。地方越大，也越强盛富足，我们不欺人，也不受人欺侮，自己好了，再把别的种族连在一起，大家来过安乐日子。不要争斗偷抢，以强欺弱，谁要无故强夺，明抢暗偷，我们便联合起来打他。人们无论走在哪里，都是快乐自在，岂不是好！我早听在心上。因我们的人，不许出山，人小力弱，不认得路，每日只是梦想，如何能够做到，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好娘娘，真和亲娘一样待我，人又那样叫我看了喜欢，哪里还有这样好的机会，为此决计跟她同行。学了本事，再回转来，你说我丢你没有良心，这句话，实在无理。老公公常说，为了众人的事，把命送掉，也是体面，何况还有许多好处，早晚定可带将回来呢！你是我心爱的哥哥，当然一样快活受用，算起来也在其内，何曾将你丢下？并且我的心愿达到，立时回来，和你一起，以后由黑森林到外面这条路，也经我们用人力设法打通，不必冒着奇险，在那暗如深夜的黑森林中乱钻乱窜，随便可以自在来往。我们人多，

又是一条心，也决不怕外人欺侮，这是多好的事呢！你虽年青，也是男子，一点不往远处打算，只想留我在此同玩，再过一两年，成为夫妻，更是快活，就这样活一辈子，有什么意思呢！真要爱我，有志气，便跟我走，等等说法。我当时受了感动，决计先探老公公的口气，他如答应，嫌便拦我不住，阿伯更无话说。如其不肯，等你们起身时节，我便偷偷跟去，反正要我的命，也跟你去！办这一件大事，决不回头。只恐好娘娘，不愿带我同走，却是难题，为此放心不下。一面又觉你平日说的许多好话，也有假的。我们这样好法，我早已说过，无论何事，只你开口，我必去做。有人欺你，也必与之拚命，你报仇之事，始终还是一字不提，我一直听你支使，一直蒙在鼓里，什么都不晓得，直到昨日半夜，天明以前，才知真相。心想，我这样爱你，你却把我当作外人，实在难过，这才故意引逗，说了两句气话，你便认真，不再理我，连扶也不要我扶。一个人跑来，你说多气人呢！”

鸦鸦闻言，越发露出感动得意之色。拉着龙都的手，笑着说：“我早看出你真对我好，那还不是故意气你，逗着玩的。”

双珠见这两个幼童，两小无猜，野人又极情真，互相拉手说笑，天真热爱，亲密情景，正越看越有趣，想要开口，忽见六七个男女幼童，除鸦鸦结义盟友外，还有几个快成年的少年，飞驰跑来，老远欢呼，人声杂乱，笑语喧哗，还未听出说些什么，龙都已先迎上前去。方疑老人阿鹿，知道自己睡醒，命其来唤，忽听鸦鸦，紧抓自己双手，喜叫道：“好娘还有几个同伴，也寻来了。”双珠闻言大喜，来人也是走近，立在身前，七张八嘴，说之不已。阿成业已听出所

说何事，也是喜极，连说：“这太好了！”

## 第三十二章 珠联璧合苦尽甘来

双珠忙将众人止住，只由一个年长的和龙都二人回答。一问经过。才知双玉，路清，业已寻到。当地震山崩，火山爆发，还未遇救以前，也是受尽惊险，九死一生。总算二人机警耐苦，于万分凶险，疲劳饥渴之中，冲破种种难关，居然寻到当地，并且比双珠、阿成，还要高明。刚一脱险，便照直寻来，非但野人的来历风俗习惯，以及烈凡都隐语信号，各种禁忌，俱都得知。后半段简直如履康庄，丝毫不曾受到阻碍，来得更快，因当日星月佳节，野人内里，只管狂欢。对外却是戒备森严。无论是哪一面，均有族中勇士轮流守望戒备。互相呼应，如临大敌，路清夫妇，又算准星月佳节的半夜里赶到，以便早和双珠相见，事前均有预计。手中虽未持有人骨信符，骷髅锁钥，另外却有几句重要的话和一件重要的东西，行近来路守望之处看明道旁标记。便照野人规矩，预先立定，由同来的人用苗语大声呼喝，说明来意，事情也是真巧，如在昨日夜里赶到，双珠正当患难之中，就算来人，本领高强，明白野人禁忌，能够分说，甚而连双珠，也可救出险境，众怒之下，不容分辩，已先动手，野人人数既多，身轻力大，耳目灵敏，仗着地理，群起拚命，事情仍是难料！这时，双珠连阿成、鸦鸦，都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，和本族里的贵客，防守的人，一听说是双珠之妹，再听同来的人，那样说法，立由树上纵下，欢呼礼拜。一面命人。飞驰通报，路清夫妇，知道野人规矩，听说妹妹在此，受人优礼款待。连阿成都成了上宾。虽是意料中事，到底喜慰，也不急此一

时，便照蛮俗，守在当地，等到老人阿庞，传来号令，以礼来接，再行起身。一面听那通事转告，双珠，阿成，几次遇救，脱险经过，老人阿庞，本来爱极双珠，又因人骨锁钥失而复得，双珠为了此事，受尽惊险。伤还未愈。阿成又将族中两个隐患除去，立此大功。双珠来意，不及细谈。以为佳节一过。就要起身，受了人家帮助，无以为报，一个又是最心爱的义女，本就不大过意。忽然闻报，又来汉客。内一女子，生得和双珠，竟是一模一样，越发高兴。

照着当地规矩，如在平日，外来汉客，只不露出敌意，便当客待，除花林塘禁地，不得同意，不能进去。月儿湖一带，只不过湖。走往崖后，均可随意走动。唯独星月佳节，外人不论汉人和别的种族，不经面请，或是许可，照例不容入境。又当后半夜祭神。焚燎献牲。将要开始之际，不能走开。忙取神苗金角发令。派出两个老人，和十六个男女幼童，带了香花乐器，酒食应用之物，为防来人力乏，又命六个壮士，抬了三副藤兜。前往欢迎。一面命一幼童，来向双珠送信。这些幼童，都爱双珠和鸦鸦，经过昨夜到当日午前脱难时，又亲眼见到，她和阿成，许多英勇事迹，野人尚武，最重义气胆勇，本来就有好感，再听众人，到处传说，称赞不已，越发心生敬仰，都愿讨好亲热。旁边几个，听到老人吩咐的，也都纷纷赶来，七张八嘴，说之不已。话未说完，男女幼童，已来了一大群，双珠、阿成，自是喜出望外。一则，伤还未好，须要养息，并且双玉夫妇，相隔还有二三十里。刚刚派人往接，森林黑暗，就是野人走惯，这一往返，少说也要一两个时辰，到时，不天亮也差不多。二则，自己不愿参加歌舞跳月礼节，连日人太疲劳，虽然睡了小半日，并未睡足，乐得借此养息。方才业已推托，再往接人，不好意思。这类野

人，性均忠实，不喜说谎，鸦鸦又在力劝，说：“姑姑一来到，好累脚痛，真要往接，也须禀告老公公，坐了藤兜前去。”双珠知道野人，最重过节，每年轮值的人，均有定数；又听龙都说起，每年过节儿，照例只有十二人，准备万一有事，往来奔走之用，连那四外防守的壮士，均是按年轮值，不是万不得已，谁也不愿离开。老人派成年壮士往迎，实是最大情面和最恭敬的礼节等语。双珠自然不肯，忙将幼童止住，力言行走不便，藤兜也坐不惯，为防老人阿成，派人引路，先连阿成，也同止住，不令往接。后来听说，当日佳节盛会，成年男女，不愿离开，一半为了热闹欢喜，多吃酒肉，尽量歌舞狂欢，最重要还是为了当夜跳月订婚，有许多便利的风俗，已婚夫妇，又可借此一会，互说各人长短，自己认错，赞美对方，男女一样，可以增加夫妻间的情爱，故此看得最重。老年失偶的人和幼童，只趁热闹，一同欢乐。尤其幼童无什相干，除照例行礼而外，别无拘束。阿成叔叔，如愿往迎，我们均可陪他前去，就便看看姑姑是不是和好姑娘长得一样。寻思本领，是否相同？话才出口，众幼童全都要去，双珠因知对方，这一年一度的星月佳节，比汉人过年祭祖，还要热烈而有意思。龙都虽是如此说法，真能随意前往，已早赶去。何必还要自己开口，想了想，便将幼童劝住，说：“林中黑暗，今夜这等热闹，一年只有一次，如何可以虚度，何况我那妹子夫妇，业已来到，天明前后，必可相见，何必空跑一趟。你阿成叔叔，急于往迎，本可自己寻去，但恐老公公客气多礼，好在龙都，业已打算和我们一同上路，算是我们的人，要去就由他一人领路，你们不必同往。等我将来回到汉城，早晚必来看望老公公。那时龙都，鸦鸦也必同回，我们那里，有许多东西均是你们心爱和喜用之物，

必大量送来，报答你们对我的好意吧！”

这些小野人，俱都天真听话，性情豪爽，先虽吵着要去，经双珠一劝，全都答应。又听将来，送他心爱之物，更高兴得又说又笑，连喊好娘娘不已。双珠见众幼童，对她这样亲热，又都那么诚朴，没有丝毫虚伪，异口同声，齐呼好娘娘，仿佛眼前八九十个男女幼童，都成了自己的儿女。想起一个未出闺门的少女，一日夜的工夫，添出这许多幼童，呼之为母，心中暗笑。见阿成急于往接双玉夫妇，越觉此人，真个忠实心热，人更方正，并不因为痴爱自己，不舍离开，忘却正事，样样均以大体为重，实是难得。见龙都望着鸦鸦，似想约了同去。笑说：“她脚上伤还未好，如何能够同去！你忘了么。”龙都闻言，忽想起鸦鸦腿上有伤，方觉扫兴。鸦鸦故意气道：“你莫以为沾在我的身上，就算是好，我不喜欢这个，你能叫好娘娘喜欢，多做点事，才高兴呢！这不比方才还不曾答应要你同行，如今好娘娘，业已许你一路出山，这是多么高兴，就这样跑一趟，去将好姑姑接来，你还偷懒么？”龙都慌不迭分辩道：“鸦鸦，你莫冤枉我，我老记着方才的心事，以为两三日内，便要分手，竟将好娘娘的话忘掉，只想和你多见些时，这是我欢喜太过，不曾细想，倒是真的，你还要我学你的样，好容易盼得有了指望，能够同路，这等说法，岂不叫好娘娘，看我是个无用的人，不喜欢我。你也没有面子呀！”鸦鸦方说：“你还不快走，说这些空话作什，只真出力，好娘娘怎么不喜欢你呢！”双珠笑对鸦鸦道：“龙都对你真好，你不要使他难过，故意恼人了。”龙都喜道：“还是好娘娘讲理，我真高兴，有什么事情，要我去做，拚了命都愿意。”鸦鸦微笑不答。双珠方想，这个女娃，真个刁尖古怪，小小年纪，也知用情，并有许多做作，使爱她的人颠倒。

阿成业已全身披挂，带上兵器，走将过来。双珠告以见了双玉、路清，不许再和方才那么主奴相称，下次再要喊我主人，我便生气。同是一人，有什高低，我家从祖父起，虽因行医收徒，种田无暇，请人相助，一向没有主仆之分。何况你我，连共患难，你还救过我两次性命，就算我救过你，业已本上加利，添了一次，抵消有余，我救你只是一时凑巧，举手之劳，你却为我受尽惊险，九死一生。如以劳苦功高而论，我实相差太甚。固然人与人，本应互助，谈不到什么恩德。到底终有人心，起初你强要为奴，不辞而别。我虽勉强答应，并非本心，实因上路在即，劝你不听，并未想到这远的路你竟能够去而复转，随后赶来，以为到了落魄崖，追赶不上，遇见你们同伴，也就回去。就这样，我妹子还说我事前，不应敷衍，她和妹夫是旁边附带的人，劝必不听，我却应该好言劝告，省你孤身一人，多此冒险跋涉。我因事前，不曾想到你会悄悄起身，事后想起，也颇不安。你以为做我奴隶，我便喜欢。其实，心中只有不快，你也堂堂男子，如何样样自卑，此是你们各种族中，历代相传的恶习，连我汉人，也都算上，均以为众之主，高高在上，把爱的人，当作玩好的鹰犬，不爱的，当成牛马猪羊，随同他们喜怒，玩弄驱遣，鞭打宰割，自己坐享现成，算是体面，而身受的人，在积习相沿之下，也都视为当然，对怕的人，固是敢怒而不敢言；对他敬爱的人，也以俯首听命。先意承志，讨他欢心。这等举动，一面是强暴残忍，不合情理；一面也是卑鄙无耻，没有出息。我们既是患难深交，便要彼此尊重，同心同德，做我们应做的事。象你这样恭顺，反而使我难过，你至多说是受过救命之恩，所以如此，你怎不把双方所出的力，和所用的心，比上一比，到底是谁欠了情呢？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是这样自卑的人，



我先看他不起，长此下去，如何肯和你亲近呢？”

阿成人颇聪明，听出双珠，虽是怪他的话，句句都是抬高自己，并还入情入理，无法反驳。就这薄露轻嗔，也仿佛具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之感，由不得心生感慰，连声应诺。可是口中只管答应，一时还改不过来。借着龙都催走，便即起身。鸦鸦人小鬼大，聪明透顶，早就看出，阿成固是痴恋热爱到无可形容。这位义母，照样也受到感动，见她连妹子妹夫，见面明言都来不及。唯恐阿成自卑，就这临走匆匆，曾说了这大套，有许多话，虽然听不出来，意思却极显明。阿成走后，前面奏乐祭神，人都闻声奔去，低声悄说：“娘看阿成叔叔好么？”双珠知她心灵，刚把头一点，忽然想起前事，脸便有些发热，笑问：“前面又在祭神，怎不去往行礼！你走不动么？”鸦鸦笑答：“我走不动，跳得动，这一点路，并不费事，何况方才我知龙都，定要跟来，一半还是装的，稍慢一点，走也走到了。一则，这里的人，说得祖神，威灵甚大，我想尽方法，每次留心，始终看不到一个真凭实据，自从爹娘死后，我样样都要用心，不是眼见，除非合理，决不肯信。从未见过什么神鬼，我想多半和我大姨二姨一样，全是假的。便大姨因我累次苦闷，无话可答，也说许多都是手法，和药草之力，说不出个道理。内有一次，偷偷问老公公，他说，鬼神是假，人死便完，只为祖宗，立有功劳，我们是他子孙，受过好处，理应借着祭神，想念他的功劳，使人学他的样。如说没有鬼神，一般无知的人，怎肯学他的样呢？于是传将下来，中间遇上两位无知的祖先，想借神力管人，造上许多假话，本身又为妖巫所惑。只顾自己方便，好叫众人怕他，却不想引神入室，为子孙留下许多大害。老公公费了多少心力，虽将害人的二姨除去，从此不要巫婆作怪，但他想

不出一个替代的方法。众人迷信神鬼之念又深，一直迁延下来，正恐他死之后，将来嗣主，没有他明白，又为妖巫所惑，心中愁急。并还说我聪明，这里嗣主，不限男女，谁功劳大谁做，只要大家愿意就行。说我年纪尚轻，以后如此能当酋长，最好想出一个方法，使众人不要信鬼信神，比起以前，更有威信，更得人心。不过事情尚早，今日之言，不可对人说起等语，象今夜星月佳节，全族中人，有了过冬的粮，许多干肉，业已风腌停当，大家快活一两日夜，原是快活的事，我也喜欢，但那摆前摆后，装腔作态，无故向天礼拜，费上许多事，连鬼神的影子，都见不到一个。天还是青的，星月还是亮的。这一两个月，照例不会下雨，偶有一两年，月被云遮，他们那些哭喊怪叫，和月亮出来的狂欢，简直成了疯子，看去只有好笑，真不愿意，但不敢说。早晚有那一天，我如做了酋长，非将她去掉不可，今夜在场的人，不问男女老少，虽然都要行礼，轮值守望和走开的人，却不在内。我年纪小，又受了伤，我再装得重一点，他们决无话说。龙都的爹爹是老祭师，龙都以前信神，经我劝说，也讨厌这些礼节。方才明知就要祭神，借这引路为由，离开前面。一半是和阿成叔叔做伴，一半也是听我的话，不相信了。他们只见我人小伤重，谁也没有看出那药真灵，今早所受的伤，早已止痛结疤，暂时虽还不能跑快，走动并不妨事。第一次祭神，因想我快离开这里，应该向祖宗礼拜，他们还在劝我。这接连两次，我就不愿意了，如非知道好娘娘醒转，想要陪伴，谈上一会。有趣得多，就便打听出山的事，多学汉家人的言语，我这时还不会来呢！”

双珠见她，真个灵慧无比，所说均颇有理，决非寻常幼童，所能说出。况是一个未开化的小蛮女，人又长得那么秀

而，灯影交辉之下，越看越爱，搂在怀中，说笑亲热。一面教她汉语，彼此对学，前面祭神之后，野人跳月，越发狂欢。疏星朗月之下，到处芦笙吹奏，蛮讴四起，这母女二人，谈得高兴，直如未闻，中间鸦鸦的几个盟友和另外一些男女幼童，又各带了许多瓜果，赶来亲热。一听在教汉语，全都想学，是来的人，都不想走开。总算前面热闹火炽头上，未来的幼童，还不知道，半夜祭神之后，照例又是不问男女老少，各随其便，本身父母，都不能过问，也无一人，肯去安眠，所以许多幼童，均不知道，否则，来者更多。双珠是个温柔情热，而又豪爽的侠义女子，本来就喜幼童，再见对方，如此天真依恋，越发高兴，有问必答，又将山外之事，挑那有趣的，说了许多。听得众幼童，全都神往，如非双珠、鸦鸦，同声劝阻，直恨不能全数跟去，才对心思。

光阴易过，不觉月落参横，离明不远，忽听前面传令，和鼓乐欢呼之声，当地虽是到处灯火通明，芦笙皮鼓，通宵不断，由后半夜，祭神之后，跳月开始，狂欢聚哄过一阵。人声乐声，便由合而分，由密而疏，往四外分散开去。地方分布越广，森林内外，到处芦笙吹动，情歌相答，比起方才热闹繁盛之景，又是一种情趣。太群铜鼓皮鼓之声，业早停止，只剩广场月台上面，轮值奏乐的几个老野人，吹打之声，还是那么紧凑，人已少去十之七八。这时忽又成了一片繁喧，仰望东方遥空，已露出一痕青色，料知双珠、路清，已被接来。鸦鸦正在喜欢。“姑姑来了！姑姑来了！我快去看去。”双珠知她脚痛，尚未痊愈，只是人太好胜，不肯示弱，刚将她一把拉住。笑说：“你不要忙，他们一会自会寻来。龙都和你阿成叔叔还未回来呢，怎能断定是他们？”鸦鸦只急呼得一声：“那不是他！”双珠目光到处，龙都已和受了惊的猿猴一般，一路飞驰，纵跳而来，知道

所料不差，心方一喜，因双玉夫妇和阿成，一个未到，龙都跑得太急，心还有点不安，惟恐万一出什么变故，忽然瞥见阿成，也跟龙都的身后，穿行花树丛中，其急如飞。仔细一看，这长幼二人，俱都神情兴奋，满面喜容，这才把心情放定，高兴非常。待要起立迎去，耳听接连两声“好娘娘！”龙都当先，已箭一般窜将过来，双手连摇，口中急呼：“好娘娘先不要动！老公公叫我来说，他从昨夜到今天，还没怎么睡过，人颇疲劳，又因此事奇怪，想和姑姑好娘娘细谈，惟恐当众款待，虽极热闹，比较也恭敬得多。但要耽搁不少时候，又恐姑姑她们没有休息，特意令我传话，索性今夜睡足，养好精神，明日中午，再行欢会。今早先把姑姑、姑爹，陪来这里，令我们幼童，俱都避开，先作商谈，再定行止。本来只许鸦鸦一人在旁，后听我说，好娘娘已答应将我带走，老公公本听说过一个大概，他也是要去的人，这才答应连我一起，爹娘本不愿意我走，这时恰在旁边，听说老公公也要同去，反倒高兴起来，想不到这样顺遂，我真快活，老公公陪了姑姑、姑爹，已向众人，把话说完，就往这里走来。等他们到后，就知道了。”双珠知道阿成腿快，见他竟会落在龙都后面，料是连日疲劳，不曾休息之故，如其说破，此人好胜，决不肯说，还要强为其难，见他立在身旁，听龙都说话，也要开口，方说：“你两个跑了半夜，还未休息，不必忙此一时，再说听个大概，反倒使人心焦纳闷，好在我妹子妹夫就要到来，你们索性坐在那里，吃点饮食，等人来了，听他们细说详情吧！”

阿成原知老人，陪了路清夫妇，业已起身，就要寻来，自己也实有些疲劳，便不再勉强。刚刚点头笑话，便见前面，火光闪动，定睛一看，那火光简直象条火龙，中前面绣崖花树之

间，穿林绕崖而来，这时，天色似明未明，吃这大队火光一映，满崖的灯火，又未熄灭，看去更显壮丽。双珠方想，由昨夜醒来，直到天明，这许多灯火，共只有人前来，查看过两三次，来者都是一些幼童，并未见他，换什灯烛。这满山满林的灯火又多，那些粗如人臂的燎火，均是油藤松枝，和当地特产的油麻结成，又长又壮，最是经烧，一夜不能点完，还不希奇。这些各式各样的竹丝兽皮，所制灯笼，大小不一，看去均有些巧思。几个最大的瓜灯，里面灯芯，多到五六个，底层又是空的，最费蜡烛，怎么也不曾见他换过，先前只顾和鸦鸦说笑，并未细看，此时想起，那日所带皮灯笼，里面灯芯，形如一根粗的索头，吊在里面，也未细问此是何物所制，这等耐燃？前面火龙，本是老人阿庞闻报，客已接到，为表敬爱，率众往迎，虽因当夜旧例，没有外敌入境，为首诸人，不到天明，不得离开，只到来路林边为止。但因双珠、阿成，连鸦鸦三人的英雄义举，使得全体野人，心生敬仰，是得到信息的，都争先拿起火把，随同迎接，客人到后，乐声一起，那些散往四面八方的情侣，也争先恐后，欢呼而出，人声乐声。立时汇合成了一片繁喧，热闹已极。老人阿庞，人未到前，早有布置，宾主双方，匆匆见面，略谈几句，便在众人欢呼迎送之中，陪往林中走来，到了崖后花林边上，老人一声号令，便各立定，一字排开，照得满林花树，连山崖一片通红，朝阳也由东方天边，露出小半圈红影，快要往上升起，双珠一眼瞥见妹子路清，英姿飒爽，精神抖擞，随同老人走来，满脸都是喜容。身上衣履，也极整洁，看不出丝毫受惊受险，风尘之色，越发心花大开，直恨不能扑上前去，搂抱亲热，说上一阵。刚刚起立，便被龙都、鸦鸦，一边一个，暗中拉住。想起昨夜跳月，不曾参与，前面大群野人，还在

奏乐欢呼，用他们最尊敬的礼节，向自己这几个人，表示敬爱之意。又见妹子路清，随同老人阿庞走来，神情虽极兴奋，行动却极从容。知道自己新来，许多风俗，还不知道，妹子夫妇，这等神情，必已受到高人指教，所以从容不迫，反正转眼就可见面，何必使人多疑，认作假装脚痛，不去参与他的盛会。念头一转，便扶着鸦鸦肩膀，随同新来这两人，挥手欢呼，人却不走过去。心想同来还有一个通事，如何未见，以为是个途中相遇的别族苗蛮。送到之后，便各起身回转，所以没有跟来。否则，不会这样熟悉，想过之后，也就拉倒。对面三人，已同走进，实在忍不住心头的热情。二次又要迎上前去，相隔还有两丈，老人忽然转身立定，取出金角，吹了两声，花林前面的大群野人，立时同声欢呼，朝着这面礼拜起来。双珠见妹子，业已走近，正要迎上前去，不曾留意，忽听双玉低呼：“姊姊快些还礼。”猛然警觉，双玉、路清已一齐将面朝外，三人也学野人一样，双手交叉，还拜起来，只有老人阿庞独立前面，一动不动，众野人见这几位佳客，用平等之礼相答，越发高兴，又欢呼舞蹈了一阵，方始鼓乐齐鸣，仍化作一条火龙，往来路崖前，转将过去。老人侧顾双珠等长幼六人，齐向前面交拜，喜容满面看了一眼，又回过身来，先对龙都、鸦鸦道：“我恐此事机密重要，万一有什商量，想等听明你好娘娘姑姑他们来意，方使众人知道，故此不要他们跟来，忘了无人做事，好在今早，东西现成，你好娘娘，又是我的好女儿，不比外客，由你二人，在旁服侍，好让他们细谈来意吧！”

说时，天已大亮，双珠等四人，重向老人阿庞拜谢。老人用汉语笑答：“我们业已成了一家，无须客气，阿成将台上木墩搬来，龙都、鸦鸦，去取酒肉瓜果，就在这里和你们饮食

畅谈好了！”阿成等二人，忙即赶去，双珠姊妹，相抱亲热，慰问了一阵。双珠又向路清，谈了两句慰问庆幸的话，木墩也恰取到，老少七人，便围着一个大木墩，坐将下来。彼此都忙于谈问自身经历。老人阿庞笑说：“你姊妹弟兄，都不要忙，一个说完，一个再说，我已数十年，不去汉城，许多事情，俱都忘记，连话也只听得懂，不大会说了。反正不必急此一时，最快也要明日夜里，才能起身。我知你姊妹弟兄相见，必有话说，我连日又颇劳倦，打算睡上一会，起来好办事情。软床酒食，全都现成，你们均可随意。你们所说，不论何事，我必照办。但有一件，因昨日好女儿，刚得脱险，人太疲乏，不曾细问，我虽料定你两姊妹，是恩人子孙，不问明也不放心，意欲先问几句，只将此事问明，我就要去睡了。等我睡后，你们或是谈什么心事，或是睡了起来再说，俱都听便，不是好么！”双珠闻言，想起前事，知道老人阿庞，虽是野人，心思最细，分明是恐自己姊妹，还有背人的话要谈，又思借此打听来人，是否平日念念不忘的恩人子孙，所以这等说法，不禁又是感激，又是佩服，忙答：“遵命。”转问老人：“义父想问的话，可是想要打听五十年前，曾在野人山内外，行医的一位走方郎中，人都称他符老的么？”老人虽早料到此事，闻言仍是惊喜交集，拉紧双珠的手，喜呼道：“你就是我恩人之女么？我真该死，如何不曾细问来历，就收你做干女儿。”双珠也知自己所料，一点不差，不等说完，忙接口道：

“义父不必如此，符老是我祖父，早已去世。如今只我爹爹，和我姊妹二人，还有我这位路清哥哥，一同住在江对面万花谷内，每日在小江楼行医，我爹爹起初也常往来夷苗墟落，行医治病，不过出外时少。自从我娘去世，江对面又有三个大镇，求医的人甚多，这才改在当地治病。不是万不得已，

轻易不肯离山他出。义父终年不出森林，几时与我祖父相识，日里上药时，那两样药膏，均和我家所制一样，业已想到那是我家传出，还不知道双方交情这深。义父能对我们说什么？”老人阿庞，一双老眼，注定双珠姊妹，已泪花乱转，仿佛喜极欲泣，兴奋到了极点。这时，阿成等长幼三人，怕将酒肉鲜果取来，放在石上。老人一面招呼众人饮食，颤声说道：“好女儿，你不要忙。你妹子他们远来，先让她吃点东西。这话说来太长，我也不知隔了多少年数，虽然时刻想念，有许多事，急切间，还想不起来。今日一见，老恩人的子孙，这等英勇能干，欢喜太过，我一时间，不知从何说起，等我细想一想，再和你们说吧。”双珠姊妹和路清，知道这位善良义勇、忠厚聪明的老野人，感恩心切，事出意外，兴奋过度，加以事隔数十年，详情业已忘记，以致神情失常，忙即笑诺。老人随即低头寻思，想了一阵，方始详说经过。

原来老人阿庞，从小性便强毅，又极勇敢好奇，始而开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族中少年，往外探路，先并不知森林外面。还有世界，衣服饮食，连风俗言语，均有不同。只知照直走去，看那暗无天日的黑森林，有无止境，是否还能寻到几处，象月儿湖那么好的地方，连借打猎为由，走了几次，都是受尽艰险，遇阻折回。最后一次，忽然救了一个别族采荒的熟苗，双方越谈越投机，得知汉城中的许多意想不到之事，当时心动，一同前往，快出山时，忽受毒蛇围攻，那两同伴，为蛇所杀，归路已迷。只得随那熟苗出山，到了苗峒之中，见熟苗的风俗衣食和各种由汉城中买来，从来不曾见到过的东西。虽极惊奇，但他从未忘却本来，由此随同所救熟苗，往来汉城，如这样有好几年，老想把这许多新鲜事物学会，带回山去。未得其便，熟苗又是一个小部落中的头家，



夙知感恩，待他极好，说森林中居住，惊险劳苦，暗无天日，再三要他在当地娶妻，建立家室，不要回去。阿庞始终怀念他的故乡，虽然不肯，但是黑森林中，暗如深夜，危机四伏，孤身一人，决难回转，主人又是那样挽留，情不可却，勉强又住了三四年。正在思乡情切，熟苗忽然病死，阿庞英俊多力，苗族中的少女，俱都爱他，惟恐娶妻之后，不能回去，丢下人家，心又不忍，本就有些为难，不料左近，有一女酋长，将其看中，定要强逼成婚。始而不听，后被对方擒去吊打，阿庞恨极，半夜里挣断绑索，将女酋长刺死，想往野人山归路逃去，连在黑森林中窜了几天，食粮用尽。野兽山果，不见一个，又被毒虫咬伤，饥渴交加，人已万分疲敝。从小生长黑森林内，深知毒虫蛇蟒的利害，那一带虽无蛇兽侵袭，毒虫甚多，只一倒地，便被群起来攻，转眼成为枯骨，休想活命。正在咬牙忍痛，勉强挣扎，先是高一脚，低一脚，摇摇晃晃，往前走去，后来实在力尽筋疲。寸步难移。一时心中悲愤，刚伸手朝天，怒吼得一声，猛觉两太阳，直冒金星，头晕眼花，连挣两挣，不曾立稳，就此跌倒在地。耳听侧面，好似有人呐喊呼喝，知这一带，就有人来，不是食人生苗，也是野蛮无比的夷獠蛮族，落在他们手中，不是被杀，便被掳去为奴，从此受尽苦痛，休想出头。精力用尽，又纵不起来，正待回刀自杀，眼前倏地一亮，目光到处，惊喜过度，就此晕死过去，昏迷中，觉着本来奇痛麻痒，抓搔不得的几处伤毒，忽转清凉，嘴里有人往里灌水，人也渐渐明白过来。来人先已看到，知道遇见救星，张眼一看，人被滑竿抬起，快要上路，身旁立着方才所见那个满面笑容，白发飘胸的汉客。另外还有八个手持刀矛弓矢的花夷和十多个黑夷，四五十个苗獠，照着平日闻见，这些种

族，向例互相视若仇敌，除却是在汉城以内，被那汉家官兵压住，只要三、五成群，在山野中相遇，十有八九，必起争斗，便对走了单的孤身汉客，除非那人是走方郎中和货郎，也必勾动平日仇恨，掳杀出气。不知怎的，这四五种异族，六、七十人，合在一起，汉客又只一个老年人，大家偏会那样欢喜亲热。汉客更似一个领头人，谁都听他招呼，争先恐后，心中奇怪。因老人说他，疲劳太甚，伤毒又重，不令开口，只得忍住，心中却是感激万分，因老人说那地方，毒虫甚多，再往前去，还有毒蛇猛兽，更是危险，并且人已脱力，伤愈之后，至少还要调养三月，才能痊愈。因此将他，带出山去。阿鹿自无话说，到后才知那老人是个最有名的医生，各峒蛮苗，都把他当成救星看待，所到之处，欢声雷动，人都称他符老和老爹。从二十几岁起，便在山中行医，非但医道高明，并喜为人排难解纷，使各部落种族，释嫌修好。同行这些夷苗蛮僮，多半受过救命之恩，自愿助他入山采药，以备救人之用，彼此虽是不同种的异族，在他化解之下，业已亲如家人，符老在大江两岸，均有行医之所。在他医药调养之下，不满一月，人便复原。符老问明阿鹿心意，大为夸奖，又看出他体格强健，聪明多力，一时高兴，竟传他熬练气力之法。本意还想传他武艺，不料阿鹿，思乡心切，同听符老，几次劝告，说所居黑森林月儿湖，在森林最深处，不是孤身一人，所能走到，意欲带他过江，学上几年的武功和医道，再行设法送回，说得事情，十分艰险，心里一急，还未住满一年，便背了老人，还拿了许多干粮药材，不辞而别。符老人最好胜，觉着天下无可化之人，只要耐心劝说，终有说服之日。没想到这个野人，如此深沉，和他说话时，只是满面笑容，表示十分感激，并不全数照办，当地

家又远，所以连对家人，均未说起，可是阿庞回去，也非容易，受尽艰险，还未赶回故乡，便被别族野人掳去。事有凑巧，这一族的野人，最是凶悍，专以掳劫侵杀为事，并还逼迫掳去奴隶，出外与人争杀。到后不久，便听敌人说起。要往二百里外，一个有水的部落中进犯，打算大举掳劫，仗着少年英勇，机警沉着，自知逃走不易，上来便先取得对方欢心，受点欺压，也都忍耐。本就怀恨，打算时机一到，设法逃走。得信之后，细一打听，敌人所居之处，正是自己的家乡，不禁又急又怒，竟冒奇险，冲破敌人的埋伏守望，连夜逃回告急。本来敌人势盛，非全族灭亡不可，仗着阿庞，胆大心细，长于智计，由敌人口中，探明途向走法，连夜逃回，先到两三天，全族中人，都有准备，非但在他布置埋伏之下，杀得敌人大败而归，并还乘胜追逐，扫荡敌人巢穴，得回许多牲畜山粮、兽皮、荒金，各种应用之物。从此威震黑森林，阿庞也做了酋长。每一想到这位老恩人，心便难过，觉着对他不起。但又不能出山探望，一直深藏心中。没想到双珠姊妹，竟是他的孙女，人又这样英雄胆勇，从所未见。一个又是他新收的义女，怎不惊喜交集，出于意外。众人见他说时，慷慨激昂，声泪俱下，再三劝慰。老人阿庞，流泪喊道：“老恩人已死，我已无法报答，本来还想把你们的来意，稍问几句，既是老恩人的子孙，无论何事，哪怕是座刀山火口，他也非去不可。你们都是受尽艰险，死里逃生，想必还有话谈。谈上一会，也该歇息，我到木台上去，做完照例的事，将那几件祖神遗留之物藏起，也要睡上些时，养足精神，起来再谈。有什事情，要我出力，你两姊妹，只说一句，我必照办便了。说罢，又向空交拜，高呼了三声符老，然后向众作别，笑容上带着两条泪痕，往木台上

走去。众人想不到时机成熟，样样顺手，姊妹双方，虽还不曾详说经过，业已料个八九。断定成功在即，宽心大放，喜慰非常，双珠早就吃饱，双玉、路清，也吃了一个差不多，随即谈起双方因祸得福，转入成功一面之事。要知双玉，所受惊险，如何到此，以及大破平天寨，许多紧张情节，请看下章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三章 微语警芳心地绝

#### 蛮荒何来高士

前文符双珠，正在月儿湖后面，花林之中养伤，忽然闻报，双玉、路清同了一个通事寻来，相隔只三四十里。老人阿庞，业已命人往迎，鴉鴉好友小蛮子龙都，也引了阿成，随后赶往迎接。转眼天明，正和鴉鴉，谈得有兴头上，老人阿庞，忽引双玉、路清走来，先听说的通事却未一路，料是别族野人，引路来此。已在中途回转，并未在意。双玉、路清，此行原是先难后易，因有高人，教了几句重要的话，还给了件信物，途中听说，双珠历尽艰险，死里逃生，如今伤还未愈，心甚关切，姊妹重逢，都有一肚皮的话要说。老人阿庞连忙了两三日，心又想起一事情，便告众人，天已不早，暂缓详言经过。一面令阿成、龙都、鴉鴉取来酒食瓜果，款待来客；一面探询二女，是否平日心中怀念的老恩人符老子孙。等到问明二女果是符老孙女，越发高兴感奋，随说，还有应做的礼节不曾做完，许多祖传遗物，也要收好。令众人随意谈说安眠，午前后睡起身再谈，无论何事，必出

全力相助等语。说罢，自回本台小屋之中。这里长幼六人，方始互谈自身经历。

原来双玉、路清，那日地震初起，眼望双珠，被分隔在刚刚震开的地缝对岸，不能过来。方才经过的一片平地，连石土带上面草木，似雪崩一般，往下陆沉，裂缝越来越宽，总算自己早已离开。双珠不等走上，大片地面，便往下陷落。否则，双方只要一个稍慢，一个稍快，差上几句话的工夫，至少也有一两人，陷落在那黑烟飞扬，黑水怒涌，深不可测的地缝裂口之中。对岸双珠立处，看去业已成了一片整齐如削，直插到底的百丈危崖。人虽立在崖边，离裂口不过数尺，但那一片地形，只管随同地震之势，微微起伏波动，崩崖坠石之声，响成一片，暂时尚无变化。二人走这一面，却是一片接一片的坍塌下去，幸而事情凑巧，一行三人，不先不后，都将那条裂缝避开，不曾下落送命。再不赶紧逃出险地，照此形势，转眼仍难免于沉入地底。心里一慌，恰巧双珠抛过去的包里，已被路清抢到手中。又见双珠隔着裂缝大声急呼，双手挥舞。这时震势，正当极烈之际，双方语声，已为所掩，一句都听不出，也不知往何处逃走是好！逃着逃着，回头一看，双珠已顺对崖，往后山一带驰去，相隔渐远，话未听明，不知乃姊，要她顺着裂缝绕往前途，设法会合。同时看出就这回身飞驰，转顾之间，方才来路又坍塌了一大片。地底震撼，越来越猛，人行地面，宛如飞驰在惊涛骇浪之上，随波起伏，天旋地转，地震山崩，连同火山爆发，森林燃烧，树枝折断，四下横飞，满空交织，轰轰发发之声，宛如十万天鼓，加上万马千军，同时交鸣，齐发怒吼，耳目所及，无不令人心神震悸，惊魂皆颤。心慌意乱之中，目光又被崩崖林木遮断，不知双珠逃往何方，只管悲急

关心，无可如何。

逃了些时，眼看形势越发险恶，忽然又是惊天动地一声大震，来路侧面大片林海，又齐整整崩塌了一大片，方才所见馒头山那面的一个小火口，业已爆炸，化为一根冲天火柱，挟着雷霆万钧之势，冲霄直上。来路侧面的森林转眼延烧越宽，化为一片火海，声势比前，还要猛恶，那火更是无情之物，风向稍为一转，休说人兽林木，便是山石，也被烧熔，成了劫灰，来势之快，人决追它不上，何况所行又是上面树幕纠结，厚达数丈，下面林木繁茂，野草丛生，连方向都辨不出的黑森林，越想心越寒，情急逃命，人和疯了一般，一口气逃出好几十里。在二人相依为命，互相扶持之下，居然逃出险地，渐渐觉着，逃这一面，比较最好。尤其火山爆发之后，地下蕴藏的火力，业已宣泄，有了出口。地底只管还在震动，比方才轻了十之八九。那地面上，先前随时发现，纵横交错的大小裂缝，已是越来越少。为了方才经过大震，有的树木，整株震落，沿途树顶上面的厚幕，也震开出许多裂口。吃后面火山一照，到处通红，天光更不必说。逃到黄昏将近，隐闻来路连大带小，又起了两次地震，都是转眼即止，与早来所见不同。仰望天空，云雾甚多，相隔好几十里的天空，均被火山，映成了暗红色。想起双珠，孤身逃难，互相走失，不知死活。双玉姊妹情长，固是伤心悲哭，路清虽然专爱双玉，对这大姨的为人，更是万分敬佩，平素情感又好，真比寻常同胞骨肉还亲。想起双珠，此时身受险难之苦，吉凶莫测，也由不得几次流下泪来。为防双玉，悲苦过度，人更吃亏，还要想些话来，再三劝解。夫妻二人惊惶逃窜了一整天，始终饮食未进，不曾休息。路上又连遇到几次断干崩落，沙石打击，以及失足踏空，滑跌绊

侧，许多惊险苦难。全都精力交敝，面无人色。一面还要防到风向一转，全林化为火海，许多带有火头的断树残枝，定必随同狂风，满空飞舞。落到哪里，烧到哪里，所经又是这千百里方圆，到处都是走不完的树海黑森林。只有一点火星，落向前面枯木之上，或是那些带有油质的大树繁枝之中，转眼便蔓延开来，那时前路便被隔断，上下四外。都是烈火包围，任你天大本领，也逃不出去。人虽疲倦饥渴，仍都打着逃一步安全一步的主意，丝毫不敢停歇。路清见心上人这样悲苦艰难，连经凶险，双珠生死安危，不知如何？口虽说着安慰的话，半扶半抱，挽着心上人一同觅路，向前猛冲。暗中却是心如刀割，叫不出的苦，本就挣扎前进，双玉始终担心乃姊安危，万分忧急。心更慌乱。微一疏忽，脚底又踏在一条业已震得半死的毒蛇身上。那蛇长达七尺，甚是凶毒，地震起时，由原巢穴中，狂窜而出，大约正逃之间，遇到大震，吃一株粗树干，折断下落，冷不防打了一下重的，勉强窜到当地，横在草中，业已快死，吃双玉一脚，踏中它伤处要害，那蛇负痛情急，临死凶威，长尾横扫过来，竟将双玉的脚卷紧，连路清也被蛇尾，将腿扫中了一点，如在平日，再大一点的蛇鳞，也不在双玉心上，并且不等近前，已早发现，何况天空，还有红光反映，更是容易除去，不足为害。一则，此时饥疲交加，心痛同胞骨肉，又不曾吃东西，只顾和路清相扶相抱，中怀悲苦，不曾留意，以为那一带野草，只得尺许来高，如有东西潜伏，容易发现。没想到那蛇，做一长条，横在草里喘息挣命，蛇身又细，就看到也只当是一段树枝，何况未见。加以一路行来，不见丝毫蛇兽影迹，连林中特有的各种大小虫类，俱都不见。只当林中生物业已逃光，未免疏忽了些，等到一脚踏上，那蛇痛极抽身，已电也

似急，缠绕上来。双玉骤出不意，不是路清在旁，几乎绊倒，人虽未受重伤，腿却被蛇缠紧，幸而二人的刀剑，均手里，途中虽无动静，始终存有戒心，不曾收起。并还事前商定：一边一个，各防向外一面，左右分持，那蛇重创待死，又被踏了一脚，本就难于活命，双玉又是手疾眼快，随同身子往前一扑之势，右手宝剑，业已朝下挥去，那蛇痛极昏迷中，毒口刚一张开，业被双玉一剑挥为两段，因是首尾夹攻，头刚调转，剑已斫下，嘶的一声，连头带尺许长一段蛇身，已由二人身旁，贴着草皮，斜窜出去。等到二人，用刀剑贴着里圈，将两圈蛇身挑断，双玉小腿，虽未破皮，业已有些疼痛，皮色也现出一圈青痕。路清见状，越发愁急，二人由逃难起，早已互相扶抱，为防邻近蛇窟，再三劝说，将双玉捧抱起来，抢出一段。见无动静，匆匆放落，取出药囊，将伤处敷好，裤腿已被逆鳞刺破。正劝双玉，如不肯换，怎么也将那条裤腿剪断。免有余毒。双玉见他忧急关心之状。笑说：“傻子，我们共总这几件衣服，哪再经得起糟蹋，破了好补，爹爹药甚灵效。就是有毒，也不妨事，何苦为了一点裂口，丢掉一条裤子。那虽是条毒蛇，我看它那身上皮鳞，毒决不重，否则，药敷上去，不会好得这快。相隔这远，你看看去，我看你也是勉强挣扎，该死不得活，来路这面树林，始终不曾燃烧，越往前红光反映越淡。我们逆风而进，看神气，决不曾烧到这里。我们大概走了一整天，不曾停过，还是歇上一会再走。”

路清此时，心乱如麻，再往前走，既恐双玉支持不住，无意中又被蛇扫了一下，增加苦难，不易前行。不走又恐变风发火，端的去留两难。双玉又在连声催促，忽然想起，来路左近，曾发现大片透光之处，还有好些大小裂口，天却暗



了下来。自己沿途不曾跌倒，何不让双玉坐上片刻，援往枯树顶上，查看形势，再作打算。同时也可查看那蛇皮鳞，是否有毒，走近一看，那蛇乃是一条过山青，奇毒无比，并且还凶恶已极，饥饿时节，无论人兽，决不放过，知其毒在头上，和前半身脊梁上的一条逆鳞硬刺，且喜方才不曾被咬中。否则，就有灵药，也极讨厌。心方暗幸，忽然听出隐隐雷鸣之声，先还当是一直不曾停歇的火山爆发，喷火之声，正在侧耳静听，向空仰望，猛瞥见暗云中，金蛇乱闪，雷电交鸣，天又闷热异常，身上早已湿透，知将变天。转眼便有倾盆大雨，心中一喜，因这一带，陂陀起伏，林木高低相间，上面树幕相结之处，本来较稀，便在平日，也有天光透下，经过一场地震，到处都有大片天光透下。惟恐狂风暴雨，突然发作，饥疲之余，再遇大水，想择一个树幕较密的高地，避雨休息，忙往回路飞驰，天早入夜，上面虽有红光反映，林中光景，已转昏暗，尤其是那天光稀少之处，不是练就目力，已难分辨。方想转眼之间，怎么黑了起来，眼前倏地一亮，满空数十百道金线，乱闪乱窜中，瞥见左侧，竟有一座小山，心又一喜，人也赶到双玉面前，刚刚数说经过，伸手想把人捧起，去往小山之上休息饮食，猛听惊天动地一声大震，大片林木上的枝干，纷纷折断，飞落如雨，地底也起了大震。脚底一飘，身子一歪，骤出意外，双玉坐在一块山石之上，心慌情急，再用力一拉，二人全都立足不稳，滚跌地上，几乎震昏过去。跟着霹雳连声，风雨交作，狂风暴雨，挟着排山倒海之势，倾盆而下。二人总算便宜，未被那些断落的树干打中，最近的一株巨干，相去人头不过三尺。如非被旁边一株矮树挡住，双玉首当其冲，也是难免。二人惊魂乍定，地震之势，也是停止。只听雷声隆隆。

风狂雨骤，宛如海涛怒涌，虽甚惊人，仗着生长蛮荒，这类豪雨，见惯无奇。同时听出来路，轰轰喷火之声，似已停止。料知地震已过，林中大火，已被大雨扑灭，甚而地火也都喷完，再遇上这场大雨，也许连余火残焰，都被消灭。否则，此时风向已转，怎么也能听出一点声音，估计大难已过，心定了许多，起身一看，立处地势，虽然较高，相隔不远，业已水深尺许，正在由高就下，绕坡而流，那由树幕上面空隙中，流下的雨水，东一条，西一条，满林皆是。大小瀑布，多得不可数计。身上也是水泥狼藉，湿污了好几处，电光闪过，神情狼狈已极，整片森林，均被雷电风雨笼罩，不是二人胆大，又是以前见到过的人，当此千百里方圆，杳无人迹的黑森林内，大难之后，深夜荒山，见此猛恶恐怖的风雷暴雨之势，吓也把他吓死。

等到二人互相扶抱，冒着林隙瀑布一般的雨绳，由黑暗中勉强抢到小山顶上，寻见避雨之处，再往下一看，目光到处，下面低地，均被雨水组成纵横交错，一条条的网形白练，在暗影中闪动。有时一道电光，由空隙透下，照得林中雪亮，映在那些水影上面，更象无数大小银蛇，交织冲突，互相分合，穿林而驰，其急如飞，冲在山石树根之上，便激起一蓬蓬的水花，吃电光一照，银雪也似，顿成从来未有之奇景。双玉刚说得这真好看四字，忽然想起大难已过，姊姊逃的一面，不知是何光景，他虽智勇双全，心志强毅，向不怕什辛苦艰难，人更机警，到底孤身一人，不比我还有一个知心同伴，分劳共苦，互相扶持。她真危险已极，能否出死入生。将来姊妹重逢，实是渺茫之事。想到这里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喊得一声姊姊，放声大哭，几乎急晕过去。

路清也是一样伤心，勉强婉言相劝，好容易才将双玉劝

他，进了一点饮食，人早疲极，二人经此患难，情爱越深。本是夫妻，早就无什拘束，吃完商量森林之中，虽无日夜之分，这等狂风暴雨，满林积水，终是讨厌。前途地势已低，人又累了一整天，还受过两次伤，也不好走。再往前去，不知能否发现天光，连方向都不知道，如何走法。与其冒失乱闯，不如就在当地，养足精神，候到天明雨住，就着透光之处，援上树顶，查看形势。只要看出飞泉崖和馒头山火口旧址，便可查明途向，往落魄崖进发，也许还能望见双珠踪迹，更是幸事，免得走到暗无天日之地，想到援上树顶，既办不到，就能援到顶上，一眼望过，都是这绵延不断的树海，直到天边，也看不出个道理。二人均觉来路所行，地势逐渐高起，方才这一带，已往下降，林木又稀，不是岭脊，也是山顶，正好远望，越想越有理，就在当地树下草地上卧倒。因那千年古木，易为雷火所伤，又将兵器放开，将刀剑插在地上，然后背抵背，枕着外包油布的包袱，一同卧倒。

二人到底疲倦太甚，心虽忧急双珠安危，谈了一阵，也就昏沉睡去。梦中闻得左近山鸟飞鸣，左近山脚，似有响动，双玉猛想起森林之中野宿，何等危险，虽说地震之后，林中生物早已逃窜，昨夜忘了火山离开已远，就许入了蛇兽潜伏之区，如何这样大意。心中一惊，忙即睁眼，未等起身，瞥见路清已先纵起，刚看出天已大亮，刚升起来的朝阳，由林隙中射进，照得林中明暗相间，绿阴阴的，到处都是飞瀑流泉，水流甚急，只不似昨夜那样声势猛恶。林木经雨，是望得见的地方，全都一片清新，苍翠如沐，山下透光之地，原有几处小树，昨夜不曾见到，这时上面聚着十几只不知名的山鸟，剔羽梳翎，飞鸣上下，穿梭也似。树上并且还开着不

少花朵，地震之后，纷纷坠落，树下落花狼藉，碧草如茵，树上却有许多花朵，含苞欲放，连那已开半开的，分外显得鲜艳，景物清丽已极。比起昨夜，惊天动地之势，仿佛换了一个世界。四外仍是静悄悄的，只有水流花放，乔木深秀，并无入迹，方以为先闻响动，乃路清所发，忽然看出路清面带惊疑之容，似要往下走去，欲行又止。心中一动，方要询问，路清已先说道：“这事真怪，方才我在梦中，曾听两人在山下说话，惊醒转来，还当是梦，忽然瞥见前途林隙中，接连两条人影一闪，那等服装从未见过。但又不象平日所见蛮苗野人那样半身赤裸，仿佛和岳父所说前朝人的打扮一样，看年纪也必不大，想要追去，这两人走得甚快，业已隐入前面暗影之中。从无人迹的黑森林，怎有汉人踪迹。如是隐藏林内的野人，也还罢了。这两人非但装束决非野人，梦中所闻，也是汉语，可惜刚刚醒转，不曾听清，我因玉妹，昨日劳累，身上的伤，不知是否全愈，不敢丢你在此，前往追赶，又见我们的东西都在，无一失去，来人不似怀有恶意。再说，那等快法，和路径之熟，也决追他不上。这等地方，会有我们的人，岂非奇迹！说时，双玉仔细一看，果然东西都在，身前不远山石上，还留有几个脚印，再一抬头，越发惊奇。

原来相隔两三丈一株大树上面，挂着两个大小包裹，大的正是来时所带悬床皮袋，小的乃是一袋干粮和一些腌肉。这还不奇。最奇是，那树又粗又高，树身坚厚，纹理细密，树干最低的，离地也五六尺。来人似防取时艰难，竟用一根粗约两寸，长约三尺，新折断的树枝，不用刀斧，硬插在离地六七尺的大树里面，拔都不易拔出。路清越看越怪，用力拔下一看，所钉树穴，深达一尺以上。这么坚固的树身，另

外一头，还是秃的，并不尖锐，外面又无刀凿形迹，不知怎会被他硬插进去，并还这样深法，俱都惊奇不已。

双玉想了一想，笑说：“此事实在奇怪，这里地理，我们虽然不知，前夜睡前，听同行壮士口气，由飞泉崖到落魂崖高岗之下，只一天多路程。我们初上路时，曾经照着风向，左右乱窜，走的并非直路，这里怎会有什汉人足迹，我先当是那两位姓木的异人。后来一想，来人如是这两个老前辈，应该一男一女，不应照你所说那样年轻。就算是他徒弟，原近情理，但他既知这两个皮袋，是我们的东西，并代送来，应当要通知。此时天已大亮，理应将人喊醒，至少也应谈上几句，如何不告而去？你醒来见他刚走，想必他已见你起身，怎连头都不回？这等行径，实在难测。看爹爹那封来信，好似木里戛和野人烈凡都之事，楠木林这两位老前辈全都知道。见面不交一言，各自走去，断无此理。爹爹常说，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。我们此时，比前两天，艰难得多。同行八十壮士，不知死活，连个领路的人都没有。姊姊吉凶存亡，也不知道，此去前途，满布危机，丝毫大意不得，这些东西，全用得着，只不遇见非常之事，带他上路，也不为难。不过，我们应该往那一方走呢？”路清见她经过一夜安眠，精神业已恢复许多，伤也全愈，心颇喜慰。答说：“照理应该朝那两人追去，至不济他们也住在这里，便楠木林两位异人他不知道，地方定必晓得。不过此事还有可疑：第一，梦中所闻，虽未听清，内有一人，似在发怒，朝另外的人喝骂，好象不止一人。醒来虽见两人，在前飞驰，始终头都没回，仿佛有什急事，或是有什追逐，由附近路过，并不一定是由山上下去。醒前又曾听到一声从未听到过的惨叫声，并有许多人在这两人去路一面，骚动吼啸，隐隐传来，相隔已

远。耳听已无声息。此时想起，可疑之处甚多，不止一点，你方才说得对，如是那位异人门下，休说知我根底，便是无心相遇，见我们两个出死入生的自家人，野宿在此，必生同情，怎会不顾而去？如我料得不差，这两个皮袋，也许并非有意留与我们。另外还有原因，事情难料，万一是两起人，正在争斗追逐，去路又与我们相反，冒失追上，休说急切间，难分敌友，一个不巧，便要铸错吃亏，两大之间，也不好。他们生长森林之中，常起争斗，循环报复，向不怕死，杀人更如儿戏，我们寻常游山，管点闲事，也还不去管他，此时身有要事，大姊不知吉凶，岳父被困贼巢，既要除害，又要救人，在两位老前辈，未寻到以前，自顾尚且艰难，如何多生枝节。依我心意，连这两个皮袋，都不去动他的才好呢！”双玉笑说：“这东西明是我们所有，就他地震时得去，我们取回，无人在此，也和他拾来一样，取之无愧，何况这两件东西，均系长途森林所用，带在身旁，要少许多顾虑，悬床夜来，可以安眠，免受野人猛兽危害。我们干粮带得不多，昨日途中，除却两株不知名的山果而外，并未发现过一点食物，我们途径不熟，又经地震，形势已变，休说将路走迷，便是中途，有什阻隔，或是绕远，多走几天，饮食先就艰难，好容易失而复得，如何可以弃去。就是他们寻来，讲理便罢，如其恃强来夺，与他一拚，均非所计，天下事哪怕得了许多呢！”

路清一想，也觉经过昨日灾变，估计临近火山一带，野兽生物，多半绝迹，又无山粮，可以采掘，水还不甚难找，路上如缺食物，连想打猎，都办不到。有这一袋干粮，放心得多。想了想，便照昨夜原计，援往树顶，仔细查看。虽是由高望下，到底相隔火山太远，飞泉崖一带大片陆沉，休说

峡谷变迁，不是原样，便是平常，隔着这六七十里的树海，  
也看不出。双玉担心乃妹安危，心中愁急，也援到上面，一  
同观望了一阵，经过一场场大雨，连火口残烟，和那大片燃烧  
过的树木，都看不到一点影迹。想起昨日途中，曾经改道，  
沿途曾见许多震裂的地穴树缝，怎么也能看出一点形迹。先  
还以为偏在侧面，也许错了方向。后来除昨日去路外，那一  
面俱都看到，一眼望过去，都是密层层树海，休说火山断崖，  
连远一点的树缝，都未发现，近处却有不少，偏生四面  
都有。连去的一面，也现出两三处，都是稍为一远，便看不  
出。中间还有隔断之处，才知无望，商量了一阵，无计可  
施。只得仍打着走一段是一段的主意，姑且朝方才两人去路  
寻去。寻到了人不问是何来历，多少总有一点法想。那两个  
再不是汉人，就非善良，也有一点商量，为防那两个皮袋  
生事，并还费了心思，将其改装，翻将过来，准备停当，又  
将干粮，取出吃饱，方始上路。前途难走已极，但比昨日，  
又是不同。地势本就高低不平，比起来路，还要崎岖。又多  
荆棘灌木阻路，不是二人一身轻功，有的地方，简直难于飞  
渡，光景更比来路昏黑，透光之处极少。只比由菜花峒初  
上路那两天，林中暗如深夜，要强一点，多少还能分出一点  
路途。大雨之后，到处积满雨水，污泥腐叶，往往深达丈  
许，端的步步皆险，稍不留神，以二人的功力，虽不一定失  
足灭顶，陷落下去，受伤遇险，决所难免。

二人原意路清所见那两个身穿前朝衣冠的人，年纪不  
大，仿佛一男一女，不似山中野人苗獠，所说既似汉语，彼  
此便能通词解意，所遇如是汉人，不论善恶，均有商量，便  
是山中隐伏的野人，身边包裹内，带有不少他们喜爱应用之  
物，也可用以结交。如其途向已迷，无人引路，不问走远走

近，将人寻到，终是好事。反正乱闯，起身时节，也未照着昨日所走直路，便朝今早两人所行途向，跟踪赶去，先还疑心那皮袋，如是对方遗留，必要束取，前途多半能够遇上。路清为防万一，又见双玉，人已复原，特意削了一根树干，取出内中干粮，分放在原带粮袋之中，再将那两个皮袋，轻重弄匀，挑向肩上，手持灯筒，一路查看，往前进发。谁知满地水泥中，开头还能看出影约约几点脚印。及至走出不远，经过一片干地，由此向前，便看不到一点人踪，中间曾疑将路走错，重又赶回原路，再往两旁搜索，仍无影迹，心方不解，等到越过一列高岗，下到平地暗林之中，忽然发现，当地林木最密，暗如深夜，树均好几抱粗细的千百年以上古木，平地拔起，直上十来丈，始见枝叶，由此往上，便结为一片密不通风的树幕。昨夜大雨，竟未透下，只稀落落靠近树根，聚着几堆雨水，还有顺着树干流下来的积溜，一条条白线也似，在暗影中闪动放光，林中行列虽稀，有水之处，却是极少。就有，也都渗透在那积叶沙土之中。方说，这一带与来路不同，沙多土少，并有极厚落叶，所以地势虽低，并不积水，附近也许还有山泉。双玉自从走往暗处，便将灯筒要过，手持宝剑，抢往前面查探，两下相隔，约有丈许，本是低声谈论，边说边走。忽在前面惊呼：“清哥快来，你看这里，怎有这多脚印！”路清连忙赶过一看，原来前途地上，脚印甚多，并还又粗又长，五指毕现，一望可知，是那些终身赤脚，脚底业已生满厚皮，有那野蛮一点的，甚而从小练起，用火烧过，故意涂上松香树油的苗疆人足迹，由当地起，非但满林皆是，接连不断，地上并还发现出两摊血迹，和皮骨烧焦的臭味，知道业已走往野人栖居的巢穴之中。



二人平日，常听符南洲指教，深知森林中苗疆野人的风俗习惯，一见脚印和树干上，石斧石矛斫刺之迹，便知这般野人，凶猛非常，人数又多，决不好惹。心想，自己共只两人，虽说见了他们，探路比较有望，照此情势，对方人多凶猛，一个言语不通，稍为发生误会，休想活命。人不能永远不眠不休，何况这等暗无天日，危机密布，无论东冲西突，多少天都走不出的黑森林，地理又不知道，只一为敌，这般从不怕死，专讲前仆后继的野人，不说群起夹攻，只要暗中跟上几个，便是凶多吉少，被他擒住，身受尤为残酷，有的还要生吃活人，端的可怕已极。不禁心生恐怖，越想越寒。路清老是关心心上人的安危，更是情虚胆怯，忙将双玉拉住，隐去火光，悄声嘱咐，不令开口，准备退往原路，商计停当，再往前进，因往前面，走了一段，越想越可虑，决计后退，一时疏忽心慌，退得略偏，未走回路，烛光只照脚底，又不敢四面乱照，还未退到透光之处，方觉不是来路，且喜遥望归途，已有天光漏下，现出白影，心方暗幸，不会被那野人看破。路清挑担在前，见双玉一人，持剑断后，惟恐受了暗算，老不放心，不时偏头回顾，不会留意退路一面，走着走着，耳听双玉一声低喝，手指前面，心慌意乱中，也未看清，料是前面来了敌人，忙即回头向前，往旁一纵，身还不曾纵起一半，头上已挨了一下，慌不迭把所挑的担一掼，伸手拔刀，便要迎敌。双玉已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路清觉着头上，打得不重，面前还有大团白影，打秋千一样，往来乱晃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树上，挂着一个大皮袋，并非敌人，又是同来壮士，所带悬床，并还两个扎在一起。内里放着一些途中所用零物，但比今早所见，污秽得多，上面泥污狼藉，并有两处残破，仿佛地震初起时，震向空中，落

将下来，被树枝石块划破，悬床也有一副，碎裂了好些，不经缝补，已不能用。不像今早所见，完整如新。暗忖，一路行来，一整天不会停步，少说也有七、八十里，就算森林阻隔，沿途几次绕越，至少当有五十里一条直径，还不算今早走这一段，这些悬床粮袋，明是菜花峒起身时，所带之物，全都认得。常听人说，地震猛烈时，往往能将人物，震出数十百里之外，最奇是，有的固是惨死，凶多吉少，内中也有侥幸脱身，保得性命的，身上连伤都没有。这类传说甚多，并且还见于公私记载，传为奇迹，但那都在城市旷野之中。像这方圆千里的森林树海，震出多远，并不稀奇。可是上面隔有极厚树幕，除却随同地面陆沉，怎能穿透下来，保持原样。末了一袋，还有一点污损，先那两袋，非但完整无缺，连内里的食物，均未受损，岂非奇事。看神气，这前后三袋东西，分明都是这般野人所挂无疑。他们见我二人，睡在那里，就不暗中加害，照他们那样凶野多疑，也必将人绑起，怎会不曾惊动？正在相对奇怪，双玉忽然惊道：“此事不近情理，莫要梦中所闻，并非汉语，或是这般野人，无意中发见皮袋，由树幕裂口中飞落，刚刚挂向小山顶上，准备吃那袋中食物，忽又发生地震，将他吓跑了吧，昨日黄昏时节，原曾发生过两次地震，不久便是狂风暴雨。我们在下面，等了些时，才把心神定住，抢往山上，彼时光景黑暗，饥疲交加，以为林中生物，均已逃光，到了上面，人便安歇，始终不会仔细查看，醒来才见两个皮袋，挂在左近树下暗影之中，如非心生疑虑，便先两个皮袋，也许疏忽过去，就此起身，都不一定。大半末次地震时，山上正聚着几个野人，我们到前，业已惊退，一直不曾回来。你所见那两人，跑得那急，不是别处绕来，由当地经过，还未发现我们，便

是看出山上，卧有两人，因我们形貌打扮，均与常见不同，他们从未见过，又当地震之后，形势危险，以为安然到此决不可能，因而疑神疑鬼，又见人已快醒，慌不迭转身逃去，前往报信，如我所料不差，事情却是可虑呢？”话未说完，路清也被提醒，更加愁急，本来用不了那许多，照着预料，又多凶险，不等说完，便拉了双玉，往回退走，那皮袋也未取下，走出一段，见无动静，再寻一隐僻的大树围后面，先把所带东西藏起，然后掩向一旁，低声商计，方觉进退两难，依了路清，打算东西不带，孤身一人，掩往前途，探看明了虚实，再作计较。双玉知他，关心自己太甚，老不放心，争论了两句，故意气道：“你怎这样看不起人，你当我姊妹，是寻常女子，没有男人一路，便寸步难行么？这时大姊不在这里，如被晓得，不骂你一顿才怪，休说你我患难夫妻，理应同舟共济，生死祸福，都要一路，便为本身利害着想，人单势孤，多上一个得力帮手，难易安危，要差多少，何况这等蛮荒异域，暗无天日的黑森林中，休说孤身遇险，一不小心，将路走迷，彼此都是凶多吉少，多受艰危之外，还要添上许多悲苦愁急。再往不好的想，你因怕我犯险，孤身前往，一个不巧，被那野人擒去，我姊妹的脾气，你所深知，久等不来，岂肯罢休。再说，后退也是无路，势必前往查探，稍有不测，便非拚命不可。本来二人合力，可以平安，偏要分开，自找苦吃，还使彼此增加忧疑，提心吊胆，何苦来呢，如非我深知你的为人，我们又已正了名分，不久便要完婚的话。要在以前，你初向我求爱时，有此举动，我还当你和赵乙一样呢。他向姊妹求爱，一面假装老实，一面又想尽心思，百计讨好。我姊妹人最磊落光明，和谁都好，不像我还要分辨远近，有点娃儿脾气，以为人也和他一样，至

今多半还许不曾看出，我却旁观者清，实在好笑。这类自没有男子气节，却把心爱的人，当成废物，仿佛一朵鲜花，许他一人，亲热保护，别人看都看不得，平日却又做出许多态的男子，真叫讨厌已极。我虽知姊姊晓得，定必不快，因此是各人心愿之事，听爹爹说，大城镇中的男子，比这更加讨厌十倍，比较起来，赵乙还是好的。好在我姊姊，是没有主意的人，所以不曾说破，你这类行为，不论真假，我都不愿意，我决不冤枉你和赵乙一样装腔，你也不会害我，实在关心太切，反而心慌意乱。但我不喜胆怯的人，要多说，我就不理你了。”

路清原是顾虑太多，看出危机将临，心神无主，此时既不可，退又不能，打算在当地等上一会，静以观变，所如中，少时必可看出一点形迹，以便相机应付，省得又走头路，再如寻不到人，无法觅路，反正森林中的野人，多是这神气。他们虽然十九性情凶野，猛恶多疑，本性俱都真诚朴，只要上来，将他疑心去掉，非但无事，还可得他帮助，同时想起烈凡都，也是一个野人的酋长，就许误打撞，与之相遇，他们同在森林之中生长，虽非同族，多少可问出一点虚实，不过无人引见，双方言语不通，开头相见，却是危险已极，只顾盘算，竟将符南洲来信所说，未楠木林问明以前，不可随便泄露烈凡都之事，忘了一个干净，本是心烦意乱，拿不定主意，及听双玉一说，忽然想起，小江楼起身时，赵乙带病起身相送，以及背了双珠姊妹，所说之言，再一回忆以前所发生的对方言行，心中一动，正暂时无路可走，便把双玉，拉向树根之上并坐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先不曾留意，你怎知道赵乙爱着大姊？”双玉道：“你和大姊，都是傻子，从来不以小人之心待人，但

我不过，这还用说么！可笑赵乙，真个不知进退，也不恨他那为人，我们姊妹，虽然无贫富之见，也从没说过不人的话，男女相爱，原是常情。像他那样，自己畏难偷

不做得叫人佩服，只愿卖弄鬼聪明，当面殷勤，专向我来讨好的假人，先就叫人看他不起。何况姊姊那么聪明绝顶好人，休看他平日对人，都是好到极点，既不怕脏，又怕累，更没有一点私心，实是一种博爱之念。她认为一个人，固应与之亲近，低一等的，也应加以劝导。便是恶

只非丧心病狂，均立设法感化，引其归善，所以老是一看待，从未轻视。真要叫她嫁人，却非合她心意不可。别的说，第一是要心性纯正而有热情，将来能够帮她做番事。第二是要男女相等，志同道合，各把全副心力，用在事上面，在这种生活中，增加她的情爱。像赵乙那样卑鄙自私，而又无能，平日肯对她好，全是舍短取长，觉着我父女医，田里的事，全都仗他出力，只管有福同享。爹爹一面收获所得，与之平分，一面却将那些有钱病人所赠银米，人平分，他虽不在小江楼帮助，照样也得一份，连他本身有，积蓄起来，以作将来成家立业之用，当他自家人一，比起别家佃户长工，真有天渊之别。到底人家，出了力，一个人住在万花谷，也太寂寞，为此每隔些日，必叫田哥和你，代他耕作，将他喊往小江楼，聚上半日，每月三犒劳，从不使他脱空，遇到农闲之时，仗着谷中乡邻，和父女都好，出来门都可以不关，更是三天两头，守在小江，不肯离开，就这样爹爹和我姊姊，还觉一人耕来三人。虽然我父女行医，十九救人，不为钱财，本身无暇耕，非要有人代耕不可，但他无形中，也算帮助我们行医，得也并不少。爹爹头一个心中不安，样样厚待，可是他那为

人，和爱取巧讨好的脾气，姊姊怎么也能看出两分，如何会肯嫁他，这都不说，最可笑是，上来因看出我姊姊，外和内刚，只管对人谦和，自有一种正气，使人乐于接近，却又不敢丝毫轻侮，居然妄想向我求爱，刚借抽空习武为由，向我表示了两次，我素来口直心快，马上当面发落，借话警告。跟着，我便和你订婚，他见无望，这才转向姊姊一人下手。那献媚讨好的丑态，也不知做了多少。即以这次而论，他虽受伤，并不甚重，我家伤药，你当知道他的灵效，比他最重的病人，也该早好。为想在小江楼，多住两日，就便和我姊妹，常日相见，故意装得寸步难行，听爹爹口气，本已知道。只为喜逸恶劳，人之常情，年轻人谁不喜欢热闹，也就听之。跟着仇敌发难，竟将爹爹诱迫了去，我姊妹三人，便同起身。他见姊姊要走，装病卧床，不能多见，实在忍不住，又假装负痛，起来相助，表面是献殷勤，目光却钉在我姊姊一人身上，说了许多好听的话。这时，姊姊一心在办正事，她虽机警聪明，寻常对人，决不像我多心，又当危难之际，当然不曾留意，我却看了一个清楚。心想：你如真个对我父女忠心，爹爹和你亲如父子，遭此非常之变，人又被贼擒去，生死安危，尚在难测，我姊妹无论如何，尚未失陷，为何对我爹爹毫不关心。只初得信时，假装激烈，乱吵了几句。彼时，众人虽都悲愤，谁曾放声痛哭，只他一人放声哭喊，仿佛要和仇敌拚命神气，所说都是咒骂的话，没有一句可以合用。这还可说，本身无能，不能怪他。可是我姊妹，刚一离开，人便收风。跟着，便装伤痛，连茶水都要别人代拿，隔了一会，见我姊妹不曾进去，忽又爬起，假装挣扎相助。因我姊姊，爱吃熏腊，再三和你说好话，要将那几条腊腿，与我姊妹带走。口口声声，都关切我姊姊一人的衣

食起居，安危险阻。休说你平日，那样帮他，自称当你同胞兄长，便我也是一样的人，他心慌意乱中，本相毕露，险走时才说上几句敷衍话外，几乎不曾再提一字。便是最关重要的爹爹，他也仿佛忘记有此一人，也不想我们此去，为了何事，简直与之不大相干。果真和我老少四人一条心，那有这样情理？中间又向我们，再三打听途向走法，表示他对姊姊爱到极点，没有此人，便不能活命。只等他病一好，马上便要拚性命追来神气。你说这样自私的人，姊姊怎看得上呢？”路清想了一想，答道：“此话还不尽然，我已想起，赵乙对于大姊，确是可疑，像姊姊那样女中英雄，只是年轻男子，稍为自信，不渐形秽的，也必不舍放过。何况近水楼台，双方均未婚嫁，向其求爱，原是人情。就因为色所迷，一心专注，做得过份了些，也不能算是他的过恶。不过照我临走所见，话真难说。只恐随后跟来，大有可能呢。”

## 第三十四章 繁花明远树天开 奇境喜谒幽人

双玉原认定赵乙决无这等胆力，敢于随后跟来。再说，事实上也办不到。及听路清一说，老大不以为然，方答：“我看不会，就他这半年来，勉强学去的那点武功，这么危险的黑森林，如何通行。何况又是孤身一人。”忽听左近似有响动，声虽轻微，仿佛甚乱，二人藏身之处，三面都是好几抱的巨木，骈生环绕，当中空出大半环两丈方圆的地面。树下立着两块一人来高的怪石，还有一段树根伸出地上，恰巧

横在山石之后，人便坐在上面，皮袋更藏在斜对面树腹之中。缺口一带，却是一片草地，约有半人多高。如有敌人经过，决看不出内里藏得有人。其他三面除来路外，离开树围，不过三丈，均是丛林密莽，无法通行。即便敌人寻来，不等近前，已早警觉。缺口前面十余丈，上面树幕，还坍塌了一大片。阳光下照，由内望外，看得毕真。树幕中心藏伏之处，虽较黑暗，仗着练就目力，又在森林中，走了几天，业已看惯，比较起来，已算是极好所在。不用灯火，彼此动静，也能看出。为防万一，又恐树上和左近灌木丛草中，伏有蛇虫之类，事前曾经仔细搜索，看出当地，实是绝好藏身之所。以前决无人迹往来。否则，缺口外面的草，不会那么整齐，余下两面，又是无路可通。就有野人，由左近经过，也必在那透光之处，一片浅草和沙石地里，只要来的人数不多，窥探出他的习性，便可现身上前，与之相见。忽听周围有了动静，心中一惊，忙即起立，手握宝剑，探头往外一看，面前果然来了一个身材高大，貌相狞恶的野人，已快走近缺口，前后约有十七八个，相隔不过三、四丈左右。眼看涌到，料知不妙，仗着事前防到，留有两条退路，均在身侧骈生的树缝之中。内中一处，虽然较宽，但要纵身而上，方能越过，离地约有丈许。又见来的那伙野人，虽然刀矛并举，似还不曾晓得内里有人，能不惊动，自然更妙。路清心想，野人太多，急切间也许不可理喻，打算借着山石隐僻，拖往另一个较仄的树缝中，侧身而过，由此出去，贴着丛莽边界，施展轻功，一路飞驰，便可逃往小山一带，虽然也是一条难走的路，并有许多顾虑，缓过一步，终较稳妥。谁知目光到处，侧面暗影中，已现出许多刀矛影子，料被野人看破，暗道不好。人困里面，野人刀矛梭镖，又极利害，被他



包围，~~斡~~将近来，如何能当。忙将双玉一推，同往身侧不远的高树缝中，纵将上去。路清在后，百忙中刚看出缺口外面的野人，停步不进，业已发现自己。忽听双玉，呼喝之声，心里一急，连忙纵将上去一看，这一面的野人，来得更多。同时，瞥见前途漏光之处，还有许多野人，都是刀矛并举，悄没声潮涌而来。分明四面均被包围，这一惊真非小可。树缝深达七八尺，人在上面，进退无路。二人全都情急，双玉见野人来势猛恶，单眼前见到的，已有八、九十。另外两面黑暗影里，还不知有多少。最难是双方言语不通，骤出意料，端的软也不好，硬也不好。软了被人看轻，稍有失闪，固是凶多吉少；如其动手，又难免于伤亡，一经成仇，追踪不舍，无论逃到哪里，总有筋疲力竭之时。稍一疏忽，便遭惨杀。就不动手，一有误会，便难分解。心里一急，忽然想起，前在花蓝家，月下舞剑示威之事。猛生急智，意欲上来先将对方镇住，再与讲理。

恰巧这一面，虽是森林当顶，上面结有极厚的树幕，因是前侧两面，相隔不远，均有透光所在。由黑地里走向明处，比较清楚，树的行列，又比其他两面较稀，野人来路附近，更有七八丈方圆一片空地，时机瞬息，危险万分，不顾再与路清商量，也不知野人是否通晓所说苗语。口中大喝：

“你们不许妄动！我非敌人，还有要紧话问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话未说完，人已施展轻功，抢往树缝外面，到了边上，身子微微往上一挺，纵高了两、三尺。紧跟着双脚并拢，横转过来，照准右侧骈生的树干上面猛力一登，人便和箭一般，向上斜飞出去三、四丈高远，接连越过好几十个野人，再就空中一个转折，随手把宝剑，舞起一道寒光，腰间弩筒，就势拔出，由一个黄鹞摩空，变为鱼鹰入水，调头往下纵落，

脚上头下离地丈许，再将手中宝剑，舞起一片剑花。人也轻盈落向地上。路清见她一言不发，突然纵起，不及拦阻，心里一急，惟恐受到野人包围，寡不敌众，也忙跟踪，随同纵去。二人一先一后，相差不过丈许光景，身还不曾落地，耳听众声吼啸，心中一惊，疑是野人就要合围抢上，方觉不妙。百忙中，瞥见众野人，多一半吓得往后倒退，相隔较远的，全将手中刀矛，一同挥舞，一齐吼啸起来。后退的野人，退了几步，也是如此，方觉不像动手为敌，仿佛欢啸神气。耳听远远传来清啸之声，好似那里听过。还未听真，人已相继落地。再看众野人忽然肃静无声，人却不进不退，立在当地。另外两面的野人，也都蜂拥而来，做一圈，将二人围在当中。相隔最近的，也有两丈。四外大树间的空隙，均被填满。只管花面狰狞，形态猛恶，两三百对凶睛，一齐注定在自己的身上，握紧刀矛，作出应敌之势，但无一人近前。路清初次身经，还在惊疑。双玉从小便听父亲说过，见此形势，就是对方，怀有敌意，只不当当时动手，便有商量，心便定了许多。忙将宝剑还匣，一面暗告路清留意。一面朝着那群野人，把手一拍，表示没有敌意。再将平日所会的蜜苗夷隲的言语，连生带熟说了出来。说完不得回音，又换一种，大意是说：此来作客，寻访两人，决不久在当地停留，不会抢夺他的牲畜子女，做他不愿的事。并还能够医病，要对方推出一个酋长，或是通晓语言的人出来。细谈来意，如蒙相助，彼此都好。还有一点小礼物，送他酋长等语。哪知连说了好几遍，把平日所学的各族语言，全都说完，对方老是呆立不动，非但没有回音，泥塑木雕也似，丝毫表情都无。

路清在旁，见野人越来越多，最妙是后来的人，面都未见，也未往前探头张望，只立在前面一圈人的身后，由此不

一动不动。不消片刻，便围成一圈又紧又密的人城。除却树，便是人，更不见丝毫空隙。脸上全都画得花花绿绿，凶丑怖人。因其从小生长森林之中，习于劳苦，终年与毒蛇猛兽，寒暑险阻搏斗，一个个都是筋骨健强，身轻力大，形态威猛，比同来八十壮士，仿佛还要强健多力。这多的人，四面包围过来，凭自己的耳目，事前竟会不知，直到近前，方始警觉到极轻微的声息，一望而知不是易与，如此越来越多，不进不退，心疑林中野人，都有奇怪风俗，必是他那头领，还没有来，想等人到以后，请命处置。看他这样戒备森严，多半把人当作网中之鱼，决不像有好意。最着急是，爱妻想尽方法，口说手比，对方老是那么形貌冷酷，丝毫不加理睬，如有商量，怎会这等神气！惊险紧张头上，非但把方才啸声忘记，反而越想越觉可虑。见双玉方法，业已想尽，终无应声，有心往前，试他一试，无论怎么逼近，对方始终一步不让，也不动手，看样子决不会把路让开，放人过去。如其硬冲，又恐本来无事，激出变故，左右两难，正和双玉低声商计，如其酋长到来，发现危机，仍用前法，施展轻功，声东击西，看准空处，冷不防一翻身，迳由人头上，飞越过去。及至四外一看，一面来路，尽是密林丛莽阻隔，插翅难飞。另外两面，就这一会，非但人圈，越来越厚，那一面都有不少。并且外围树干上面，也都到处伏有野人。另外那一面都有数十个，往来飞驰，不曾近前，男女老少都有。因是赤脚，又在林中跑惯，端的捷如猿猱，轻得声息皆无，不是隔近，一点也听不出来。断定形势严重，无论走哪一面，都有埋伏。如由人上，飞越过去，休说眼前这一大片，决不放松，便那树上地上，这些野人的刀矛镖弩，也是难当。一时情急，勾动前念，忍不住挺身向前，厉声大

喝：“我们来寻凡烈都，如其在此，快些请来相见，否则，也请指点地方。我们决不侵犯你们。”路清苗语，更是有限，为防对方，不能明白，说得颇慢。又因野人，未必通晓，“烈凡都”三字，说得分外有力。平日语声，又极洪亮，这几句话，还未说完，那些恶鬼一般的野人，本和木偶一样，立定不动，闻声忽然起了骚动，纷纷惊顾。有的并在交头接耳，低声急呼，面现惊疑之容。这一来，连双玉都当有了用处。想起烈凡都，乃野人最敬佩的老酋长，刚一说这三字，便有反应，看神气，也许无意之间，将他寻到。心中惊喜，便照平日所闻，野人对所最尊敬的人，所用称呼礼节，二次忙立向前，双手交叉一挥，再将宝剑拔出，朝空一扬，刚大呼得一声烈凡都，路清以为双玉，比他更能明白野人风俗，又见四外野人，互相惊顾骚动神气，也想学样。第二个烈凡都三字，还未出口，忽听一声暴噪，四外野人，纷纷纵起，互相撞挤，抢着狂奔，仿佛有什么大的灾害将临，争先逃命一般往来路驰去。

这些野人，跑起来又是极快，转眼之间，人都逃光。同时看出，人数之多，少说也有二三百个，自己只得两人。这类凶悍无比，遇见仇敌，连死活都不顾的野人，不知何故，听出烈凡都三字，竟会如此胆小害怕，实在不解。路清不由心宽胆大起来，断定对方，如此胆怯，你哪知道，烈凡都必是他们酋长无疑，还想追上前去，令其引路，前往求见。双玉连忙一把抓住，急呼：“你去不得！”路清见她面有愁急之容，忙问：

“何故？”双玉答说：“烈凡都如其是他的酋长，至多当我贵客看待，怎会吓得逃走？如非是他最怕的人，便有别的原因。爹爹来信原说，先到楠木林，寻见异人再去，内里必有文章。野人风俗奇特，我们方才，冒冒失失，喊了出来，真

要无意中，犯了他们大忌，那才糟呢，真要肯当我们是客，如何一听就逃，他们比见了活鬼还要害怕。往好的说，他们就此不敢再见，那是便宜。否则，他那酋长，现还未到，此去也许还要引来强仇大敌，这还是误会到底，怎么分解，都无用处。我们不想方法，往相反一面，赶紧逃走，如何还要追他，自投罗网呢？”路清闻言大惊，越想越觉所说有理。方答：“我虽常听岳父闲谈，相从年浅，所知不多，你说的话，果然可虑。无论如何，我要见人，也应乘他未去以前，打点好了退路，再作计较。我看，别的东西，均在其次，食粮最关紧要。我们先将随身粮袋装满，别的能带则带，不能带，随时在途中丢掉。遇上敌人，还可用作疑兵，将其引上歧路，你看如何？”双玉方答：“事不宜迟，赶快走好。”忽听野人去路上，又传来声清啸，比方才近了一些。同时，又听众野人，喧嘩骚乱之声，双玉忙道：“他们果然去而复转，还不快走！”路清忙道：“这啸声似与以前所闻相似，你可听出？”双玉也是想起。方答：“我方才也曾听见，据我意料，决非野人苗疆所发，你今早曾见两个前朝装束的男女汉人走去，所行也是这一面，莫要前面，就是楠木林吧？”路清闻言，心方一动，啸声已由远而近，来势绝快，知道就有敌人寻来，逃也莫及，又听出野人喧嘩之声，由近而远，与之相反，来人啸声，也只有两个，心想：这啸声许是今早所见两人，去而复转，莫要为我而来？反正无法避免，就往回路逃退。像这类身轻力健，为数又多的野人，早晚必被寻到，转不如对面相见，相机应付，比较有望。互一商量，决计等在当地，掩身窥探，只要来人不多，没有敌意，索性与之明言，省得迟疑不决，老担心事。

刚刚抢往来路旁边，大树之后，探头一看，不禁惊喜交

集。原来前面来的，果是两个汉人，一男一女，本来前朝打扮，想因行路方便，长衣业已撩起，束向腰间，露出半段腿脚，所穿是双藤鞋，步行如飞。自己踪迹，似乎被人发现，喘声已止，相隔数丈，晃眼驰到，二人看出来人，肩上虽然插有宝剑，貌相均极英俊，未到以前，面上先有笑容，脚步也似放慢了些，看年纪，至多也只二十左右，脚程却是快极，忙同迎上前去，刚一对面，来人已先立定，男女两人，同声笑问：“二位佳客，是来寻我师父的么？请恕我们，一时荒疏，又因查言火势归来，急于复命，不曾惊醒你们。只听人说，你们要往楠木林，看望家师，有要事相求，并因家师，口内要往别处访友，不知是否见客，而你们所卧小山一带，以前毒蛇猛兽最多，虽被地震惊走，恐其仍恋旧巢，去而复转，附近又有野人部落，惟恐无心相遇，双方言语不通，以致冒犯，不等交谈，便即赶回。方才听说，二位似已受到虚惊，他们原因他那酋长，和我们匆匆相见，命人传言，话未听清，只当叫他搜索来客，遇见将人留住，以免走往别处森林之中迷路，或是走往那有浮沙泥沼之中，遇到危险。双方言语，又不通晓，以致逼得二位，喊出烈凡都三字，几乎发生误会。就这样，他们还是不敢一同来迎，这里不是讲话之所，前面不远，便是通往楠木林的一条险径，就在落魄崖的北面，为了当地，曲折回环，隔着一道绝壁，加以密林丛莽阻隔，不知细底的人，决难通过，但比正面前往，少去许多绕越，和转折之劳，路要近出两三倍。好在这些野人，虽仍将信将疑，只要师父，和那少年酋长一说，便可无事，我已叫他，去往楠木林中等候，我们路上再谈如何！”

二人见那男的，说话最多，滔滔不断，听完谢诺，请问

姓名，边谈边走，才知楠木林异人，乃是两夫妻，男名木难，女名霜娥，这两人一是他的爱女木芸子，一是他得意门人凌汉，隐居山中，已有多年。凌汉和芸子，又是一对小夫妻，刚成婚不久，当日原因馒头山，火山爆发，此事早在二老意料之中，火口震裂之后，知道地火已泄，地震必要停止，同时看出不久就要变天，便命两小夫妻，前往查看。途中发现两个皮袋，先只当是采荒的人，结队入山，无意中遇此灾变，震势猛烈，将所带东西，全部震散，远出数十里外，落向树幕之上。凌氏夫妻，为防万一，本由树幕上面，踏枝飞驰，见这两袋东西，通体完好，并未毁损，觉着有用，同时又想，归途要等野人传话。恰巧旁边，有一裂孔，便纵将下来，先想寻人，代他送将回去。后见人都逃光，随手取了一根树干，将它挂好，二次往前进发。跟着，遇见大雨，正要回转，人已走到火山左近陆沉地面，电光照处，瞥见前面，有一群人，在狼狈飞驰，当中还隔着一一条极大的裂缝，深不可测，知道那一伙人，慌不择路，林中地形已变，未必能逃出去。想起这些人，多半空手，就有也是刀矛弓箭之类，不像带有食物，沿途曾见树幕上面，挂着七八个皮袋，有些虽已破碎，没有初见之时，那样完整，内中却有二袋食物，忙即把人分开，仗着师傅本领，一个去往回路寻找。一个追上前去，将其喊住，冒着雷风暴雨，越过裂缝，将人寻到，交回皮袋，果是所失之物。后又问出奉命护送三个汉人，往楠木林，寻找师父，因在地震以前，发现前古龟壳灵药之类，人都离开，地震之后，争先逃命，业已无法回去，估计人已送命，回去峒主也许还要见怪，全都愁急，但已无计可施。凌汉告以这三个人，只要不死，便可无虑，随同赶回。因不知这三人的来历，又见飞泉崖一带，正当火山边界，震塌

了一大片，照摆夷所说，十九无幸。偏生这般人，只知来者，两女一男，又说不出个道理，归途想起，还有两个皮袋挂在小山上，打算顺便取走，并向师父禀告。回到小山，天早大明，刚刚纵落，便见几个野人，掩掩藏藏，往小山这面走来，山上还卧着一男一女，正与摆夷所说相同。知道这群野人，性甚凶悍，近年虽被他师徒制服，像这类从未见过的外人，难免怀有敌意，自己又不知这三人的来历，师父是否肯与相见，恐有误会，引起伤亡，忙即上前喝止。那几个野人，虽因近年对他师徒怀德畏威，并不一定想要伤人，到底看相人家东西，不是好意。见被凌氏夫妇看破，全着了慌，连先拾到的一袋东西，都不顾再拿，吓得如飞逃去。二人看出他们，作贼心虚，也有了气，不顾将人喊醒，忙即追去，迎面遇到大群野人，因在林中，发现一些由裂缝中坠落的食用之物，起了贪心，刚刚大举寻来，被二人迎头喊住。众野人最怕这两小夫妻，又都愚蠢，二人懒得和他多说，只令随同往寻酋长，偏又不曾在彼。又走出一段，刚将野人止住，令在当地等信，不许去往小山一带走动，走出不远，恰巧那少年酋长，得信追来，二人知他，聪明晓事，正说之间，忽然想起当地，以前蛇兽出没，最是危险，惟恐小山上的少年男女，不知途向，为毒蛇猛兽所伤，或是走往落魄崖旁，浮沙泥沼里去，送了性命。便命酋长传令，命众野人，去将二人留住，不令走开，等他见完师父，再定去留。那少年酋长，妻子为毒蛇所咬，刚问木老，求得灵药回去，中途听说二人寻他，重又折转，急于回去，走不几步，恰巧内一野人，为了心虚太甚，逃时跌了一交，凌氏夫妇，恨他平日凶狡，不肯给药，酋长是他兄弟，恰巧路遇，给了点药，命代传话，有许多话，不曾说明。等到酋长，送完了



药走宗，遇见逃回的人，说来人竟是烈凡都所差。因这一群野人，与月儿湖老人阿庞，原是同族。当初为了同室操戈，硬将对方，威逼出去。不料逃的一伙同族，心还不愤，冤苦太甚，早将祖传几件号称附有祖神的遗物，偷偷送去，按照昔年祖神烈凡都预言，本有许多禁忌，依势行凶这一族，人又奸狡凶暴，事后发现许多祖传遗物，全都不见，虽因人太凶狡，无人敢于质问，死时天良发现，却极后悔。这般野人，最是迷信鬼神，死前又得了一种奇病，以为此是祖神降罚，神智昏迷中说了许多呓话。大意附有祖神灵器的遗物，业已飞走，此后所有的人，均须做那逃走人的奴隶，如其不能将这些人请回，子孙决难安宁。偏巧接他位的酋长，又是一个凶人，非但没有照办，反而妄想将逃的人杀光，将那些认为祖传之宝的枯木朽骨，破铜烂铁，强夺回来。不料对方，历尽艰难辛苦，经过二三十年的生聚教训，比逃出时，强大得多，人更多出不少，上来便被对方杀得惨败。由此互相报复了许多年，到老人阿庞，做了酋长，威势越盛，而这一面，始而循环报复，后见每年必败，灾害丛生，人是越来越少。一般老人，想起前言，正在再三哭诉，互相劝告，想要讲和，老人阿庞，因知此是未来大害，非将他制服不可，竟乘其人心离散，胆怯忧疑之际，突然大举而来，总算不曾赶尽杀绝，虽未多伤人命，也不要这般人投降为奴，只将众人最信奉的祖神遗物带去，与众观看，说奉祖神之命而来：第一，此后不许互相报复，并将月儿湖种种规条方法告知，如能学样，将来查看明白，真个悔悟，仍可合而为一。否则，你们虽未正式为奴，业已降顺，再如生心背叛，立时祭告祖神，奉了真灵遗物，来将众人消灭。这般野人，本就情虚胆怯，又经折箭为誓，由此只一听到烈凡都三字，便即心寒胆

落，犹如大祸将临，害怕到了极点。总算相隔太远，老人阿庇，虽恨他们，常向别族抢掠残杀，只顾眼前抢夺，不知树敌结怨，留下后患，更有许多凶残暴虐的风俗，不愿与之合流，心仍想到此是自家同族，如能感化过来，结为一体，岂不甚好。因此每隔些年，必要带上些人，前来窥探，接连几次，看出这般族人，多年习性难于更改。自己年纪渐老，也就灰心，对方既不来犯，便也不再顾问，已有八九年，不通信息，可是每次前往，均想用严威，将其镇压，又拿有祖神遗物，这般野人，越发害怕，只一见到，便望影而逃。偏是始终不知舍旧从新，真心改悔，直到发现楠木林，住有汉人，翻山越崖，前往侵害，才被木氏夫妻，管教过来。所以方才一听烈凡都三字，吓得头都不肯回转。

路清、双玉，听完好笑，又问出烈凡都的下落，和当地种种风俗。凌汉又最通晓野人言语风俗，可以代作通事，并还答应，代他寻访双珠下落，只人尚在，决可引来相见，照那走法，只要逃得稍快，便不致于波及。无意之中，有此奇遇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再三称谢。双玉更因凌汉夫妇，曾冒大雨，赶往灾区查看，环着陆沉的所在，走了半圈，飞泉崖一带，虽因中间夹着极宽裂缝，路不好走，上下相隔最深的，竟达好几十丈。低洼之处，业已成了一片片的湖荡，将路隔断，深不可测，虽有一身本领，难于飞渡。同时发现林中奔驰的摆夷，赶往查看，飞泉崖那面，不曾走到，但照所说，全部山崖，虽已陷入地底，电光照处，只剩一座孤峰，挺立在那刚陷落的深崖之内，方圆却不甚大，照乃姊脚程，和走时趋向，应该在那陷落以前，逃出险地，窜往前面未陆沉的森林里面。虽然将路走错，偏向一旁，离开楠木林，越走越远，不会走到，暂时人却不至送命，何况又有那好武功，

才隔一日，人如出险，必能寻到，可惜事前不知，否则，昨夜入林搜索，到了半夜雨住，便可发现踪迹，等到楠木林，见完师父，立往寻找等语。双玉闻言，和路清互一计算，双方分手，初离险地时，几次大震，相隔时刻，以及双珠所走途向，和平日的脚程，怎么也应越过那片陆沉之区，愁怀不由减了许多。哪知事情凑巧，双珠就在二人初醒之时，由大群马熊丛中，冒险逃出，窜往森林里面。事前又受危崖阻隔，山崩地裂之险，未等火口崩裂，人已陷身孤峰之上，后来才冒奇险，由峰顶攀落，幸而下面，到处都是缺口，和中空之地，水积不住，在峰脚崖洞中，卧到半夜，方始惊醒上路。此时人还不曾走出多远，那一带林木密茂，本难寻觅，凌汉夫妻，又误认为有此一日夜工夫，就没有超过路清、双玉所行的路，决差不了许多，又奉师命，另有要事，上来先往前方搜索，竟将入口一带，疏忽过去，后来遍寻无踪，才分一人，往归途搜索过来，双珠偏又遇见毒蟒，避往一旁，将路走错。两小夫妻，原是对友义气，这样大一片森林，不知对方，所走途向，只管平日练就轻功目力，以及特制的照明之物，到底无法将其走遍。途中又发现大群猛兽，聚在当地，神态悠闲，不像有人经过情景，以为双珠，孤身一人，多大本领，遇见大群猛兽，也必避道而行，没想到越过兽群，再往前两三里，便可发现踪迹，断定人已走远。恰巧木芸子，往回路搜索，不见人迹，也未发现遗物，赶来相会，夫妻二人，竟将那群猛兽避开，又分途搜索了一阵，再到约定之处会合，把事办完。由林中绕路赶回。非但人未寻到，连双珠所杀死蟒，和所遗留的残余干粮，均未发现，惟恐二人伤心，又因林中广大，恐有遗漏，又发动野人，前往搜索，正想过上几天，野人复命再说。到第四日，路清、双

玉正在愁急，忽然得到人已平安到达月儿湖的信息，此是后话不提。

当时二人有此奇遇，俱都兴高彩烈，喜出望外。宾主四人，一会走入险径，越过一条绝壁，由蛇兽伏窜的密林丛莽中，走了两三里，再越过一条深涧，到了楠木林一看，越发惊喜交集，木芸子已先朝前飞驰而去。原来当地，乃是一片高原，当初也是一个大火山的喷口，沿途所经森林，都是参天蔽日，草莽纵横，巨木骈生，难于绕越，地下不是荆棘密布，崎岖难行，便是落叶腐草，污泥浮沙，稍一疏忽，固是不死即伤，便是时刻戒备，也是危机四伏，步步皆难，惟独这一片高原，隐藏在森林中心地带，方圆约有四五里，四面都是一片绿油油的树海，只这中心一片，非但佳木繁荫，万花如绣，白石清泉，到处都是。西北角上，更有大片湖荡，碧乳溶溶，清深可以鉴底，波澜壮阔，天水相涵，那么深的湖水，离岸最低的一面，才只尺许，山风过处，映着日光，闪动起亿万片金鳞，沿湖又多满树繁花，五色缤纷，大小不一，千叶重台，与繁英细蕊，相与掩映，尽态极妍，清艳绝伦。因是一座死火山，那湖便是前古遗留的火口，沙石甚多，土地却少，这些挺生在石缝土隙之中的千百年古木，十九行列疏秀，风舞龙飞，华盖撑空，朵云自起，异态殊形，各有各的奇妙之处，极少聚在一起。繁枝怒发，荫蔽又宽，离地既高，越显雄伟，山风一吹，万籁皆鸣。偶然见到两株，形态相同，高低如一，互相对立。树身也特高大的，远望过去，宛如两个通体翠绿的巨灵魔鬼，正在飞舞搏斗，似合还分，更成奇绝。耳目所及，无一不是雄伟绮丽，气象万千，使人应接不暇，因是最高之处，石多土少，只管天风冷冷，清吹四作，依旧青冥杳霭，白云流空，日丽波明，点尘

施，无一处不是整洁如洗，真令人有人间天上之感。

二人随着凌汉，沿湖走去，直似入了仙境，心怀皆爽，  
尘全消，正指点云影花光，烟岚泉石，互相惊叹，赞不  
绝口，忽见前面一座似峰非峰，似崖非崖，宛如朵云出地，  
矗然而起，通体其白如玉，从上到下，却又疏密相间，生出  
许多兰香草的奇石孤峰，挡住去路。那峰下面只得两丈方  
高，高也不过三丈，放在这大一片疏林平野，大片湖荡之  
间，刚一入目，已觉美极。还未走近，先就闻到一股异香扑  
鼻，使人神智为清，与来路所闻各种不知名的花香，均不相  
同。双玉从小随父学医，最知药性，心已惊奇，走近一看，  
见那异草，竟是父亲物色多年，寻常最难见到的灵药香玉还  
魂草，心方狂喜，人已转过峰去，日光到处，面前又现奇  
景。原来对面，乃是一片楠木林，粗均两三抱以上，行列甚  
稀，枝柯却极繁密，无一株不是荫蔽两三亩以上，自然结成  
一片浓荫，但又不多，共只四五十株。因其又高又大，里面  
虽是一片浓荫，看去却极明朗。刚看出内有一所房舍，四外  
种着许多花草菜蔬。忽见木芸子，飞驰而来，见面笑说：

“家父家母，正做功课，野人酋长已走，请二位兄妹，去往  
飞云顶上，小坐相待，今夜就请住在上面，少时事完，便来  
相见。”二人已早看出那座孤立的小石峰上，建有一座高而  
不大的凉亭，靠后一面，还有石级，可以上下，一面临树，  
人登其上，非但楠木林一带，连四外森林树海，全山景物，  
均可齐收眼底。双玉担心乃姊安危，不知木老夫妻，还有多  
少耽搁，一面谢诺，设词探询，自来惺惺相惜，这两对少年  
夫妻，本是一见如故，谈了一路，越发投机，芸子人更天真  
义气，知道二人，关心双珠安危。忙道：“听爹爹说令姊决  
可无事，单她那样为人，也不应遭惨祸，二位只管放心。我

们今日黄昏，本来有事，奉命要往别处，方才已和家父言明，先去寻找令姊下落。一面发动野人，前往搜索。只等安顿二位之后，便自起身，姊姊请放宽心好了。

二人闻言，连声感谢，随同到了峰顶一看，那亭乃是四根两尺方圆的大楠木，挺立地上，离地两丈，再用山中特产香草，搭成一个穹顶，不借雕漆，也无栏杆，石峰奇秀，顶又平坦，宽达两丈，宛如一朵白云，蜿蜒上升，到顶展开。再往溯荡一面，平伸出去，非但近顶一带，幽兰香草最多，不知用什方法，连那亭顶上面的香草，也都清鲜如活。上面并还垂下许多垂丝兰，沿着亭边，随风飘拂，别有一种古朴清丽之趣。眼界更是雄旷无比，亭内外用具，多半整块楠木所制，全是实心，共有一张矮桌，四个香草织成的蒲团，一个大木桩。另外还有大小两个木榻，放在亭内。左角放着一个小泥炉，和几件陶木所制茶具，两束极整齐的松柴和一些木炭，全都清洁异常，床榻用具，尤为古雅合用，似是主人闲来，到此坐卧，看山望云之用。

### 第三十五章 款佳宾登盘荐春笋 联同气连夜走森林

四人到后，先在亭外蒲团上坐定，并将皮袋打开，把悬床挂在亭柱之上，芸子又忙着代将食物取出，升火烧水。笑说：“我们这里，无什好东西待客，又忙着往寻大姊，也许不等家父家母前来，就要起身。二位兄妹，请各自便，我觉悬床，比较舒服。你看这里，四面空旷，山风颇大。但是此山，高而不寒，尤其西北面来的寒风，均被离此二百里的绝顶高峰拦住。山风最大时，不过现在这样，并且极少下雨。此时正是

温暖季节，就到冬天，也不甚冷，我和凌兄，常时野宿，尚且不畏寒冷。二位兄妹，均有一身好功夫，夜来比较风凉，想不放在心上，如其不惯，请勿客气，等我二人，事完回来，再想法吧。”

双玉，路清，一心盼望对方，能够早去寻找双珠，本来还想跟去，后来听出，事情绝非容易，相隔比来路又远出了两倍。凌氏夫妻，又由树幕上面飞驰，走的虽是直线，路虽近了许多，凭自己的功力，决追不上，跟去反而误事，又听说木老夫妻，少时相见，还有话说，不令同往。心想，这两小主人，年纪最轻，从小便得异人传授，往来森林之中，上下飞驰，如履平地，并有许多防身应用之物，比自己高强得多，多此跋涉，无益有害，也就打消前念。闻言忙答：“多谢姊姊盛意，感激不尽，饮食现成，以后还要叨扰，千万不要客气。”边说，边将所带食物取出，宾主同享。凌汉、芸子，也未客套，每样吃了一些。笑说：“这些东西，我们虽都吃过，但有两样，难得遇到，也许前夜震落的还有发现，我们能寻一点回来呢？”双玉见她所说，乃是自家由小江楼起身时，赵乙想要讨好，强劝三人带来的一些熏腊和凤鸡脯。路清笑说：“我们所带食物甚多，只这各种乾肉，乃小妹家制，还有三四斤重一包，意欲献与伯父，不知可好。”芸子接过笑说：“爹娘做完功课，这东西正得着，我去去就来，顺便向爹爹借那宝钩，以防万一遇上毒蟒之类阻路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走，路清闻言，心中一动，想起第一次所闻清啸，和双珠路遇毒蟒白美人，死里逃生情景，便朝凌汉探询。凌汉答说。“先并不知，今日发现二位兄妹，赶回探询家岳父，才听说起，你们入林第一夜，凶犀包围时，他正由山外回来，忽然发现大群凶犀，还不知有你三人在内。恰巧遇到一

位隐居本山的好友，他收养有一群本山特产，形似狒狒的通灵猛兽，土名婴婴，实是一种最猛恶的灵猿。这东西已差不多绝迹。远在30年前，先被他无意中救了雌雄两只，都受有极重伤毒，眼看快死，将其带回医愈。这东西并不知恩感德，去后不久，引来十来只。这位老前辈，外号葫芦子，和家岳父是师兄弟，也是夫妻二人，没有子女，隐居本山多年。不知由何处，来了一条奇毒无比的怪蟒，双方抽斗多年。毒蟒虽然周身是伤，他们也只剩下十几个，无奈何暂时避开。谁知隔不几天，毒蟒伤便养好，到处跟纵追逐，遇上必死。正急得无处逃避，看出两老夫妻，剑术高强，特地前往投奔。彼时人兽言语不通，还不知他用意。二老就想好好训练，留为异日之用。第二日，群猿悲啸怒吼，赶往查看，见一小猿，忘命飞驰而来，林中群猿也同迎上。葫芦子便知来了凶毒之物，忙即飞身上前，夫妻合力，将毒蟒杀死。由此群猿，均被收服非但指挥如意，亲热非常，便对岳父、岳母、小弟、芸妹四人，也是令出必行。这时，恰在途中相遇，岳父老远望见，便发啸声，将其叫来，令将同类，召集上一些，照着所说行事。等到时候差不多，再发号令，将那犀群放走，中途群猿追来，连叫带比，才知内中，还有三个汉人，重又返身查探，无意中发现树上，蟠有一条毒蟒白美人，飞身将其杀死。因见同行人多，自己事也未完，为想查看你们三人心志，借以磨练，同时，又接胡伯父灵猿传书，得知经过，正打算和他商量回来，再作计较，刚一到家，便即发生地震，岳父命我夫妻，冒险往探，便由于此，因知芸妹，人最心热，山居寂寞，知有两位，与他性情相同，年轻有本领的姊妹，正在灾区一带遇险，定必前往搜索，彼时地震，还未停止，恐其冒失，故未明言。方才听说，人已寻到，只大姊一人走失。曾说，符氏



父女为人，好到极点，断无遭此惨祸之理。早晚必能姊妹重逢，要我夫妻，转告二位兄姊，只管放心，芸妹一到，我们就往你们来路林中，去搜索了。二人正在连声称谢，芸子已飞驰而来，连峰顶都未上，便喊凌汉下去，三人忙同赶回，芸子业已带来一口宝剑，一支宝钩，连同原有的兵刃暗器，腰间草囊，分别带好。向路清、双玉，笑说：“至多两三日内，必有好音。二老再有半个多时辰便来，请自安心，我们走了。”

两小夫妻走后，双玉、路清，在亭内谈了些时，先候二老夫妻未来，又不敢去往林中惊动，越看当地风景越好，便去峰下游玩，因恐相左，也不敢走近，就在近湖林边，散步游玩，闲眺一阵，忽见两个占衣冠的中年男女，貌相均极清秀，男的手扶一枝筇杖，缓步走来，都穿着一身黄色葛衣，通体整洁，净无纤尘，飘然有出尘之致，从容缓步于碧水青山，疏林花树之间，真和画图中人一样，好看已极。二人知是木氏夫妇，这两位老人，虽不知他真实岁数，大概年已不小，看去为何这样年轻。对面两人，业已走近，忙即上前拜见。木氏夫妇，含笑礼见，伸手唤起。这一对面，越觉二老，神情骨秀，年纪至多只看三、四十岁。女的更似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，虽不甚美，别有一种秀丽容光。男的虽然稍长，但未留须，都是头上不见一根白发，动作轻健，而又安详。当地相隔楠木林，也有数十步之遥，并未见其快走，刚见林中走出，转眼便是临近，心中惊奇，不敢怠慢，正要细说来意，木难已先笑道：“你们未到以前，他已知个大概，只惜变出非常，偶因访友他出，不及先往接引，以致受此虚惊，底下的事，已听芸儿说起，不必谈了。近年我夫妻，功课越多，闲来还要种花种药，林中房舍，起居不便，就在上面亭中，小住几

几天，等探明令姊下落，再作行计如何？”

二人恭身应诺。木难随道：“令尊令岳，真乃今之义士，他那被困经过，日前出山，我已听说，现在正受盘庚软禁，虽难脱身，盘贼因见他的医道如神，欲用软功劝说，非但不曾加害，连小江楼也未前往骚扰，只在暗中派出许多党羽，到处查探你三人的下落，连江侧面的夷峒苗墟，除葡萄一区，是他敌人，虽未正式派人查问，也都派有奸细窥探而外，因其党羽众多，花蓝家又是新结纳的死党，派人容易，在他分头查访之下，几无一处，不曾去到，只摆夷哈瓜布，为人机警，全峒一心，表面他那墟集，无论生熟苗僮，均可前往交易，容易混进。实则，一句话也问不出，至今敌人，拿不准你们所去之地，虽对葡萄诸人，有些怀疑，但他早就买通两个熟苗，在彼窥探虚实，为首诸人，十分机警，明知那是奸细，表面却装糊涂，故意造些假话，让他带回。再说，你们并未前往，盘贼虽然恨毒这般人，没有你们在彼，早晚也必生事。日前还曾支使同党，试过一次，大败而归。深知时机未至，这般人不好惹，暂时仍不敢于妄动，只不过你们，不在那里，稍为少去一点忌恨，能使凶谋稍缓发动，比较要好得多而已。休说令尊，决无危险，我料令姊，至多也只受点虚惊。以他本领，和那为人，决不致于有什么大的凶险，只管宽心。有的话，此时还难作准，且等小婿夫妇回来再谈吧！”二人知是两位世外高人，所说决无虚语，心中又是一宽。

到了第三日一早，凌汉，木芸子，方始回转，双珠却未寻回，说森林地方广大，另外还有要事，只在来去途中，就便搜索，地方不过去了十之一、二。看神气，必是走错了路，现正吩咐野人，四外搜索，林中毒蛇猛兽均已逃光，决不致于遇险，请放宽心，日内必能寻回等语。二人闻言，业已失

又见芸子，答话勉强，面有愁容，正在暗中愁急。隔了个时辰，芸子见完父母，由林中跑回，笑说：“令姊决可无事，放心好了。”二人问故。芸子答说：实不相瞒，此行未见人，和令姊走过的痕迹，本来也在愁虑，方才去向爹请问，恰巧野人来报，说在一旷野深谷之中，发现许多死尸，和烧毁的茅棚，还有一条大蟒皮，也被连树烧焦，后来寻出，死的都是一伙食人凶苗，外族人却不见一个，同时寻到一件经过水湿，业已残破污秽霉臭不堪的女衣，听那形式，正是汉人所穿，衣色也与姊姊相同，我早知林中，藏有食人凶苗。一则，相隔太远，二则，他们形踪诡秘，难得遇见。我们以前来往，都在树幕顶上，由下面走时极少，比时，野人不曾收服，虽知他们，曾经有人遇害失踪，并还杀死过两个女凶苗。等到野人激怒，全族出发，凶苗已不知逃往何方，一个也未遇见。林中地方广大，暗无天日，起初不知他的藏处，我们功课甚忙。又想，这般凶苗，野性难驯，全数灭亡，又觉太狠。前月爹爹谈起，打算和制服野人一样，几时抽空一试，偏又有事出山，爹爹吩咐，不要妄动。加以野人传说，不曾眼见，爹爹还是近来，野人请其除害，方始动念。虽知一点凶苗下落，因觉地方不对，并未前往，后寻令姊不见。曾想，地震多半能免于难，只林中大群猛兽，和这许多食人生苗，实在可虑，没想到竟会被人杀光，又留下一件女衣。分明令姊，逃到当地，遇见凶苗围攻，将其除去，只有一件奇怪，动手的决不止他一人，帮手甚多。并且还是这里野人同类，令姊孤身一人，初来此地，当地离开另一族野人部落月儿湖不近，如其穿林而过，非但相隔颇远，并有许多险地，到处密林丛莽阻隔，须要绕越。便这里野人，以前为了报仇，以为言语形貌

相同，想混进去，窥探虚实，明知当地较近，也都不敢冒失穿过，如走直径，虽只数十里之遥，非由树幕顶上，飞驰不可，他们谁也无此本领。再说，令姊孤身一人，初次到达，怎会与之相识，话还不曾谈完，又有两个野人，拿了令姊所发暗器，赶来报信，来人心思较细，据她推测，令姊非但与月儿湖野人，做了一路，并与老酋长阿庞成了好友。否则，不会有阿庞所用石梭在彼。你们来意，我还不曾全知，爹爹却是早知细底，第二次野人未来以前，便断定令姊，巧遇阿庞，并将人骨锁钥取出，这东西虽是一块枯骨，在野人族中，却具无上威力。只一喊出他祖神烈凡都的神号，无论何事，全都听命。否则，这般凶苗，也颇利害，所用矛弩百鏢，均有奇毒，如非阿庞，毕众相助，决不会杀得那么干净，我先还拿他不定，等到见了暗器石梭，断定无差。恰巧这里野人，急于求和，想与月儿湖，合为一体。当时命人，回来报信，酋长自己带了两个勇士，已往窥探，他虽不敢深入，但照昔年约定，只不入境，有事也可去往月儿湖边境，寻那防守的人探询。后日夜里，便是月儿湖，星月佳节，祭告祖神之期，照例守望严密，比平常要远得多，就是对方怀疑，逃回也容易。他们昨日业已起身，平日走惯森林，往返甚快，如其料得不差，今夜便可得到信息了。二人闻言，又接过暗器一看，果是双珠所有。心虽惊喜，觉着有了生机，不得实信，终是悬念。哪知喜信，接连而至，隔了不多时候，便听林中清啸，凌汉惊喜道，爹爹发出啸声，必是大姊踪迹，业已寻到无疑。因楠木林后，有一捷径，相隔野人部落最近，自从爹爹为他们开出一条道路，往返极便。来时，我因当地瘴气太多，又夹着一片污秽之区，未去过的人，闻之欲呕。我恐二位兄姊不惯，另一面走，虽较绕

地方干净。这一带风景又好，前日来时，并未由他们那路穿过。野人照例由岭后翻山陡崖而来，所以看他不出，包有奸计无疑。说时，芸子已当先飞驰而去，宾主四人，本同散步在湖边花林之中，夕阳还未落山，斜日返照。湖面上，到处金光辉煌，红紫万状，清风阵阵，晚景佳绝，望后大半轮明月，仿佛一片冰轮，被什烟雾，遮蔽少许，挂在湖西，苍波平林，天水相含之间，双丸对照，更增雄丽。正谈说间，隔了一会，先是芸子，飞驰而来。笑说：“恭喜路兄玉姊！令姊明珠，果在月儿湖作客。同时，又有一位老前辈来访，谈起此事。爹爹不能分身面谈。命我转告，并令凌兄作陪，连夜起身，赶到月儿湖，正好后日天明，和令姊见面之后，阿庞昔年，受过令祖救命之恩。又有他祖传人骨信符，无论何事，必以全力相助，决无不成之理。不过，事机紧急，便那大队野人，走此长路森林，也须有点准备，去得越早越好，妹子本觉此行劳苦，想留二位，明早再走。据那位老前辈意料，令姊此时，和你二人分散，必多忧疑，急于相见。阿庞也必答应相助。心疑你们，多半在此，必要寻来，探询下落，就便向我爹爹，请教机宜，只为对方，星月佳节，比汉人过年祭神，更重得多，因此留在那里，万一差这一夜光阴，到时恰巧起身，来路有好几条，野人都是朝前乱窜，林中树木太多，形势多半相同，他们又不知留什标记。另有一种走法，和记认途向之法，能够路遇，已不免于耽搁。再要中途相左，这一往返，至少也要多晚出两三天。地震之后，陵谷变迁，出山路上，业已多出两片湖荡洼地，危崖浮沙，尚不在内。再要遇上受惊逃窜，聚在路上的大群蛇蟒猛兽，走将起来，更是艰险。并且你们，归路已断，事情又要隐秘，必须突出不意，由花蓝家那里绕山，一举便将逆茜花古拉除去，再将祖传

三宝取出，公选一新酋，当时便可去掉盘贼一条臂膀。如下手时，做得巧妙，还可不致泄漏，多出好些妙用，但这路，越发路远难走，出口又在花蓝家夷峒，危崖之后，有巫所居后洞，准备另立的新酋长，原是花古拉之兄，因其人机警，假装懦弱，又被妖巫看中，迫做面首，日常住在峒后林之中。表面老实，心中狠毒，你们先出不意，将他擒往人之处，再与明言，定必惊喜欲狂。此人名叫格旺多，平颇得人心，最有胆勇，只为失宠老酋，花古拉势盛凶暴，知不敌，忍气吞声。老酋死后，弟兄姊妹数十人，竟被逆酋残杀了一多半，因他武勇多力，以前当众角力，花古拉曾在他的手下。只为老酋，昏愚无知，宠信爱妾，听了谗言，头一场比力不胜，硬说，双方年岁相差，花古拉如到格旺多年纪，武力更大，他看出不好，底下两场，虽然假败，但平日，射箭飞矛，均是百发百中，仍被众人看出。心都平，震于老酋凶威，不敢争论，暗中颇多愤慨，他对人好，因此众心归向，花古拉也最对他忌恨，无奈逆酋乃妖所立，妖巫又曾一力担保，才得无事。就这样，为防逆酋算，终日隐居峒后竹林之中，不敢出来，下手极易，和他定，乘夜发难，仗着凶酋所居正峒，高居崖腰，别的夷人分散在崖前崖坡树林之中，相隔均远。峒中虽有数十个轮的勇士，俱都不堪一击。你两姊妹，又曾显过身手，夷人都畏威怀德，只将为首妖巫逆酋，和峒中几个死党除去，可成功。下手详情，爹爹写有一纸，照此行事，十九如愿。路却比你来路，更远更险，也更难走，森林之中，难于料，起身越早越好。如能在后日天明前后，赶到月儿湖，连休带准备，至多在月儿湖住上四、五日，便可起身。等将逆酋去，如再能将他手下死党，全数诱来，分别囚禁，还可作

逆酋有病，由格旺多代为掌管，在你们指教之下，照旧和盘贼，信使往来，非但下手更易，也更从容。就被知道，只你三人，不当众出面，也可作为他们弟兄火并，争权夺位，不致生疑。万一全都泄漏。一则，大江阻隔，要紧关头，盘贼无暇及此，甚而还要多出顾虑，延缓凶谋，都在意中。如其发难太快，你们已与葡萄诸人联合，就此照着预定，连明带暗，杀过江去，里外夹攻，来他一个措手不及，也可一举成功，永绝后患。小妹本要一同送行，偏因爹爹，有一要事，也在明早，要我往办，只能送上一段，仍要分手。我那事情更急，意欲提前起身，以免延误，也就不客气了。爹娘平日疏简，久隐空山，极少与人往来，近日事情又忙，我二人又在客来之后他出，休说无什侍承，连水酒也未准备一杯。吃的都是二位自家所带，我们还要叨扰，真个笑话。幸而今日，回来尚早，家母恰巧新制本山特产的松云菌和香笋，刚刚制好，另外还有两样，虽是山肴野蕨，城市中人，却未尝过，我们可到亭上，再谈片刻，也该准备了。我因爹爹柬帖，还未写好，急于来此报喜。凌兄陪客稍候，我去取那柬帖，便把家母所制酒菜取来，吃完就走吧！”

二人大喜谢诺，因木老夫妻，不大出林见客，来此共只见到一面，又有好友来访，听两小夫妻口气，好似不愿见客，也就不再勉强，只托把话说到，致意便罢。芸子笑诺走去，隔了一会，凌汉又往探看，各拿了一个竹篮，笑语走来，先将纸条递过，二人一看，才知事关重大，心情越发紧张，谢完主人，天已不早，便同入坐，见酒菜不多，荤素才得六样，荤只两种，只有一色风野鸡和烟熏腊鱼，但是味美无比，从未尝过。那四色素菜，更是隽美丰腴，清鲜悦目，看去都好。另外还有一竹篮的干粮鲜果，都是色香味俱全之

物，问知都是两小兄妹，山居无事，由林中四处种植的笋菌菜蔬之类。乃母为了二人，远来作客，自身无暇，两小兄妹，两日未归，意欲稍尽地主之谊，才做了几样，刚准备待客，芸子便回，听说二人所带山粮虽多，因在途中遇雨，业已发霉，特意又添了一些。二人见主人，盛意殷勤，连声称谢，只有两夜一天，便可到达，用不着那许多，前途又有大群野人，作伴同行，想将途中所得的两袋东西留下，只打两个轻便小包上路。芸子力劝不可，出林路险，你们大队出发，要走好些天，日期难定，又不比野人，生长山中，见惯无奇。别的不提，悬床非但不可缺少，野人那里，先后得了三副，已代你们，讨还了一副在此，少时路上，便会送来，如非阿庞不曾见面，前去酋长，所遇守望人，乃新酋长黄山都手下。他说阿庞，虽然退休，仍有极大威权，痛恨这里野人，入境必死。黄山都力劝不听。觉着双方，本是一家，将来也许派人前往相见，想什方法，去向阿庞求说。如再不听，只可等他老死之后，双方才能合而为一。此时万来不得等语。酋长心生畏惧，不敢再去。否则，他也跟去，连行李都不用你们自己拿了。

四人吃完，路清、双玉，又向芸子殷勤握别，俱都依依不舍。双玉正想开口，订约来访。芸子忽然笑道：“我真爱你，听你说令姊，和你长得一样，人还要好，我更想见非常。且请上路，也许不久，就可重逢呢！”双玉心中一动，林中清啸又起，芸子忙道：“二位兄姊，请自登程，家父又在呼唤，想是知我不等明日，便要起身，还有什么话说，恕不远送了。”双玉知道这类世外高人，言动真诚，无什做作，刚刚谦谢，芸子已含笑走去，脚底甚急。二人第一次看到这样轻快的脚程，神态仍是那么安详，其行如飞，仿佛凌波而驰，晃眼老



远，却看不出奔跑形迹，想起木老夫妻，也是这样，动作还要安详，丝毫看不出来，大为惊奇。赞佩了两句，便随凌汉上路。走过绝壑不远，少年酋长带了一群野人，已等在那里。见了二人，欢呼拜倒，七张八嘴，说之不已。

双玉问知这伙野人，为了当地近年毒蛇猛兽，出没越多，又多瘴气，猎取食物，十分艰难。人是越来越少，楠木林地势虽好，木老夫妻也愿野人入居，并允告以耕种之法，一则对于二老，敬畏太甚，加以降服不久，心中仍有顾虑，近来虽好得多，无奈山高路险，绝壑阻路，另外那条绝径，又由危崖之上缒落，出入费事，肉食已惯，急切问改不过来，两小夫妻所种疏粮。先未想到野人要来，为数不多，野人性暴而急，一听上来只吃山粮，须等开荒之后，耕种出来，所畜牲畜，也都长大，方有得吃。虽是越过越好，中间一段，却甚难耐，就在外面，猎到蛇兽，无论走哪一条路，都难运送回去，不惯之处甚多。酋长虽然年轻，比较聪明，想起祖先老人之言，看出危机，又知月儿湖，十分富强，出产甚多。本是同族，只能消除误会，一允投降，立登乐土。木老夫妻，又看出他们多年恶习，污秽凶暴，野性难驯，性多愚蠢，使其舍旧从新。躬耕而食，反觉拘束，难于教化。如使双方合流，非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，连阿庞一族，也同感化，使其比前，更加明白事理，免得这许多可怜人，日在黑暗森林之中，与毒蛇猛兽，种种天灾，搏斗苦熬，自生自灭。将来并可利用他们，将这片亘古无人黑森林。开出大片桃源乐土，使山外许多穷苦无告，或受贪官恶霸，危害的良民，多一逃亡安居的所在。再进一步，将山内外，大小数十百种的夷苗蛮獯，也全数感召过来，合成一片，专以力耕畜牧，采荒打猎为生，将那好吃懒做，得过且过的恶习改掉，不致互相仇

视，掳抢凶杀，岂不更好。因此不肯勉强令其入居，及至地震之后，林中大群猛兽毒蛇，纷纷离开旧巢，四下惊窜，昨日业已发现踪迹，虽然相隔只有二十来里，早晚必要惊动。众野人越发恐慌，如非有楠木林，可作退步，业已大群逃亡。因在当地，住了许多年，另觅安生之所，并非容易，不知要经多少危险艰难，伤害多少人命，才能办到。就寻到有水草透光的所在，单建那许多树屋悬巢，便是苦极。向例又喜偷懒，不到腹中饥饿，不肯成群出猎，三两人做一路，往往东西不曾猎到，反为蛇兽所伤。而觅到之后，人已饿极，连生带熟，大吃一顿，全是吃得不能再吃才罢。一饱便倒，懒得再动，极少余粮。虽能耐饥出猎，常因无食，受到苦痛，始终不知改善。虽和月儿湖同一种族，但因对方，起初为首的人，都经灾难危害，人心团结，首领聪明，养成耐劳合群之心，因其习于劳作，无形中生出许多智慧。后起的人，逐渐改善，起初还以采荒打猎为生，近年阿庞，又发明了耕稼，虽因限于地势，不知开荒之法，已能将那野生山粮，和青稞之类，种植起来，又善存放粮肉。崖后花林一面，还开出小片稻田，量虽不多，种法也不完美，常与野草并生，照此劳作改进，十九自能发展，第一，人都知道积蓄，看去地势虽低，到了雨季，便难行动，仗着前人，会想办法，从来没有绝食之忧，大雨一过，无论大小空地，全都长满雨前所种的食粮。旧的还未吃完，新的又来。反倒多了收获，一年之中，必有一次大丰收。无须出猎拚命，便可坐吃，做些别的有益之事。还可换上几个月的口味，人性更不似楠木林前这群野人那样愚蠢蛮野。同是一类种族，只为是在辛苦艰难之中成长，能用劳力，不肯偷懒，人心合一，善于自卫，以致强弱贫富，甚至智力，无不相差天远。这少年酋长，名叫夏乌占，

早听一个先在月儿湖，做了俘虏，业已娶妻生子，安居多年，老来回忆旧时子女，自觉衰病将死，自己享福，另外许多自己人尚在原地，受苦受难，冒了艰险，借箭出猎，逃回送信，本意向众酋口劝告，令其归附。不料快到以前，竟受重伤，正在一步一步，连滚带爬，向前挣扎，被少年酋长，闻得呼声，赶去一看，正是他的父亲，来意还未说完，人已奄奄一息，跟着死去。深知族人多疑，乃父不死，也难免于受到拷问。这些话如何能说，藏在心里，虽未吐露，每一看到族人伤亡越多，人数越少，便自愁急，好容易费了许多心力，仗着年轻胆勇，取得人心。先那一个最凶暴的酋长，又因强奸他的爱女，双方拚斗，被他活活甩死。野人尚勇，当时选他做了酋长，日久威信越重，只是恶习难改，连他也在其内。后经木老夫妻制服，越发比众明白，因双玉、路清，喊过神号，想起平日心事，意欲率众请求二人，代向阿庞黄山都说情，许其率众往投。双玉、路清问明经过，看出这群野人，共有五六百个，虽极野蛮，个个强健凶猛。听凌汉所说意思，并非没有人性。不知前日往探月儿湖所遇守望野人，正是黄山都的死党，并还受过凶苗葛老麻的指教，意欲勾引这般同族，将来暗算阿庞，以便黄山都一人，独掌大权，凶苗再设法篡位，连所遇那人，也只当是真是事，照话传说，并不知道这两个凶逆，怀有毒念。夏乌古却是信以为真。双玉又知这类野蛮种族，仇恨甚深。阿庞虽受过祖父恩惠，双珠业已待若上宾，终恐对方，记仇心盛，不肯容纳。方想婉言相告，只为尽力，不作决定，免使失望。凌汉已一口答应，二人言语不通，不知说些什么。等到问明，虽觉不应把话说满，业已出口，又见众野人，欢呼拜倒。酋长更是感激涕零，声泪俱下，心颇感动。暗忖，世无不可感化之人，这里也有好几百个

人类。小的幼童尚还未算在内，如能将这一族野人引到月儿湖，使其解除仇恨，合为一体，岂不也是一件好事。只得含笑点头，安慰了野人几句，便同起身。酋长便抢上前，要接二人包裹，二人不肯，说事情尚未办到。再说，我们向来自己的事不愿别人代做，从小便听父亲指教，不能违背。还望凌兄，代为辞谢。凌汉和二人虽颇投机，但没有芸子那样亲切，有话都是芸子抢着先说。所有热情均由平淡之中露出，言语无多，从未十分表示。二人均觉他人比芸子，较为冷静，词色难极谦和，另有一种强毅独立之慨。不料话才出口，凌汉先将酋长止住，说了几句，满面喜容道：“我此时方始深知路兄玉姊的品格为人，果然芸妹，看得不差，我已止住他们，不令远送。不过三人同路，我是你们的朋友，理应稍为效劳，这另外一个悬床，由我代拿，总可以吧！”

二人闻言，忽然醒悟，知道凌汉，先还当自己人品虽好，心中还有人我高下之分，所以芸子先说，令酋长代背行李时，一言不发，也未客套，代为分带。行床比较累赘，自己业已各带了一个大皮袋和两个随身包裹，再加一个行床皮袋，便须挑走，虽也无妨，走起来却慢得多。既是新交良友，又同一路，业已承情，也就不作客套。三人随在野人欢送中，往前急驰。这次凌汉送行，虽然人只有一个，因这两个小夫妻心思细密，本领高强，准备东西无多，但比八十壮士所备，更加灵巧合用。所赠灯筒更是光明，穿行暗林之中，照出老远。内中所点干油，均经二老特制，细才如指，放在灯筒里面，另有机引火，一晃就燃，三面均是玻璃，内里贴着一层水银，形如梅花，前三面突出，后面附着一个尺许长的铁制灯柄，中藏干油所制火绳，连同囊中所带，可供三月之用，精巧异常。彼此脚底都快，凌汉久居在此，

善于分辨途向，所取多半直径。遇到绕越之处，必先从林隙中，纵往上面树幕，一看星月，便可辨明。中间又取出两粒丹药相赠，比自己所带提神健体的药，还有灵效。中间只在进食时，稍为休息了几次，虽因带有行李，不能急驰，路更难走，从没有走过弯路，一路之上，又学会许多野人的风俗言语，和各种礼节禁忌。不等天明，便已赶到月儿湖的边界，由凌汉做通事，向守望野人，说明来意，先还不知前日酋长往探的夜里，双珠便同凶酋黄山都被杀，为众野人擒去，受了一夜活罪，直到昨日中午，方始得救，转危为安。后听守望野人一说，二人方知细底，不禁大惊，惟恐人已受伤，等了一会，正在焦急，凌汉力言无妨，就有一点伤痛，也可医治，阿成、龙都，业已带人迎来，稍谈经过，便即起身。凌汉早已说好，另有要事，由此还要出山。好在阿庞，这样优礼相待，大破平天寨，除害救人之事，均已有了成算。照此做去，断无不成之理。说罢，别去。因此不曾同来。

双珠等听完经过，越发喜慰。老人阿庞起身之后，大家把话一说，非但全数照办，连楠木林那群野人，也允收容。但在事前，要见一面，众人方觉耽搁时机，阿庞力言，照木老先生意思，本令我先作准备，三日之后，再行起身。现定第三日夜里上路，本来今夜，大举欢宴，为了要走，此时我便发令，将欢迎改作欢送，你们风俗饮食，本多不同，言语又不十分通晓，我率众出山，更是从来未有之事，仗着连日，天气晴美，花月又好，如不愿回花林塘树屋，便请此地安歇。我命他们，少来惊扰，让你们自在安暇，养上两天精神，就此机会，我往准备，就在欢送会上，选一酋长，暂代掌管，由今夜起，我还有一点事，最快也到明日黄昏，才能相见，包不误事便了。说罢，匆匆往前崖走去。跟着，便听

崖前广场上，笙歌并作，和众欢呼之声，龙都自从决定起身，更和鸦鸦一样，守定三人，寸步不离，闻声往看，隔了一会归报。老人阿庞，已向众人明言，要随两位小恩人出山，除一恶人，以免将来入山侵犯，此去关系重大，非但得到许多有用珍奇之物，并还可以取回许多农具，和各种精巧的铁器，以及刀矛弓矢，衣服针线等等平时梦想难得的东西，将来的好处，说他不完，谁愿同去，可先立向一旁，以便挑选，人数并不要多，但非胆勇机警，力大身轻，不畏艰险劳苦的人，才能胜任。一面故意说得前途，如何凶险，饥渴疲劳，甚至与毒蛇猛兽，和比自己多出好些倍的仇敌，均在其内，一个不巧，便有性命之忧，但是事为大众安宁，与将来的无穷享受，实是天大喜事和英雄所为。如其成功归来，享福之外，还要受到全族尊敬，更不必说。利害业已说明，去否听便。

众人立时欢声雷动，除却一般老弱妇孺，异口同声，全都愿去。阿庞看出众人，意态激昂，各个勇教，其势不能却去，重又婉言劝告，说留守的人，一样重要，只看你们，心志如一，等去的人，成功回来，同心合力，共起改善。凡是出力的人，一样受到尊敬，兵贵精而不贵多，无须都去，又费了许多唇舌，经过众人，互相争论公议，方选出一百六十几个勇士，最后因有十几个，体力虽然较弱，但是意志坚决，非去不可，死也不退，结果又添了十几个才算停当。果然天已入夜，老人连酒都不顾得吃，匆匆赶回林内。看众人正在饮食，略谈几句，便各拿了兵器，抓上一点干粮干肉，胡乱吃一些。再用皮囊，带着粮水，各自起身，加急往楠木林走去。

林外已有两个勇士相待，一同起身，众人均不知他，把

楠木林野人之事，何以看得如此重要。因听龙都说，老公公虽然提起这般同族就恨，心中仍是关切。常说，几时能将他们感化过来，大家都好，他们偏不争气，都是那么愚蠢凶残，毫无人性。最可恨是好吃懒做，只有当日之粮，便梦寐不安，不再出猎，要他再想别的方法，谋取衣食，简直不能。近年虽不敢寻仇为害，想要改变过来，难如登天，都是一样的人，并还同种同族，为何这样愚蠢，本已绝望。三年前，忽然发现当初擒来的两个俘虏，因已年久，解去奴隶之罚，受了众人熏陶，始而是不出力，便不得吃，后来看见别人，常因多出劳力，受到众人敬仰，于是感劝，非但和众人一样，拉着下手，争功讨好，人也聪明起来，末了并还想出许多于人有利益的主意，内中有一个老的，更是得用，受人尊敬，不知怎的，孤身出猎，忽然失踪。众人谈起，还在可惜。因而想到另外那大群人，必也和他一样，无奈对方，恶习甚深，愚昧无知，一向欺软怕硬，连经几次重创，见了月儿湖的人，立时望影而逃。就能全数掳来，开头几年，无论如何恩威并用，想要改变他们人性，均是极难之事。自己年老，业已退位，只管威权尚在，这等大群出发恶斗，难免伤亡，万一死人太多，也太不值，平日镇压管教，更非容易，始终顾虑不决，曾告黄山都，说对方这样下去，早晚力穷势竭，日趋灭亡。我年已老，恐难救他。你们年轻力壮，理应看在同种和祖先面上，解救他们，事情虽不急此一时，却须随时留意，稍有可乘之机，立即下手。我在更有商量，我如不在，也不可忘记此事。不过，你要记准，最好使其自行归向，将那几个首恶除去，我们只可引其来归，或是逼使降服，用计为上，切不可带了族中勇士，大群前往。本意救人，却使双方，发生伤亡，而几个专和我们为敌的首恶，在他们还未全数明白之下，

甚而被其看出不妙，偷偷溜走，漏网两个，虽然不足为害，岂不冤枉，我不肯轻举妄动，静等时机到来，才肯发动，便由于此等语。这类话，也常和我们提起，神情十分愤慨。并说：“为首作恶，和我们为仇到底的，共只有限几人。最可恶的，便是那个狡猾的首长，和身边几个党羽。这厮非但以前逢明带暗，想法暗算我们的人，并且还常时勾引外贼，一同来犯。每次均被我们打退消灭。虽然胆寒，不敢再举，心却狠毒。这厮虽然快老，性格凶暴，又最倔强，胆勇多力，是我们的死对头，谁都恨他，偏是狡诈非常。楠木林那般人，畏如毒蛇猛兽，受他暴力压制。巧语蛊惑，明知早晚灭亡，还是徘徊观望。人心不一，不能将这几个首恶除去，甘受他的虐待，不敢反抗。自从那年，他们末一次惨败，许久无人敢来窥探。老公公认为这是一个毒疮，不能收服，便要将他除去。上月提起，已打算过了星月佳节，先命人往窥探虚实，今日定是听二娘娘说，凶首已被人打死，自悔前非，想要率众来归，自合心意。想在我们未往山外，杀敌除害以前，先将自家这一支愚蠢的同族，收复过来，合为一体，加以教训。先把内里弄好，再往外去。所以去得这样急法，如非看准他们，人已真心悔祸，虽说老公公的威名最大，也不会只带两个勇士同去。老公公料事如神，必有好音无疑。”

### 第三十六章 香光如海 壮士宵征

双珠虽料老人阿庞，打着先平内忧，再除外敌的主意。但想，此老一走，山中少一威望最重要的人主持，虽然新立酋长，到底要差得多，连黄山都都不如。一旦之间，收容好几百个野蛮无知的族人，初次降伏，反侧未安，人情叵测，善



恶难分，无论是教是养，均有不少难题，本人又不在这里主持。就这两三日，匆促之间，并且对方人来，才一二日，便要起身，族中最好的勇士，又被带走，虽然这里，男女老少，人人武勇，此老平日训练得好，均能各自为战，根本重地，到底可虑，看他平日，防御外敌，那么严密，怎会有此冒失举动。方才忘了细问，劝已无及，均觉到底野人心粗，想到就做，此老虽极聪明，也所不免。心肠终是好的，事已无可挽回，身又作客，初来不知细底，幸而双玉、路清，均说楠木林野人，真心归向，如望云霓，谈了一阵，也就放开。正准各老人阿庞，如将那伙野人引来，再在暗中，告以戒备之法，或令暂时退回原处，此来只作全族中人。一次欢聚。等到出山功成归来，再行收容。谁知第二日黄昏，老人果然赶回，两个勇士，均能随同老人由树幕顶上，踏枝而行，捷如猿猱，虽比老人稍慢，但比双玉来时，要快得多。走的又是直径，近了两倍。据说，如其无事耽搁，当日便打来回。不知怎的，并未跟来，众人心疑在后押队，因由下面通行，便自己明夜起身，这般的野人，也未必能够赶到，一算往来时刻，越生戒心。因感老人情意，本就关切，又觉老人，和手下那许多勇士，为了自己的事，才致山中空虚，无人主持，更少却许多，有用的人。万一发生变故，怎对得起人家。细一留意，老人阿庞，独自赶回，因由树顶飞驰，事前并无人知，一到先和几个留守主持和准备选做酋长，早就守在当地的十来个人，密谈了一阵，便往崖后林中赶来。快要近前，方始发现，满面却是喜容，恐有失闪，双珠首忍不住，向其探询，并问野人，是否尚在后面未到。老人笑说：“好女儿，你真对我关心，你的好意，我全明白，但我不是那么冒失的人，业已有了安排，命人等在前面，一切均如我意，决不妨事，只管安心。那少年酋长，

问出是我族孙，颇有胆勇，能得人心，我三人今早天还未明，便早赶到，他没料到我会去得这么快，先颇惊慌，后经我说明来意，把人喊齐，当众喊了神号，连说带教，直到午后，方始完毕，那里族人，都信服他。我又喊出神号，令其分别立誓，仍归他率领，带去两人，做他帮手，如今已算是自己人了。将来你一看见，便知他们。并非真个蠢得和木头一样，实在是以前那些酋长所害，只要耐心指点，详说利害，一样可以明白。何况他们，日常忧急，恐怕灭亡之际，只此一条生路。又最怕我们这些人，难得这样慷慨，答应宽容，给他生机，将来还有许多好处，哪有不服之理。他们都高兴得要哭，决不是假。好女儿，你们放心便了。双珠最担心是老人去后，林中突来这许多新降的旧敌，稍有不合，休说来人，有什么恶念阴谋，便原有的人，看不惯他们那些举动，或是心存歧视，不能设法感化。既已来归，仍把他当作仇敌看待，也难免于心生冤枉，多出麻烦。及听这等说法，虽看出老人阿庞胸有成竹，十分自信，只是不肯明言。问他人来与否，都是支吾其词，也就不便多问。

老人好似高兴非常，痛饮一醉，便往小屋安歇。走时，并劝众人早睡。众人也知此去途中，难免劳乏，须将精神养好，为恐人太兴奋。睡前又将老人自配的药酒，吃了两杯，上床便自安眠。那酒具有安神定梦之功，乃是一种药草所配，吃得又多一些，老人这一觉，固是日高方起。双珠等连鸦鸦、龙都，大小六人，竟睡到将近中午才起。崖前业已笙歌齐鸣，将欢迎和欢送的礼节并在一起，加上选举新酋长，这一顿大吃，要吃到半夜三更，众人起身之后才罢。同行勇士都是全身披挂，旁边放着兽皮制成的粮袋、卧具，装水竹筒之类，都是那么整齐干净。众人未出以前，老人阿庞，正命

集队查看，虽只一百七十多人，刀矛雪亮，映日生辉，人都筋强力壮，勇猛非常，军容甚盛，三人俱都惊奇。等老人阿庞，把话说完，广场树荫之下，业已摆满酒肉，先请四人上台，当众发话，各按当地风俗，行完宾主之礼，再同欢饮。野人留守的，又推出十二人，拿了鲜花水果，上台敬客，算是月月平安。接连几次礼节做完，底下宾主双方，均可随意饮食走动，无什拘束。为了中午阳光当顶，天气炎热，并用树枝，在台上搭了一座凉棚。上面扎满鲜花，并有三根木桩，上面挂着几件兵器，众人去时，行李兵器，均在身后凉棚边上吊着，先未留意，等到行完礼节，无意中回身一看，当中树上，挂着老人阿庞所用，一把极快的弯刀。另外两根，一是那百多个壮士中的头目所用飞矛，另外还有一口苗刀，竟是阿成所有。这时连龙都和鸦鸦，因是双珠义子义女，也同受到客礼尊敬，坐在台上。知道此是本族最隆重的礼节，每次出外应敌，为首的人均要将他所带兵器，挂在这类神柱之上。柱的多少因人而异，走时，当众拿下，成功回来，又受到全族尊敬，将其还原。由此这件兵器，无论对敌时，怎么残缺毁损，甚而失去，换上一件别的，只是本人带回，亲手挂回原处，这便成了传家之宝，带的人威信越隆，更不必说。但这礼节，专对族中最尊敬的人而设，如在外面阵亡，只要英勇杀敌，为众拼命，经人把他兵器抢回，更认为英灵所在，成了神物。休说外人，便那头目，名叫加加，族中勇士的称号，全有一个都字，加加连这勇号，都未得到。能将兵器，挂在这里，全因昨日选人时，与旁人争夺，连经老人阿庞，几次考验智力，全都高出人上，非但让他前去，并还举作头目，话虽如此，因无实事，勇号未得。有此待遇，已是少见，如非老人阿庞，看出加加，必能胜任，向众担

保，加加又亲自向神立誓，必以全身心力，连性命也算在内，去为全族争斗，取得成功和将来的利益，也不能得此荣耀，阿成一个外人，怎也有此奇遇。忙向二女偷偷一说，四人自从双玉一来，又经两小夫妻，日常谈说，当地风俗礼节，晓得更多，俱都惊奇，恰巧老人阿庞，去往下面，与几个老人，有事相商，说完走回。双珠手指木柱，刚喊得一声“义父！”老人已摇手示意，将其止住，悄声说道：

“此是前日族中公议，因拉都黄山都，两个最有胆勇的人，相继死去，加加洪拉二人，虽有勇力，还比不上那两人，今夜所选酋长，只是由洪拉暂代，和几个老年晓事的人，相助掌管。无论何事，不得专断，因此今夜公选之时，只是一个礼节，他只算我所派代理的人，将来谁做酋长，须看他和加加，这一内一外，谁的功劳最大，才能决定。为了黄山都背叛我们，犯了许多大罪，我们已将方法改过，此后至少要立三个酋长，一正两副，以防发生前事，苦于大家差不多，真正智勇双全的人难得，对于阿成，神勇义气，本极敬服，均想请他入我本族，做个榜样。我知此事，还有许多不便。一则，众意难违，二则，十八那日，我又疏忽了些，因想救阿成性命，见他义勇，受到众人敬爱，打算借着留他为奴，暂作俘虏。两三年内，如有功劳，然后设法复原，放其回去。不料形势紧急，话刚说完，连接发生许多奇事，我又惊喜过度，不及收回前言，便因日光当顶，到了沐浴之时，将人散去。事后虽然想起，以为事已过去，他也成了我们佳客，并未在意。谁知众人，敬爱太甚，以此借口，实在无法，才向众人担保，说等到功成回来，请他来做副酋长，如愿在此，自合众望。否则，也留他三年，如其我们，在此期内，选出和他相等的勇士，不等期满，只要肯算我们自己人，有事寻他，

必来相助。去留仍可听便，这才答应。因我一力担保，所以连对神立誓，都等将来。阿成如其不愿，无须着急，等到功成回来，你只来在一次，住上几天，我定想法，送你起身便了。彼时，我们业已学了许多本领回来，不似以前，终年苦守森林之中，一步不出，休说沿江各部落，必要往来。森林中定照你两姊妹所说，开出大片荒地，耕种五谷，便是你们汉城，也要前往交易走动，仰仗之处甚多，彼此方便，便他们打破旧例。第一次请一个未经在此住过多年，立有功劳的外族男子，来做酋长，固然众心敬爱，多一半还是听我日前，说起将来许多兴革的好处，才有此举，与以前人一到此，终身不能离开，犯者必死，全不相同，放心便了。花蓝家的祖传之宝，业已取来，用兽皮包好，命有专人护送，一切也都停当，只等欢会，到了半夜，洪拉将我那根皮鞭接去，向众行礼感谢，对神立誓之后，我们便可起身，暂时礼节已完，如防途中劳乏，尽可去往花林，抽空多睡一会。我还有事，与人商计，并要回转花林塘一行。好女儿的东西，已早取来，打在皮包里面。我已看过，不曾短少，我去要到黄昏才回，路上再谈，不陪你们了。”

四人忙同谢诺，均因昨日，睡得太多，连日精神养足，无须入睡。当地礼节，虽极隆重，但是简而不繁，情更真切，做过便完，底下便是自在饮食游玩，宾主各随所喜，毫不拘束，又因中弦已过，夜来虽是举火欢会，歌舞狂欢，并不强人跳月，免却无谓烦扰，台上到处扎满香花，棚又高大，四面透风，甚是清凉。老人阿庞，格外关心，又挂了几只悬床，在棚架之上，野人天真，对于所敬爱的佳客，以能讨得对方舒服欢喜，算是体面，也最高兴，只管随意，无人见笑，反觉来客，与他亲如家人。一听老人这等说法。同说：“我们困了，

自会想法，就想歇上一会，也在台上，你老人家，请自便罢。”

老人含笑走去，阿成先听要他做酋长，知道双珠此去，不会再来，就来，也不会久于停留，不禁吓了一跳。心中老大不愿，但又不敢出口，后听老人仔细分说，虽然心安了些，仍因此举难免离开双珠，心中不快。正在愁闷，双珠早已看出，笑说：“成哥，我们蒙主人，全力相助，此去必能马到成功，平安得胜，真乃大喜之事，大家都在高兴头上，我不愿看愁眉苦脸。就算功成之后，你我暂时分别，终有相逢之日，人家帮了这大的忙，你就为他出点力，也应该。何况对你这样敬爱，莫非只你一人在此，我便不会来看你么？”阿成近日，越发聪明，早已看出双珠，对他极好，这时见她星目流波，巧笑嫣然，似嗔似喜，别有一种热情，自然流露，从未见过，虽然不敢起什别的想头，不知不觉，心生感慰，当时化愁作喜，诺诺连声。

路清、双玉，自从一到，便看出双珠对于阿成十分关切。比起平日对人之美，又是一种神态。再听二人涉险经过，双珠又强着阿成，改了称呼。阿成那么一个夷人，对于双珠，更是格外恭顺，全副心神，均在此一人身上，心便明白几分。送走老人阿庞之后，又见这等神态，明已心心相印，阿成敬爱双珠，固是胜于性命，双珠对他，也似无限深情，自然流露。双玉深知乃姊性情为人，再说阿成也是真好，事前虽未想到，还不怎样惊奇。路清非但大出意料，并觉阿成，年比双珠，长十来岁，貌相虽极英武，人终粗鲁，又是一个夷人，象双珠这样一个神仙中人，竟会对他钟情，以为感恩图报所致。乘着下台闲步，双珠、阿成，同了两小兄妹一起，正和一群迎来的野人说笑，把双玉引向一旁，正其可曾听出。双玉见他露出不平之意，似代双珠抱屈，不由

嚷道：“你也是个聪明人，怎连我姊姊的心性为人，都不知道。你当她是庸俗女子么？帮人应该，休说双方，同在患难之中，什么叫做感恩图报！什么叫做汉人夷人！她全没有那些分别。女子终要嫁人，遇见志同道合，对她敬爱体惜，又能帮她共建事业的，便应嫁与那人。凭阿成的人品心地，智勇义气，哪点不配做她丈夫，亏你还问得出。你也贫苦出身，如何把人分成几等。非但看轻了人。把你自己，也看低了许多。照你那等卑人自卑的意思，我先不应嫁你，怎么不想一想，随便乱说要被姊姊听去，连我都要丢人。你当非要汉城中那些骑马坐轿的纨绔子弟，或者像赵乙那样，只会把女子，顶在头上，装出一副孝子贤孙的假面具，表面把人家当神仙。实则，是当玩意。只知好色如命，既无志气，又无能力，更禁不起考验的臭男子，才配称作好丈夫么！”

路清原因敬佩双珠太深，未免求全责备，休说阿成便是一等一的男子，也有褒贬，简直认为象二女这样的人，谁都不配做她丈夫，包括自己在内。并非专指阿成而言，加以事出意料，少年好奇，意欲探询这位大姨，那么绝顶聪明，外表温柔敦厚，谦和诚恳，内心纯善方正，清高脱俗的女中英侠，怎会看中这么一个比她年长将近十岁的夷人。年岁先不相当，觉着奇怪，哪知话还未说一半，便被爱妻，抢白了一大套。所说又极有理，无言可答。再一回忆自己平日言行，忽然醒悟，忙陪笑道：“你说得有理，我虽随便一问，并无成见。只为大妹和你实在太好，双方年纪太差，才问两句。但我还是自私自心重之故，只看见大妹，下嫁夷人，便代委曲。我得二妹这样贤美的妻子，就不提了。由此可见，言行如一之难，我已知过必改，请你不要对大妹说吧！”双玉见他发急，面有愧容。笑道：“刚说不自私，这几句话又自私了。过而能改，

有何不可告人，有此勇气，只有更好，就此一件，已配做我丈夫。姊姊知道，也必不会怪你，如何以是为非，看轻自己。你是和我客气么！”

路清知道爱妻，虽比双珠，还要天真，口快心直，彼此情爱又深，常喜故意引逗淘气，但因常受父姊熏陶，对于大纲节目，关系做人之处，定必坚执到底，决不轻易放过。自己本对阿成十分看重，只为爱惜双珠太甚，觉着男女双方，年貌还不相当，又存有一些狭小的种族私见。明知双珠心志坚定，从不动摇。一经许可，决无更改，谁也不能作她的主。看双方的意思，虽未明言，阿成更是受宠若惊。仿佛出于意料，也许还未敢作婚姻之想，事情明已定局，无可挽回。终觉美中不足，急于探询。没想到爱妻这样明白事理，是非分得这样清楚，又是欢喜，又是惭愧。闻言忙答：“你说得对，我都依你。不过他们还未叫明，我便自行检举，话也不好出口，等到他们有了成议再说如何？”双玉笑道：“你当姊姊，和寻常小儿女一样怕羞么！男婚女嫁，光明正大，你便当面问她，也决不会嫌你唐突。既然不好意思，只要心口如一，真能分别是非，暂时不谈也可，依爹爹一向的心意，恨不能把四海化为一家。虽然力有未能，终想做一点，是一点。你方才那样，把别种人看得太低。便是那些皇帝奴才，欺压他们，视同化外的想法在作怪。有此一念，这些未开化的种族，永远无法使其和我们一体，甚而添出许多敌人，都不一定。我们所想，先把野人山内外这大片地土，化成世外桃源，无论汉苗蛮夷，全都感化过来，连成一片的心思，就极难有成功之日了！”路清笑说：“我不过看得大妹太重，无意中问了两句，你便发出这一大片道理，莫非我平日所言所为，都靠不住么？”双玉方答：“你要靠不住，休看订婚，照样不会嫁你！全是



为了善恶之分，必须严如水火，坏心思和恶草一样，稍为发现，便须连根拔尽，丝毫不能容它放在心中，以防由此滋长，蔓延开来，以致迷惑原有心志，走入歧途。我是你未来爱妻，你又是我共患难的恩爱丈夫，既是志同道合，平日说笑亲热，怎么都可，心里却须公正干净，休说恶念，稍为与我们平日言行相违，都须扫除出去，我有不好之处，你也应该对我劝告，彼此年纪都轻，正在向前做人，一时大意，谁也不免，重在互相劝勉，才是一对真的好夫妻。我如看轻，不是真个爱你，还不说呢！”路清方说：“大妹感化之力，真了不得，你姊妹重逢，才只三日，便受了她的传染，随便一句错话，便不放过，再要和她那样，诚恳温和，婉而多讽，话软一点，非但年貌相同，连口吻神气，也仿佛是她化身了！”

双玉刚笑得一笑，双珠等四人已缓步走来，鸦鸦挽着双珠的手在前，又说又笑，跳跳蹦蹦，一口一声娘，正在指点沿途那些野人的陈设歌舞，说之不已。龙都紧贴鸦鸦身旁，不时向前探头，望着双珠，加上两句，偶然又和鸦鸦争论，大小三人，亲热已极。阿成紧随在后，还随了好些男女幼童，这时众野人，因奉阿鹿老人之诫，不令惊扰贵客，以免和平日那样，做一大圈，把来人包围起来，七八张嘴，众声喧哗，虽然情景热烈，但是使人无法作答。再说，走到哪里，男男女女，跟上一大片，也实不便，早就传令，只在台上，与众相见，各在林边内外，树荫之下，饮食歌舞，任凭客人随意自往走动。四人不往访问，不令上前包围，因此连那许多幼童，都极少随在身旁。还是双珠，最爱那小女拉拉和日前出过力的那几个鸦鸦、龙都的盟友，特意喊来，加以几个格外依恋的男女幼童，随同游玩。这时，因见环着大片树林一圈，到处布满野人，矮木桩上，摆满酒肴山果。并且每

处都放着大小六个饮酒用的小竹筒，均是新制和两大堆整整齐齐的肉和鲜果。肉均切成薄片用竹枝插好，与对方平日吃法迥不相同。家家一样，并还争奇斗胜，用花枝扎成许多亭台走廊，大小玩意。本来住在当地树上的人家。更用各种草花松枝，扎成极长大的花彩，由所居树屋上，缒将下来，大大小小，形式不一。有的随风摇摆，万缕千条，山风一过，宛如一树天花，彩雨缤纷，随风飘舞，似落未落。有的结成一座座的凉亭花屋，四面凌空。有的更在树前日光照处，联合左右野人，结成一条条的花廊。再不，便是一根两丈来高的大树枝，埋在地上，上用花草松枝，扎成一柄花伞，挺立林外向阳之处。最小的也有一丈多方圆。这类树枝，又多弯弯曲曲，虬龙也似，扎上那些鲜花，形态越发生动，好看已极。双珠等先未留意，登台远望，只觉环林一个月形大圆圈，到处张灯结彩，成了一片花城，好看已极，比起星月佳节，又是一番光景。妙在所有野人，全都分散，各在林边，只管芦笙时起，歌舞欢呼，并不杂乱，当中大片广场，仍是华日当空，静荡荡的，就有穿得花花绿绿的野人，成群歌舞，欢呼而出，也只贴着林边，四、五丈外，朝自己这面，欢呼舞蹈了一阵，重又绕向树林之中。此退彼出，有好几起，身上也都带有鲜花，远望花龙也似，并不远到广场中心，不知何意，正觉好看。忽听鸦鸦说：“这些野人，俱都感谢四人，为他除害，将几个恶人除去，人更英雄。双珠姊妹，又是阿庞忍人之孙，此次带人出山，不久还要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，因此敬爱非常。虽因老人阿庞，再三劝告，双方言语，不能全通，又看不惯我们那么闹烘烘的，本是尊敬人家，为了你们盲动热烈，反多烦扰，岂不有失敬客之道！”于是连自家子女，俱都劝住，不令上前。一面却以四人光顾为荣，非但这

歌舞，均是向贵客讨好，打算将人引去。并将十八夜里，扎灯彩，重新加上鲜花，除内中两种专为敬神而用的，不在其内。余者全都装点出来，有的并还添了花样，隔夜早就扎好，都是半开未开的花朵，每家分人守候，藏在密林之中，到时挂起，一同出现，那花也同全部开放，都是一些经开的花，越到午后越香，所以这等香法，他们不论远近，除却照例轮值的人，各守防地，远出未归外，都一家接一家聚坐树下花廊花伞花屋之内。那两堆酒肉瓜果，和那六个竹筒，均为四人而设，一心盼望能往照顾，吃他一点东西等语，两小兄妹，并出主意，说：“我们在台上，业已吃饱，这许多东西，一处接一处，吃将过去，就算时候还早，也吃不完，最好照着本地风俗，取上一两样，沾一沾唇，反敬主人。挑那喜欢的，随便拿上一点。人家太多，等到走完一圈，离开黄昏也必不远，如其饥渴，索性就吃他们的，反正差不多。夜来这一顿，摆个样子吧！”说时，双玉已被路清引开，恰有一队歌舞为野人，见双珠停立相望，便迎将上来。双珠才知众人，为她而发这样盛举，心颇不安。先觉糟蹋人力物力太多。后想：当地野人十分富足，除一年一度星月佳节和几次跳月外，终日勤劳，难得有此盛会，多快乐一天，也不为过。山中出产丰富，食粮又多。鸦鸦曾说：“事完全都吃光。”花草出产更多，崖后左近，大片花林不算，处长满，并不足奇，用来点缀，反更显得美观，增加合群向上之念。方才所想，所见不大，心正赞美，及至被歌舞的人，迎到林边，看出所扎花彩，精妙已极。对于野人的智慧，越发惊奇，因想沿林走过，遥望双玉、路清，立在一座石笋下面背阴之处说笑。意欲六人，合在一起，再往接受对方盛意，便走了来。

阿成对于双珠，始终恭敬，又因以前，常去汉城，知道

汉人风俗，不敢与之并行，自和那一群幼童，跟随在后，一手拉着蛮女拉拉，群小只管说笑喧哗，时前时后，欢呼尾随。他却全神注定在双珠一人身上。沿途美景，竟如无觉。路清见了，心中暗笑，忙和双玉迎上，问知来意，便同合在一起，沿着林边走去。这时，众野人刚得到信息，听说双珠等六人，尽量接受他们的盛意，准备走遍全场，挨家欢聚。不过起身在即，不能久停等语。一个接一个，不消片刻，全都传遍，当时起了骚动，各自兴高彩烈，振起精神，准备款待来客。众人见那野人，各在花棚花伞和扎有花彩的树荫之下，都争先恐后，望着自己前去。头一处还未走到，底下几处，已在一齐延颈探头，恨不得来客当时前往，情况热烈，到了极点。心中自极感慰，均觉谁说野人无知，象这类又诚朴，又勇敢，又有智慧，能知团结的野人，只要用心指教，不消两年，便可使其革旧从新，去掉那些野蛮愚陋的少数积习。因其人性忠实，只比大城镇中那些号称享有文物之盛的人们，更易使其走上正路，也更得用。一般皇帝奴才，偏说他们形同野兽，没有人性，难于开化，岂不是个天大冤枉。心中寻思，业已走近，对面是方圆两三丈的大花伞，非但凤舞龙飞，华盖亭亭，四面更有一圈香草鲜花结成的流苏花条，低垂下来，离地只得六七尺，五色缤纷，因风摇曳，花色鲜妍，香风扑鼻，人未走到，花气已是薰人，香留襟袖，通体芬芳。先在广场中心，虽觉香风阵阵，往来吹送，相隔太远，还不十分觉得，等到越走越近，沿林走去，便如置身众香国里，香光满眼，美不胜收。

双玉、路清，更因方才说笑争论，不曾十分留意，见此雄丽新奇之景，惊赞不置。所到之处，主人盛意殷勤，异口同声，希望众人此次出山，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福气和好

酒。同时看到那一二百个勇士，已在加加率领指挥之下，受到沿林这一圈摆有酒肉瓜果的同族看待，情况更比对客热烈，互相拥抱欢送，周身都被人们套上许多花条花圈。内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勇士和前日自告奋勇时，言行动人的，更到一处，欢呼一处，头上堆得简直成了花人，连面目都分不出来。后听龙都悄说：“他们因受老公公指教，恐双珠等三人不惯这类举动，为防失礼，好些拘束。否则，你把我们看成一家，也是如此。”阿成虽是夷人，并还想他来做副酋长，相助改进。因和三人同路恐有厚薄之分，所以这些欢抱礼节，全都免去。

三人一想，人都自爱身家，也均想为自己争光，可是人心如不团结，任多心热，均无用处，也都显不出来。这类举动，更可激励人心，增加出发人的勇气和信心。便是留守的人，也必更加感动，养成一种极大的力量。与出发的人相合，仿佛一股洪流，前面浪头，还未到达，后面已在推动。通体如一，不得中止。都要如此，无论何事，既不至于虎头蛇尾，有前劲没有后劲，发生中断之虑。并且在互相劝勉激励之下，也决不会有人退缩。就有一点自私贪鄙之念，千夫所指，也必不敢，也更不好意思了。想不到老人阿庞，一字不识的人，因其多经险难，忠勇虚心，善于观察事理，暂时兴革，只管威权极重，从不违背众意，所行所为，许多合于兵法。并能宽猛并济，全族一心，真个难得。互相低声议论，想起此老，由亲身体验中，所想出的许多方法，只管未读过一句书，竟无一样不与治国用兵之道暗合，再要经人细心指教，成就那还了得。一路说笑到处受那野人欢迎礼待，身后的幼童，也越来越多。双珠见野人对自己这样好法，越想越不过意，又答应功成归来，别的虽有老公公作主，事还难定，这

些男女幼童实在可爱，怎么也必送她一点东西。听说平天寨内，衣粮财物，堆积如山。如能全数得到，每人均有一件新衣等语。这般儿童，本就爱极四人。闻言，越发高兴，前呼后拥。跟了一大片。前面幼童，见状兴奋，不等人到，再一抢先迎来。大人见四人，并不厌烦，也未禁止，于是越来越多。这般野人本爱干净，当日为了欢送老人阿庞等七人和随行勇士，越发穿戴整洁，周身都有花草装饰，一色全新，又都那般天真活泼，勇健身轻，奔驰如飞。别的美景不说，单这大群花团锦簇，打扮得五光十色的男女幼童，先就好看到了极点。有几个老年人，还恐幼童太多，欢呼尾随，惊扰贵客，想要劝阻，均被双珠姊妹，含笑止住，力言无妨，我爱他们。众心越发欢喜，高兴头上，全都精神抖擞，似这样挨家走去，虽都停留不久，也费了不少时候。眼看日色偏西，方始走完全场，回到台上休息。

老人阿庞已先回转，因半夜起身要走长路，赶到第二日太阳落山以前，才到蜈蚣谷透光有水之处安歇，中间一段，形势奇险，毒虫甚多，并还不能停足。身往前去，虽然接近另一条山外苗夷往来采荒之地，沿途均有透光所在，不似四人来路那样一片黑暗，非但路不好走，毒蛇猛兽，更是成群出没。采荒的人大都结队成群，拿有极利害的毒矛刀箭，种类甚多。有的并还拿有火器，一个不巧，狭路相逢，发生误会，难免多生枝节，甚而走漏机密，都在意中。虽在未到以前，早有勇士前往窥探，就便觅路。但已多年没有去过，不知近来是何光景。回忆昔年所受艰险，更加警惕，非格外机警小心不可，前途难料，双珠等四人，来去途向不同，更比自己还生，这一条出山的路又远，阻碍甚多，多走得快，也要十来天急行，才能赶出山去。定在当夜起

身，便是想将这开头一段，从无人行的天险，冲将过去。方才去往林内，向前两日专人喊来的几个外族老苗，探询出山地理，更增加了几分愁虑，认定中有一段险地，非在日里通过不可。问完回来，正想把那几个以前常时冒险出山，用山中荒金药材兽皮象牙之类，向汉人换取应用之物，经过九死一生，受尽艰险，勉强保得性命，经验丰富，近年业已退休的别族老人，所说之言，转告众人，再作商计。另外还要赶制两件应用之物带走。一见众人，不曾休歇静养，反去谈话，走了半天，虽觉不应多劳，但见宾主双方，情感如此深厚，也极喜慰，忙向别的野人和随行勇士，先发号令准备，事完回到台上，众人也同到达。一听老人所虑，全是为了自己。忙同告以无妨，因自双珠遇救以来，不曾当众显过身手。双玉、路青，更是平安走来，阿威虽然胆勇绝伦，也未和众人交手。内中三个，又是汉人，生得那么秀气，虽知不是庸碌，关切太甚，仍恐不耐劳苦危险，不大十分放心。暗忖，野人尚勇重力，受了人家，这样礼敬，应该有所表示。便由双玉提议，走前稍显身手，练上两次轻功剑术，请大家看看，就便好叫老人阿庞放心。双玉觉此非花蓝家之比，不宜卖弄，老人也恐三人，走前多劳，先想劝阻。后听双玉，力言无妨，我们带有提神灵药，连走两三日，只不断水，便是绝粮，也能支持。我姊姊那日实因连受艰险，饥渴交加，在森林中，孤身一人，跋涉太久所致。药又在我身边，恰巧分开。否则，遇见凶苗时，也不至于那么疲倦。双珠还想劝阻，老人阿庞，已先连声赞好。说：“他们早想看你四人本领，我因起身在即，前两天女儿腿伤刚好，长途艰险，万一劳动太甚，人又吃亏。我知老恩人的灵药，再妙没有。既是如此，你们业已吃饱，走时欢宴，要到半夜，率

性在圆场上，养息些时，到了夜里，灯明月上，我们酋长选完，行完礼节，我告知他们，定必欢喜，你们人已起来，如其不饿，当众演完本领，吃饱稍歇，正好起身如何？”双珠闻言，方始应诺，大家也睡不着，自在台上，聚坐说笑，静等选举酋长，做完应有的仪式，便显身手不提。

要知双珠姊妹，二次月下舞剑，阿成飞索擒凶，棍冲蜈蚣谷，强渡白象林，穿象阵，烧毒虫，巧占花蓝家，双剑斩凶夷，大破平天寨，巧遇赵乙，父女重逢，双珠、阿成，重返黑森林，开辟月儿湖世外桃源等许多奇险紧张情节，均在以后章节中。

## 第三十七章 蜈蚣谷勇士长征

### 宝石崖老人虑患

前文符双珠、双玉、路清、阿成，同了鸦鸦、龙都，男女两小野人，在月儿湖准备停当，定在半夜起身。日里受到全体野人热烈款待。老人阿庞，前两日带了两个勇士，赶往楠木林，去和同族少年酋长加加，商计率众来归之事，也是停当，留下二勇士在彼，独自回来，就在当日黄昏，选举出新酋长，暂代管理全山事务。并挑了一百七十多个自告奋勇的勇士，由加加做头目，随同起身。双玉因见老人，担心前途艰险，蜈蚣谷一带，又须第三日天明前赶到，非在半夜起身不可。再往前去，虽多能透天光的空地，沿途丛林密莽，毒蛇猛兽甚多，更有山外入林采荒的夷苗蛮獠，大都凶悍异常，所用刀矛镖弩，均有奇毒，既防引起凶杀，更恐泄漏机密。上下危峰峭壁，更极费事，问完去过的人回来，又临时添制了两件准备上下攀援的用具，全是为了自己四人而发，知道一行四



人的本领，对方还不知道，野人尚武，最重勇力，方才受到那样热烈敬爱，意欲当众施展轻功剑术，以博众人欢心。双珠先不愿意卖弄，老人也恐二女多劳，后听双玉说，身边带有健神灵药，立即喜诺，准备做完选举酋长应有的仪式，便请四人施展，随取银笛发令，召集众人，告知前事。等到众人，闻声集合，当众将新酋长喊上台去，因阿成按着预定，也是未来的副酋长，应与洪拉，左右并立，经老人按照仪式，大声向众宣说，问明众无异词，因在日前，业已商定，新酋长洪拉，威信未立，另外推出几个老成持重的人相助，事须经过众议，不能专断。又当第一次，率众出山，关系重大，与寻常选人，还有争论分说不同，当时全数通过。在大众欢呼中，依礼将老人的皮鞭接去，未等天黑，事完便毕。四人又在台上，说笑了一阵，随便吃点瓜果。下弦明月，业已高出林梢，满林灯火辉煌，香光浮泛，灯月交辉之下，夜景越发雄丽，环着树林一圈，更成了火树银花结成的大圈彩障锦城，当中台上，本来扎有花灯，棚也高大。为了四人，要显身手，四面又点起许多燎火，照得当地，通明如昼。四人早就看好当地形势，见是时候，便向老人，招呼一声，分别施展起来，为了要走长路，事前商定，专选花巧好看的身法剑法，每人来上一套。再由路清和双珠姊妹，同比剑术。阿成虽不会什武功，因其生长山外，擅长飞矛套索之技，第一个上场，当众施展，众野人终年往来森林之中，只管身轻力大，动作如飞，但因处境不同，所用套索，只作翻山越岭之用，阿成却能做出种种花样，并能独自一人，飞驰场中，连套人物野兽，百发百中，不似野人，遇敌打猎，必须好几人，对付一个。所用刀矛梭镖，也得到菜花峒主哈瓜布的传授，各有拿手，与野人大不相同，阿成为救

双珠，忠勇壮烈。野人对他们敬佩，成见本深，再见有这许多技能，越发看重。每次演毕，都是欢声雷动，赞不绝口。双珠姊妹再一上场，无论轻功剑术，各种武艺，那一样均非野人所曾见过。阿成又向众人宣说，那日双珠被擒，实是本心不愿与主人为敌，又觉自己无过，理直气壮，可以分辩。没想到恶人阴谋陷害，才致受那险难。如真动手为敌，决没有那么便宜的事。众人眼见二女，身轻如飞鸟，武勇绝伦，舞剑时节，周身裹着一团寒光。在广场上，纵横飞舞，耀眼欲花，自然相信，更把二女，惊为天人，欢呼之声，震撼林野。盛极一时。

老人阿庞，虽知二女，均有一身武功，不似寻常汉家女子，终觉人生得太秀气，真要动武，未必十分高强。不料竟有这样惊人本领。这一来，更使全族野人，死心塌地，加倍敬爱，也由不得心花怒放，笑得嘴都合不拢来。一会演习完毕，天已不早。快到起身时候，阿庞怜爱二女过甚，知道此去，长途好几百里黑森林，中间还要绕越许多危险之处，只管粮水准备充足，到底不如当地丰富。又劝二女，随同众人，饱餐一顿。本意还想叫二女，和龙都、鸦鸦，歇上些时再走。二女早将健神壮力的灵药取出，与两小兄妹，和路清、阿成，一同服下。笑说：“我们此时精神健旺，便连走上两日夜，也不至于疲倦。”蜈蚣谷险要之区，必须准时赶上。起身越早越好，即使有人，中途力乏，我们赶出一点是一点。中途歇息，也是一样，阿庞看出士气强盛，二女等大小六人，各个精神，也就不再劝说。随即传令起身上路。就在大群野人，歌舞欢送之下，照着预定，往森林中进发。为了林中，地势奇突，沿途猛兽毒蛇又多，与寻常行军走法不同，不排队而行。又防迷路走失，前半乃野人平时出没往来之区，地

遇甚熟，离家又近，还可无虑。再往前走，十之七八的路，非但野人不曾去过，连老人阿庞，也是数十年前，走过两次。许多地方，均已忘记，加以山中，常有地震，陵谷变迁，树木成长，又极迅速，数十年的光阴，形势大变，全仗新近访问出来的道路，和一种习惯自然的分辨途向之法，人数又多，样样均要留意，走时，必须把人散开，远近前后，各有联系，准备一有警兆，或是发现险地，当时便可集合，同力应付。轮流运送粮食用具的人，分作几起，走在中间。每四五人，护着一个背子，一同前进。另外每人身上，至少带上一日之粮，以防万一遇险失散之用。端的计虑周详，灵活已极。二女上路之后，越发看出老人阿庞心思细密而又巧妙，无一处不合实用。自与兵法相合，看去三五成群，由沿途林隙树缝中，觅路前进，时分时合，形势散漫，一点也不整齐，实则如手使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更能互相扶助。勇于为公，便是久经训练的劲卒，也难得见到这好素质，最难得是，合将起来，一个整体。分散开来，又能各自为战。彼此之间，均有呼应，动作机警，又极胆勇，迥出意料之外，后经路清，仔细询问，才知这些均是老人阿庞，积数十年的经验，全凭实际体会而来。同去这一百七十多个野人，又是全族中，胆勇过人，久经训练的壮士。为了老人阿庞，感恩心甚，急于要将符南洲救出。又听大盗盘庚，党羽众多，本领高强，特意仔细选拔，体力稍差，甚至人太粗野，性情愚蠢一点的，都不使其加入。因其取材太严，抱着兵贵精而不贵多的主意，所以连二百人，也未凑足。这里面还有三十多个著名的勇士，投得一手极准的镖矛叉箭，便遇见多么凶毒长大的巨蟒，也可无虑。就这样，老人还不放心，一个人不时赶前赶后，指挥往来，又由林隙，援到树木顶上，

四面查看，神情始终紧张。二女路清，均觉奇怪，劝他不要这样劳神。老人只是微笑不语。老像前途将有危险发生之状。这一来，连阿成看了均觉奇怪，悄问龙都，和另一野人询问，说是这条路上，什么奇奇怪怪的毒蛇猛兽都有出现。不遇则已，一来就是一大群，绕着那些参天合抱的巨木，四方八面冲来，决非人力所能抵御，还有多得不可数计，潮水一般的毒虫，比起猛兽毒蛇，还要可怕。必须凭着耳目灵敏，老远避开，不使得知，才可无事。那万千成群的猛兽，奔驰起来，山摇地动，老远便可听到极猛恶的骚动，以及大群野兽，冲撞挤轧的巨响。人们还可在事前警觉，设法避开，不去惹它，也可无事。最可怕的是当它休息饮水之时，悄没声聚在水塘草地之间，四外暗林中，再伏上一大片，来人无心走到，狭路相逢，林中黑暗，没有灯光，不能引路，那却危险已极。如其知它特性，能够避开，也还罢了。一个无心激怒，或在未发现大群以前，偶然见到两三只，心想顺手牵羊，打它两只，饱餐一顿，稍为不巧，惊动全群，狼奔豕突，朝人冲来，这类东西，天性凶野，照例前仆后继，不怕死伤，遇见不会爬树的，人们扳到大树上去，强忍饥渴，与之相持，或能保得暂时活命。等它时久自去，再行逃走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否则，连逃都无处去，吃它闻着人味，和望见灯光，成群追来，不将人扑倒不止，简直凶多吉少。每人身边，各带干粮，便由于此。

幸而野人，从小生长森林，非但耳目，嗅觉也是极强，不论有风无风，相隔老远，均能嗅出气味，去的人久经训练，力大身轻。这条道路，每年又有人走过，知道许多趋避，通过尚非甚难，稍差一点，休想平安通过等语。双珠姊妹等长幼六人，自一上路，始终走在这一队人的中心，休说赶

在前面，随同探路，连想随意走动，离开内中两个派作同伴的壮士，也被老人阿庞禁止。老人如其走开，随行作伴的壮士，看得更紧，不时口中还打着呼哨，与前后左右相应。双珠姊妹，先还不耐拘束，后听这等说法，又见众人，一路前呼后应，羊皮灯笼，远近隐现，在暗林中闪动。远望过去，鬼火也似，信号接连不断，四面发来。等走到第二天的夜里，走着走着，忽然老人手中红灯一挥，声音全无，灯光立隐，人也改成几条直线。在相隔不远处，由几个目力最强的人引路，轻悄悄改道，绕将过去，至少绕出二三十里，方始回复原状。由此起接连遇到两次，都是如临大敌光景，老人更是时上时下，时前时后，四面飞驰窥探，脚不停步，沿途休息饮食之处，因在中途绕路，都与预定不同，休息时光，长短也是不等，大都有水面透天光之处，这类地方，多是野兽出没之区，一面要在附近，查看地势，一面还要查看天色早晚，端的劳苦已极，决非常人所能忍受，幸而二女和路清，均有一身极好功夫，体力健强，能耐劳苦，又因救父除害心切，恨不能当时飞到，丝毫不以为意。阿成和那大群野人，这类生活，均成习惯，虽比平日，劳苦一点，也均不在心上，反因此行，功劳甚大，能为山中同族大众，争取财富技能，又在老人阿庞领导之下，人心如一，个个兴奋，踊跃争先，谁也不肯落后，所以走得十分顺利。接连三天，均无变故发生。途中打了几次临时发现的野兽，俱都无关紧要。毒蛇大蟒，要未遇见，有两处蛇兽出没之区，也都绕避过去，还多赶了不少里程，众人均说老公公和四位尊客的福气，比预计快了许多，照此走法，可以早到两日，断无误事之理。双珠姊妹等四人，自更喜慰，老人和众人商计，蜈蚣谷想已快到，当地树幕，密不通风，无法穿过上面窥探，正想

赶往前面查看，忽一勇士，赶回报信，说蜈蚣谷离此不足里，中间还隔着大片石崖空地，虽然下面地势低洼，到处污狼藉，大小水塘甚多，却可稍为停留，吃饱休息，养好神，再往前进。正是时候，老人问知天色尚早，刚刚过午，知道蜈蚣谷内，形势奇险，并有蛇兽瘴毒，不到夜里难通过。谷外更多危机，当日虽然早到，天明前，便可把这段险地走完。此时瘴气正盛，就有解药，也是危险。途中带，暗如深夜，林深草密，无法立足，难得有此大片石崖坡，正好饮食休息。高兴头上，既未细问形势，又未亲往查看，只听说当地是片突出林中的平崖，四面均是浅坡，地宽广，虽地不高，无什树木，坡下均是长满水草的泥沼泽塘，崖上却极干净，草木不生，便即发令，率众赶去，到一看，石崖果然宽大，偏在谷旁，并与谷口断崖相连，昔并未到过，环绕石坡的泥沼泽水塘，一片接一片，到处都是，大小约有二三十处，照着多年经历，一看便知不是什么好所在，早就断定这类污泥沼泽之中，非有虫蛇之类潜伏不可，无奈人已到达，前进既有瘴毒之险，后退又无善地可以留。想起日前生苗劝告，必须算准时刻，只在天明前两三时辰之内，通过蜈蚣谷才可无事。谷口有一宝石崖不可前之言，心中一动，但是生平胆勇过人，不畏艰险，更不愿回头路，虽料当地，十九是苗人所说，可望而不可即的宝崖，念头一转，也就罢了。

后经四面查看，见那许多沼泽，虽然可疑，尤其每一塘旁边石地上，均有泥污痕迹，内里必有生物，但因崖顶旷，广达数十亩，石地干净，并有大小数十块天然平石，以坐卧休息。心想，所带人多，都有极好兵器，和毒镖毒之类，就有凶毒之物，突然来攻，也能应付得过。此时无

东西出现，天气又好，只是炎热一点，惟恐二女路滑，汉人怕热，还特意搭起大小两座帐篷，再照旧例分人防守。一面准备饮食，二女先还不肯，后听老人说天气还早。我们所带帐篷，可大可小，谁都可以入内休息，并非专为你们四人，鸡鸭又在喊热，二女自无话说，本意是将帐篷一齐建在中心。后见西北角上，地势较高，离树较近，风景较好，又便眺望，便将一座小帐篷，建在当地崖角之上。大的一座，建在中心，老人见那石崖，只此一角高处，削立到底。下面虽有一处，长有大片水草的水塘，上下相隔，既高且远，这样险滑的山崖，就有毒物，也不会由这面窜上，便令二女等长幼六人，挂好悬床，歇在里面。静等夜来风凉，穿谷而过。这时，天气也只申初，炎荒之区，虽是八月下旬的天气，照样热得难耐，天也较长，众人连走了两日两夜，森林之中，不分朝暮，长途漫漫，老是接连不断的巨木大树，重莽密谷，荆棘泥沼，毒蛇猛兽，随时随地，均可遇上，不到适当地方，不敢停留，好容易发现可以停留之处，偏有别的顾虑，中间又遇到两次兽群，须要绕越，惟恐初次经历，一个把路走迷，或是不能按时通过蜈蚣谷，便要添出许多麻烦，进退两难，大家都是赶路心切，惟恐误事，途中极少休息。虽说这般人各个勇健，似此艰险难行，暗如深夜的黑森林，连走了两三天，到底不免疲乏，先是大家合在一起，争先进退，各人都提着一股勇气，还不觉得，及至到了崖坡上面，见当地平坦空旷。前面不远，便是那条蜈蚣谷的难关，偏又遇到这样天然阻隔。不到时候，不能通行，要到半夜亥子之交，才能起身，有这许多时光阴，可以休息，人们心情一松，不由都有了一些倦意，双珠姊妹，见老人阿庞，真不愧是个首领，样样身先士卒，哪一面他都顾到。饮食休息，却都落在

众人的后面，非要全照顾到，才肯享受。所用帐篷，制作巧妙，大小分合，全可如意，因见自己和路清，都是汉人，恐在山中，经历不久，饮食起居，许多不惯，特意先搭了一座小帐篷，把长幼六人，安顿在内。自己独在烈日中，指挥一切。转眼那一卷卷兽皮麻布制成的散片，和木棍支架之物。不消片刻，在人多手快之下，又搭好了一座大的帐篷。阿庞带着满头大汗，赤着上身，还在篷内外跑来跑去。帐篷四面凌空，篷顶还有野人新采来的野草树枝。老人似因众人，长途劳苦，天又太热，业已改变初计。将随带的帐篷，多半连起，结成一座亩许方圆的敞篷，因那篷内，木柱支架较多。有的地方，又是悬床改用，不似小篷中，设有悬床悬兜，人都席地坐卧。内有许多勇士，嫌崖石热得烫人，又去附近森林中，割了许多野草，铺在地上。建成之后，四面透风，也颇凉爽，这将近二百个勇士，本可全数休息在内。老人阿庞，仍不放心，来去两面，阴凉隐秘之处，派有专人轮流守望不算，自己还选了几个勇士，轮流查探，转眼之间，人都分别吃饱，多半卧倒篷内。阿庞方始拿了食物嚼，简直没有休息，并向众人警告，下面那些水塘，十儿有毒，无论天气多热，身上汗污难受，不奉号令，不可前往沐浴。吃完，又环着敞篷，转了两圈，朝那些未睡熟的壮士，分别低声嘱咐了几句。回到正对蜈蚣谷，篷侧背阴之处坐定，周身已和大雨淋过一样，热汗交流，双珠姊妹，见众野人，对他那样恭敬爱护，此时老人，如此劳苦，不得休息，竟无一人，开口劝说，各自饮食安卧，视若无睹，那铺有野草的地面，均被众人占去。老人独坐棚侧石地之上，阳光虽晒不到，地上却是空的，这么烫的崖石，如何能睡，几次想要过去，请其到小帐篷软床上面，安卧些时，均因老人，事前力嘱，不令过去，



刚一走出篷外，便被摇手阻止。后听龙都、鸦鸦说，老公公勇猛绝伦，尤其率众远出，样样都要操心，把随去的人当作婴儿一样爱护，已成习惯。野人天性纯朴，几次力请不听，也就听之。他并非没有休息之时，必须守到夜来，先睡的人，业已养好精神，睡足起身，他再偷偷选上几个胆勇机警，可以代他照顾众人的，分头主持，自己才去休息。但最恨人，故意讨好，假装睡醒，有几个担心他的人，故意假睡些时，欲往接替，反被斥责。他主意已定，谁也说不动，只得听之。来路停留时少，所以好娘娘，不曾看出，最好我们先睡，少时还可替他，否则，老公公又要生气了。他平日常说：“我如同两三人，出去打猎，彼此照顾方便，同去的人，又极机警，那还无妨。如其带了多人远出，只有一人，受到伤害，便要少掉一分力量，我是领头的人，真遇仇敌拚斗，自然不计安危利害。如因平日疏忽送命，回时有何面目，见他家人，一个族中勇士，为了全族安危，前往杀敌御害，或与毒蛇猛兽搏斗，虽死犹生，永远受人尊敬，这等死法，非但值得，也极体面。如其敌人蛇兽，未遇一个，就此送掉，把一个应受众人敬爱的勇士，无故送掉，我也对他不起。我是众人头领，他们都是我的手脚，如何可以大意呢？”所以老公公，法令虽严，因能以身作则，除和众人劳逸与共而外，用心出力，只比众人更多。凡是险阻艰难的事，他都抢在前面，舒服时节，非要众人，都照顾到不可，除却因受众人敬爱太甚，他那月儿湖木屋，虽是发号施令之地，仿佛比众人所居较好而外，余者饮食起居，均和众人一样。即使偶有不同之处，不是他自家冒了险难，亲手取来，东西太少，无法分配，众人罚咒不肯分润，归他自用，便是众人的敬意，使其无法推托。他那花林塘树屋，号称禁地，实则，那片地

方，并非他要据为私有，只为当地，有许多出产，为数不多，惟恐大家随意糟掉，想等雨季到来，平均分配。当地所居，又是一些劳苦功高的老人，或是孤弱无依的勇士家属病人之类，不愿众人，前往骚扰，并借此奖励出力的人，好使大家上进。只管地方，是他开辟出来，所居树屋，仍极寻常，不过他爱干净，整齐一点。所以全族不论男女老少，对他敬如天神，爱如父母。不是能得人心，好娘娘和阿成叔叔，那日早遇害了，二女路清闻言，对于老人，越发敬佩，怪不得法令那么严明，途中无论遇到多么艰险的事，只一开口，去的人从未见其面带难色，反更现出喜容，事情也必做到，有时当众询问，更是同声抢先，无一退缩。这等智勇双全的将才，偏生在深山森林之中，不为世用，真个可惜。

双珠阿成，因受老人救命之恩，最为关切，见他独坐热地之上，不时四面张望，这样劳苦操心，不见丝毫倦容，单这精力，也是过人，心越佩服，也越看不下去，忍不住走出小篷，欲往劝说。老人摇了两次手，见双珠不听，便迎将上来，悄问：“他们均已睡熟，只等日落黄昏，有几个起来，去将两面守望的人替回，我自会睡他个够，你来寻我，有什么事么？”双珠便说：“自己带有健神灵药，丝毫不倦，想代老人守望，请其休息。”老人笑答：“乖女儿，你真有好心，我也真爱你们，但是你们，虽极聪明武勇，这类事尚是初次经历，许多均不知道，休说你们，便我生长森林多年的人，耳目闻嗅，样样灵敏，照样发生变故，那隐伏在旁，没有发现的危机，到处都是，稍一疏忽，便有不少伤亡，你们如何照顾得来，并非我不想舒服，只为象这一类地方，我这多年来，曾经遇到过多次，虽然形势不同，也只大小高低之分，十九发生事故，极少平安过去，偏巧今日，走到这里，

为了途中绕走两处远路，事前只听那两个老苗人说起，蜈蚣谷内外，危机甚多，必须第三日天明前通过，忘了我们，路程较快，竟赶过了头，前进后退，均有不少难题，明知这片石崖，多半不会平安，一则长途劳乏，好容易有这休息之处，途中泉水，又都带满，用到夜来，还有富余，不须寻觅水源，沾那下面毒水，我素来不愿违背众人之意，看出他们，均想休息，必须使其养好精力，才能上路，好在我们人多，准备又足，即便发生变故，也能应付，事前如能警觉，更可避过。此时前进，自然危险，退路却早想好，方始停留下来，以我预料，这里一定伏有危机，不知何时，便要发生，可是等了这些时，来去两面守望的人，连用晶片映着日光发来信号，均是安静无事，并还探出蜈蚣谷中，地势宽大平坦，花草满谷，景物清丽，日朗风清，气候甚好，那最危险的两处，都在靠近出口那面，相隔尚远，如非篷已搭好，又看出谷中风向，和日前老苗所说种种危险，惟恐万一发生祸变，后退较难，这里居高临下，许多方便，早搬去了，我从小习惯，几日夜不眠不休，毫不足奇，我拿不准何时发生变故，你们经验虽差，本领却高，如其对我关切，最好先睡，养足精神，到了黄昏左右，如其无事，人也睡醒过来，我去安歇，你们四人，代我防御，使我梦稳心安，不更好么。”

双珠知道老人，言行如一，听口气对于当地，十分疑虑，必有原因，别人也实无法替他，因想大家，都已疲乏，想在变故不曾发生之时，使众人先睡，如能睡足更好。否则睡一些是一些，闻变立起，到了黄昏将近，众人多半起身，照他所说，准备防御，守到半夜，再行上路。如有事变发生，精力回复，也易应付，所说均极有理，劝也不听，只得答应。同了阿成，回到帐中，见龙都、鸦鸦，已先睡熟，双玉、

路清，也有倦意，率性各在当风之处，悬床上面卧倒，互相谈论了几句，吃野风一吹，相继睡去。

这所小帐篷，本是兽皮和山中特产的粗麻结成，外皮内麻，共分两层，不用时均是附有一两根木棍的散片，可以卷起，用时打开，撑好木架，钩搭停当，便成一篷，大小如意，起初本和大篷一样，四面空敞，因是皮幕两层，上面未铺野草树枝，搭好之后，老人仔细看了两遍，忽将对着崖角一面的小半圈，加上皮幕。外面再撑起一片兽皮，成了一片中空的夹墙，说这样可以挡住西晒，左右边沿上，再上好一列上附长约两寸的毒刀毒刺，双珠等知是防备蛇虫侵入之用，来路曾经见过，也未在意，因贪风凉，两姊妹和路清的软床，都设在当风背阴之处，差不多快要伸出篷边之外。双珠睡时，曾见老人，拿着一块水晶磨成的信号，映着日光，向前后面挥动，似在发令。跟着，人又起立走动，因其举止从容，不象有事发生，也未在意，因觉老人太劳，心中关切，自己这面，又谈了一阵，等到睡熟，日色业已偏西，天气逐渐风凉起来，连日辛劳，难得安枕，长幼六人，睡得十分香甜。隔了些时，还是双珠，首先惊醒，起身一看，天已入夜，野人已有不少醒转，人却不知散往何处，前后两面，均有皮灯闪动。在发信号，约有十来个壮士，拿着兵器，在暗影中往来守望。石崖广大，相隔约有八九丈，崖坡边上，还烧着几堆营火，还扎有不少火把。下弦新月，业已挂向遥峰，光景不算太暗，估计老人阿庞，业已入睡。偷偷掩去一问，说是刚睡不久。老人初意，当地如有毒蛇猛兽，都在黄昏以前出现，或往水塘之中，游泳饮水，如到天黑不来，便是当地水草有毒，或是污泥太深，水浅地仄，等等原因。这类东西，大都成群结队，来去均有定时，各不相扰，只在日

霁以前发现，由半夜起，直到天明，至少还有两三起，或者更多，各有各的地段，互相分据，同时都来，自己由午后到此，大半是光阴，非但当地，毫无动静，连前后两路守望的人也未见到影迹，虽觉这大一片空崖沼泽，水草又多，偏是这样安静，始终不曾见到一个生物。为了中途绕路，所行途向，偏在一旁，虽与蜈蚣谷崖顶相连，只中间隔着一列断崖陡陀，但与指路苗人所说，途径不同，苗人往来之路，是在另一条入口，中间还隔着一片沼泽乱石。又是极少人行的险径野地，不到近前分辨不出。而这一片石崖，苗人并未提到，还是快到以前，听前行壮士探报，看出这里正对蜈蚣谷。苗人所走，反是谷旁一条崖缺裂口，彼时人均劳倦，天气炎热，只命两人，攀援往看，听说难走，地上污泥又多。心想，前面山谷，与苗人所说，形势不同，并未走错，此去又是正路，高低两面均可行走，由此动身，只更方便，苗人又有谷口一段，不宜停留的话，这才停了下来，照着以往经验，这类高崖森林包围的平地，越是空旷冷静，越是可虑。森林中难得有此大片水草空旷之处，怎会不见生物。心中疑念，虽然未消，眼望四面，始终那么静荡荡的。时候一久，又见夕阳已快落山，为防各地泥沼水塘中，伏有凶毒之物，又和一些睡醒刚起的壮士，设法引逗，均无异兆，渐渐心安了些。随将前后两路防守的壮士替换下来。仔细问过，见后醒的人渐多，自信如有变故，也可应付，山月已渐高起，众壮士又一再请求，要他休息。这才传令，选出数人，代为主持。一面命先醒的人，赶扎火把，升火戒备，一面分人，带了防毒的药，四面守望，去往前途窥探。如其发现警兆，立时通报。并在前面崖坡上下，升起几堆野火，命人掌管。又等了些时，终无动静，方始回到篷内睡下。刚睡也只半个多

时辰，睡前留话，双珠等四个大人，如其醒转，可将前言告知，令其就在崖顶坐镇，不可离开。未醒以前，更不许人往惊动。双珠问完，见无什事，觉着夜风渐凉。鸦鸦睡在挡风之处，先因嫌热，只穿了半截蛮装，麻衣单薄，恐遭夜凉，妹子又是一个怕热贪凉的人，打算给二人把前后心盖上一点，便往回走。相隔小帐篷，也只一两丈光景，猛瞥见崖坡火光反映中，靠外一面的帐壁上，有大小两条黑影闪动，先还当是有人起身，定睛一看不禁大惊，原来帐篷后面，皮幕之上，伏着两个怪物。初发现时，只看到它的上半身，仿佛象人，只是手臂较短，一大一小，还未看真。等到走近细看，小的一条，刚往篷顶游上，现出长尾，这才看出那东西，形似壁虎，小的一条，也有一人长大。大的只前半身，爬在篷后皮幕之上，已快到顶，那么坚牢，而又绑扎极紧，约有两丈方圆的帐篷，竟被压得轧轧乱响，大有坍塌之势。同时瞥见篷顶上。还有一只大的，那东西乍看象是壁虎，实则与鳄鱼穿山甲许多相似，形态更加狞恶，一张血口长达二三尺，开合之间差不多快要连到头颈，又长又大，少说也有尺许多宽，一片长舌，火焰也似，吞吐不停，周身绿黝黝的，隐隐放光，头上凶睛，约有拳头般大，似还不止一对，碧光闪耀，甚是怕人。内一只大的，援向篷顶，正在朝下探头，份量已是不轻。小的一条，再窜上去，帐篷自然支持不持，上面恶虫一动，便跟着摇晃起来，猛想起方才睡梦中，仿佛听得有什响动。惊醒转来，因见大篷之中，人多睡醒，形势安静。老人不知睡未，只顾赶往询问，不曾细看篷内。其实恶虫早已来到，方才竟未发现，这等猛恶之物，也许还有奇毒，差一点没有误了篷内四五人的性命。就这样，还不知道篷内的人，中毒没有，情急万分之下，如换别人，早已出声惊呼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双珠却是机警胆勇，看出篷后最大的一只伏在那里，只现半身，尚无动静。篷顶这一大一小，业已往下探头。下面一边阿成和龙都，一边路清，均已睡熟，双玉不知何时移卧篷内，似还不曾惊觉。又见恶虫欲前又却，随同篷顶晃动之势，不似就要发难神气，惟恐人声呐喊将其惊动，窜将下来。路清头在篷内，偏向一旁还好一些。阿成上半身，伸向篷外，小的一条恶虫，正离他的头部不远，如非先贪风凉，将篷搭成平顶，恶虫身太沉重，那篷又软又滑，吃它一压，四面篷柱，均往里缩，成了一个凹槽。篷边横柱较细，不禁重载，恶虫似恐压断，探了两次头又缩回去，只往外稍为倾斜，早已就势滑落下来，正落在人的头上，休说睡熟，便醒在那里，只吃它一口咬上，也无生理。又见大小两条恶虫均不老实。又是这类又软又易晃动的帐篷，第一次遇到，有些惊奇。到了顶上，行动反倒迟缓，始而争先想要下来，可是稍一用力，篷便不住摇晃乱响，重又惊退回去，下面的人，才未受害，双珠惟恐一不留神，被它窜将下来，反倒误了前面二人性命，虽是情急万分，必并不乱，先往旁边石后一闪，随手取出兵刃暗器，先用一双钢镖，朝篷内石地上抛去。跟着纵身而起，准备一面惊醒篷内的人，一面用毒弩，去打恶虫凶睛，将其引开，一面出声报警。他这里刚刚双手齐扬，提心吊胆，发出镖弩，口中喝得一声，忽听一片惊呼，起自身后，匆促之间，还未及转身回顾，又听篷内，连声呼喝，接连大小几条人影，飞窜出来。上面恶虫，也是窜落，同时又听叭哒一声大震。跟着，便觉身后，火光照来，百忙中刚瞥见那条小的恶虫，随同一条人影，滚跌地上，好似和阿成，扭在一起。还未看真，又听窸窣两声急响，由远而近，似往自己身旁冲来，目光到处，正是两条丈许来长的毒虫，

张着血盆大口，露出上下两排刀钩一样的利齿，横冲过来，喊声不好，又见阿成双手扣紧毒虫咽喉，双脚夹紧下半身，满地腾挪，拚死恶斗，形势万分危急，立时就势施展轻功，纵将过去，凌空一剑，本想朝恶虫头上砍去，忽又发现一虫一人，纠缠甚紧，满地滚扑，恐伤阿成，心里一慌，人已下落。这条小的恶虫，也有八九尺长，身后长尾甚是灵活，日力更强。先被阿成制了机先，上来便以全力，扣紧它咽喉要害，人头顶在巨腮之下，有力难施。阿成原是梦中醒转，瞥见恶虫探头，知这东西利害，一面暗中惊醒篷内的人；一面拔出腰间毒刀，想好主意，准备等它窜下来时，人身往里一缩，就势一刀，朝它咽喉软骨刺去。

不料双珠掩来，不知篷内人已惊醒，见势危急，抛镖警告。阿成分了点心，恶虫恰巧受惊窜下，身重力大，篷边横木，又被压断。阿成一刀刺歪，插向毒虫腿骨之内，未中要害，手倒震得发酸，一时情急，抛去手中刀，双手扣紧毒虫咽喉，再将双膝夹紧虫身，两脚踏紧毒虫后腿，随同滚跌在地。事有凑巧，恶虫除却口目，咽喉和腹下，有限几处要害外，周身刀剑不进，皮鳞坚如钢铁。阿成先这一刀，恰由腿骨缝中刺进，毒性本就快要发作，痛痒难当，再见又一敌人飞到，凶威暴发，连身腾起，调转长尾，横扫上去，双珠人已落地，仗着手中是一口削铁如泥的宝剑，见势不佳，立即施展轻功，单手持剑，挂向地上，人却手握剑柄，头下脚上，连身腾起，本意就着手中剑，微一垫劲之势，往旁翻纵出去。不料毒虫，用力太猛，后半身又较脆弱，恰巧撞在剑锋上面，噼啪两声过处，石火星飞中，长尾恰巧打中剑锋之上，迎刃而断，激射出去老远，因是用力太猛，双珠手臂，几被震麻，崖石被剑尖划碎了一条小沟，宝剑也被震脱了手，双珠



身手，本极轻快，心思又灵，刚一落地，接连两枝毒弩，照准毒虫断处打去，毒虫前半身，虽是鳞坚如铁，大部蛮力全在这条长尾上面，一经斩断便难施展，腿短身宽，咽喉被人扣紧，后腿又被踏住，失去效用，加上两次受伤，腥血狂涌，毒又大发，怎禁得住。转眼失势，仰翻在地。吃双珠抢了宝剑赶过，照准咽喉一剑，当时杀死。阿成用力太过，身上擦破好几处。因见四面，都有恶虫涌到。老人阿庞，也是惊起，正在发令抵御，火团乱飞，总算自己这面六人，一个未伤，篷后那只大的，早被双玉发现，用身边毒弩，隔着帐篷，无意之中，刺中咽喉，那东西又太长大，当地是片峭壁，上下相隔甚高，最大的那条负痛受惊，滑跌下去，后壁帐篷，也被抓碎，不是前面，有两条恶虫下坠将地稳住，几乎将整座帐篷全数带倒，连卧在软兜里面的鸦鸦，也几乎被它带落，送了性命。由此便听下面腾扑吼叫之声，宛如儿啼，听去十分凄厉，并未再起。另一条由篷顶窜下以前，便吃路清，左手毒刀，右手毒弩，一齐打中它血盆大口之中，就势人往旁边一翻，由侧面空处，纵将出来。这类毒弩，最是利害，多么凶毒性长之物，只一打中见血，转眼毒发身死，至多半盏茶时，便要毕命。恶虫恰又伤中舌根要害，死得更快，阿成还未脱身，已先送命。路清、双玉，同了鸦鸦、龙都，看出这面形势危急，也正赶到。可是当中篷前，还有四五条大的，尚在朝人猛窜。阿成还想赶去，双玉见先追自己的两条，已为野人所杀，忙将他止住，又埋怨了几句，不令单独上前，匆匆取出伤药，和解毒的灵药，与他敷服。阿成也觉周身酸痛不敢再强，长幼六人，赶到正面，才知这类恶虫又凶又毒。形似穿山甲，与鳄鱼同类，野人叫它石螭，水陆两栖，凶毒无比，力大异常，多么利害的猛兽，被它一尾巴扫中，

立时筋断骨折休想活命，性又记仇，不死不休。阿成当时，只被喷中一口毒气，也是凶多吉少，幸而前两年入山采荒发现过两条，峒主哈瓜布恰是内行，知道这东西的凶毒和那短处，初遇之时，内一勇士，见同伴为其所伤，恰巧内中一条扑到，也是这等打法。阿成记在心里，知那血口，又宽又大，所喷毒气，照例朝上狂喷，势急如箭，人如掩在它的腮下，抓紧咽喉软皮，时候一久，便可致它死命，于是如法炮制，不料当地毒虫盘踞甚多，就这小的一条，也比前年所遇长出两三尺，力气更大，如非双珠抢救得快，照样不保，这东西又最狡猾灵巧，动作甚轻，脚有吸盘，多高的峭壁危崖，均可随意游行上下。和壁虎一样，声如儿啼，凄厉怖人，日里藏在下面污泥塘中，大小也有数百条之多，身上皮鳞，又和泥土同色，稍有惊觉，便不再动，并将前额四只凶睛闭上，只露一线，朝前窥看，老人日里，先见如此晴天，崖坡下面到处都有晒干的污泥，早就疑虑，但未想到是这类凶毒的石螭。为了当地，四面空旷，来路和左右两面，宛如大半圈树城。等了一天，毫无异兆，山月已高，照着平日经验，此时不见蛇兽之类，来此饮水，前途瘴毒又重，始终不曾发见生物往来，分明水中有毒，如有警兆，当在前后两面，来去路上，于是睡前把人分开，以为那崖居高临下，又在中心，即使有什警兆，一个信号发出，人都赶回，上下夹攻更易得手。谁知这东西，只一清早和半夜阴凉之时，不肯出来，动作那么狡猾，如非双珠和留守野人，惊觉得快，稍慢一步，不知多少伤亡。就这样，不是老人，经验丰富，样样防到，预先在崖上下，生了几处火堆火把备得甚多，众人身边，又都带有发火之物，想要打退，仍非容易，连想突围上路，都办不到了。

## 第三十八章 烈火攻毒虫大泽深山偏

多怪异 迷云横绝顶

奇危极险又失同侪

原来当双珠回身，发现石螭以前，大帐篷四外，连明带暗，本有一二十人守望。因见夜静无事，虽听老人睡前，再三嘱咐，怀有戒心。时候一久，眼看再有一个多时辰，便该起身，未免松懈下来。对于双珠姊妹，又极敬爱，见他走过，多半赶来，相见说笑，内有两人，常随老人出猎，经历较多，人也机警。正说，众人不应离开防地。忽然瞥见左近坡侧，伏着两条黑影，先已见到，当是两大块并列的崖石，急于与双珠相见，不曾在意。二次发现，忽想起这黑影先在崖腰斜坡之上，如何往上走近了些，再往旁边一看，同样黑影，竟有三处之多，有分有合，长短宽仄不等，停在崖边一带不动，又不像是生物，心中奇怪，正告同伴查看，内一壮士，年轻胆大，正要持灯照去，头目加加，恰巧睡醒起身，因听外面，双珠说笑，侧顾老人，卧在对面，睡得甚香，觉着身是头目，不应这样贪睡，心生惭愧，匆匆赶出，刚到外面，正赶上内一恶虫，正在偷眼看人，碧光连闪，加加人本机警，忙喝，大家留意，扬手一支梭镖，朝那发光之处打去。先并不知何物，胆大的一个，恰又抢起一枝油松，往前走去。火光照处，毒虫石螭，全形毕现，就这初上来的，也有十来条之多。再看后面坡下，碧光不住闪动隐现，整片全坡，到处都是，有的并在缓缓往上移动。靠近崖顶的几条，业已惊动，知被识破，一条条箭一般窜将上来。照那来势之

猛，本非伤人不可。幸而加加，心灵机警，一面口中大喝，发出警号，命众备火。一面非但不往后退，反冒奇险，往崖口斜坡旁一座火堆纵去，扬手拿起点燃的火把，照准石螭乱打，篷内外壮士，也相继惊动。老人更是内行，纷朝火堆前赶去，一面把随身携带的油松火团，就火堆上点燃，争先朝前打下。一面发出毒镖毒弩，结果虽只打伤了两三条，余者均被火惊退。老人百忙中，瞥见双珠姊妹这面，还有两条，不知利用火攻，心中忧急，刚拿火球赶去，双珠等六人，业将大小三条石螭除去，赶了过来，会合一起。老人细一查问，且喜无一伤亡。阿成也只一点浮伤，将皮肉擦破几处，敷药止痛，并无大害，也无一人中毒。火光照处，看出石螭甚多，少说也有一二百条，崖坡下面，黑压压一片，已被布满。几个胆勇之士，拿了火球，朝下一打，落在那里，便乱蹦乱跳，往来惊窜，啸声越发洪厉，火光一灭，重又裹拢，一条也未逃退。有的并还猛张血口，朝着上面，怒吼狂喷，众人乘机，连发毒弩，虽打中了几条，暂时看去，决无退意。老人知道随带油松火球，虽非少数，照此打法，终有完时，后路的人，虽已闻警赶回，前路却被隔断，业已发出信号，令其备火防御，待机听命，无须过来。长此相持，终非了局，便和众人商计，知道石螭畏热怕火，口有奇毒。天已不早，与其困守当地，不如每人拿着火把，结成阵势，冲锋下去。到了谷中，就是恶虫追来，火把用完，沿途松枝油甚多，也可临时补充，省得被困当地，许多可虑，刚命众人，分班拆去帐篷，扎好背子，把所带油松火把，查点一遍，分配众人，拿在手上。嘴里衔上解毒的药，各将火把向外舞动，另一手拿着兵器，四人一排，内里的人，随在边空隙之处，专发毒镖毒弩，每排隔开两三步，结成一长

战一般的队伍。事前并用许多火球，当先开路，等石螭往两峰退，再舞火把，冲将过去，刚刚准备停当，用火球打出一片空地，待要越过前向断崖，沿着蜈蚣谷崖顶，往前走。谁知恶虫狡猾，见前面无法上攻，已有数十条，由崖脚隐蔽之处，绕往崖后，掩将上来，幸而双珠姊妹，和路清、阿成断后，发现又快，不等追近，便用火球打退。这些火把油桶，都有油质，为壮声势，所有皮灯笼，全都点燃，里外一舞动，吓得那些恶虫，纷纷旁窜，反被众人，连发毒弩毒箭，先后伤了二三十条。路虽难走，仗着各人，都是力大身强，精神又都养好，为防万一，特意避开下面水塘，经由乱石堆中通过，援上断崖，途中回望，大群石螭，好似怒发如狂，同声怒吼，尾随追来。等到众人到了崖上，还有几十条未退。居高临下，越发好打，下面恰又生着一片灌木油藤，因离森林都远，前头均是石崖，共只数亩方圆一片，不怕引起野火，等其追近，快要窜上，一声号令，火球石块，纷纷倒下乱打。又用山中带出的特制火球，将那些有油质的藤树引燃，转眼燃烧了一大片。耳听恶虫，号叫之声，一条条的黑影，在火光中乱窜，转眼声影皆无，全数退去，方始停止。老人又命在崖口，挂上几盏皮灯，以作疑兵，方与前面的人，会合同进，为了起身较早，无须走快。大家且谈且行，均料毒虫，都已惊退，不会再来，照此从容前行。

天明前出谷，正是时候，因觉苗人，说那道路是在对面半崖腰上，几次准备觅地下降，不是崖势高险，便是下面，横有沼泽，无法着地，双玉、路清均说，石崖干净，瘴毒之气，均在下面。这样高崖，大群猛兽，先就无法走上。那一条路，又在对崖腰上，上下艰难，何必定要过去。老人笑说：“你们哪知利害，照那两个老苗人所说，这一条路的危机和

险阻，一时也说不完。”只有照他所说走法，或能平安无事，我因来去匆匆，无暇多问别的。他又向我立誓，所以只将走法记下，方才因未照他所行裂崖小路，几乎吃了毒虫的亏，何况此谷，地势广大，万一中间山崖，越分越远，岔往别处，再被什么深沟大壑隔断，或是误走险地，岂不讨厌。三人也就没有再劝，可是越往前，崖势越险，沿途留神查看，均未发现。下降之处，一钩残月，又被左近高峰挡住。光景黑暗，所带火把油松，为敌毒虫，用去十之七八，所剩无几。前途虽可添补，比起月儿湖特制之物，要差得多。那火球先就无法制造。一面又恐引来毒蛇猛兽，早已将火熄灭，一共只点了十几盏皮灯笼，稍远一点，便难照见，实在无法，只得由老人，凭着以往经验，拿天上星月，来分辨途向。顺着崖顶，朝前走去，黑夜行军，路又崎岖，最仄之处，人不能并肩而过。有的地方，还要中断，仗着这般野人，都是久惯飞驰山野的勇士。老人阿庞，又极机警仔细。双珠姊妹和路清，均有的一身极好轻功。时前时后，往来照应。走了一大段，估计已有三四十里。中间一段，迂回曲折的谷径，和那两处瘴毒最重的危险之区，业已越过，途向也似不曾走错，才放了点心。双玉笑说：“来时把蜈蚣谷，看得那么利害，其实不过如此。我在途中，两次把方才用残的火球点燃，抛将下去，风景仿佛不差，可惜是在夜间，看它不见。我真奇怪，自从入山以来，到处都曾发现大小野兽，这等好的所在，竟会静得一点声息皆无，莫非那些猛兽毒蛇，也怕瘴气么？”老人闻言，忽想起未到谷外平崖以前，相隔还有数十里，便未发现蛇兽足迹。夜来便有大群石螭来攻，几乎伤人。谷中又是这么静悄悄的，与预计迥不相同，指路苗人，只说这一带到处皆险，便是夜间通过。足迹也要越隐越好，

不可高声呼喊。我们虽然走在崖上，一路都在说笑，手中又有灯火，如有生物，应该惊动，如何这样安静。照苗人所  
说，这条深谷，加上途中绕越，也只六七十里。方才途中，  
曾经一处，道路中断。偏向一旁，走出半里，看出那是一条  
歧径，沿崖走去，越绕越远，重又折回原处，改用绳桥，搭  
向对崖，渡将过去，一直留心，仰望天星，所走全是直径，  
当然要近得多。如非苗人，再三嘱咐，必须算准出谷时刻，  
恰巧天明，或早或晚，俱都可虑。问他何事，语都支吾，只  
说，口外天明前后，常有大群猛兽来去，底下似有隐情，不  
曾明言。因那苗人，性情忠厚，曾经立誓，双方颇有情份。  
听说我要派多人出山，去往汉城交易，并还喜动颜色。途中  
许多准备，均他指教，十分尽心。全程只此一点，口气吞  
吐，仿佛有什顾虑，因其力言无妨，到了口外，照所说途  
径，寻到休息之地，住上半日再走。不许同去的人，分散远  
离，随便打猎，便可无事，当地花林甚多，除所说休息之  
处，均不可去。此关一过，再如前行，都是森林中常见的景  
象。你们族中勇士，必能通过等语，因此不曾理会。这时回  
忆，他说起蜈蚣谷时那么紧张，谷中又这样静得怕人，下面  
谷径，越来越宽，对崖已望不见，缺月繁星之中，远望过  
去，宛如一片又宽又大，深不可测的绝壑，横在身旁。最  
前面影绰绰矗立着一些巨灵恶鬼也似的奇峰怪石，眼睛一  
花，仿佛要由那千寻黑海暗影之中，朝人扑来神气，人便紧  
贴在这绝壑边上。高一脚，低一脚，互相呼应。各挽着一条  
长索，冒险前行，稍为失足，一落百丈，粉身碎骨，休想活  
命，连用火把，朝下探路。下面地势，越来越深，地势  
也更广大，至多照见脚底有限之处。谷中的怪石大树，都和  
小儿玩具相似。崖顶高险，可想而知。中间双玉曾用火球，

点燃了一片树林，转眼火发，这才照见下面花草弥谷，奇石怪松，繁花修竹，到处都是，还有溪流，环绕在旁。风景好到极点。如非那片树林不大，两面均有石地隔断，地势宽广，差一点没有引起野烧，因此不敢再抛火下去。火光起时，甚是猛烈，如雷到处，左近生物，必要纷纷惊起。火发了好些时，走出老远，还未熄灭，始终不曾听见生物骚动，照着平日经验，如非这一带，藏有极猛恶的东西，吓得谷内生物，纷纷逃匿，无一存留，决不会是这光景。休看人在崖顶，照样可以遇险，发生变故，偏是月底边上，残月无光，景太黑暗，幸而不曾起雾，否则，更是举足皆难。崖险天黑，越往前越崎岖难行，为防失足，必须前后呼应，做一长条，单行前进。灯光更不可少，无法掩避。前途如有猛恶之物，必难免于惊动，深悔起身时，什么地方都想到，偏将深夜偷渡一节，疏忽过去，不曾细想，又不该舍掉下面，改走崖顶，还不知走错没有，即便走的是直径，少去许多转折，不能提前出谷，也无用处。初次经历，下落是否容易，也不知道。越想愁虑越多，正嘱众人，多加小心，不是万不得已，不可高声呼喊。人须靠里，所用灯火，也要低贴地面，不可拿高，以防被下面看出。走着走着，忽觉上空星月渐隐。灯火外面，灰濛濛的，包着一团，知已有了云雾，越发心急，刚刚传令戒备，走不多远，云雾大作，越来越密，始而离身数尺之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渐渐手中灯火，变成了一点昏黄影子。休说前后，不能相见，连眼前的路都看不出。这一惊真非小可。又不知一共走了多少路，离开谷口，还有多远，其势不能停在当地，那一带崖顶，虽宽得多，仍是高低不平。并还生有一种其坚如铁的毒荆，刺中皮肤，当时肿胀麻痒，痛苦非常。如非带有各种救急的灵药，前面



路的勇士，痛苦不算，也许还有性命之忧。老人和路清，早已抢在前面。阿成不是伤还未愈，被双珠姊妹劝住，也早跟去。老人急得暴跳如雷，一面咒骂自己粗心，一向奋勇当先，拿着手中兵器，乱挥乱舞。向前探路，先是路清，知其天性刚烈，恐有疏失，紧随身旁，一同前进，后来双珠姊妹，看出形势越险，也同赶到前面，各将刀剑拔出，相助探路，摸索前进，这等走法，自慢得多，最后还是双珠，出了主意，说老人全军主帅，不可轻身犯险。加加又再三力请，方将老人替回，把前面探路的人，分成三班，并将为首诸人，配合在内，当头三人做一排，作品字形，向前开路，各用刀矛探路，扫除荆棘。每人身后，再系着一根长索，以防下坠，似这样，受了许多辛苦艰难。好容易由雾影中，挣扎出五六里路，中间遇险多次，方始走到平坦之处，老人看出众人，均已有些疲倦。有的还带了伤，估计前面，便非谷口，也差不多。又因半夜醒来，便遇毒虫围攻，未进饮食。走了一夜险路，难免饥渴交加，便和众人商量，暂且休息。等上一阵，看看云雾是否能退，再作计较，省得云雾之中，看不出天时早晚，与前行途向，一个不巧，陷入危机，无法脱身，反而不美。众人早有此意，略一商谈，便停了下来。仗着饮食现成，随意可以取用，那片崖顶是个宽平的斜坡，通体皆石，草木不生，坐卧均可，吃饱休息了一阵，精神也都恢复。只是云雾浓密，便有灯火，也只对面能够见人。身上衣服，均被云气湿透，通体湿润润的，闷得难受。路清、双珠，早就觉着，云起以前，崖势逐渐低下。中间虽也有高起之时，都是崖顶陂陀。每次越过，均和梯子一样，降下好些，早就疑心快到尽头，离地已低，几次商量，想往前面探路，均因云雾太密。老人性太刚烈，方才抢先开路，业已两次受伤，

好容易劝他休息下来，一经提议，必又前进，天色又看不出，估计黎明，还有些时，如其赶错时候，遇到险难，岂不冤枉。双珠也在一旁，低声劝止，说老人此时，正向同来的人，逐个慰问，有无受伤，是否饥渴疲劳，始终不曾停脚。眼看人快问完，可以休息片刻。我们一说，必要向前拚命，如何对他得起。

二人说过，也就拉倒，阿成因和毒虫恶斗，用力太猛，伤虽不重，痛也止住，周身仍是酸胀无力，几次想要上前，均被双珠和众人劝住。这时，正由旁边寻来，龙都也随在他身旁，忽然悄告三人，说人颇疲倦，想和龙都，去往那旁。觅地卧上些时，互相照应，免得挤在人群里面。老公公又在走来走去，互相挤撞，不能入梦。双珠知他刚勇好胜，这等说法，必是疲倦难支，又听说那卧处，是一突起的平石，可卧两人，相隔人群也只两三丈。走时一喊，便可起身，因云雾太密，众人均照老人所说，一二十人做一圈，将面向外席地坐卧。另用一根长索，两头分人握住，以作联系呼应之用。当中放着两盏皮灯，和一些未点燃的火把火球，手里拿着兵器，万一有警，互相把绳一拉，当时便可警觉。只双珠等长幼六人，和头目加加，另做一起。老人再挨个慰问过去，野人日里十九睡足，正在说笑，附近人都坐满。因阿成说，伤痛已止，未再流血，无须上药，也未跟去。鸦鸦想和龙都同行，双珠悉其年幼无知，胆子又大，容易涉险，将其止住。云雾始终不曾消散，跟着，老人走回，问知阿成，人倦欲眠，同了龙都，卧向一旁。欲往慰问，又被路清劝住，大家都是心焦，由此不曾在意。双珠对于阿成，虽是关切，因在途中留意，阿成至多有些脱力，并无大害，也就放开。处此危疑虑之境，身上又被云雾湿气浸透，自然难耐。无奈那云，始终不退，如何走法，又隔了些时，老人估计，天色就不亮透，也差不多，不

禁着起急来，准备再等半顿饭时，云雾不退，重又冒险，摸索前进，路清方觉这等走法不妥，并将末了一段，崖势逐渐降低，也许快到崖脚，离口不远的处告知，老人正在惊问，方才你怎不说，一面忙着起立，待要传令，被双珠拉住，还未开口，忽然一阵风过，路清笑说：“我们且慢，只要一有风，云雾便留不住。率性再等片刻，云雾退后，看清再说。”跟着山风大作，转眼之间，众人觉着眼前灯光，已可看出。云雾好似稀了许多，隔不多时，又是一阵大风吹过，眼前倏地一亮，那大小成团的云雾，立被吹散。大大小小，一团接一团，宛如一些轻棉飞絮，满空飞舞，随风扬去，当时清光大来，头上现出大片青天，四面山峦花树，也都相继涌现，远近山崖树梢上，未散完的云雾也宛如刚刚开锅的蒸笼，和一条蛟绡轻纨，在山风中，起伏摇动，风力时大时小，云有稀有密，大小不等，都似欲沉还浮，袅动不停，待要随风飘去，风力稍劲，便化作大小云团云片，随风飞舞上下，起落浮沉于万树繁花之间，转眼由合而分，再化成缕缕轻烟。随风消散，当初发现时，眼前坡下，展开大片平野花林，奇石古松，到处都有云团云片簇拥。花光甚繁，又多白色，吃两三阵大风一吹，未散完的云团云带，纷纷散裂，随同万树繁花，因风起伏。急切间，也分不出是花是云，等到浮云被风吹散，便见花明如雪，满地落英，香光似海，碧苔肥润，分外显得鲜明。初生起来的朝阳，再由平面上，斜射过来。上面是半天红霞，与万里碧空相映。下面是山高地阔，芳菲满眼，与白石清泉，乔松修竹，浮光泛影，掩映流辉，这等壮丽清奇之景，比起月儿湖，花林塘，又有过之。而那大片花海的尽头，不是峭壁参天，高岭排云，便是涧谷幽深，隐约可见。花海之中，奇石林立，疏密相间，松风簌簌，流水潺潺，天然美景，使

人耳目，应接不暇，多么好的丹青妙手，也休想画它出来。众人才知天已大亮，因被眼前美景所眩，多半看得眼花缭乱。四周围物，又是那么安静，互相欢喜赞妙，竟将前途危机忘个干净。

二女路清，正在指点观赏，双珠先觉着鸦鸦，脱手掙去，知其往寻龙都。天已大明，又无变故发生，也未在意。忽见老人，由左近高崖上，纵落奔来，喜呼道：“真个运气，昨夜我们无意中，竟停留在谷口左近，非但由云雾中，冲出险地，并将苗人所说，谷口一带，由黑暗中，冒着奇险，绕将过来，到得正是时候。途向虽然偏在侧面，离他所说出口，还有好几里路方才登高眺望，不由崖顶通行，决难到此，怪不得他要我们，天明前出口，原来这里果有大群猛兽按时往来。此时便有象群，由那一带经过，只是苗人所说道路，中间隔着两条大壑广溪，难于飞渡。他们往来，不走我们这条路，必是上下艰险之故。如今形势，我已看出几分，好在天色已明，花林过去，是那接连不断的森林，沿途峰崖又多，就有警兆，这比来路，到处漆黑，不见天光，总好一点，如其不能越壑过去，绕往前面，我想也能寻到路径，难得象群，不与我们同路，等他过完，便可起身。你们快些吃饱，将水饮足，赶到前面，添上山泉，就起身吧。”话未说完，双珠回顾身后崖坡，甚是宽广。地上坐卧的野人，已全起立，正在准备起身。阿成、龙都，却未见到。正在仔细查看，觉着二人，不应此时还未惊醒。忽见鸦鸦，飞驰而来，二人不知去向，鸦鸦神态，又如此惊惶，一望而知有事发生，心中惊疑，忙迎上去，还未近前，便听鸦鸦急呼：“好娘娘，快些寻找，阿成叔叔和龙哥都不见了。”

老人得信，忙令众人，分途寻找。双珠姊妹，自是忧

急，边寻边向鸺鹠询问，原来鸺鹠年幼好胜，老想龙都得一勇士称呼。自一上路，便常用话鼓励激将，龙都虽然爱极鸺鹠，言听计从，到底虽未成年，天真好强，童心未退，先是点头笑诺，力言此去，必代鸺鹠争气，决不落于人后。不料第二日，遇到一处奇险，龙都初次经历，略现难色，被鸺鹠看出，讥笑了两次，龙都有点负气。他和阿成，本极投机，鸺鹠又喜依恋双珠，寸步不离，龙都本也跟在身旁，这一赌气，便和阿成做了一起。后遇毒虫石螭阿成受伤之后，龙都借口照料，更是紧随阿成身旁。双珠姊妹，因要赶往前面开路，这长幼二人，便落在后面，难得会在一起，鸺鹠先当龙都和他赌气，暗中好笑，表面也装不理。走了一半，见龙都已有一日夜，不曾和他亲热，从来未有之事，心中难过，又不愿迁就陪话。正打主意，忽然云雾大作，前面形势越险，不能辨路，众人少停商计，鸺鹠忽在暗影中听出，龙都同了阿成由后赶来，低声密语，亲热非常，仿佛商计什事，但未听清。跟着，便听阿成，呼喊双珠等三人，要和龙都，朝前开路，被老人和双珠姊妹止住，未得如愿。二人好似不大高兴，想起龙都，昨日负气时所说，早晚必要一显身手之言，心方一动，老人业已传令起身，由云雾中摸索前进，连问龙都两次，词色均颇冷淡，就此岔开，后来停在崖坡之上。阿成也由后面，赶来会合，刚吃了些干粮，便和龙都，同往觅地安眠。鸺鹠心细机警，知这两人，昨日睡足，不知龙都，天性好动，此时决不会睡，业已有些疑心，仍当二人情厚，龙都去往作伴，后来回忆前情，越想越不对，又觉二人，即便要睡，崖坡平坦，有的是地方，如何要走这远，疑心二人，有什故事。一则，双珠见他年幼，不令走开；二则，云雾浓密不能辨路，中间又隔着不少的人，许多不便，只得罢了。最后想起，左近地上，坐

满同来壮士，先前二人过去，明往人堆里通过，如何未听招呼让路之声。义母姨父，均说崖势低下，下面许是尽头谷口。阿成走前，并有照他算计，天已不早，莫要云雾太密，误了出山时候，天色已明，还不知道，最好此时，有人往探之言。二人又各拿着一根长的树枝，莫要被 他，由横里改直，同往下面探路，万一遇险，岂不是我害了龙哥。正想告知双珠命人查问，忽然风起云散，天色大明，不等云雾消尽，眼前美景，也无心观看，急匆匆寻了过去。四外一看，哪有二人踪影，连问同行壮士，均说始终不曾理会到这两人，崖坡平斜，上面无什草木，一览无遗。急喊了两声未应，心中惊慌。忙往回跑，双珠姊妹和路清，听完前言，自是愁急，正在到处查探，同了众人，大声呼喊。老人忽由前面跑回，还未到达，便发号令，将众人止住，匆匆嘱咐，这里决非善地，我已发现许多大蟒蟠过之迹，少说也有半抱多粗，为数还不在少，我料这片石崖，离开蟒窟甚近，大小毒蟒，多半来此晒鳞，太阳起后，便要出现，如非昨夜，云雾太重，满地水湿，也许崖上，还有不少蟒迹，我已看出。这是一种凶猛多力，连老虎都吞得下的大蟒。其行如风，我们遇上，便极危险，就能将其杀死，人也不免伤亡，蟒再多，更是可虑。阿成、龙都，深夜云雾之中，又不认路，如何去法，一个不巧，就许昨夜，无意中被大蟒吞吃了去。此时形势危险，关系许多人的性命，不能再顾他两人，且等离开这里，再作打算。好在阿成，不会再走回路，这里地势十分明显，一望即知，他如真个去往前面探路，更易寻找，如其不死，这两人均极机警，我不寻他，他也寻我。这里却是万留不得，众人先还不曾留意。及听老人一说，果然到处，都有腥气。贴地一闻，更是奇腥。再经老人指点，四外细看，靠里一面

的高地上，到处都有大蟒盘过的痕迹，并有两堆蟒涎，其腥刺鼻，闻之欲呕，据老人阿庞，和有经验的野人说，这东西最小也是白美人之类的毒蟒，如是大巴头之类，虽然下毒，但是又长又大，走动起来风一般快，性更猛烈，无论多粗多大的树，吃它猛冲过去，或是蟒尾一扫一绞，不断即碎，遇敌之际，专一用那比铁还坚的前头角包猛撞，多么硬的崖石，撞上就要崩落一大片。有时凶威暴发，任何生物，不被残杀精光，决不停止。这东西虽是喜睡，不到饿极不醒，遇上一条，休想活命。因其皮鳞坚厚，力大无穷，来势那等神速，决非人力，所能抵御。众人还是耳闻，老人却曾亲眼见到过两次，深知利害，因此心慌起来，双珠虽因阿成、龙都失踪，心中愁急，无奈老人，说得大蟒，那么凶恶，并还不止一条，休说人力难当，就能用毒弩，将其除去，也必死伤多人，还要真不怕死，拚舍几条性命，才能成功，当地业已寻遍，并无二人踪影，再留无益，只得强忍悲急，一同起身。

还未走到坡下，便听道旁一株仅有的大枯树上，尖声尖气喊道：“你们还不快走，想等死么！”众人懂得汉语的不多，就是能通，多半也是几句普通的话，语声又尖，自听不出，又当心慌忙乱之际，都未留意，只路清、双珠听出那是汉语，心中惊奇，循声一看，那是一株两三抱粗细，枯死多年的古木，老干槎岬，姿态奇古。一些枯死的枝叶，早因年久，被风吹落。朝阳斜照中，疏影交加一目分明。上面空无所有，哪里来的人影，老人断后，相隔还有好几丈，先未留意，后听鸦鸦奔去一说，赶来询问。上下一看。那是山中特产，一种不知名的巨木，质甚坚细，树身虽枯，仍是实心，连个小洞都没有，回忆方才喊声，离地甚高，极似有人，在

空中发话，不像是在树上，否则，断无不见之理。老人平日虽然不信神鬼，样样都要看见才算，但知路清、双珠，不会说谎，鸦鸦也说，曾经听到头上有人说话，只是说得又尖又急，没听出说些什么，回忆昨日，出林入谷，沿途所见景象，许多可疑，如非附近有极猛恶凶毒之物盘踞，怎会连个飞鸟，都未见到。别的野兽更不必说，单是方才登高遥望，所见大象之多，便是惊人，由不得又添了忧疑，略一盘算，觉着苗人所说，可以休息的那片花树，虽然要小得多，中间还有沟壑隔断，似与前面花林尽头相连，苗人曾由当地，往来多次，如有危险，不会每次都在当地停当，自己带有绳桥飞索，多宽沟壑，也能设法越过，还是赶到那里，再寻阿成、龙都下落，比较稳妥，便向众人发令，朝侧面大片花林中进发。空中人语，虽非好兆，但未看出他的踪迹，事已至此，只得沉稳心神，多加戒备，往前走去，双珠近日和阿成，情义越深，虽因事关多人安危，不便强留，又料空中警告，必有原因，当地又都看到，并无影迹，留也无用，一面跟着人走，心中却是难过已极。鸦鸦也因龙都失踪，急得眼花缭乱，正拉着双珠的手，随众前行，忽然惊道，那是什么，随将双珠的手挣落，往旁赶去，双珠跟往一看，乃是一根断了的树枝，旁边地上，还有血迹。二人一看，便认出那是阿成昨日削来探路之用的一根。跟着又发现沙泥地里，有几处脚印，也是二人所留。老人阿庞，闻声折转，伏在地上，仔细查看，又朝附近浅草地里闻嗅，惊喜道：“乖女儿，你放心，他二人并未被蟒吞吃，还是鸦鸦先料的对，定是昨夜看出我们，快要出谷，为云雾所阻，欲往探路，恐我们拦阻，假装觅地睡眠，拿了树枝，由黑暗中，穿云而下，走到这里，无意中树根绊了一交，手中树枝，也被折断，手也撞破，起



来再走，只不知怎会天明云散，如何还未回来，事虽可虑，人必未死，也许贪功心盛，走出较远，归途迷了方向，呼喊不应，一不小心，二次跌伤，困在前面。据我观察，人决赶在前面，不在这里，可惜草多，脚印共只几处，不易跟踪。我们且朝脚尖方向寻去，不问好坏，终可寻见他们下落，如非这里，形势可怕，这好天气，连飞鸟影子都未见到一只，不敢出声乱喊。只要大家分途寻去，同声呼啸，必有回应无疑。”忽听鸦鸦笑指道：“老公公，那不是两只鸟儿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果是两只飞鸟，约有喜鹊般大，通体翠绿。一双红眼，好看已极，在众人头上，飞舞盘旋，也未看出何处飞来，飞得甚快，离地约有三四丈，灵活已极。鸦鸦取出两枝无毒的竹弩，待要朝上射去，吃双玉一把拉住，埋怨道：“这两只翠鸟，真个好看，我还不曾见过，这类活得好好的东西，又不害人，无故伤它作什。”鸦鸦刚把弩箭收好。内中一只翠鸟，忽似箭一般，做一弧形，凌空飞落，似由众人头上越过，离地不过丈许，飞得甚低。

双珠姊妹，方觉那鸟胆大，下面这多的人，刀矛映日，一点不怕。那鸟已贴着人头三四尺，电也似急，往斜刺里花林中飞去。鸦鸦终是童心，见鸟飞甚低，离头不远，更往下降，纵身想抓，忽然啊呀一声惊呼，原来那鸟，双爪抓有沙土，过时就势打下，打得鸦鸦，满头满脸都是，疼痛非常。总算眼未打伤，急怒交加，忙取弩箭，想要打去，鸟已飞往花林之中，不见踪迹。那片花林，又高又大，满树繁花，玉雪也似，老远便闻到一股清香，枝叶繁茂，树身笔直，疏密相间，亭亭如盖。地上浅草成茵，落英缤纷，哪一株都隐蔽亩许以上，一眼望过去，花海也似，少说也有好几千株，鸟便投往花林深处，如何追它得上，双珠见鸟，专打鸦鸦，急

得鸦鸦，口中咒骂，双脚乱跳，笑说：“那鸟不打别人，专和你开玩笑，可见是你自己不好，无故想要伤它，也许此鸟，能通人言，特意给你吃点苦头呢？”鸦鸦气道：“二姑专一气我，我说的是汉语，连山中的人，都听不懂，它怎晓得，好在我们寻人走的也是这一路，早晚被我遇上，不打它个半死，才奇怪呢？”说时，双珠等已照老人所说，把人分散开来，各自小心戒备，照方才阿成所留脚印去路，花林一面，搜索过去，双玉看出双珠心急，已和路清，抢往前面，忙和鸦鸦随后追上，方才崖上远望，花林就在眼前，相隔不远，密层层都是酒杯大小的白花，山间略有起伏之处，因树甚高，看不出别的，只觉是片平野。及至走进，入林不远，才知林中，藏有溪谷，那树也只前面一片较密，后半便是稀多密少。走着走着，地势忽然低降，现出一个极大的谷口，其形如叉。谷口就是叉头，成一浅平斜坡，低下去约有数十丈。谷径到此，忽分为三个叉尖，朝前伸去，风景奇秀，更胜于前，开始到达的，是加加为首一队。跟着，路清和双珠姊妹，另外两队，也由侧面寻来，看出这条三岔谷，形势奇突，风景清丽，还不去说它。最难得是那么整齐干净，仿佛长期有人打扫一样。前面谷径，曲曲弯弯，分三面斜射出去，与老人所说花林并不相连。内里似有几处，可以通行，因是谷中地低，花林到此，又往谷旁崖上长去。外观大片花林，只前面微微有点高低，实则，尽头一面，正是下面山谷左右的危崖。双珠、鸦鸦，随了众人，已快赶到谷底三岔路口，忽然发现地上，现出许多蹄印。最大的竟有小树粗细，心方一惊，老人已由后面，带了末一群野人，飞驰追来，口中急呼，我们无意之中，又入险地，如今后面无数大象，业已追来。下面谷中，恐还藏有别的猛兽，象群又快掩

剿，后退无路，你们快随我来，看准那条谷口好走，能否去崖上暂避，再作打算。边说，人已一路纵跃飞驰，赶到前面。贴着地皮，朝三岔谷口，匆匆查看了一遍，便令众人，往左边一条赶去。一面发出紧急号令，催众快走。双珠姊妹，方觉这等走法，离开去路越远，意欲赶往前面探询，忽听兽蹄踏地之声，震山撼野，隐隐传来，知道象最灵巧，虽然身子庞大，走起路来，并无多大声息，如非被人激怒，或是受惊遇敌，大群飞驰，不会发出这大响声。心中一惊，忙即随众，向前飞驰，赶进左边谷口，也只里许来路，便听前面，传来信号。抬头一看，前队的人，业朝谷中心一座广约三亩，上丰下锐的平顶孤峰之上，攀援上去，兽蹄踏地之声，也越来越近。耳听老人急呼快来，赶到一看，老人拿着他那一柄蛮刀，立在峰旁一株石笋之上。正在指挥发令，催众速上。先上的人已将绳梯飞索，纷纷缒下。那峰形似一朵白云，轮囷蟠曲而起，到顶方始展开，姿态灵秀。石白如玉，好看已极。又当谷中间，盆地之上，地势宽大。四面和两崖上下，长满花草香兰，修竹乔松之类，干净得不见丝毫灰尘。离地虽然不高，只三四丈，因见中腰，往里凹进，石质坚滑，蛇兽决难援上。绝好避害之地，但是四面孤立，如被包围，想要脱身，却是艰难。路清见此形势，方一迟疑，见二女和众野人，已照老人所说，分头抢上。回顾来路，无数大象，宛如一条极长大的灰龙，由谷口来路那面，潮水也似，蜿蜒飞驰而来。相隔已近，此外更无道路，从小生长边荒，深知这东西的习性，凶猛无比，又最合群，招惹不得，老人又在厉声催促，非要等人上完，才肯上去，便往崖顶援上。老人也到了上面，忽然噫了一声，众人见那象群来势，宛如狂涛怒涌，万马奔腾，惊天动地，猛恶已极，以为踪迹，被他

发现。朝人攻到，人少象多，似此猛兽，非到万不得已，不宜与之拚命，只得守避。眼看越追越近，方想要被围困，谁知那象，由上冲下，赶到三岔路口，忽然转折，往右面谷中涌去。由此和走马灯一般，蜿蜒出没于另外两条山谷的花林之中。隔着几处缺口，看得毕真。双玉、鴉鴉默数象数，已过去少说也有好几百只。因为生得高大，为首两只老象，一对长牙，已快低垂及地，不时昂首仰鼻，向空吼啸，走起来又多单行，看去声势更觉惊人。众人看出，当地乃是象群盘踞之所，新由谷外回转，并非有意为敌，老人阿庞，又在百忙中，查看出象群往来之路，事前避开，照此形势，只要看清地理，等到象群过完，轻悄悄由它后面，逃将过去，便可无害，心也定了许多，双珠姊妹，正告路清和老人，说这类野象真个心灵，看它走得那么整齐，始终一毫不乱，真和受过训练一样。忽听空中，又在笑骂道，你们这些野人，快要死了。这时人们惊魂乍定，笑语喧哗，语声来处又高，连双珠姊妹，也未听清，只鴉鴉一人听到，偏又不在二女身侧。等二女、路清得知，仰望业已无踪。

### 第三十九章 笑语响空山崖石高耸 人不见，异声潮野地孤 峰兀立象成围

鴉鴉听出空中语声，与方才崖坡上所闻怪人口音相同，

却是看那发声之处，乃是离峰较近的一片峭壁。下余两面，相隔均远。上面都生着大片香草野花，崖石也是五色斑斓，映日生辉，其净如渠。惟独这一面，相隔两三丈，似是一片通体完整的峭壁，从上到下，草木不生，却长着极厚的苍苔，绿油油，肥鲜欲滴，离地又高。据鸦鸦耳闻语声来处，便离峰顶，也有好几丈。这样险滑的峭壁，休说是人，大一点的蛇虫，也无法在上停留。崖又高陡，阳光正照其上，发话之处，似在崖腰下面，又决不会在顶上。如其是人，怎么也能看出一点影迹，竟会空无所有。由老人起均料不是好兆。双珠姊妹，又关心阿成、龙都的生死下落，大家都是愁急非常。正打算象群过完，溜往谷外逃走，忽见头目加加，由斜对面崖缝中，忘命一般飞驰而来。众人先未留意到他，看出又有变故，忙放飞索将人援上。见面一问，才知加加，忠勇机警，听老人一说，看出危机，因觉来路被象群涌倒，后退无路，惟恐谷中是条死路，故意掩在众人后面，冷不防闪往当中谷径。一路攀援纵跃，掩身前行，本意大家都是初来，不知地理容易吃亏。左边谷径是否平安，还拿不准。打算另寻一路，拚冒奇险，查明有无出路，归告众人，好作准备。哪知入口不远，便发现这片山谷，乃是低沉地底的大片盆地，中间涌起许多大小峰崖，将它隔成三叉形的山谷。下余两面是山，一面大片森林包围，黑压压的，和来路黑森林，一样繁茂，相隔却远，仿佛偏在来去两路之旁，不知能否穿过。谷中虽有两列大小峰崖，断续相间，夹成的三条叉形谷径。许多地方，全都相通，左右两谷，各自偏向一旁，看去又深又长不能到底。当中一路谷径却短，登高远望。相隔只三四里，便是那大片盆地，到处疏林高秀，繁花如锦，溪流映带，美景天然。匆促之间，不曾看清，刚看出通往左

谷的一条天然小径，由崖缺中，可以望见众人立处峰顶。忽谷发现森林那面，花草地里，有许多长大黑影。在阳光之下，朝前猛窜，前头各有碧光闪动。定睛一看，正是昨夜所遇恶虫石螭，为数更多，潮涌而来。另一面大队象群，也由前面缺口折转，似要往自己这面绕到，同时又听头上，有一苗人发话警告，急呼快逃，四顾却无人影。跟着又听汉语急呼“你们快没命了，还不回去！”加加平日，有点怕鬼，听那两次怪声，均在头上，人却不见，心疑山精鬼怪，不由吓了一跳，慌不迭便朝众人赶来。老人到了峰顶，业已看清四外形势，见众人纷纷议论，满面惊疑，大怒喝道：“我们为了全族人的好处，死都不怕还怕鬼么。快放安静一点，包你没事。任他多么凶毒之物，凭我们的胆勇，和手中的兵器，也能将其打退，如今什么东西都未遇见，先就惊慌作什，至多这里藏有一两个妖巫之类，仗着地理，装神闹鬼，藏在一旁，鬼叫吓人，他真要有本领，早出来了。”话未说完，又听崖上，接口笑骂：“这老野人乱说，不知好歹，随他去吧。”

路清等男女四人，早就留意，听得毕真，见那语声来处，碧苔甚厚，仍是一无所有。又听出那声音，不类常人，甚是奇怪。想用暗器，试它一下，被老人暗中摇手止住，仍装不知，接口说道：“只要是人，多么利害，讲理和他说理，错为朋友，稍一侵害我们，便是仇敌，他好我们更好，各不相犯。就算误入他的境界，也可说明来意，退将出去。我早料到这里，必有凶毒猛恶之物，成群潜伏，阿戎、龙郛，又失踪得奇怪，许多可虑。方才想起，这类大象，性猛灵巧，又爱干净，怎会和大群凶毒之物同栖在此，令人难解。且喜加加胆勇，探出谷中，地势广大，前面还有大片盆地，照此说法，又似他们，各有栖息之地，互不相犯，这类东西，来

势十分利害。此峰虽非善地，四面凌空，却可自保。新来毒虫石螭，未必便是昨夜所见，是否与我为敌，也是难料，你们可照昨日所说，小心戒备。便是出谷逃走，也须象群过完，看清形势之后，才能上路。中间如有恶物围攻，我们人少，除非对方，业已扑到，快要窜上峰来，仗着这里天然形势，最好不可由我发难。真要动手，便须手无虚发，以免来势太多，杀不胜杀。我们所带梭镖矛弩有限，稍为浪费无法接济。”

路清、二女，见老人始终那么胆勇镇静，号令一完，众野人立时肃静无声，各自拿起刀矛镖弩，和残余的火把火球之类，将人围成好几圈。一齐向外而立。前面象群一到谷中，便自走慢。前段业已走出老远，后面还未过完，又有大群毒虫涌来的消息。老人还是那么气盛，若无其事，方在暗中赞佩。忽听鸦鸦低声惊呼。定睛朝下一看，不知由何处掩来两只大象，都是长牙低垂，巨如刀锯。稍一昂鼻抬头，便是一丈多高，雄壮威猛，比以前所见，几乎大了一倍。内中一只白象，更是第一次见到，那么长大的东西，不知由何处轻轻悄悄掩来。上面的人因左近无事，目光俱注定前侧两面谷口崖径，竟无一人发现，连自己也未警觉，方料这是两只为首的大象，这一出现后面必有大群涌来。想要出谷逃走，更非容易，心中一惊，又听众人纷纷低呼，目光到处，原来那两只大象到了峰下，各将面朝离峰最远的加加来路旁边，面向外立定不动，正在昂鼻向空吼啸。就这转眼之间，大队象群已由中部几处缺口崖径上，相继出现，围绕过来。众壮士自然如临大敌，全神贯注下面，但又不敢随便激怒。二女初次见到这多猛恶雄壮的大象，先还不免惊慌，继一想，这东西到底生得蠢大，真要不行。便由象背上施展轻功，冲杀出

去，也不致于为其所伤，只是上面还有大群野人，不能弃之而去。正和路清商量，到了万一之际，如何应付。忽见一面象群越来越多，始而昂着头，环峰走上一圈，朝上面的人，望上两眼，因是形态威猛，声势自更惊人，上下两部围甚高，固不致于受害，长此围困下去，难于脱身，岂不是糟，只管人都胆勇，到底不免心慌。后来看出，每一大象，未到以前，必要先往相隔二十来丈的侧面竹林之中，绕上一圈，向林中小池塘内，饮足了水再来。到了当地，环峰一转，便各将面向外，由离峰脚三四丈起，做一弧形，将峰包围在内。转眼之间，成了一弯月牙形的象城，两边俱都紧贴方才怪人发话的崖壁下面。最奇是那象均似受过训练，非但动作如一，它那排法也极整齐。每象相隔约有丈许，刚够一只大象的转侧，后面一排象群，每只恰又正当中空之处，仿佛强敌将临，严阵以待。这一弯象阵长达二三十丈，共有六七层之多。后面的还来之不已，都是将面朝外立定不动，鼻孔全都朝上卷起，蛇头也似，鼻孔不住翕动，隐闻呼噜之声，来路共分三面。加加来那一面，是片崖缺偏在侧面，旁边一列土堆，和一些杂树，看去又象一道一两丈来高的土墙，离峰约有数十丈。崖外却是大片野地，地势宽广，上面都是浅草野花，一望平坦。象阵排好之后，底下再来的象，便不再往竹林饮水，各做一队，聚立两旁，斜对前面崖缺，队形虽欠整齐，却是象城外面两个堡垒，作出犄角之势，暂时均无别的动作，众人登高遥望，对面崖缺之外，还有一群大象，立在草地花林之间，全都将头朝里。只有两只最大的，昂首向外注视，不曾掉头，越看越不象有恶意。二女忙和众人说了，老人虽是第一次看到这等形象，时候一久也自明白，忙发号令告知众人，看大象冲气，好似保护我们。如有变故发



生，千万留意不可伤它。话未说完，忽听窸窸窣窣之声，由崖后那面，狂潮怒涌一般由远而近，冲将过来。料知来了大群猛恶之物，已快赶到。正在发令戒备，忽听轰隆大震，和树木折断之声，残枝碎叶，挟着大量沙土，雪崩也似纷纷惊飞，声势甚是惊人。原来外面一队象群，业已惊窜回来。崖缺口那列土崖，连一些杂树灌木，业被象群冲开三四丈宽，一片缺口，巨鼻起处。灌木小树，带着沙土，满空飞舞，尘雾立时涌起老高，顿成奇观。方想崖外象群，这样惊慌。来的东西，定必利害，不料前队象群，一过缺口便往两旁分散，与另两队合拢，也各将身向外，立定不动，那一弯象城，更似钉在地上一样，目注前面，一动不动，异声越来越近，因对面草树甚多，又有一片高地挡住，暂时还看不出。老人知道双方恶斗快要开始，象虽猛恶不去惹它，不大伤人，见此形势，由不得生出好感。正命众人，小心戒备，忽然远望那面来的恶物，与昨夜所见石螭，一般无二，为数更多，中间还有一小群花绿绿，形似蜈蚣，长约数尺之物，看那来势，甚是散漫，分好几群，漫山遍野而来。相隔缺口外面上坡，约有七八丈，方始合拢。大群石螭在前，那形似蜈蚣的恶虫，本来自成一队，随同乱窜，及至上了口外崖坡，便夹在大群石螭当中，两面各空出一条，形成一个个字，又象一柄颠倒的叉尖。只两翼稍微往里收缩，由当头五六个大螭石率领，迎面窜来。

这时外面象群，冲破土崖，惊退回来，分向两旁小队之中，业已立定，崖前一带，涌起来的沙尘，也快停歇，看得毕真。众人见那刚冲塌的裂口，也有好几丈宽一条，离开前端象群，约有十丈光景，大量毒虫，本似潮水一般涌到，正对口外，宽约十多丈，长达好几十丈的大片崖坡平野，全被

布满，看去墨绿绿的，除却当中形似蜈蚣的恶虫，四边一圈空隙，真看不出一点地面。那东西又象蜈蚣，又象穿山甲，通体五色斑斓，萤光闪闪，映日生辉，看去比石螭要小一半不止。长只数尺，但那形态更加狞恶。动作之间也更刚劲凶猛，大群石螭，似都怕它凶威，并还受制，只管随同前进，将它这一群，夹在当中，一个也不敢接近。石螭最长的，约有一丈左右，比昨夜所遇短小一点，奔驰起来，窸窣窣窣之声，震得山摇地动，仿佛一个箭头形的狂潮，转眼就要射到，众人看出利害，下面象群，虽已列阵相待，但是这类恶虫凶毒无比，非但口喷毒气，多么高的崖壁，只要稍有依附，便和壁虎一般可以沿上，来数这多。那形似蜈蚣穿山甲的，看去更比石螭利害，一个不巧，被它窜上峰来，如何能当，老人阿庞正下密令，命众人先在峰顶，点燃几支火把，将昨夜所剩火把火球，分持手内，以防万一。前面大群石螭，业已涌到缺口外面，离口还有数尺。当头几只最大的，似知对头，已有准备，早就连声怒啸，走得也慢了下来。这东西真个奇怪，为首恶虫只叫得几声，后面的便相继应和，一路叫将过去，来势立缓，忽然停住，全数不动。当中蜈蚣形的恶虫，也停了下来，相持了一会，尘沙歇处，远望过去，宛如一个十多丈长，两头尖的枣形阵势，四边一片墨绿，更无杂色。当中凌空嵌着一条五色斑斓的大枣核，密层层将那一带地面遮住。恶虫的凶睛，蓝晶晶的，又大又亮，开阖不已，仿佛一片椭圆形的墨云，上面嵌着千百点深蓝色的繁星，一齐闪动放光，映着朝阳，更成未有之奇。

众人均知象和毒虫，必有一场惊险无比的恶斗。起初大象群，立在地上，虽未转动，偶然头尾还在摇晃，自从恶虫涌近口外，不再前进，成了相持之势以后，所有象群，直能

泥雕木塑一般，呆立当地，各将长鼻，做一圆昂首卷起，丝毫不见动转。双方都似知道仇敌利害，谁也不肯当先发难。这么声势浩大的猛恶场面，竟会悄无声息。大家心皆，均极紧张，各以全神注定下面。方想，这两起猛兽毒虫，搏斗中必不止一次，否则，不会这等神气，直和受过训练一般。忽听前面，石螭群中，又在窸窣乱响。定睛一看，原来当中土穴许宽一片，由为首几只最大的石螭起，不知怎的，忽然周身抖颤起来。跟着，后面的石螭，便缓缓掩盖上去，压在前面的石螭身上，叠将起来，移动缓缓，抖得也更厉害，石螭叠塔一般。不消片刻，叠起一个半圆形的穹顶虫堆，叠过四五层以后，底层为首大螭，方始停止抖颤。后面上来的，却以胆怯异常，凶威尽敛，周身皮鳞，一齐颤动，缓缓上爬，口都不张。有的连凶睛也都闭上，各夹在身下两螭之上，抖个不停，直等身上，又有同类压到，加丁两三层，方始回复原状。后来的更似迫于无奈，没有爬到前头，便是俯首俯住，不肯前进，渐渐成了一条三四丈长的斜坡，众人先还不知留意，看出方才凶睛怒凸，巨螭高张，那么猛恶的形态，这时全都垂首丧气。伏在同类身上，恨不能把整个身子，压到地里面去，没有一条，稍为欠身，两边恶虫，也都现出抖颤胆怯神情，越是上面未压有同类的，抖得越凶，只离开当中虫堆较远的石螭，还是原状，可是额上凶睛，不朝前看，多半斜颈当中，和身后一面，但无一虫回头，心正不解，微闻螭螭喧中，另有一种嘘嘘之声。再细往前一看，原来大群石螭，本是一个枣形圆阵，当中一小群形似蜈蚣穿山甲的恶虫，为数共只二三十条，不及石螭十分之一，独居中央，仿佛三军主帅一般，本来四边空出一圈，这时，前端石螭，往前叠成一条斜坡，地面已有不少空出，嘘嘘之声，便是这类

恶虫所发。两旁和身后的石螭，还是原样，恶虫前面这一群，却似恐怖已极，纷纷往前面同类身上爬去，看神气好似迫于无奈，非但通身抖颤，动作也慢，有的中途似想停歇，看那意思，顶好被压在同类下面，无奈起得较迟，已被捷足先登。闻得身后嘘声，又不敢停，动作越慢，越发爬向上层，结果，前面象个圆形矮墙，由顶往后，成了三四丈长一条斜坡。当中恶虫，还在嘘嘘怒啸不已，再看象群，也似全身都在用力，双方大有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之势，双珠心细，早就联合了双玉、路清，和十几个勇士，拿了火球毒弩毒镖之类，比准下面，只等看清形势，相机而发，见那当中那群恶虫，周身皮鳞坚厚，头有极锋利的触角，腹下生有两排短爪，上还有钩，可以伸缩，比触角还要锋利，分明这类恶虫，比石螭要凶得多。正代象群愁急，前面嘘声止处，当中那群恶虫，本是昂首怒啸，声低而急，听去刺耳。腹下两排利爪，齐向外翻，一条条伏在地上，忽将前半身，往里一缩，前面十来双短足，立时密层层缩紧一起，刚看出那东西，身后长尾，仿佛是个累赘。猛瞥见日光之下，花绿绿二三十条彩影，顺着那片石螭搭成的斜坡，飕飕连声，对面窜来，势子又猛又急，同时又听石螭惨啸之声，因其来势太猛，众人方觉不妙。心中一紧，还未看清，忽听霹雳连声，眼前白光连闪，宛如千百条银虹，乱箭也似，映着日光。在峰下面，满地交织，朝前猛射，轰着一阵大乱，惊天动地，震耳欲聋，原来当头二三十条恶虫，就这晃眼之间，已由石螭所搭虫堆上，箭一般照准前面象群，迎头窜到，本意是借这条石螭搭成的坡道，比准象头斜冲过来。因吃了身后长尾的亏，全仗前半身，一伸一缩的弹力，腹下两排利爪，锋利非常，力大无比，所过之处，随同两排利爪，猛力拨动，往前

急窜。上层石螭，那么坚厚的皮鳞，全被利爪抓裂，皮开肉绽，腥血四流，越是前面的石螭，受伤越甚。内有几只，只管双爪抱紧下面同类，因恶虫力大无比，又是一个直劲，竟被连身抓起，往后倒翻，来势端的猛恶已极，眼看窜离象群，不过两丈光景，前面大象，各将巨鼻一扬，鼻孔内立有一股极强烈的水箭，猛射出去，恶虫除长尾是它的缺点而外，无形中又吃了相隔太远的亏，本身不能跳高，只这猛力一冲，已成强弩之末，这群久经高人训练的大象，早就蓄好全力。鼻中所吸的水，又有专一克制毒虫的药草在内，好几百股水箭，宛如惊虹电射，恶虫怎禁得住。后面大群石螭，以前原吃过亏，性又凶狡，虽然复仇心重，又受恶虫逼迫，成群来此报复，无奈对头所喷水箭，是它克星，上来停在口外，相隔这远，不敢再近，便因嗅到药味之故，只为同来毒虫凶恶，又因天性强悍，才知利害。石螭又最怕它，平日虽同栖息，稍一触怒，吃它用头上尖角，顶住咽喉要害，腹下两排利爪，钩紧胸前那条细缝，猛力一分，立时撕裂，腹破肠流。恶虫不退，不敢回身，只得停在那里，进退两难。相持了一阵，后面恶虫凶威暴发，因其不能跳高，只知照着惯例，强迫石螭搭成一条斜坡，使其进攻，以免象身高大，不能冲击对方咽喉要害。没想到相隔太远，对方又有准备，当时打翻在地，一阵极浓烈的药香，随同千百股水箭飞舞中，将峰前大片地面，全数笼罩。前头石螭，有的还被水箭打中，当时周身绵软，昏醉在地，这一面却又上风，所有石螭，全都闻到药味。又见恶虫，横在地上，本有一半昏醉。两旁群象，再一拥齐上，纷纷践踏。有的用鼻卷起恶虫，后面长尾，朝前甩去，一抛就是好几丈高远。恶虫最要紧的所在，便是尾中心一段，稍为用力一夹，凶威全失，便未为药力

所昏聩，也禁不住。内有好些巨象，均知制它之法，和恶虫的短处，牙齿又长又大，比刀还快，上来照准它的头颈，和尾上痒包，用象牙猛扎，那么凶毒之物，转眼死光。大群石螭，如何还敢停留，纷纷掉头乱窜，象群也同发动，一齐随后追去，有那被象追上的，还想反抗拚命，不料当头追的大象，鼻孔里的药水，多半不曾喷完，长鼻一挥，水花飞溅中，石螭头上，只被喷中一点，逃出不远，便四肢无力，窜伏地上，象群追到，长牙巨蹄，同时并用，一阵乱踏乱扎，全数弄死。

峰上众人，全都看出了神，正在呐喊欢呼。峰下象群，本做月牙形，城墙也似，将小峰围在当中，左右各有两群，仿佛犄角之势，山中猛兽，竟有这类动作，宛如行军列阵一样，已是奇怪。这一追赶恶虫，更看出是受有训练的大象，原来象群追到口外，便往两面展开，成为一个反弧形的阵势，由大而小，包围过去，眼看越缩越小。大群石螭，业已退到来路森林里面，象群追势也越来越慢，但却追随不舍，遇见走单落后的石螭，便是踏死。再往前进，到了林外停住，另外还有一群，好似刚刚赶到，全都扬着长鼻，由斜刺里驰来，抢到前面。在森林边界上，到处喷水，喷完，各自昂首呼啸了几声，忽同四散分开，往来路这面，退回了一段，走过当中一片无草的石坡，停立下来。有的昂首朝前张望，不时扬鼻向空闻嗅。有的随意游行坐卧，悠然自得，正想，林中藏有这多猛恶的毒虫，就不由此通过，前途也难免于遇上。猛瞥见先那两只翠绿色的山鸟，忽由头上飞过。鸦鸦想起前事，方指空中咒骂。忽见前面树林中，起了一股黑烟，老人方喊，林中火起。跟着又有五六处火烟冒上，转眼烈焰腾空，满林火发，最奇是那片树林，虽不似来路森林那

么繁密阴森，上面没有极厚的树幕，看去也颇茂盛，虽未看出什么树木，生得也极茂盛。照例这类充满生意，枝叶碧绿的树木，就是遇到火山爆发，除却整片坍塌，也要隔上些时，被火烤干，才能全部点燃，火势不应发得太快，应由枯木死树，先行烧起，上来烟多火少，决无转眼全红之理。不知怎的，当日这场火却是特别，上来先是一处冒起浓烟，跟着又起了八九处同样的火焰，共总不过顿饭光景，火势越来越旺。转眼满林全燃，烈焰上腾，全部燃烧起来，火势之快，简直出奇，林中早就起了骚动，隐闻各种野兽毒虫，吼啸之声，远远传来，但未见有一个生物，逃出林外，后来整片树林，均在烈火浓烟笼罩之下，火势业已高起十余丈，满空火蛇飞舞。众人正恐那火，越烧越宽，蔓延开去。忽然看出前面树林，地方并不甚大，大体宽约数十丈，深只三数十丈。再往前去，好似一片洼地，三面均是石山包围，当地因在高原之上，有这一片树林挡住，起初没有看出，直到烧过一阵，方始发现，整片树林上面的枝叶，已快烧光。下面树干，还在烧之不已，火光照处，仿佛那是一片袋形坡谷。前面两山对列处的树林，便是袋口，袋底深藏在树林里面，地势到此，形成一个又宽又大的深沟。另外虽有不少树林，相隔较远，中间仿佛隔着一段，当日风又不大，所以这么猛烈的火势，只烧前面一片。再往前去，并未波及，形势甚奇，两边崖上虽有一些灌木野草，有的被火引燃，有的一烧就光，乘着后面崖坡，烧将下去，火势并未起来，只见一些黑烟，在崖后面，微微飘动。众人正说，只要没有大风，不致闯出烧山大祸，忽见口外石崖上，那千百只大象一同昂首，向天长啸。双珠姊妹，方疑又有变故，忽见相隔火场较远，斜偏上风一面的危崖上，驰来十多只大象。当头一只白象，上坐

一人，身材似比常人，高大得多。胸前还抱着一个幼童，身后还有两只大象，也各坐有一人，十分眼熟。定睛一看，方自惊喜交集，耳听众野人，惊呼之声，潮成一片，原来当头白象上的小人，正是龙都，因身后所坐壮汉，身材高大，相隔又远，看去显得人小。后面两个骑象的，有一个正是阿成，料知这多象群，均是当头大汉手下，阿成、龙都多半昨夜，私往前途探路，与对方相遇。看二人骑象同行，精神甚好，分明对方并无恶意，不禁惊喜交集。双珠姊妹和路清，均想迎上前去，老人阿庞，连忙拦道：“女儿们且慢，事情还拿不定，这些大象猛恶非常，稍为激怒便是祸事，可恨未来时，我向它们问路的两个老苗，我平日对他极好，交情甚深。只说蜈蚣谷出口内外一带，最是危险，必须算准时刻，照他走法，才可平安无事，左近有一白象林，住有山神，养有大群神象，遇上必死。所以这一带，必须避开，有许多话，和详细情形，均未明言，我活了这多年，从未见过一个真的天神，向不肯信这些鬼话，又因他一面叫我过时小心，不要冒犯附近山神，惹出杀身之祸。并说：山神虽只两个，发起怒来，随手一挥，无论带有多少人，都被杀光，一个也难活命。一面却又可在所说花林之中，歇上这些时再走，许多话均不近情理，因此不曾追问，就是到此以前，听到头上说话，不见人影，也只当是妖巫闹鬼，没想到别的，你看阿成、龙都神气，虽不象吃过苦头，事情到底难料，象背上共只两人，这许多大象，均似听他吩咐，说好便罢，稍有误会，便难应付。我们这些人，死上一个也是冤枉，我料老苗，由此经过，先后有好几次，所说山神，便是象背大人，他们也必见过，不知何故，不肯明言，累我们耽搁这一天，有无变故，还不知道，真个可恨，如早晓得此事，来路我必准备，只须在日落



以前，由崖顶穿过蜈蚣谷，率性天明前出口，守在旁边，等候象群过去，连那花林，也不再进，拚着多受一点辛苦，赶出三四十里，避开所说白象林这一带，再行歇息，哪有这些枝节，来的决非什么山神，苗人所说，虽是鬼话，象这样身材高大的人，到底不曾见过，气力多大，我们也都不怕，最可虑是，他有这多象群，不是人力，所能抵敌，这类猛兽，非但性灵，又极忠心，最是记仇，附近是否还有，也不知道，我们只要和来人，稍为不合，有了敌意，那就麻烦已极。一旦动手，必有伤亡。就算我们能够杀将出去，只要伤它几只大象，它便成群，连明带暗，跟踪掩来，休看它们，身子蠢重，动作却极灵巧，往往拖到你的身旁，还未警觉，又最合群，仇恨一结，追逐不止。我们多高本领，其实不能不饮不食，永无休息，它却力大性长，成群来攻，随时都要防备吃它的亏，岂不讨厌，并且象群那多，也决不容你走近它的身旁，不必忙此一时，以防你们汉人，言语不遁，万一引起疑心，多生枝节，反而不美。”

说时，双珠等三人，虽已看出对方，决无恶意。龙都见了自己。还在扬手招呼，阿成却无动作，也觉三人，所说有理，又被拦住，不便不听，刚刚停住，老人话也说完，忽见方才飞去的那两只翠鸟，飞将回来，正由峰旁飞过，到了众人头上，飞翔了两转，忽然朝下笑骂道：“老野人，你晓得什么呢？只有你们的话，才不好懂。你们人多，想欺他们好人，少时我叫大象，用鼻子卷你。”另外一只，又骂鸦鸦小鬼，不是好人，转眼叫你<sup>知道</sup>利害。二鸟相对飞鸣，所说竟与人语相似。并且还是汉人口音，众人才知先前几次所闻，均是这两只能说人言的翠鸟，并非山精野怪。双珠暗忖，此鸟既通人言，所说又是汉语，可见大汉也是汉人无疑。心中一

动，再一回忆方才象群与毒虫石螭，恶斗经过，越料来人，不会存有敌意。即使有什误会，也说得明白。只是阿成，和大汉一路，骑象而来，走得颇缓。那千百只大象，见了主人，再一迎上前去，大汉好似群象有功，欲加慰勉。每遇一只，将头和鼻伸过，均要伸手，抚摸两下。四面均被包围，更多耽搁。阿成随在大汉身旁，目光虽然望着自己这面，丝毫没有表示，手都不曾抬起。另外象背上那人，紧随阿成之侧，又似防守神气，眼望前面大火，虽未往外蔓延，火势仍极猛烈，风却不大，先后经过，已多半日，日色早已偏西。众人心情紧张，全都忘了饥渴。双珠等三人，方觉骑象大汉，心意还是难测。照这样群象围拥，沿途抚摸象头耽搁，不知何时，才能走到。幸而老人阿庞，料得不差，否则，自己等三人，如其迎上前去，隔着这大一片象群，也无法走到阿成身旁。这类野象，性均猛恶，如用轻身功夫，由象背上，飞越过去，难免发生误会，象鼻又长，见了生人，再一群起来攻，就算闪避灵巧，不去伤它，看它动作那么轻灵，也难应付。又等了一会，双珠忍不住朝阿成挥手招呼，一面和双玉、路清商计，各料对方心意，均说来者只是汉人，便可无虑。那两只翠鸟，忽又由崖上飞起，朝大汉箭一般投去，口中叫了几声，象群欢啸声中，也未听清叫些什么。双珠暗忖，此鸟真个灵慧，比鹦鹉还通人言，十分可爱。鴉鴉早经二女止住，不令再骂，本心也是喜爱那鸟，正在指点，说二鸟是大汉所养，双方相隔，仍有一二十丈。来人离开口外斜坡，虽不甚远，但是四外象群包围，仿佛每一只都想主人，加以抚摸。还未挤近身前，一条长鼻，已朝大汉伸去。和阿成并骑同行的一个，身材只比大汉稍矮，也是如此，密层层挤作一团，来这两个大汉，也似爱极那象，恨不能每一

个都要摸到才罢。一时前后好几十条长大象鼻，做一圆圈，此去彼来，伸向两大汉的身旁，拥挤不动，越走越慢。为首大汉，不时哈哈大笑，偶朝峰上众人，看上两眼，似未十分在意。众人因奉老人阿庞之命，决计静以观变。除双珠姊妹等三人，刚刚挥手，朝阿成打招呼外，俱都注视前面，无一言动。等到那两只翠鸟，飞向大汉肩头落下，叫了几声，忽听洪钟也似，一声巨吼，大汉身旁的象群，立似浪花一般，纷纷四散。缺口一面，转眼空出，尘土还未停歇，当头一白两灰，三只大象，载了大小四人，已飞驰而来，疾如奔马，转眼便到峰下，两大汉便在象背上，立将起来，动作轻快已极。

## 第四十章 患难失同怀幸脱波臣联美眷， 恩情深异类送来灵药饷奇婴

众人见那两个大汉，乃是一男一女，都穿着一样的装束，各披着一蓬短发，上身一件兽皮制的短装，背心也似，两膀全落在外。下面一条皮裙，短只齐膝。另外加上细藤野麻织成的长布，斜绕肩膀之间，肩插长弓长箭，和两三枝梭镖，腰间挂着一条寸许粗的长索，也是麻制。这一立起，越发显得身材高大，比最长的野人，也要高出两头。看年纪不过二三十岁，全都生得浓眉大眼，阔口隆鼻，体格粗壮，皮肤略带红色，手脚更是粗大，露出在外的腿臂筋肉，均和蛇盘一样隆起。一望而知，力大非常，人虽生得威猛，五官却颇端正，不带凶横之相。对众野人，虽未露出敌意，却似微现轻视。先立在象的头颈上，朝着众人，看了几眼，忽指路清问道：“你是汉人么，怎会和野人一起，是否入山采荒，

被他们掳去？这两个汉家女子，是你何人，有丈夫没有，要说实话，不必胆怯，有我兄妹在此，他们决不敢于加害，这伙野人，可通汉语，也要明言。”

路清等三人一听，便知来意不恶。又见阿成，坐在象背上，似正好笑，不敢露出，目光注定双珠身上，一言不发，仿佛盼望什么神气，越知遇见汉族中人，听那口气，分明误会三人，被野人掳去，意欲解救，越发心定。路清侧顾老人阿庞，面现怒容，恐其不快，当先开口，生出枝节，忙答：“我名路清，此是我妻符双玉，另一个是她姊妹。”双珠见大汉，听到末句，斜顾阿成，忙接口道：“二位山主，不必多疑，那象背上人，名叫阿成，乃是我久共患难的未婚丈夫，这位老人，是我姊妹义父，他们所居，离此极远，与寻常野人不同，非但最通情理，人更义气，智勇双全，决不怕死，此次误入宝山，便为护送我夫妻四人，和新收的两个子女出山之故，不过，说来话长，如不见弃，请容我们，下峰一谈如何？”大汉闻言，意似惊奇，出于意料，先将手朝后一挥，女的一个，便朝阿成笑说：“果然是真，不管你了。”阿成笑答：“我早知二位山主，不会怪我，他们就要下来，我在下面等候罢”。说罢，大汉一拍象颈，叫了两声，便同纵下，三只大象，全往口外，缓步走去，大汉到时，口外千百只大象，有的分而复合，和早来一样，排成好几层，一齐昂首向内，大有准备待机，只等主人，一声令下，便要冲进神气。有的两旁闪开，不知何往，等到大汉，吼了两声，纵落地上。外面象群，也各转身后退，缓缓走开。双珠姊妹，忙向老人阿庞低语：“请其率众在上稍待，等把来意说明再下，以免对方轻视。”说完，转身向外，正朝路清，暗使眼色，意欲就势施展轻功，表示自己，本领高强，不是好欺。待要纵起，忽然

觉着，口外象群，好似少了多半，再往两头一看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原来大汉，虽只男女二人，入内答话，实则，暗中早有准备，除口外象群，正面列阵相待，稍有不合，便即进攻而外，另外还分出多半，由谷中两面掩来，已快走进，相隔最近的，不过六七丈，刚刚得到号令退去，那么长大蠢重之物，来势却极轻巧，善于掩藏，贴着崖壁和谷中树木遮避，悄悄掩来，直到大群后退，方始发现，这么猛恶的大象，驯练得如此灵巧，不知用了多少心思，难怪以前走过的生苗，当它天神看待。如非眼见，耳闻决不会信。心中惊奇，因这两个男女巨人，对众野人，便无恶感，也颇轻视，惟恐相形之下，使老人和同行壮士难堪，有意卖弄，先朝对方，把手一拱，笑说：“二位山主，不要见笑，我们人小，此峰太高，说不得只好献丑了。”说时，初意这两个大人，不过身材高大，勇猛多力，决不会什武功，欲使看重，便好说话，不料对方，竟知他的用意，男的微笑未答，女的已开口道：“我已看出你们三位，必有本领，正想见识呢！”双珠闻言，心方一动，不料双玉心急，业已当先纵起，路清紧随在后，只得施展师传轻功。双足在崖石上一点，特意纵得又高又远，三人都是一个黄鹞冲霄，起向空中。然后两手一分，头下脚上，盘空而下，改作飞鹰掠兔之势，离地还有丈许，两个风飘落花，一个惊龙掉首，三人相继纵落，轻巧巧并立在男女大人的身前，相去约有数尺，女的已赶过来，一手一个，拉着双珠姊妹笑道：“你们姓的是那一个符，如何会有这高本领！”双珠把姓说了，男的也凑过来，惊问道：“我听那夷人说，你家世代行医，又是姓符，那在江对面万花谷行医的，是你一家么？”三人闻言，越发惊奇，刚呆得一呆，男的接口又道：“你们不必多疑，如与万花谷符老太公是一家，我们就

是自己人了，我祖母便姓符，是那位老太公的妹子，你知道吗？”

双珠姊妹闻言，猛想起祖父当初逃难时节，本是兄妹二人，因防仇敌，追踪杀害，女扮男装，同往野人山内外，夷苗墟洞中，以行医为业。彼时尚未成年，有一次遇见山洪暴发，祖姑滑跌水中，眼看顺流而下，被山洪卷入大壑之中，由此往来寻访多次，连尸首也未寻见。当地又在野人山的深处，无心迷路，误走到那里，寻了几夭，见无踪影，独个儿历尽艰险，方始觅路走出。以后几次入山，原路已迷，只当人死水中，每一想起，便自悲痛。不料竟在山中嫁人，留有子孙，只不知对方，怎会晓得万花谷后来隐居的事，当时惊喜，出于意外，忙即告以前事，大人兄妹，一听果是一家，越发欢喜，亲热非常，忙请三人，坐在旁边山石树桩之上，互谈前事。双珠姊妹，断定无妨，料知众人，饥渴交加，当日反正是走不成，先告对方说，老人如何好法，不可轻视，再请老人发令，先命众人，饮食起来，大人兄妹，一听众人腹饥，便说：他那里食物甚多，请众同往。双玉笑说：“我们谈话要紧，并且赶路心急，没有多少时候耽搁，就在这里边吃边谈吧。”大人兄妹，也未再说，女的忽然起立，朝象群叫了几声，立有八九只大象，顺谷径往前驰去。三人也未在意，龙都早被大人放落，鴉鴉也是援绳而下，一同凑将过来。双珠也将阿成喊来，与大人兄妹相见，一面互问经过。

原来双珠姊妹的祖姑符绿梅，因随兄长，往来苗墟，误走野人山深处，路遇山洪暴发，被急流冲走，卷到一条大壑里面。当时风狂雨暴，水流甚急，转瞬漂出老远，决非人力所能救起。符绿梅虽是家传武功，但不甚高，水性尤为平

常，只在逃到苗疆以后，随同兄长，往来大江两岸，学了一点，这样猛的急流，怎禁得住，满拟必死，在洪涛中，一路翻滚，浮沉了许多次，眼看越漂越远，人已不支。忽然捞着一根刚刚折断的树干，又漂流了一段，忽被一少年救起，那人姓文，乃宋末忠臣文天祥的子孙，上辈因避元兵搜杀，又怀亡国之痛，辗转逃亡，隐入野人山深处，一条幽谷之中，先以打猎为生，勉强捱命，受尽辛苦艰难，最后开出一些田地，又偷偷去往山外，运来耕具，由此安居下来。因奉祖先遗命，无论多么困苦，不许出山谋生，去做仇敌臣民，倘是子女极少，谷中又只二三十亩可耕之地，出产不多。后又来了一家，因避元朝暴政，逃荒入山的义士姓常。从此两家子女，互相婚配，文家固是人口稀少，常家也是如此，似这样过了好几百年，平日除耕猎谋生外，便教子女，读书习武，所说均是汉语，中间探出林中种族部落甚多，凶野异常，先颇忧虑，仗着所居地势隐秘，相隔生苗野籬的部落甚远，防御尤为周密，本领又高。自从两家同隐以来，竟未发生什么大的变故，这年因觉林中生苗野籬，迁移不定，附近常有踪迹，心中忧疑，两家男女老少合在一起，不满十人，多高本领，也敌不过人多，有些胆怯，正在日夜防备，打不起主意，忽然山洪暴发。附近野人，全都逃光，少年名叫文永，本是出来窥探踪迹，发现水中有人漂来，先还当是前见野人，后来觉着装束不似，救起一看，竟是汉人，喜出望外，便将绿梅救到山中。恰巧常家这一辈，只生了一个男子，父母正为儿子婚姻发愁，另一面绿梅见他少年英俊，彼此情投意合，便结了夫妇。文、常两家，虽因世代隐居山中，身强力健，习于劳苦，都有家传武功，体格仍和常人一样。绿梅不久接连生下三子，两家父母，均觉此后人口可以增加，正在

高兴，突然发生地震，共只逃出两小夫妻，和一个周岁的婴儿。绿梅思念兄长，以前几次强着丈夫，一同查探乃兄下落，均未如愿。等到儿子长到十来岁上，正和丈夫商量，同往山内外苗墟之中，访问下落。先是文永，误中瘴毒死去，只剩下母子二人，又不认得出山道路，如何往寻。在另一山谷，崖腰石洞之内，苦挨了些年，连经艰险苦难，人已衰弱不堪，再想出山寻人，越发无望，幸而爱子文烈，生来力大体健，纵跃如飞，差一点的猛兽，均非其敌，乃母又是文武双全，当时教导，劫灰中寻出的兵刃暗器又多，还有两枝无意中寻到的火枪，和一袋火药。林中兽蛇，均难侵害，这才保得无事。

绿梅年老，越发思兄心切，又因爱子年长，将来难于寻觅妻室，照自己的估计，平日兄妹情厚，乃兄为避异族侵害，必借行医，隐迹野人山内外苗墟之中，就他误认妹子已死，不再设法搜寻，按理自己也能寻到，可是前些年，接连几次，远出查访，不是所去苗洞，以前不曾到过，便是对方，人多凶野，只能暗中窥探，无法近前。守了多日，不见踪影，还几乎被凶苗发现，送了性命，只得逃将回来，似这样，母子二人，常守林中，终非了局。丈夫死前遗嘱，又有无论如何，不许出山的话。正在日夜愁思，并将心事，常和爱子商计。文烈忽有奇遇，先救了一个少女，年只十四，乃是相隔当地数百里的白夷之女，父母双亡，被山中生苗，掳去为奴，受苦不过，乘人睡熟，挣断身上锁链，日夜乱窜，逃到当地，业已饥渴交加，筋疲力尽。附近毒蛇猛兽又多，成群出没，先已遇到两次奇险，幸得逃生。再往前走，业已不能支持，昏倒在地。旁边一只野猪，正奔过来，总算文烈，来得凑巧，将野猪杀死，喂了一些饮食，虽然缓了口



气，还是无力行动。同时林中还有不少毒蛇猛兽，相继惊动，分两三面扑来，文烈见势不佳，仗着力大身轻，机警绝伦，忙将少女抱起，逃了回来。这一带虽然林木较稀，透光之处甚多，并有溪流温泉，但是偏在黑森林的深处，四面均有危峰绝壑隔断，比以前祖上所居山谷，还要幽险，休说山外来此采荒的人，便是林中潜伏的各种野人，也从无一人走到。母子二人住的山洞，又是离地三四丈的一片峭壁，便文烈也用草索攀援上下，多猛恶的蛇兽，也无法侵害，照样种着十来亩山粮。绿梅又善耕织，加上打猎所得，非但吃穿不尽，因是林中险阻太多，共只两人，虽积有大量兽皮，兽骨，珍贵药材，无法运往山外交易，俱都堆在那里。绿梅每日都为爱子人已成长，无处娶妻，兄长不知存亡，娘婆二家，只此一点骨肉，想起发急，平日多病，一半也由于此，及将少女救回，本就动念，又见夷女早熟，人甚灵巧，又善力作，因感救命之恩，对于文烈十分情厚。爱子也颇爱她，过了一年，问明双方人意，使其结为夫妇。绿梅的病，十九由于悲苦愁闷而起，经此一来，心事去掉多半。夷女人又聪明能干，无论说话做事，一学就会。小夫妻又有孝心，成婚之后，觉着母亲，多年劳苦，一身的病，再三劝告，稍为费点劳力的事，都被劝住，不令下手。绿梅心里一宽，病本逐渐养好许多。后又发现两种有补益的药草，采服之后，越发一天比一天强健起来。

光阴易过，一晃又是好几年。两夫妻常听母亲说起自身来历，和国破家亡之痛，悲愤已极，曾想出山，探寻舅下落。这时绿梅年老，反多顾忌，越看事情越难，想起丈夫在日，为访兄长下落，几次涉险，几乎送命，爱子性又刚猛，恐其无知，还未出山，便为大群生苗野饕所伤，再三禁止，

令其随时留心，不必远出犯险。一面力囑，非但本来语言文字，不可忘记，将来生有子女，也须教以汉语，和自身来历，因两小夫妻成婚多年，并未生养。正在盼望，夷女忽然怀孕，经过一年多，眼看肚皮越来越大，早已过期，不曾生产。绿梅母子，均通医理，并还识得许多药性，一看脉象，却又极好，正想不出那是什么原故，怎会怀孕一年多，没有动静。这日文烈无意中，忽又救了几只大象，原来左近林中，近来不知由何处，迁来不少大象。文烈生长山中，曾听父母之教，深知兽性，这类野象，力大无比，猛恶非常，心却灵巧，除却遇到走单的疯象，寻常不去惹它，轻不害人，先是避道而行，不去犯它，后听母亲说那象牙，珍贵有用，可制不少器具。又知大象脱牙时，大都走往隐僻之处，掘地掩埋。看出内中两只，快到脱牙时期，意欲掩在那象背后，等它埋好走开，下手偷取，刚刚掩往象群聚集之处，便听群象悲嘶，形态有异，掩往附近树上一看，好几十只大象，聚在一起，隐闻林中骚动。另有数十只大象，低头跑来，到了当地树下，俱都不动，有的目中还在流泪，忽然声息全无，仿佛有什事情发生，带出恐怖神情。为首几只大象，并由象群中，缓步走往左侧一株浓阴密布，又高又大的巨树之下，跪伏在地，内中两只大白象，并还似在发抖。文烈因爱妻，肚皮越大，乃母恐动胎气，不令同出打猎，又因此举，危险非常，偷象牙时，如被野象发现，反身来攻，追逐不舍，从此成仇，遇上便须一拚。日前乃母，再三告诫，出时只说出去打山鸡野鹿，故意还把猎枪带上，肩上挂着弓箭，腰间插有刀和梭镖，胆子又大，见此情势，虽然奇怪，并未在意。看了一会，见那象群，都是垂头丧气，挤在一起，与平日满林乱窜，自在游行，迥不相同。前面几只大象，又是那么臃

伏在地，一动不动，仿佛有什管头。心方奇怪，猛觉大象跪伏的大树上，枝叶无风自动，接连两次，阳光恰巧斜照树上。定睛一看，树枝里面，毛茸茸的，伏着两团黄影，先前林中骚动之声又起，刚听出不是后来象群走动声息，也未见有一象再来，照着平日经历，料知方才听错，象群来路那面，必有猛恶之物，心中一惊，忙将火枪，端在手里，响声忽止，又隔了一会，日色已早偏西。黄昏渐近，心正不耐，忽听两声丁零零的清啸，甚是震耳，山侧面树上发出，生平从未听过。跟着便见树上纵落两条黄影，看去形似猩猩，身子不大，通体金黄，脑披长发，目光如电，身后竖着一根铁钩也似的长尾，尾梢上还生着一丛长毛，钢针也似，动作快到极点，当头一只，高还不满三尺，刚朝旁边大象头上纵落，那象宛如待死的羔羊，并无丝毫抗拒之意。形如猩猩的怪兽，刚把那比身还长，刚劲如铁的臂膀抬起，猛伸利爪，待要抓下，又是丁零零一声极清越的急啸。第二条黄影，本由树上，跟踪飞落，待朝另一只大白象头上，纵扑过去，忽和飞鸟一般，凌空斜飞，箭也似急，改朝自己对面草树丛中扑去，前一只怪兽的利爪，业已抓向大象头上，那么坚韧的象皮，竟被抓穿，鲜血四流，那象坐听仇敌残杀，痛得周身乱抖，丝毫不动。文烈见那老象，快要脱牙，早就看中，由不得生出同情，再见怪兽，那么凶恶，越发激动义愤。自恃身带刀箭，均经毒草炼过，多么利害的蛇鳞猛兽，刺中必死，怪兽只得两个，人又性暴胆大。正准备先给怪兽一个下马威，将其镇住，再放毒箭毒镖，免得这东西，动作太快，吃它的亏，这样猛恶的大象，俱都怕它，想必利害，便是一枪，打它不中，也可吓它一跳。谁知枪还不曾发出，眼前黄影连闪中，先那一只，也长啸而起，同朝对面，飞扑过去，

目光到处，刚看出草树骚动中，飞也似驰来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，生得又高又大，獠牙狰狞，目射碧光，又象大人熊，又象恶鬼的东西，忽又听远远传来一声清啸，象是人在叫喊，这两小一大，三个从未见过的怪兽，来去之势都急，眼看撞在一起，文烈那枝火枪，本是采荒的人，死后所留，十分灵巧，一扳就燃，并有两个弹筒，为了枪中火药，不知制法，平日十分宝贵，只管装在里面，专备万一防身之用，轻易不肯发出。这时因见后来那个似人非人，似怪非怪，比人高大得多的怪兽，比先见形似猩猩之物，分外显得狞恶凶猛，手中火枪，又早准备停当，同时瞥见，后来怪兽，凶睛怒凸，约有鹅蛋大小，正对自己这面，踪迹似被看破，以为后来这个，利害得多，心慌情急，动作又极机警神速，更不怠慢，把枪筒往对面一偏，立时发将出去，那火枪原是外洋特制，火力甚强，声息又大，叭叭两声大震，接连两股火烟，迅雷也似，电射而出。来的那个人形怪兽，乃是林中特产，快要绝踪的食人巨猩，力大无穷，先那两个，便是双珠姊妹等，初入森林，半夜被犀群包围时，所见屠杀凶犀的异兽山戎。文烈生长山中，无人指点，初次见到，自不知它来历，无意之中这一枪，恰巧打中在巨猩的身上。那东西初次受此重创，因未伤到要害，暂时不曾倒地，反更激怒，凶威暴发，震天价一声怒吼，待要纵起，当头一只山戎，恰巧赶到，一下扑向巨猩的头上。说也奇怪，双方大小，相差那多。照理决非对手，山偏是灵巧非常，别有打法。中途虽听枪响火发，吓了一跳，身已凌空，去势又急，无法收住，口中丁零零急啸，身仍往前扑去。巨猩前胸近肩之处，中了一枪，半边头脸，也被火药烧伤，痛极神昏，正在厉声怒吼，张牙舞爪，想要朝前扑去。不知怎的，一下抓空，山戎也未正面和它拼

斗，竟由肩头上飞过。耳听巨猩，怒吼连声。跟着便手舞足蹈，乱纵乱跳，互相扭结往来路飞驰而去。

原来山戎，灵巧无比，随同前扑之处，避开仇敌巨掌，身子往旁一偏，一面由巨猩肩头飞过。那条长尾，却就势环绕过来，把巨猩的头颈，套了两转，铁箍也似，紧紧束住。过时顺手一抓，又将巨猩的凶睛，抓了一下，看意思似已抓瞎。这一来，比先中火枪的伤，还要疼痛，巨猩怎禁得住。山戎的尾坚硬如铁，比它本身，长出一半，不怕受伤，上面缠紧仇敌咽喉，身却倒垂下去，用那一只利爪，满处乱抓，巨猩便是铁打，也是难当，仗着力大性长，凶野无比，一路厉声吼啸，震得山鸣谷应，星丸跳掷，飞驰在前面草树丛中，略为隐现，便无踪影。这里文烈，知这两样东西，无一好惹，前面怪物逃路，又有啸声传来，声清而长，半晌不绝，从未听过，也不知是人是怪，一时心慌太甚。见另一只小怪兽，起势较后，没有扑中那只大的，刚落地上，似被火枪惊动，业已回过头来。想起这东西的猛恶，和动作之快，慌不迭装上子弹，又是一枪，一面将身边梭镖，发将出去，哪知这东西，灵敏非常，一枪不曾打中，竟被避开，一溜火光，擦身而过。枪声才停，梭镖随手发出，还未打到，已吓得朝那啸声来路，星驰而去，隐闻前面，树折木断，骚动之声，一路响将过去。大的一只怪兽，本来连声怒吼，不曾停歇。忽然一声惨嗥，底下便不再有声息。下面象群，连那跪在地上的，全都争先往树下围将过来，一同昂首伸鼻，望着自己，先还疑虑，恐受象群围攻，不敢冒失下去，后见象群，都是摇头摆尾，作出亲热神态，不似有什恶意，想起母亲常说，这类东西，最是灵巧忠心，恩怨分明，也许因见自己，代它除害，心生感激。又见那只大白象，头上鲜血淋漓，血虽不再

涌出，伤势颇重，皮已翻起了两三条裂缝，身边本来带有伤药，同时瞥见当头两只大象，人立起来，一条长鼻，伸向脚底，离身只得三四尺，鼻孔不住伸缩颤动。暗忖象群如有恶意，定必猛力将树撞倒，不会这样纯善。试探着伸手往下一试，两象果然争先用鼻挨蹭，表示亲热，越知所料不差，心中一喜，人兽言语不通，使用手比，一面发话示意，象果让开了些，又试探着，纵到树下，象群都是那么纯善解意，招手就来，挥手就去，再取伤药，想代白象敷上，刚走到象旁，连说带比，没有几句，象便跪伏下来。另外两只，争先用长鼻，想把人托上身去。文烈不料象竟这样灵慧，念头一转，决计以后常来林中，和象一起，多此一群猛兽，随在身旁。打猎时要少许多顾虑。这一喜，真非小可，因天快黑，急于归告母妻。匆匆转身，正往回走，象群也随后跟来。快要到达，文烈恐所居崖下，地势仄小，象群太多，将田地山粮蔬菜踏坏，忙又回身，大声呼喝，把手连摇，不令同行。象群果然听话，转身回走，兴冲冲回到谷中一看，爱妻不知何往，乃母正盼他回去，说媳妇见你，久出不归，心中悬念，瞒了我前往寻找。方才不见她的短矛弩箭，和另一根火枪，方始得知，你两个再不回来，我也快要寻去了。文烈知道爱妻快要分娩，方才林中，又出了从未见过的怪物，心中一惊，也未详言经过，匆匆说了两句，便即往寻。

当地离开前去树林，有好几里，路也只有两条，出时只说去往西南方打猎，料知人在西南，不会是在北面象林之内。谁知一路寻去，连声呼喊，均未发现人影，最后绕往象林那面查看，也未见到，中途遇见那两只白象，看出二象，神情依恋，连比带说了一阵，告以遇见和他同样的人，千万

不可惊吓。说完连寻带喊，终无回应。天早入夜，腹中饥渴，想起出时留话，不问将人寻到与否，夜来自会回来。今日并有奇遇，有许多话，要和娘说，爱妻如回，不可再寻自己，以免来去参差等语，心疑中途相左，人已回家，见两象已走，中途又往别处寻了一转，方始走回，心想自己真笨，那象要我骑它，如何挥手令去，否则骑上一只回去，娘和爱妻见了，岂不喜欢，我也省力，还可快到，一路寻思，离谷已是不远。耳听乃母呼喊，遥望母亲，正立上面洞口，朝他这面，张望呼喊，神情惶急，料知爱妻，还未回转，否则不会如此。心中惶急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遥闻来路那面，有了响动，心疑有了野兽，同时又听乃母惊呼：“大象来了，我儿快些上来。”回头一看，共有八九只大象，由明月光中驰来，走得甚快。当头一只，似是那只受伤的白象，象背上好似有一人，心中一动，忙即高呼：“这象和儿子最好，请娘放心，不会伤人。”话未说完，便听乃妻急呼：“哥哥快来，扶我下去。”文母又在崖上急呼，媳妇怎会在象背上，人也援绳而下，文烈还不知道爱妻，业已受了重伤，急呼：“娘不要慌，这象全是好意，灵巧已极。”边说边往回跑。刚--对面，看出乃妻，横搭象背之上，白象业已停住，跪伏下来。忙即捧抱下来一看，胎包已破，下半身血水淋漓，腹痛如割，人已不支。刚刚捧起，便痛晕过去，知快分娩，崖洞离地甚高，无法援上；再说也来不及。幸而文母，平日早有准备，常时嘱咐媳妇，腹中稍有动静，便在洞中，安卧静养，不令下来，后因过期数月不产，文妻自来强健耐劳，不喜在洞中闷坐，老是口里答应，并不照办，照样悬绳上下，远出打猎。文母早就防到她万一腹中临时发动，特在崖旁浅坡之上，搭了一座草篷，本防过期日久，突然分娩，崖下常有野兽往来，虽不稳

妥，总可防备万一。不料平日怜爱媳妇太甚，对于婆母，虽是极好，人却不受拘束，白用了许多心思，仍旧远出，惊动胎气，眼前情势，十分危险，虽不知那象，怎会将她救来，看这来意，这几只大象，决无伤人之念，疑为神助，又是惊喜，又是愁急。母子二人，将文妻捧到草篷里面。跟着烧水，准备接生。文妻原因丈夫，当日出猎，过了约定时期，许久不归，心中悬念，瞒了婆母，前往探望，先到所说行猎之地，绕了一转，忽然想起，丈夫日前曾有掩在大象身后，偷取象牙之意，婆媳二人，均觉此事太险，再三劝阻，丈夫虽然答应，但是神色不对。久出不归，必是往取象牙，遇到危险无疑，心里一惊，便往象林那面赶去，不料走差了路。忽然腹中发生阵痛，越来越甚，知将分娩，忙往回跑，心慌情急，遥望旁边树林之中，象群出没，往来成群，一面又悬念丈夫的安危，微一疏忽，绊倒在地，由坡顶上往下滚落，虽只丈许远近，便被树根挡住，人却痛晕过去。

其实这时巨猩山戍，已恶斗过去，文烈也回家不久，只为两下相隔，还有里许来路，不曾遇见，似这样死而复生，痛晕过去几次。正在挣扎，往上爬走，口里连声哭喊，忽听左近树木响动，知道来了野兽，心中一惊，忙即住口，业已无及，偏头一看，四外均是大象包围，正朝自己这面走来，想起昔年，眼见猎象的苗人，被巨象用鼻卷起抛掷和践踏残杀之惨，不由胆落魂飞，连惊带痛，身旁一枝刚失落的短矛，刚抢到手，重又晕死过去。醒来觉着卧处发软，不象山石，不住上下摇动，睁眼一看，整个人身，横搭在一只大象背上，共有好几只，另有两象，紧贴在自己身旁，各用长鼻，搭向自己头脚下面，似恐滑坠，两旁护卫神气，走得甚稳。先颇惊慌，猛一抬头，瞥见月光照处，正是归途，离家业已



不远，同时想起，这些大象，比以前所见，要大得多，神态十分驯善。当中驮自己的一只，是只白象，头上有伤，所敷的药，正是婆母所配，丈夫每次出外，均要带上，那是一种药膏，想因伤口太大，还有十之一二，不曾敷遍，仗着象皮坚韧，容易收缩，业已结疤，未涂药处，却未收口，只未流血，身边恰有这类药膏，又当阵痛过去，神智稍清之际，仔细一想，觉着有了生机，照平日所闻，白象乃是神物，这许多大象，见人不伤，反把自己，驮回家去，如非通灵神象，怎会知道。伤处的药，又是丈夫所敷，不会有第二人，可见它与丈夫相识，有心解救，不似有什么恶意。心中惊喜，精神立振，胆也大了起来，忙即伸手，想取腰间药膏。猛觉身上一紧，原来旁边一只象鼻，伸将过来，将肩上所带一根火枪，和一支未失落的短矛按住，但是压得不紧，刚有一点害怕，忽然想起，当由坡上滚落时，火枪弓箭，均有皮带，系在肩上，不曾失落，背后插的几支短矛，却都散落在地，初见象群时，惊慌太甚，恰巧身前落着一支飞矛，想要与之一拚，刚取到手，还未拚起，人便晕过去。

照此情势，多半象见人已醒转，伸手腰间，心疑要取兵器，与之为敌，才有这样举动。当时醒悟，颤声喊道：“我是取药医伤，没有他意。”说时那象仍是原样，将长鼻搭向背上，仿佛不曾理会，文妻虽然出身白夷，从十几岁起，便被文烈救去，成婚已十来年，人甚聪明机警，又和文氏母子，多年相处，颇有识见，始而手伸囊中，不敢妄动，及见连用汉苗语言，说了几次，象虽不解，长鼻并未拿开，却未来按她手，仿佛最注意是那背上兵器，别的不问，试探着将装药的皮袋取出，用手打开，挖了一些，因离象头太远，还够不到伤口，正想挣扎过去，忽听象群，低啸了两声，白象便停

了下来。同时连头带脚，均被两旁象鼻，轻轻托住，移行前面，经此一来，越发明白，又见前面，便是入口，离家只半里多路，心神大定，索性把药膏，尽量取出，把白象伤处全都敷满。方说我痛得很，请快送我回家，阵痛又起，象群也自走动，勉强咬牙，忍住奇痛，偏头望着前面，刚看见婆母，立在崖洞口旁，又听丈夫，急呼之声，人便跑来，心中一喜，重又痛晕过去，等到醒转，不多一会，文氏母子，恐她劳神，正在劝说，不令开口。文烈更知象群报恩，非但不会有什变故，便是平日常见的野兽，也不敢来此骚扰侵害，只是婴儿未生，爱妻痛得死去活来，愁急万分，也不知哪里说起，正说，这些大象，都是我的朋友，请娘放心，少时再说经过。文妻忽然腹中绞痛，面容惨变，通体冷汗交流。文氏母子，知其难产，正各捏着一把冷汗。产门忽开，哇的一声震耳的儿啼，婴孩的头，已钻将出来。文母绿梅，家传医道药物现成。婴儿衣服，和各种用具，均早准备停当，忙即剪了脐带，包成一个蜡烛包，放在一旁。正在高兴，端了一碗安神定痛的药汤，与产妇喂下，殷勤慰问。文妻忽说：“肚皮里面，痛得利害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动。”文母伸手一摸，原来还有一个，竟是双胞胎。惊喜交集之下，忙即准备，产妇失血过多，已面如土色，幸而备有灵药，固住本元，减去不少痛苦，因发动以前，受创太重，就是婴儿保全，产妇也难活命了。母子二人，正在担心，总算第二个女婴，出生较易，只隔了半盏茶时，便是安然降生，恰是一男一女。产妇经过文母医治，药力发透，痛楚已止。身虽轻松许多，人已精力交敝，和瘫了一般。气息微弱，口都难开，那两个婴儿，却因怀胎日久，父母禀赋又好，生来便是体力强健，啼声洪亮，两对黑白分明的眼珠，一生下来，便东张西望，仿

佛晓事一般。这样强健的初生婴儿，文母尚是初见。母子二人，全都喜出望外，心中一块石头落地，一面却又担心产妇的安危，一直忙到天明。看出产妇服药之后，吃过两次东西，面色渐转，人也安睡，方始稍为放心。文烈才想起昨日一整天，未进饮食，恐母亲知道担心，又要去忙，请乃母上崖，偏又不肯，定要在旁照看，守在产妇母子身旁，不肯离开。恐其多劳，再三劝说，请将产妇所用饮食，吃上一些，一同并卧草铺之上，先睡一会。等人睡好，方始走出，饥肠业已雷鸣，本意自己食量甚大，前日打来一只肥鹿，尚未吃完，准备烤来饱餐一顿。昨夜忙于照顾产妇母子，外面那只大象，业已忘记，及至走出一看，象来更多，但都停留坐卧在谷口一带，野地之上，所种十多亩田地，丝毫不曾践踏，只两只为首大白象，立在坡侧空地之上，旁边还放着许多带有鲜果的树枝，上面结有许多桃子、枣子和各种鲜果，仿佛来此送礼。

文烈心中高兴，刚一下坡，象便凑近身来，伸鼻摇头，做出亲热神态。前面许多大象，也都昂首欢啸。文烈见状，越发高兴，又代受伤的白象，上了些药，匆匆吃饱，又烤了些鹿肉，送到篷内。见母似不曾睡，刚将产妇粥汤喂完，因产妇奶还未下，婴儿始而还肯吃水，后来似嫌无味，喂将下去，便喷出来，哭得更凶，力气又大。文母恐伤婴儿，不肯包紧，手脚全被挣了出来，急切间无处去寻食物，催奶的药，刚刚服下还要些时，才有奶水。即此已比常人，快了一两天，看出婴儿，饿极思食，实在无法。恐其受寒，外面又盖上一层薄棉被，婴儿越发暴怒，两双小手小脚，在被里面不住乱蹬乱舞，休说刚离娘胎，便生过四五个月的婴儿，也无如此力大。文烈又是欢喜，又是心疼，见婴儿哭得利害，忽然

了下来。同时连头带脚，均被两旁象鼻，轻轻托住，移行前面，经此一来，越发明白，又见前面，便是入口，离家只半里多路，心神大定，索性把药膏，尽量取出，把白象伤处全都敷满。方说我痛得很，请快送我回家，阵痛又起，象群也自走动，勉强咬牙，忍住奇痛，偏头望着前面，刚看见婆母，立在崕洞口旁，又听丈夫，急呼之声，人便跑来，心中一喜，重又痛晕过去，等到醒转，不多一会，文氏母子，恐她劳神，正在劝说，不令开口。文烈更知象群报恩，非但不会有什变故，便是平日常见的野兽，也不敢来此骚扰侵害，只是婴儿未生，爱妻痛得死去活来，愁急万分，也不知哪里说起，正说，这些大象，都是我的朋友，请娘放心，少时再说经过。文妻忽然腹中绞痛，面容惨变，通体冷汗交流。文氏母子，知其难产，正各捏着一把冷汗。产门忽开，哇的一声震耳的儿啼，婴孩的头，已钻将出来。文母绿梅，家传医道药物现成。婴儿衣服，和各种用具，均早准备停当，忙即剪了脐带，包成一个蜡烛包，放在一旁。正在高兴，端了一碗安神定痛的药汤，与产妇喂下，殷勤慰问。文妻忽说：“肚皮里面，痛得利害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动。”文母伸手一摸，原来还有一个，竟是双胞胎。惊喜交集之下，忙即准备，产妇失血过多，已面如土色，幸而备有灵药，固住本元，减去不少痛苦，因发动以前，受创太重，就是婴儿保全，产妇也难活命了。母子二人，正在担心，总算第二个女婴，出生较易，只隔了半盏茶时，便是安然降生，恰是一男一女。产妇经过文母医治，药力发透，痛楚已止。身虽轻松许多，人已精力交敝，和瘫了一般。气息微弱，口都难开，那两个婴儿，却因怀胎日久，父母稟赋又好，生来便是体力强健，啼声洪亮，两对黑白分明的眼珠，一生下来，便东张西望，仿

这一尝出味道，馋到极点，一面张口狂吞，一面搭嘴，仿佛鲜美已极。汁水喂完，婴儿便怒哭起来，哭得声嘶力竭，不肯停歇。男婴性更猛烈，几要闭过气去，只得把果压碎，用麻布滤过，再喂下去。果瓢嫩而多汁，挤将下来，只有极少一点残渣。汁水更清，婴儿吃之不已，不吃便哭，两个刚落地的婴儿，一顿竟将这两枚菜碗般大的果汁吃完，方始满足。睁着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珠，望着父母，笑了起来。

先因婴儿哭声震耳，性太激烈，恐其哭坏，又防乃母，刚刚去往崖洞安眠，被其哭醒。昨日连惊带急，忙了一夜，不曾合眼，老年人怎禁得住，又见婴儿，吃得香甜。周身雪白滚壮，吃时手脚乱动，不时发笑。看去那么天真可爱，玉雪也似，越看越欢喜，只想满足婴儿的欲望，看了高兴，没想到将近两小碗果汁，竟被一顿喂光。等到喂完一个，又是一个，忙乱过一阵，婴儿喂饱，笑了起来，正和爱妻，各搂一个，放在怀中。亲热细看，忽然回忆母亲睡时之意，觉着初生婴儿，如何与他吃上这多果汁，先颇忧疑。后见婴儿，活泼天真，老嘻着一张小嘴，笑个不住，似晓人意，以为无妨。再隔两三个时辰，产妇便有奶水，也就放开，等到下午，婴儿本已不再哭闹，忽然相继昏沉睡去。由此便未醒转，要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章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一章 义收巨象喜产奇婴

前文双珠姊妹、路清、阿成、龙都、鸦鸦等长幼六人，和老人阿庞，连同手下勇士，一同起身，准备横越野人山黑森林，去往花蓝家，先杀逆酋花古拉，一面联合葡萄墟诸侠，越过迈立开江，再以全力，大破平山寨，杀贼除害，先在蜈

崧谷，遇见毒虫石螭围攻，半夜由崖顶上，走往谷外，快要到达，大雾迷路，天明出看，发现阿成、龙都失踪，又听空中人语警告，众心忧疑，后来寻到白象林，深谷之中，突遇大群毒虫来攻，另一面千百只大象，也在众人困守的孤峰之下，严阵以待，跟着虫象恶斗，双方刚一接触，便被象群，事先吸到鼻孔里的水箭喷倒。为首一群毒虫，虽极猛恶，但被水箭中的药力，迷昏醉倒，全数为象群所杀，剩下许多石螭，狂潮一般，退往树林里面，象群随后追去，到了林外，停止不进，跟着，满林火起，众人刚看出那片树林，虽然繁茂，行列较稀，不似来路森林那样，结有极严密的树木。阴森森的，暗无天日，地形也象一个口袋，树林和两面山崖，便是袋口，再往前去，似还有大壑隔断，故此火势，只烧当地一片，并未往旁蔓延，风也不大，多半不会发生野烧，正谈论间，忽见男女两个大人，带了阿成、龙都，同坐大象背上，一同驰来。等到近前，那两只口吐人言的怪鸟，也在此时，飞鸣而起，往来了两次。男女大人，随即来到峰下，见面一谈，才知这两兄妹姓文。祖母便是昔年因随祖父入山，被山洪卷去，只当淹死壑中的祖姑符绿梅，随谈起绿梅水中遇救，嫁与乃祖，后来山中，发生地震只剩夫妻二人，和少子文烈，不曾送命，隔了些年，文烈长大，先在无意中，救了一个夷女，结为夫妇。这时乃父文永已死多年。只剩老母符绿梅尚在，和夷女成婚十年来，不曾生养，好容易怀有身孕，又是一年多，过期不产，母子二人，正在忧疑，这日，文烈出寻象牙，忽遇象群，为怪兽山戎所制，已有几只最大的，跪伏树下，等候残杀，本已激动义愤，又有一只似熊非熊的怪兽，对面掩来。文烈胆大警觉，乘着这两种怪兽，恶斗之际，一火枪将大的一只打伤。同时闻得前面清啸之声，心疑又有怪

物。再一火枪，连另一只怪兽，相继惊走。忽然发现象群，将他围住，露出感恩亲热之意，便将身带伤药，代那受伤的一只白象敷上。

文烈赶回家中，得知文妻出外。寻他未归，重又反身寻找，未见踪影。见天入夜，只当人已回家，匆匆赶回。见文母正在崖洞上面盼望，乃妻并未回转。正在惶急，白象忽将文妻驮了回来，腹中已然发动快要分娩，因寻丈夫，滑跌坡下，还受了伤，忙和乃母，把人抱向崖旁土坡草篷之内，隔不一会，便生下一双孪生兄妹，婴儿生来强健多力，哭声震耳。文烈天明腹饥，去烧鹿肉，见象来越多，均在谷口附近。只为首两只大白象，立在坡下。旁边堆着许多果枝，见人走出，十分亲热，知其感恩图报，越发高兴。等到吃饱，把事做完，回到洞内。见母未睡，婴儿腹饥思食，哭得越发利害，便将文母，劝往崖洞之中安睡。取了两枚外有硬壳，颜色碧绿，内里似桔非桔，色作金黄，当中藏有乳汁的异果，连瓢挤出汁水，去喂婴儿。当时便将啼声止住，只是食量甚大，两碗大枚果汁全被吃光。后来夫妻二人，各抱一个婴儿，正在抚弄引逗，忽然想起文母之言，初生婴儿，奶水未来以前，如何与他吃上这多生冷的果汁，先颇疑虑，后见婴儿，灵慧解意，吃饱以后，一引就笑，天真活泼，可爱已极，只说无妨。心刚放定，天已快到黄昏，两个婴儿，忽然同时睡去，就此不曾醒转，两夫妻还想婴儿多睡，只顾谈说昨日奇遇和结交象群经过，并未在意。后来文母，睡醒入看，听说婴儿，刚刚睡熟。初生的婴儿，照例睡多醒少，媳妇奶水未来，醒了必哭，乐得让他多睡一会，也未想到别的，正在嘱咐文烈不可高声，以防惊醒。一面准备夜饭等文烈把饭端进，又到崖后，采了一些大象喜吃的野生之

物，表示谢意。回到里面，一家三口，分别吃饱。问知婴儿不曾醒过，方觉怎么睡得这香。忽见文妻点头示意，凑到铺前一问，文妻悄声说道：“这两个娃儿，睡了多时，我两奶发涨，奶水业已流出。方才胀痛难受，想抱一个过来喂奶，谁知两个不肯醒，看去却又睡得香甜，不象有病，方才果汁好象清香中带有一点酒味，也许吃醉，恐娘知道担心，不敢明言，你未进来以前，我这两个奶，实在胀痛难受，背着娘连摇了几次，用尽方法，无一醒转，莫要被你喂糟了吧？”文烈闻言，吓了一跳，细看两个婴孩，又都睡得十分香甜，并还露出笑容，不象有病神气。再试伸手，轻轻拨弄，果然牙关紧咬，表面神态如常。连用许多方法，均不肯醒。正在忧疑，打不起主意。文母见产妇胸前衣服，均被奶汁湿透，笑说：

“你奶已发透，这两个小孙孙，方才哭得那样吓人，照你夫妻所说，业已睡了半日，应该醒转，乐得乘他睡熟，喂完一个，再喂一个免得都醒哭闹。两个同喂，又要坐起费事。难产刚过正须保养，也不相宜。再如不喂奶必难免回去一些，看这两个娃儿，定吃得多，奶如再不够吃，当娘就更苦了。”

文妻无法，只得点头应诺。因奶胀得利害，婴儿又不肯醒，业已暗中挤过好几次。本因婴儿摇他能醒，打算敷衍一阵，挨到半夜，再作计较。谁知文母，爱极了这一双男女，觉着媳妇初次经历，恐其粗心大意，样样都想指教。又防手重，把婴儿弄痛，非但亲自将婴儿抱向产妇怀中，并还坐在一旁照料，目不旁顾，文妻知道隐瞒不住，人又直爽，见婴儿小口紧闭，奶头怎么也塞不进去。文母面上，已现惊疑之容，心里一急，便将前事说出，并告以婴儿甜睡多半日，怎样也弄不醒。文母先颇惊慌，知道初生婴儿无法查看脉象，又恐产妇胆小惊慌，心中悲急，忙说：“看这样子不似有什么变故，你



们放心，等我仔细看来。”随命文烈点亮灯火，抱着婴儿从头到脚仔细查看，并将眼嘴拨开，试了又试，周身全都摸遍，毫无异状，笑说：“此事奇怪，我从小学医，虽没有你舅父那么高明，当初曾经用功，此道又是家传，尤其妇婴一门，格外用心，自信不会看差，照我所见，婴儿鼻息调匀，五官七窍，和手脚前后胸，通体没有一点败象，体格比常婴强健得多，虽然昏睡不醒，决可无害。这两个小东西，怀了一年零七个月，本出常例之外，今又这样昏睡，那两只白象灵慧感恩，送来这许多山果，只婴儿所食两枚，我未见过，如其容易得到，不会这少，婴儿恰巧吃下，方才细看，心口不跳，并不象是吃醉神气，也决不会中毒。我料到时，必要醒转，也许再睡上一两天，都不一定。如其中毒，或是醉病，决不会是这等神气，你们不要忧虑，多留一点心便了。”

文氏夫妻，知道母亲医道高明，又最盼望孙儿，万分怜爱看重，看得那么仔细，如有他虑，不会这等说法。心虽一宽，到底还是悬念。文母却因深明医道，反比子媳心定，难得产妇昨日遭那险难，居然转危为安，心中高兴。只嘱咐把婴儿盖好，以防伤风，一醒便与奶吃，到了半夜，经文烈两次催请，便各回洞安睡。因谷中常有大象守护，不怕别的野兽侵袭，连绳梯也放了下来。夫妻二人，对着婴儿，守了一阵，越看越不象有病的神气，断定乃母不会看错，也各昏沉睡去。梦中惊醒两次，婴儿均是原样未醒。天明文母下来，又趁白天仔细再看，断定无妨，仍然放卧床上，初意就是果子吃醉，至多一个时辰，也将醒转。光阴易过，又到第二日夜里，婴儿还是一个未醒。文母先最镇静，见久不醒，由不得也发起急来。当夜老小三人，全都守在下面，因已看过两次，一直用被盖好，也未打开再看，大家都是急得一夜无

眠。第三日早起，文烈正劝母亲保重，忽见婴儿盖的被头，仿佛动了风动，心疑快醒。想要抱起来看，被文妻拦住，笑说：“这两个娃儿，从第二日起，手脚都在不时抽动，我也当他快醒，其实睡得更香。”话未说完，文母忽然惊道：“这娃儿初生时，已有一尺多长，比别的婴儿，长大得多，已是怪事，如何又长了一段，你看他脚伸到哪里来了。原来三人，守在旁边先未留意，这时婴儿的脚一动，文母无意之中，发现婴儿的脚，隔着一床薄棉被，往上翘起，离头竟有两尺来长，忽然警觉揭被一看，不知怎会卧了三日，竟会长出一段，遍身肌肉，紧绷绷的，也与头两次所见不同。仔细一想，断定不会有什不好，正嘱子媳放心。男婴忽然将眼睁开，亮晶晶如珠也似，两面看了一看，身子一滚，便翻将过来，似要爬气。

三人这一喜，真非小可，文母爱到极点，伸手一抱，婴儿猛的身子一挺，力大异常，事出意料，抱得又轻，如非心灵手快，几被挣脱。婴儿连挣几挣，见挣不脱，便哭喊起来，声比以前还要猛烈。文母忙即将他送到文妻胸前，将奶塞进。婴儿周身是汗，大小便同时俱下，半身湿透。吃奶之后，哭声立止。小胖脸上重又现出笑容，手脚却不老实，贴在乃母怀内，不时舞动双足乱蹬，文母知他身上湿得难受。又见如此长大，仗着天气温暖，先用薄棉被围上，再将衣裤尿片取来，备好温水为他洗涤干净，全部换好，婴儿越似欢喜，一阵狼吞虎咽，仗着奶多，喂了一只。文母又是内行，恐不够吃，正说：“婴儿吃得太凶，上来不要弄惯，后难为继。”正说之间，女婴也似醒转，但较文雅，身子一扭长大了些，也会翻滚，但未挣扎哭闹，分伏乃母胸前，一边一个，由大人扶持同喂，一面为她洗涤更衣，文妻这两日内，两

奶胀得发痛，每天都要挤上十多次，这时正胀得凶，被两小兄妹，一阵大吃，竟被吸干。看意思还不甚够，但已不再哭闹，大人稍一引逗，便笑了起来。老少三人自是爱极，先还恐怕奶不够吃。隔了几天，发现婴儿已有门牙，越来越结实，刚刚满月，便能坐起爬动。

文妻前几天，已觉奶水不足，越吃越干，婴儿又极聪明，力大性猛，女婴先吃，还好一点，男婴先吃，便将两奶霸住，妹子如与同吃，便乱撞乱推，各不相让。想起果汁，可以代奶，便将米汤和在一起同喂，居然甚好。光阴易过，一晃半年多。山中地暖，那一带野生果树甚多。文氏夫妻，又经乃母指教，勤于耕猎，日子本就越来越舒服，加上那一群大象，自从婴儿降生之日起，便和文家老少三人，越处越熟，无论什么东西，只要有用都用长鼻卷来，内有两次，并还将人引去，寻到几个采荒迷路，倒毙林中的死尸，汉苗都有，得了一些衣服兵器，简直吃不完用不尽。象群均把文家当作亲人，常守谷中不去，就是他出，至少也有两三只，留在当地，等到同类大群归来，方始走开，仿佛是怕林中恶物侵扰，换班守护一样。为首两只大白象，更是常守在旁，难得离开，对这两个婴儿尤为喜爱，常时用鼻示意，要大人抱了婴儿，同骑出游。每次前往，均有好吃的山果发现，地方也越来越多。这两孪生兄妹，生长极快，强健非常。还未周岁，便长得象个四五岁的幼童。奶水已早不能满欲，牙齿也长了半口，什么东西都吃。文母先恐伤食，随时禁止。后见两婴，体力越来越强健。先是大人抱同出游，满了八九月之后，非但行动矫健，跳纵轻快，胆更大得出奇。常时背了大人，由象鼻托上背去，偷偷骑了出去游玩。两兄妹又极亲热，形影必偕。偶然也有争吵打闹，不等人劝，转眼就好。女的更是聪明，母子三

人，先还不大放心，后来看出，非但这两只大白象，机警灵慧，便那大群野象也都聪明忠心，每次驮了婴儿出游，均是前后围绕。一出去便是一大群，又有几只大象在前开路，仿佛四外都有防备神气，这两个婴儿又都性刚心野，难于管束，好言劝告，软语抚爱，还肯听话，否则便难制伏，又都怜爱。见他年纪太小，不忍重责，日子一久，也就相安无事。

一晃三四年，婴儿竟长得象十五六岁的少年，力大绝伦，捷如猿猴。那些大象全都只他指挥不算，人兽之间并能互相会意。文氏母子，自更喜慰。这日，文母见象群越来越多，那样听话。内有一次，婴儿因见父母，耕田费力，用象代耕，做得又快又好，觉着有此大群野象保卫，山中夷苗野儒又都迷信，把象当成神兽。遇上便即远避，极少侵犯。象也不伤他们，难得为数还多。山中有的是地利，如其能将母家的人寻来，再招上些遗民志士，回到林中，开荒自给，便可无拘无束，省得受那异族的欺压危害。只惜林中地方广大，相隔太远，不知路径，不能出山，中间还隔着一一条大江，其势不能带了大队象群同往。如令文烈往访，孤身一人，出生以来，不曾离开黑森林，外面的风俗人情，遍不晓得，就算能用象群，护送出去，到了山外，仍要分开，记得当初随兄入山行医时，所经峒墟部落甚多，这里面各有各的奇怪风俗，对于外人，多半疑忌，一个不巧，先有凶险，何况事隔多年，兄长人在哪里，有无子孙遗留，也不知道，两个孙儿女，虽极胆勇机智，到底年岁太小，心性又野，许多顾虑。眼看自己年纪越老，再不早打主意，休说今生不能再见亲人，便将来儿孙，也必年久遗忘，始终打不起主意，这时婴儿年已将近十岁，虽然生得强壮长大，因是年幼，还没想到取什么名字，一向都叫乳名，男名大郎，女的就叫么女。文母见他兄妹生具异禀，小小年

纪，长得比成人还要高大雄壮。慌恐出山，惊入耳目，引出祸事，又知事情太难，不但息了前念，反到随时告诫。一面教以读书识字，和做人之法；一面把自己所晓得的各种夷苗语言，和媳妇所知，分别指教。平日所说，仍是汉语。又过了两年，大郎兄妹，对于祖母，最是亲热孝顺，见她老病衰弱，日常愁虑，近日又是旧病复发，卧床不起。父母守伺在旁，甚是忧急。偶听乃母谈起，初生时所吃两枚异果，似有灵效，可惜以后从未见到。如能寻得，也许有用，这时人象言语心意，更易通晓，一时情急，先寻两只大白象，连说带比，再三询问，俱都摇头挥鼻，表示无法再得。

两兄妹因祖母也曾说过，那是一种不知名的灵药，认定有效，一吃下去，便可强健身体，仍不死心，骑了两象，带着象群，远出搜寻，结果不曾寻到恰又走得稍远，所去乃是一片暗林，树荫甚密不知天时早晚，连经两日夜，方始失望回转，这类远出两三日不归，原是常事。为了担心祖母病状，急于回来，不走来时绕越的路，仗着象能分辨途向，由一片长满野草，从未到过的荒林之中，抄近赶回。这一条路最是难走，灌木藤蔓甚多，如非前有象群开路，常人决难通行。二人骑在象背之上，见当地到处都有天光透下，方觉这里大树稀少。忽听前面，飞鸟惊鸣，甚是好听。鸣声又哀又急，因是生长山中，一听便知那鸟受到恶物侵害，在彼悲鸣。跟着又听前面象群怒吼料有原因，因那一带，地宽草多，必须由前面象群，将地上灌木小树拔起，才能前进，走得较慢。两小兄妹，性子又急，听出前面有警，知己遇见猛恶之物，忙即纵起，一路踏着象背，纵跃飞驰过去。刚纵到第十只象背之上，猛瞥见前面，有一大可数抱的古木，业已枯死，孤零零立在荒野之中，树下大片土地，寸草

不生，附近野草中，现出条条的枯焦黑影，横纵蜿蜒，通向去路旁边一条暗谷之中，一看便知当地伏有毒蟒。前面象群，闻得后面象吼，纷纷回身，朝树这面猛扑过来，树顶上面飞着两只不知名的山鸟，颜色翠绿，映着朝阳，发出宝玉一般的碧光，鲜艳夺目，好看已极。正在盘旋飞舞，悲鸣不已。看那意思，仿佛被什么东西网住，拚命挣扎，想要腾空逃走，此上彼下，不住腾扑，无法脱身。鸣声比方才更加凄厉，大有力穷势竭之状。身上却未见东西，再定睛一看，原来古树上半身的槎丫，已因年久，折断了半边，歪倒一旁，离地两丈来高。树心有一大洞，内里伏着一条膀臂粗细花鳞大蟒，蟒头特大，比身子粗达两三倍，头颈却比蟒身，细下一半，目射碧光，形态丑恶，这时正在昂首向天，凶睛焰焰，注定上空二鸟，血口张合之间，一条尺多长的红芯，火焰也似，不住伸缩闪动，喷吐不休。那两翠鸟，离开蟒头，尚有丈许高远。随同蟒颈，鼓气粗细之间，时起时落，知道被蟒吸住，无法脱身，眼看被蟒吞吃下去。这两只翠鸟从未见过，心中怜爱，从小山居，看出那蟒，奇毒无比。所过之处，草木均黑，留在那里，是个大害。又听出前面象群，走过之后，方始惊觉。恐自己受伤，赶回保护，欲与那蟒拚斗，既想救鸟，又恐象群吃亏。急怒交加中，大郎出手最快，扬手便是一枝梭镖，照准那蟒打去，那蟒甚是凶狡，因见象群太多，本无侵害之意，及听象群，同声吼啸，业已激怒，快要发作，再见有两人，由后赶到，越发激动凶野之性，哪再禁得起什撩拨。这一镖又未打中要害，当时便和彩虹飞射一般，其激如箭，朝人猛冲过来。大郎处境，本极危险，刚要闪避，用刀去砍，内中两只大象，业分两旁，冲上前去。长鼻一卷，一只刚将蟒头七寸要害卷住，那蟒只顾伤人，没想到象

鼻这样利害。卷蟒的又是一只最强壮的雄象，骤出意外，最紧要的所在，被仇敌制住，负痛情急，长尾刚和电一般，打算横扫过来，又被另一只大象，用鼻卷住。么女最是心灵机警，一到便知那蟒利害。一击不中，人便吃亏，恰巧身后火枪，刚刚取下，手法又准，扬手一枪，照准蟒腹打去，蟒力甚大，重伤拚命，猛力一挣，那两只大象，至少也有一只，吃它大亏，幸而大郎，手捷眼快，就势由旁抢过，猛力一刀，先将蟒头斩断。象更机警，长鼻一甩，蟒头先被抛出老远，大半段蟒身，正往回猛卷，吃二女枪弹齐发，全数打中。第二只大象，又将长鼻就势一松一甩，丈多长一段蟒身，竟和转风车一般，凌空飞起，朝荒野地里，飞舞过去。就这样的无头死蟒，仍在地上，腾挪跳动，往来乱卷，打得当地灌木野草，哗哗乱响。最后滚到一棵树下，将那树绞紧，又颤动了一阵，方始停歇。两只翠鸟，本被蟒口毒气吸住，眼看必死，蟒头忽然调转向人，气略一松，立时奋力挣起，一路悲鸣而去，早飞得无影无踪。

两小兄妹，知蟒太毒，还恐卷蟒的两只大象，中毒受伤。仗着白象身上，带有药袋，内中伤药甚多，忙代敷上，总算卷蟒颈的一只，卷得恰是地方，另一只刚被蟒尾硬鳞刺破，蟒力太大，禁受不住。蟒头已被大郎斩断，就势甩脱，并未受到伤害，匆匆回到家中，文母病已越发沉重，头一日文烈因文母想念孙儿女，出来找寻，无意中又救到一个采荒迷路的苗人，问知是受汉客雇用，失伴迷路，绝食将死，名叫花牛，人甚诚实，救转探问，无意中问出文母之兄，业已去世，只剩一子符南洲，在万花谷，隐居行医。文母得信，自然悲伤，越发加了病状，两小兄妹到家两三日，文母便是寿终，年已七十多岁。临终遗命道，听苗人花牛所说，我们这里，

是在黑森林深处，最隐僻险阻之地，自来连采荒深入的人，均未到过，除却随时留意你表兄他们，万一机缘凑巧，入山行医，偶然巧遇，并向采荒的人，探询他们踪迹而外，我儿夫妇，年已五十多岁，固应扩守祖训，不可出山一步。两个孙儿，身太长，容易被人错认野人怪物，千万听我遗嘱，不许出林一步等语。又隔了些年，文烈夫妻，相继死去，大郎兄妹，自然身更长大，安葬以后，嫌当地仄小，象苗越来越多，这才移居白象林左近山谷之中。所救苗人花牛，本是一个孤身，见当地衣食无忧，自由自在，文家待人又好，说什么也不肯回去。文烈死后，大郎又在无意中，救了一家五口，乃是被山中苗匪掳去的黑夷，夫妻两个，带着一子二女，于是花牛也有了妻子，大郎兄妹，连同手下，共是八人，新居地势广大，又与白象林相通。那两只翠鸟，就在文母安葬之时，忽被发现，性最灵慧，经人驯养了数次，便是相继飞落。后来看出鸟舌作椭圆形，灵性解意，教以人言，一学便会，鸟虽不大，飞得又快又高，无形中多了两个耳目。无论所居附近，有什么猛兽恶物，或是采荒的人经过，当时便可得到信息。

大郎兄妹，因先后所救六人，都是野人苗匪掳去的奴隶，受尽苦痛，九死一生，才得逃脱。平日又听祖母谈起昔年提心吊胆，和上辈隐居时，日夜防备的苦痛。以为山中野人，都是一样可恨，因而心有成见，发生恶感，昨夜大群野人，由蜈蚣谷，冒着浓雾，走出以前，二鸟昔年，几为毒蟒吞噬，仇恨甚深。仗着主人兄妹，本领高强，力能生裂虎豹，又有千余只大象，听他指挥，每次出外，发现蛇蟒，必要归报，不住用人言絮聒，非要主人代它杀死才罢。大郎兄妹，对于二鸟，最是怜爱，十九答应。二鸟日里，恰在谷口



崖上，发现蟒迹，接连两次探看，刚探出蟒窟所在，蟒已归洞，跟着谷中起号，天已入夜，正待飞回，归途又见一条大蟒，盘在谷外崖坡之上，正往谷中雾影里驶去。二鸟耳目最灵，虽看不见，蟒行草树之间，却被听出，重又飞空尾随。后来听出那蟒，时行时止，与前蟒是一条路。二鸟天性倔强，记仇心盛，立意探明下落，一味飞空查听，不肯回来，后刚听出，下面的蟒，似已归洞。天也深夜，正要回转，忽然发现前面一带，云雾较稀。谷中并有火光隐现，飞过一看，崖上走着大群野人，崖下又有许多石螭，成群掩来。又是以前曾往谷中扰害的恶物，知道谷径曲折，来路中间，隔着一片绝壁，石螭不能飞越，必由蟒窟经过，绕往前面。想起以前，曾有大群石螭，几次来犯。内有一次，大郎兄妹率领象群出游，并曾遇见一种比石螭稍小，形如蜈蚣穿山甲的恶物，虽因为数不多，都被打死，却伤了两只大象，还把大郎兄妹，看得最为尊贵，轻易不用的火药，糟掉不少，每一提起，便是痛恨可惜。又因所见石螭，比上次来犯的更加长大，不知这些石螭，先为野人所伤，意欲由谷底，偷偷掩往前途暗算，因其生具特性，最喜藏身那片沼泽污泥之中，轻不出动，后未深入谷中，只顾记仇，想要掩来害人，没想到为绝壁所阻，天黑雾重将路走差，无意中窜入蟒窟之内，那蟒窟又深又大，形如一个葫芦颈，内中毒蟒，共有八九条之多。入口正当山夹缝中，石螭去势太快一味前冲，纷纷窜进，全数落向洞底。那洞形如深坛，离顶有好几丈，又光又滑，出口又小，高居中心。石螭到了里面，再想窜上，便办不到，宛如落在陷阱之中，内里毒蟒，长大凶猛，立被触怒，竟在里面，恶斗起来，结果同归于尽。石螭全被毒蟒长尾，绞杀打死。毒蟒也是不死即受重伤，无一得免。二鸟只当石螭，是由

另一条通往白象林的谷口窜出，忙即飞回报信。大郎兄妹所居山谷，云雾未起，闻报大怒，仗着多年经验，和祖母父亲的指教，知道许多药性，是在初次移居之时，便发现当地谷中，产有一种水生药草专医伤毒，能解瘴气，后又试出，任何蛇蟒毒虫均怕此草，沾身就乱。闻到味道，便即远避，生有这类药草的水塘，无论人兽，前往沐浴一次，六七日内，无论多么利害的蚊蝇毒蚁决不敢于沾身。森林中最可怕的便是各种飞虫毒蚁，人力简直难于防御。移居白象林山谷，一半是因当地石多土少，为整片黑森林中，林木最少之区，山水清幽，风景明丽。多一半还是为了所居附近，从来见不到一点虫蚁之故，后来发现这类药草甚多，又加移植，连附近三条山谷，只是干净水塘，便将这类名叫水雄精的药草种上。每次发现大蟒，均将这类药草捣碎，放在原生水中，用象鼻吸起带了前去。一面训练象群，教以喷水应敌之法。

只有一次事前疏忽，未命二鸟探路，骤遇大群毒虫恶物伤了两象，从来不曾受过蛇蟒毒虫侵害。近年种得越多，连附近那几条山谷，蚊蝇毒蚁之类俱绝迹。闻报想起杀象之仇，当时发令，照着平日所练象阵分途出发，先不知野人队里，杂有汉人，一心只顾除那石螭。知道天已快亮，蜈蚣谷云雾瘴气最多，天色一明，便要消散，以为上次生苗所说，楠木林那次野人，由当地经过，又疑生苗泄机，引使来犯，自己带了十几只大象，赶来查看。因彼时谷中雾重，口外虽好得多，十步之外来人也看不见。么女恐乃兄，粗心涉险，中了野人毒箭，不令再进，停在花林旁边高坡之上，想等对方。走出谷来看事行事。一面再令二鸟往探，一会归报。来人已谷口崖彼之上停下，天色一明，那两条大蟒，便要出晒朝阳，非死不可。并说还有两个汉人在内，大郎兄妹，以为

采荒汉人，被野人掳去。心正有气，苗人花牛，忽然骑象赶来，说在崖顶遥望，发现崖后绝壑那面，沼泽地里，聚着许多石螭，和上次所遇生有蜈蚣脚的恶虫。大郎兄妹，知道崖后绝壑那面，这两种毒虫恶物，为数甚多，每次来犯，均是事前会合一处，越聚越多，至多隔上多半日，便成群掩到。这东西生具特性，行动均有一定，业已试过好几次，有了经验，为防无意之中受到侵害，特在所居山谷坡崖下，开了一条小溪，溪中种满药草，毒虫决不敢由正面进犯，必由森林那面，朝白象林中部一带，越过荒野，横窜过来。前半年早就打好除害之法，只为毒虫巢穴乃是大片沼泽，污泥甚深，瘴毒又重，如率象群往攻，脚踏上去，陷入污泥之中休想活命。正盼它自来送死，急于回去布置，无心他顾。正要回走，忽然发现雾影中，有火光闪动，知有人来，忙将象鼻一拍，令其准备。共有十几只大象，静悄悄立在那里。那火光正是阿成、龙都，冒着浓雾出来探路，刚试探出所料不差，崖坡下面是片平野疏林，人已出谷，走着走着，方觉云雾稀了许多，猛瞥见手中火把照处，前面雾影迷濛中，现出两只巨象的头，大惊欲退，猛又觉两膀一紧，虎口欲裂。那枝火把，也被象鼻强夺了去，跟着便听两人发话，一汉一苗，二人的两条膀臂均被象鼻卷住，知这东西力大异常，稍为一强，便有粉身碎骨之惨。再看对面，火光照处，两只大白象上，各坐着一个大人。身穿兽皮短衣裙，肩挂长弓巨矛，手持钢刀，威风凛凛，几疑遇见天神，先颇胆怯心寒，仗着汉苗语言，俱都通晓，强将心神镇静，听完才知那是两个身材高大的汉人和一苗人，只是盘问来历用意。象乃他的家养，并无恶念，心方略放，仰望云消雾散，残月挂树，东方已有明意。方想说明来意，又一黑夷女子骑象跑来，说隔崖沼泽中的不螭怪眼

越来越多。

大郎兄妹，不知这伙石螭机警狡诈，并不敢来，只是受了另外一恶种虫强迫，无计可施，并非本心。正在拖延时候，进退两难，如照惯例，另一种毒虫与石螭习性相反，不到日出，天气晴朗，轻易不肯出动，发难尚早，惟恐变出非常，万一提前来犯，不等细问，便令大象将人放下，强着阿成、龙都骑上象背，随他同行，阿成先颇忧疑，又防双珠等担心，但知无法与抗，又听二女，和那苗人夫妇力言。大郎兄妹，从不杀害好人，此去只要问明来历，那几个汉人，并非入山被掳，对他再无敌意，立可无事，还肯出力相助，才放了点心。本来一说就完，也是龙都年幼无知，妄想乘机逃走，结果被象擒回，不曾如愿。阿成先又多疑，答话吞吐，前后不符，才致大郎兄妹，疑他有诈。后又问出双珠是他未成婚的妻子，先本说是恩主，越当所说不大可靠，并疑阿成是野人中的酋长，将采荒的汉女掳去，强迫成婚，虽然力说没有敌意，偏又不肯明言，此行是何用意，出山何事，答语均颇支吾。

心想，山中野人，决无成群出山之理，先以为率领多人，去往别处洗劫掳抢。后经二人力辩，并迁起誓，才有一点相信，仍不放心。同时又接二鸟来报，说那伙野人，天明业已出谷，往白象林谷中走来，内中虽有三个汉人，但和野人十分亲近，昨夜毒虫不知何故全数失踪，跟着白象归报，双方连说带比，得知为首白象，曾经入谷窥探，发现一处蟒穴，隐闻内里蟒和毒虫，重伤厉啸之声。大郎因前后两路均有石螭来犯，象群本来分作两起，闻报料知毒虫误入蟒穴，两败俱伤，否则不会不见踪迹，立即传令，照平日所想主意，列阵相待。跟着又听二鸟来报，说大群野人业已入谷，到了二

三两条谷径中间，交错之处的孤峰顶上。另一队象群，也是撤退回来。同时又有守望的人来报，天明之后，大群毒虫恶物，因隔着绝壑无法飞渡，业已沿着对崖往森林那面驰去。大郎知道崖后绝壑，一路蜿蜒，伸到森林那面，壑中地势，便往上高起，中间虽隔着极宽地面，两面均有斜坡，森林到此，也是中断，为想一网打尽，并想救双珠等三个汉人，恐其受害。一面命象群环峰列阵，事前先用象鼻，吸了大量有药南泉水，再分一些，去往短崖土堆外面诱敌，引其进来送死。因无暇考查阿成所说真假，令其随同一路。等毒虫一来，便抄小路赶去。等毒虫逃入林内，再四面放火，将早在事前缠向树上，浸过山中石油的火绳点燃，那片树林，本是一种富有油质的桐树油松之类，经火立燃，又由上风点起，虽只五六人下手，因那特制火绳又粗又长，那片树林，外观甚大，实则中间空着一大条，共只数十亩方圆，一点就燃。这一场水火夹攻，竟将所有毒虫全数除去。大郎兄妹，因见阿成、龙都，放火时十分出力，已无逃意，业已生出好感。阿成早看出主人全是好意，人虽生得威猛高大，但极忠厚善良，又是两个汉人，因在暗中嘱咐龙都，不可与抗，被二女看见，重又勾动疑心。归途为防有诈，特意一人看住一个，令花牛等先回洞去准备饮食。自己前来当面查问，只要阿成，所说是真，便可无事。阿成恐他误会率性一言不发，听其自然。大郎兄妹平日所闻，都是野人部落，互相凶杀，残忍的事，故对野人十分轻视，毫无好感，一心只想救那三个汉人，并看阿成所说真假，万没想到遇见奉有祖母遗命，日常留心，不能得见的至亲。而老人阿庞这一野人部落，又是这等好法，等到问完经过，得知底细，双方都是惊喜交集，出于意外。大郎兄妹，对众野人，也就另眼相看。双珠姊妹看出大

郎，人虽刚猛，但极服善，明白事理。二女更是聪明和善，惟恐老人阿庞和众壮士，心中不快，刚用言语示意，说父亲深陷贼巢，仇人盘庚，又是一个恶贼巨盗，全仗这位义父仗义相助，才有救父除害之望。话未说完，大郎兄妹已早会意，笑说：“祖母在日曾说，知错认错才是好人。我兄妹先当他和别的野人一样，许多怠慢，便对妹夫和龙都也不应该，妹子请代我们说两句好话，请他不要见怪，同到我那里住上一两天再走如何？”

## 第四十二章 喜相逢巨人出山 通奇险群象开路

这两兄妹声如洪钟，一般通汉语的野人，已都听出，全都转愤为喜，又见对方那么高大勇猛，平日认作神兽的大象，手下竟有千多只，听他随意指挥，越发惊奇敬佩。同由峰上援下，苗人花牛也赶了来，说食物已早准备停当。大郎笑说：“妹子带的东西，我们边说边吃，业已吃饱，不知他们吃饱没有。”阿庞见这两个大人豪爽公正，经双珠姊妹引见后，甚是投机，也极高兴，笑答：“你们兄妹谈天时，他们因从今早起身，还未用过饮食，此时已全吃饱，不必再费事了。”双珠姊妹赶路心急，还想去到主人洞中稍坐一会连夜起身。先是大郎兄妹，再三挽留，并说：“我也知道舅父深陷贼巢，越早救出越好。但我另有用意，本来也不知出山道路，那么难走，只为移居白象林之后，因有大群大象相随，除你们来路蜈蚣谷那面，我嫌瘴毒污秽，没有深入而外，下余三面，我都曾经往游。近年越走越远，也只附近一二百里方圆

之内，即此常人往来，已非容易。由前三年起，两次遇到去往山外，交易山货的生苗才知沿途，到处都有危机，尤其出山路上，许多地方均极难走。那一伙生苗，往返一次非但多费心力，受尽苦难，还要算准来去季节时候才得通过。单是途中要经半年以上，就这样，还难免于遇见大群猛兽毒蛇，毒蚊毒蚁之类，重伤送命，从无一次全数平安回来。此时更非往来时期，你们以前走过，知道趋避也罢，偏又初次来此，你们虽是人人武勇，内有两处难关，仍恐难于通行，中有一处，是一大片与江流相通的广溪，宽达里许，平口水浅不满一尺，但那水道又滑又陡，水力大得出奇。涉水而过已难免于滑跌，再要遇到山洪暴发，那可以涉水过去的，只有一两处，看去比较平坦，水深也只一两尺左右，但那猛急之势，简直惊人。这宽水面，无法搭桥，整株大树一落水中，便和箭一般顺流冲去，常人休想立足，听说水冲来时，水中心的山石，哪怕本来生根，大到一丈以上，不消片刻便被冲断。另外还有两处，均非骑象不能过去，我留你们在此，实因前途太险，打算亲身护送免遭危险，就这样过那激流时，仍极可虑。计算途程，要有三日才到，这几天水发正急，连象群恐也无法通过，反正早到当地，也须等候，不如在此住上几天，由我兄妹，带了象群亲身护送，稳妥得多。”阿庞因向老苗打听路径时，不愿被人知道，只作有几个采荒的汉苗，迷路被困，被自己救来，意欲护送出山，并未与之明言，老苗说得虽不详细，这一处急流，却曾提到，但说非要水低到一尺以下方能过去，否则恐要被水冲倒，如由楠木林那面绕走，路虽更加难行，但可少却几处危险，自己因觉这浅的水，有什相干，不料如此利害，如骑大象上路，自然又快又平安，虽然迟走数日只比预定日期到得更早。野人心实口快，闻言喜出望外，首先

应诺。

双珠姊妹和路清、阿成也都明白过来，一算日期果然要近得多，再一想楠木林异人所说日期，也似含有用意，到得太早，也许还不相宜，如骑大象上路，非但减少许多困难，并还早到好几天，少担许多心事，不禁大喜，好在双方至亲，又都爽直心情，无须客套，同声谢诺。双玉和二人一见投缘，恨不能把大郎兄妹，约了同去才对心思。后因双珠暗中告知，说这二位表哥表姊，虽是我们至亲，又是这样亲切，约他同行，多上两个好帮手，还有一群大象，断无不胜之理。无奈他兄妹生得过于高大，容易惊人耳目，祖姑表叔，临终又有遗命，不许出山一步，你看他们，那么义气的人，样样都肯帮忙，从未提过出山相助的事，我们何必使其为难，还是不说的好。双玉一想有理，也就中止前念，双方相见甚欢，众野人长途跋涉，多受艰险，昨夜不曾安眠，本定到了老苗所说，可以停歇的花林之中，睡足再走，不料接连发生变故，又累了一整天，到了当地，全都疲倦起来，所居山洞甚是高大，外面山坡上，还有一所高大竹楼，乃大郎兄妹所居，先把双珠姊妹、路清、阿成、老人阿庞和龙都、鸦鸦连宾带主，一共九人，安顿在内，下余还有几间，本是花牛夫妻全家所居，一旦之间，来了这多的人，大郎兄妹自从出生以来，还是第一次接待这多宾客，性又豪侠好友，全家上下便乱了手脚，仗着所储存粮甚多，又养有大片象群，谷中开有好几处田亩，专种人象所食之物，果树更多。另外还养有一些肥鹿，花牛先回业已杀了两只，本意只是款待三个汉人，没想到这多野人，全成了朋友。么女更恐款待不周，加以山中久居，未免寂寞，忽有亲人，率众到来，从小又听祖母，日常说起外婆家的情形，人是如何好法，心中也有成



见，盼了多年，以为森林阻隔，决无相逢之日，忽然巧遇。双珠姊妹和那两个未婚妹夫，都是少年英俊，美貌聪明。又听阿成说，这三人均有一身惊人武功，越发喜出望外，不知如何款待才好，当时恨不能把所有东西，全搬出来待客，才对心思，这还是众人到前均已吃饱，否则还要更乱。后经老人阿庞和双珠姊妹再三劝说，彼此都是自己人，要用什么自会讨要，我们俱都带有软床软榻帐幕之类，只有一片干净山地，便是幸事，吃的也更带得充足，照此走法，可以提前赶到，粮食必有富余，连途中打猎，俱都无须，何必费事，大郎兄妹，自一到家，便将花牛夫妻遣走，业已带了二三十只大象他去，还想多安顿几个头目在楼房里面，后见众人，再三推谢。又因天气炎热，难得当地没有蚊蝇之害，野人连那山洞，均不肯住，一到便将悬榻挂好。有的并在山坡上面，张起两座篷帐，过去一看果然又舒服又凉爽，免得住在山洞里面，黑暗气闷，许多堆存的东西，搬动起来也颇费事，越发高兴，便不再相劝，听其自然。后因双珠一说，由此连食物都无须准备，如要取用，随意往拿，这样彼此方便，还免拘束，好在许多山果，均在树上，别的也都现成。

大郎兄妹原因小时，曾听祖母教以对待宾客之礼记在心中，当作一件大事，双方又极投缘，惟恐失礼，所以上来十分慌乱。么女更甚，及听双珠，仔细分说，那是城市中的虚情虚礼，真正亲热，应该和自家骨肉一样，各随所喜，反倒爽快舒服，祖姑所说，也是真话，只为彼时，表兄表姊年幼，惟恐万一出山，走到城市中去，遭人见怪，或是生长荒山森林之中，人又生得长大威猛，如其不知礼让，难免粗野，加以我们都是汉人，恐山居年久成了野人，对我们的言语文字，风俗礼节全不知道，特意向子孙，再三告诫。平日所

说。也以汉语为主，便由于此，你如因此拘束，只顾款待我们，无微不至，非但身受的人，言动拘束，心中不安，当主人的也难免于劳苦，难得至亲兄妹，异域相逢，共只数日之聚，将来不知何时才得再见，正好畅谈几日多作欢聚，把你们山居景况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将外面的事，多说一点，明日再和表兄表姊，查看这里形势田土，和各种用具，以为改进之备。等爹爹脱困出来，再将今日之事告知，作一仔细长久打算，也许我们全家，俱都移来，就拿山中作一根基，将各部落苗野人联合起来，加以教化，为将来驱逐异族，光复宗邦，作一打算，岂不是好，只管照顾这些闲事，有什么意思。

大郎兄妹，平日生活简单，偶然遇到采荒往来的苗人，因记祖母生前之言，认定这般愚昧无知的生苗野僻，野蛮残忍。以前上辈又曾屡受迫害，心生反感，虽守祖母教训，不肯妄杀，心却厌恶。再听所救的夷苗，说那被掳为奴，惨痛经过，越发激动义侠之心，上来总是先存疑念，怀有敌意，而这些苗野人，见他生得高大，那么威猛，大象，竟可随意指挥，为数那多，全都当他天神象王看待，只一遇上，也就胆寒跪伏，奉命惟谨，便在背后，也恐触象神，不敢丝毫泄露，所以连老人阿虎，在月儿湖周围，那么高的威信，闲路时节，那两个曾遇大郎兄妹两三次的老苗，俱都不敢明言实情。大郎兄妹，也就以神自居，乐得使这般野人，见他害怕，免生事故，没想到山中竟有这样胆勇义气，勤劳诚朴的大群野人。再听双珠姊妹一说，立将以前轻视之念改掉，先想来者既然是客，应以客礼相待，偏生人少客多，忙乱了一阵，正觉为难，及听双珠姊妹的话，听其自然，果然省心省力，宾主均可相安自得，本就高兴，不再勉强。后又看出内中几件东西，十分巧妙，挂在树上的软榻，尤为中意，意欲仿制，探询做

法，说过也就拉倒。

这时天早入夜，谈了一阵，老人阿庞，忽说：“人倦欲眠，树上业已搭好悬床。”欲往安眠，不想住在楼内，并将龙都、鸦鸦带走，双珠心中一劲，因和二女，正谈得高兴头上，也未理会，后见阿成借故外出，一去不归。跟着鸦鸦来说：“阿成叔叔，也想住在外面，叫我来陪娘娘。”双珠方问：“怎还没有睡，衣服也被树枝挂破。”鸦鸦微笑未答，二女忽想起天已不早，来客又多疲倦，便喊大郎各自回房安眠，明早再谈。双珠姊妹，也未深留，大郎兄妹，便和踪潜上去。次日早起，忽见楼外大郎兄妹，与黑夷欢笑之声，探头一看，原来老人阿庞，因感主人情意，又见所卧木床，乃是数株树木，拼凑成功，上面虽然铺得甚厚，这样热天，决不舒服，因人长大，身子沉重，竹榻容易毁损，山中用具缺乏，刀斧又少，新近才由所遇苗人，送了几件，并不十分合用。如和那楼一样，用巨竹制成一榻，要费不少的事。因此，那床只是摆样，连宾带主均是卧在楼板之上，楼板都用大口粗细的巨竹建成，虽极坚固，睡在上面并不舒服，共只几张草席，又都分给了客人，如不走掉两个，主人连席子都没有。再听初见悬床时的口气，二女并还半卧床上，试了一试连声赞美，只惜人太长大，无法睡直，大有仿制之意。野人心直，初到时曾见洞中，各种兽皮堆积如山，只是不曾用过，急切间难于仿制，别的零碎东西，均可合用，就是缺少，也可设法替代，暗忖，再往前走已有大群巨象护送，舒服轻快，还可早到，并有避虫的药，免去许多危险，少弄几副悬床，并不妨事，而这类东西，本可随意分合，有的并可拼成大小帐篷。老人心急，想讨主人欢心，素来爱众，见同来壮士均已睡熟，不愿惊动，阿成、龙都、鸦鸦因双珠

姊妹，见主人相待亲切，人又天真，恐作长夜之谈，山隙中给每人服一粒健胃的药，睡否无关，精神颇好，便在暗中示意，把这长幼三人相继引出。仗着样样方便，竟将山坡上面的一座帐篷拆掉，就着所带精麻制成的长索，和当地所产巨竹，连夜赶制成两具大悬床，张在大树之上，准备明日送礼。因鸦鸦人小，中途遣回，不令对二女先说，故未提起，制床时节，见当地到处都有巨象，坐卧游行，刚一走动，便有两只掩来，立在身旁。如换平日，二人也必惊慌，因在到时，曾听大郎兄妹说过，说这些大象均通人意，除却看出来人有了异图，非但不会侵害，有事还可差遣。先遇好几只，均未惊动，忽然掩来，必因自己，深夜不睡，手持刀斧，动作又极轻巧，所以生疑，赶来监视，想了一想，心中略定，便用一根巨竹朝那象连说带比，试了一试，内中一只，果然走向竹下，用长鼻将竹卷紧，连拔带摇。另一象也向上而相助，就势拔起。二人见象如此灵慧，越发惊奇，越显了越高兴。不消多时便是做好，人也疲极乘着天色未明，见石坡上面平坦干净，随便铺上两块零碎的帐篷。老少三人，睡在上面，连日疲劳，睡得甚香。众野人均已起身，还个清醒，头目加加，看出是老公公所为，又将龙都喊醒，问明经过，令其再睡一会。一面派了两人守在旁边，以免惊动，跟着大郎兄妹，相继起身，由楼窗内，望见侧面坡上，挂着两个大悬床，方想原来他们，也有大的带来，欲往一看，见路清未醒，知道这般来客，途中劳倦，便由楼窗纵落，刚到下面，便遇加加迎来，告以老公公阿成、龙都三人，连夜赶制相赠，不禁大喜，笑声洪亮，二女等均被惊醒。经此一来，对阿庞等野人，更多好感，当日起身之后，主人因这般来客，均与他本性相投，一切纯任自然，无须当客款待，反更亲

切。

吃完早饭，便请众人，骑象出游，那般野人，平日把象当成神物，有的望见，还要跪拜，不料这等驯善听话，肯让他骑，心喜欲狂，白象林本是大片盆地，前面两崖壁立，成一天然门户，内里平野中，又隆起几条长短不等，断续相连的危崖峰石，无形中隔成三条山谷。所居是在中心断崖旁边，一座峰崖之下，本来屏风也似，平地拔起，靠近峰脚，却有大片斜坡，前三面又是大片肥田平野，竹林花树，清溪平浅，水中长满各色莲花菱芡之类。并有一条人力掘成的小溪，环绕而流，风景如画，整片黑森林当中，只此一片最空旷的山野，也有树林，一则行列较稀，又都长满花果，烂如锦绣，地方甚大。右面谷中，还种着几亩瓜田，乃是去年苗人由山外带来的种子，业已结实。主人看惯无奇，欲使来客，多走几处，游玩之地颇远，周围百余里内，除来路蜈蚣谷一面，全都去到。双珠姊妹，又发现好几处可以开垦之地，暗忖，这样危险深黑，到处布满毒蛇猛兽，人都当它地狱看待的黑森林里面，竟有这许多好的肥沃土地，无穷美景，与无穷地利，任其长此荒废，岂不可惜。这里面各种族的部落又多，都是一样的人，天性又极诚朴，只为稍为劝告，与之接近，连成一气，专一开发，谋取衣食，日子必能越过越好。以前凶杀掳抢之事，决不致再有发生。算起来人力并不在少，再将山外那些苦人，引来山中，采荒开垦，双方合流，日常兴建，将来美景简直说他不完。越想越觉可惜，便起了一种念头，这且不提。

大家在谷中住到第四日，偶问苗人花牛夫如何往，才知么女心细，惟恐以前苗人所说，还不十分可靠，已令花牛夫妇，带了二十只大象，前往探路。最重要是查看恶鬼溪的水

势深浅缓急，只等人到便可起身，照众人的预计，如在第五日起身，至少还可早出三四天，何况花牛带的，均是强健多力的巨象，此行兼带开路，省事不少。听完自更感激，到了第五日夜里，正在悬念，不知明日，能否上路。花牛忽然归告，说初到时，当地水势，猛急异常，第二日便退了一半，象群已可涉水而过，又往隔溪探路，偶然登高遥望，瞥见一伙野人，由远方山谷中，上下攀援，穿往一片黑压压的森林之内，也许那一面，藏有部落。这般野人，看去凶猛非常，动作矫健，不似来客这么干净整齐，攀援飞驰于高山危崖之间，三五成群甚是慌乱，多半那边有仇敌，欲往掳劫，以后未见出现，不知何往，此行多半不会相遇。归途见那溪水，浅得只有两三寸，上流已无石块冲下，照苗人所说，今明日正好上路。众人急于起身，原早准备，只等花牛归报，闻言大喜。森林中行走，本无日夜，预定又是第五日午前后起身，匆匆一说，吃饱就走，这次出发，军容更加威武，象群比人多出三四倍。留守的尚不在内，所有用具食粮均用象驮，人坐在象背之上，排山倒海一般往前进发，因前有一百多只大象开路，什么毒蛇猛兽，不等近前，先就逐走，无须存什戒心，一个个兴高彩烈，欢呼前行。中间最难走的一段，又被先去象群，打通踏平，走起来比人要快得多。第二日便赶到恶鬼溪，溪水虽只三五寸深，但和铁流一样，电也似急。内有两个野人中的壮士，心中不服，下去试了一试，果然力大异常。走出丈许，水只过尺，便觉禁受不住，才勉强鼓勇走了回来。众人在溪边平地上，稍为饮食歇息，方始起身，就这样，人骑象背之上，过时那象也似知道水力猛急，不时还有尺许高的浪头打来，力量更大。中间一段较深之处。水势更险，那象始终小心谨慎，把稳前进。费了好些时，才将这

里许长一段天险渡过。

由此往前，越过两处崖壑险地，又走入那暗无天日的黑森林内，中间并还经过两处野人部落，三女在象背上，曾有一次走在明显之处，遥望左近峰崖野草中，均有生苗，纷纷惊窜，忘命逃走，知其发现大队象群经过，胆怯心惊，纷纷奔避。过后遥望来路侧面峰崖上，还有不少苗人，隐现窥探，一问当地，已离山脚不远，这类聚居靠近山口一带的生苗野籬，多与山外各处夷苗蛮籬，互相交往。有的并还受其统治，并将山中出产，运往隔江汉城地带交易。前在小江楼看病时，曾经见过几次，惟恐风声泄露，先颇忧疑，老人阿庞笑说：“这决不会，一则他们一向把大象当神，我们这多的人，俱都骑在象背之上，又有两位大人，更易使他疑神疑鬼，我们就过去多少天，他们也必疑虑，不把事情探明，连这条路也不敢走，便与花蓝家逆苗花古拉交往。在此十日之内，先就不敢走动，我们骑在象背之上，走起来自然容易，又快又稳。他们却是不然，休说前面二百多里，乃往来山外，最黑暗难走的一段，又是蛇兽最多之处，连我们这等走法，骑在象背之上，也须设法绕越，左转右折，才能通过，他们虽然遇见峰崖涧壑，可以上下攀援，有的地方，无须绕避，但听苗人说，绕行之路更远，也更难走，走得更比我们要慢得多，就他跟踪追来，也赶不上，何况象群还要回去，他们老远望见，便即惊退。此时我已想起，昔年我便在此遇险，休看地方平广，方圆数百里内，都是这类黑森林，终年暗无天日，透光之处极少。一个不巧，便非迷路不可，林中更有大群猛兽毒虫，走动起来，和潮水一样，往往走上两天，都过不完。他们所行，虽不是这条路，但那一带，正是大群猛兽，出没往来之际。通行也须算准时日，一个不巧，无心相遇，便须绕

避，走得更远，休看离开前山，已不甚远，就负这样往来绕越，也只二三百里，此时如往高处眺望，连大江都可看见，打算随便通行，却是难呢。”说时，路清正和大郎并骑而行，见他不住打听山外形势，和花蓝家平天寨的虚实远近，二女自和大郎兄妹，相交以来，在山中住了几天，越看越觉这两兄妹天真义侠，人更胆勇，想起初遇时所说，祖姑遗命，惟恐一时激动，相随出山，多此两个大帮手，自然是好。但是二人身太高大，汉城中那些文武官吏，均与各地峒酋土官，恶霸豪强，互相勾结，此次往破平天寨，救父杀贼，虽是为民除害的义举。事完之后，是否不被这些贪官污吏，反打一耙，或是受了这些恶霸豪强的蛊惑贿赂，来与自己作对，以致无法安身，都是难料的事。大郎兄妹，虽极武勇，到底手下人少，人家隐居山中，何等快乐。如其一同出山，便是暂时无人作对，也必惊人耳目，到处轰传，引出官府疑忌，许多不妥。再说白象林和月儿湖，本是自己和大破贼巢诸人的一条极好退路，也不应该泄露。虽说森林阻隔，山深路险，终以隐秘为是，对方如提尚要劝阻，如何反去引逗，因此男女四人，暗中约定，连龙都、鸦鸦，俱都嘱咐，不许说请主人出山相助之事。大郎兄妹也从无表示，众人知其心实口快，料是谨守祖母遗训，也未在意。

过溪之后，大郎本和路清正谈得来，所骑大象，当时并在一起。三女更是同坐一象，片刻不离。路清见他先是有意无意，问上几句。到了后来，越问越仔细，连去贼巢的途向，俱都问到，仿佛有什么意思，此行本受前辈高人木难之教，一切均有预计，恐其冒失犯险，方想设词探询，就便婉劝，请其送到山口，便各回去。猛见前面，现出一片白影，众野人已有一天多，不曾见到天光，方在欢呼，龙都、鸦鸦年幼好



胜，执意要随象群向前探路，老人阿庞，双珠姊妹，也觉前有数十只大象开路，虽然是好，象也灵慧多力，到底不通人言，遇见为难的事，只能吼啸，舞动长鼻示意。大郎兄妹，也只晓得一个大概，不如派上两人同去，比较更妥，好在人多，阿成、加加，又自告奋勇，便令两人，各带着一个小人，同骑两象，领头向前，随同象群开路，查探地势，有无动静。业已走出一两里路，忽然赶回，说前面透光之处，乃是一片经过野烧的树林，地方甚大，上半树枝，十九烧枯，年深月久，仿佛当地起了野烧，正当火势猛烈，要往四外蔓延之间，忽遇山中突有的暴雨，将其扑灭；上半虽全枯焦，下半树干，十九挺立当地。年深月久，多半看不出火烧痕迹，有的还从近根之处，发了新枝。虽是大片透光所在，地方却并不佳，灰沙落叶甚大，天时却好，朝阳刚起，旁边并有两小溪流，水势不大，水源甚近，泉水甚清等语。路清闻言，赶往一看，正是木难所指，快要出山以前停留之地，当地是一片斜坡，越往前去，地势逐渐降低。离开山脚，已只三数十里之遥，如山附近一条山谷中绕出，便可通到花蓝家妖巫所居后洞之内。这条暗谷，荆棘野草，又深又密，前在楠木林，凌汉、木芸子，并曾提到，到了谷口，如因谷中野草灌木太多，所带野人，不能通行，可由另外一条险径，翻越过去。不过那是一片峰崖，翻越时必须小心，非在半夜不可，否则必被守望夷人发现。如能由暗谷之中穿出，稳妥得多，不到妖巫峒后，决不会被其发现，只将那为首妖巫禁闭后洞的逆酋花古拉之兄格旺多，先擒到手，说明来意，再行释放。照着预计行事，立可成功，照二人所说，比老人阿庞，和苗人花牛，先后所说道路，少绕走了七八十里，分明比预定，更要早到一日，便请大郎发令，止住象群，不会再进。前面开路的大象，也同喊

回，再朝左近查看，果然隐藏着一条山谷，原有三丈多宽，只是野草灌木太多，上下繁生。谷口更是布满藤蔓，不用心看不出来，而这一条山谷，形势虽险，又在露天之下，树木极少，照来路经历，用象开路，并不为难，谷径迂回，对面出口，离开妖巫峒穴，还有好几里，中间隔着一片树林，也不会被其听见，又带有蛇虫闻风远避的药草，比老人阿彪所带，威力更大，象背上并还带有不少药草制成的汁水，不怕谷中伏有蛇虫毒物。正在喜慰，觉着大功将成，路已快要走完，日期又提前了几天，尽可从容下手一举成功。

双珠姊妹也和大队人象，随后赶到，听路清一说，想起凌汉、木芸子别时，曾有日内来访之言，自己在月儿湖住了几天，方始起身，并未见来，途中也未见到一点踪影。与分手以前，隐约露出的口气不符，而这一带的地势大小，甚至沿途标记，无一不与所说相同，分明二人以前，往来当地，不止一次，否则不会这样熟悉。凌汉人较沉着，还无十分表示，芸子当时，惜别已极，为了有事他往，未及去送，曾经执手殷勤，笑说如非相见不远，我真不舍得离开你两姊妹等语。照这两夫妇口气，早该相见，而这次杀贼除贼之事，也必有此二人在内，如何踪影皆无，正在互相谈论。阿成、加加本率象群，在前开路，照例就是中间停歇，也必先到前面，远出两三里，探上一探，方始折回。这时接到后面停歇的信号，正率象群赶回，那是一只小白象，强壮非常，跑得极快。众人见他两人同骑一象，由象群中，乱钻过来，还未近前，象鼻朝空卷起，口中不时吼啸，方疑有事发生，才会这等光景，忽听二女笑道：“真个奇怪，如何这里会有汉人。”说时，一人两象，业已驰近，阿成手里拿着一片树皮，赶到众人面前。么女身长当先接过，一同纵落，去往附近石坡上坐

定，与众同观。阿成也紧随身旁，数说前事，原来龙都、鸦鸦，发现空地，赶回报信之后，加加见象群仍往前走，便和阿成商量，再往前走一段，探明形势，得令再回。

阿成曾听双玉、路清说过，楠木林两小夫妇，指点机宜途向之事，见当地形势，颇与相似，不知那条暗谷，就在旁边，也想就便查探一下，便同往前赶去，刚走出不远，忽见前面枯树上，有一大片树皮，随风摇晃，心想这株枯树，经过火烧已有多年，此是一片新削下的树皮，休说所用的刀，快得出奇，气力也必不小。否则不会所得这么整齐长大，又挂在这高所在，心中一动，将象喊住，人立象背之上，再由加加，踏向肩上，方始将那树皮取下，一看上面，还有用刀剑刻划的许多汉字，料有原因，大为惊奇。正告加加，说当地还有汉人隐居，便接信号，令其回转。二女、路清不说，便大郎兄妹，也均通晓汉文，认得不少的字，仔细一看，那树皮竟是凌汉、木芸子所留，谷口旁树上，还有一片，口气相同。大意是说，凌汉、芸子，本在暗中约好，在众人走前，往月儿湖访看，不料另有事情发生，跟着，又奉父命，一同出山，寻人有事，就便查探逆酋花古拉，和大盗盘庚的动静，二人均由树幕顶上飞驰，走的又是直径，无须在那暗无天日的黑森林中绕越，往返容易，送走路清、双珠。归途第二日，便即起身，行至中途，又遇一位老前辈，得知木老夫妇所想的事，已代访到，葡萄墟诸侠的安危，已可无虑，便令同回。在楠木林住了几天，又随这位老前辈出山，相助杀贼除害之事，中途想起，众人已先起身好几天，赶到蜈蚣谷外，必可追上，还强着那位老前辈，特意说道，意欲跟踪追上一谈，因料众人，照着途程计算，头一日便应穿过蜈蚣谷，因此是由蜈蚣谷前面，开始跟踪，连寻了几

条路。均未见有人迹，以为林中地方广大，众人所走途向相左，又忙着出山，便未再寻。到了葡萄，忽然得知，形势已有变化，非但逆酋花古拉，与大盗盘庚，早已合流，花古拉峒中，并还住有好些利害贼党，欲等盘庚这面，准备停当，立即发难，在所勾结的外贼未到以前，乘着满汉驻防文武官吏，昏愚无知，又受他们贿赂，可以为所欲为，即使洗劫镇墟，杀人放火，乱子闹得多大，也只当是各地夷苗，互相仇杀，非但认作常有的事，甚而与贼勾结一起，将死人的头切下，去向清廷报功，说是所杀苗匪，清廷也当他是善于以夷制夷的能吏良将。当时升官发财，只要事前，勾结得好，这类满汉文武官吏，只知贪污残暴，对于边疆重地，丝毫不在心上，照例敷衍一时是一时，名为镇抚兼施，实则尽量搜刮，不到逼出极大乱子，非但向不过问，反倒于中取利，助长恶霸土豪，和盗贼的威势，何况葡萄墟隔着一道迈立开江，远在野人山下的蛮荒边陲所在，便把人杀光，他也不会动心。如被知道，不过派上两个土委员，带些牛酒花红，名为犒劳，实则想要分赃挂红，把人头讨去报功，毫无足虑，近和驻防满官勾结，换了兰谱之后，胆子越大，一面勾通缅甸外贼，意图待机蠢动，自立为王，代外贼侵占中国疆土，但恐葡萄诸侠作梗，决计先下手为强，将其杀个鸡犬不留。不是有两位前辈剑侠，暗用巧计，使盘贼延迟了几天，日内已快发难，就这样也等不了几天。上次木老夫妇所定下手日期，原因盘贼，人多势强，所藏外国火器甚多，虽然伏有几个内应，但有几位由秦岭赶来的剑侠，尚还未到，全照大侠严陵的布置行事，还以为格外小心，照此做法，比贼党外寇，所定发难日期，早了将近一月，就是众人到得稍迟，也不致于误事，连途中的意

外耽搁，俱都打了出来，没想到突然发生变化。盘贼听一新来老贼的话，改变原计，本来妄想提前发难，加上缅甸国中发生内乱，起初和盘贼所约，里应外合的阴谋，无形搁起，日期无定，越发决计先将葡萄吞并，好在逆酋花古拉，勾结成功，江这面各峒苗夷，又以蓝花家最强，加上盘贼的凶威，不消多时，一路威胁利诱，远近大小部落，必被收服。听他号令，因此凶谋发动更急，葡萄这面，虽然防御也极周密，比起盘贼，却差得多，何况又有逆酋花古拉相助，两面夹攻，如非秦岭来那两位剑侠，先期赶到，与严陵等原有诸侠，想好计策，展缓阴谋毒计，花古拉要等见过盘贼之后再往下手，已无幸理。木芸子因在途中，不曾寻到众人踪迹，估计还有两日才到，业已一路迎去，但恐宵林昏黑，万一相左，这一片火镜林，乃预计必由之路，特意削了两片树皮，留书相告，如其到在月圆以后，当日便须下手，上来仍照预计，但要机密。

另外分出一人，去往相隔花蓝家一处小部落中，寻一姓蓝的少年摆夷，照树皮上信号告知，令其速寻四人。一个赶往葡萄送信，一个速往下流，面告摆夷哈瓜布，令其率众，暗中掩来，照预计埋伏江边两处渡口要道，帮助众人，遇有过江来的贼党，用计擒捉，不可放逃一个，务使在此三数日内，只是平天寨来的贼党，一个也不使其生还。等到布置停当，再选出一些胆勇之士，假装随同逆酋，往平天寨送礼，到时闻得一声大震，便是贼党火药库爆炸，急速下手，里应外合，不过去时，要将时刻算准，恰在黄昏以后赶到。事前命人送信，时候不要隔得太多，说明此是前队送礼的头目，礼物要多还要贵重，才能引使盘贼高兴，不致生疑。并说，盘贼派往花蓝家的同党，和逆酋花古拉，尚在后面，另

有随身携带的价值连城之宝，不知何事耽搁，跟着冉命须先准备的精悍忠心的夷人，前往告急，说后面送宝诸贼，在江边遇见敌人劫杀，花古拉业已送命，盘贼得信，定必暴怒，派人往援，后寨火药库，必在此时爆炸，众人立时乘乱动手，时间配合，必须极准，才能成功等语。稍一疏忽，泄露机密，或被盘贼，看出破绽，就算能够得胜，也必多出阻力。内中两个新由中土逃来的恶贼，如被乘机漏网，又留后患，后又提到符南湖，虽然坚执不肯降服入伙，但因医道高明，又经严陵命人，暗中指点机宜，非但应付巧妙，反因女淫贼和狗子的病，时发时愈，非他医治，不能免于苦痛。初诊之时，又曾明言在先，彼时盘贼，以为正以上宾之礼相待，专请治病，并未要他投降，说明医好就走。因此并未疑心，又见南湖行医多年，始终以救人为志，不管闲事。每日只将命人回家取来的医书，和各种草药，仔细考覈，研究药性，用心极专，轻易也不出门。一听要他投降入伙，虽然当时发怒，声色俱厉，可是寨中贼党人多，一遇有人求医，立时笑语温和，词色诚恳。医治尤为尽心，手到病除，其效如神，只当是个书呆子，意欲优礼相待，使其日久回心，一面造些假话，说他徒弟女儿，仍在小江楼行医甚忙。南湖装得又像，只要有人生病求医，越麻烦，越高兴，病人不断，决不吵着要归去，盘贼拿他无法，惟恐那宝贝儿子，病势不能除根，丝毫不敢得罪。并还下令，每日均要寻些病人，前往医治，内有两日，病人缺少，恐南湖发脾气，并还把外面的病人，也引了进去，以为这些都是当地土人，不知何奇父子，和勾少庭，师徒三人，暗中做了手脚，乘机引了几位高人进去，又引进了一些重要的内线，盘贼不知灭亡在即，恶贯将盈，还在睡中梦里。为了所招同党，越发浩大，忘得意满，把平

尖器，当作铜墙铁壁，敌人插翅难飞。每日行乐豪奢随意残杀，骄狂已极。自己这面，成功无疑。众人看完，喜出望外，互一商计，照两小夫妇所说日期，还差两天。明日才是月圆之夜，相隔这近，尽可从容，幸而大男兄妹相助，否则还要误事。议定就在当地睡上一个够，养足精神，不等月圆先自起身，仍由象群带了避毒的药，往前开路。明日黄昏，赶到妖巫所居峒后，正是时候，好在他那族中的祖传三宝均已带来。只要冷不防将人擒到，一看即知，无用多说，便可放开，只在擒他以前，不使惊呼张扬，妖巫回峒行乐，照例是在夜里开始。如与格旺多在一起，成功更易，大家兴高彩烈，饱餐一顿，因此去都在夜间行事，特在日里，支起篷帐软床，在群众四面守护之下，安安稳稳，先睡他一个够，以便半夜出发。因阿成是摆夷，不易引人生疑，先又告了奋勇，龙都、鸦鸦也要跟去，前往花蓝家附近小部落中寻人，分头送信。除却鸦鸦年幼，双珠怜爱太甚，坚执不令同行而外，率性连菜花峒，与哈瓜布送信之事，均令阿成前往，不必另外寻人，就便使其回峒探望亲友。只等明夜，出了那条暗谷，不等除去妖巫，先照树皮所画图像，翻山赶去，众人睡到天已近午，到夜方始起身，收拾停当。明月已上中天，大郎兄妹，事前便说，开路的事，由他兄妹承当，吃完夜饭，便先起身。龙都、鸦鸦天性喜动，又觉前途将到，不能再骑大象，坚执跟去。大郎兄妹也最爱这两个小人，慨然笑诺，指挥群象，往谷中进发。

大小四人，在后押队，业已先走。路清为了成功在即，心中喜慰，睡前所谈，均是杀贼除害之事。醒来忙着准备，大郎兄妹，又已固执先走，去往前途相待，不在旁边，只顾盘算此去如何下手，竟将想对大郎兄妹劝告的话，忘了一个

干净。

## 第四十三章 斩妖巫大郎立功 施巧计逆首授首

老人阿庞，人最胆勇，但极稳练，早想带上些人，作第二队，随后跟去。先因大郎兄妹，极力劝阻，说恐妖巫警觉，如其谷口那面，地势不宽，象群没有掩藏之处，所带大象，还不能全数都去，象背上所带食粮用具，连人均要归并。一面又朝内中两只老象，抱着长鼻抚弄，低声说了几句，随着二三十只大象，分头走开，众人均未留意，只阿庞一人看出，因是素来心实，不曾想到别的。大郎兄妹，再一坚执要众人得到信息，前面业已看好地势，分人回来招呼，方始起身，也就听之。二女本定上来用象开路，等走得差不多，人由后面，跟踪进发，收拾停当，正是时候。因大郎兄妹，恐谷口那面地仄，须要听他招呼，只得守在那里，所以候到深夜，月影西沉，方始起身。先是龙都、鸦鸦，骑象归报，说暗谷已快开完，口外地势，果然不甚宽广，还未走完，便被大郎登高看出。现在大郎兄妹，正往前行，请众人把空象留下，无须带去，以防敌人警觉。众人事前，原有准备，业已改作两三人同骑一象，就这样先去的不算，还有七八十只之多，那些空象，不等招呼，一只也未同行，各自坐卧，静立不动。众人仍未理会，见谷中野草灌木，不是被象踏平，便被卷起，甩向一旁。当中空出一丈多宽的道路，两边山崖，却是高低不等，形势险峻，二女正说，这次全仗二位表兄表姊相助，免去许多险阻艰难。老人忽然谈起，方才



有象走开之事，这时，路已走了一多半，天也离明不远，遥望前途，不见人象影子，路清因听三人议论，方始想起前情，忙对二女说了。二女知道先除妖巫逆酋之事，关系最大，惟恐大郎兄妹，万一冒失下手，将事铸错，闻言大惊。一问龙都，又说，大郎行至中途，由象背上，纵往崖顶，看了一眼，下来便说，前面就是谷口，令照所说归报，可是那地方，业已走过，众人一算谷径远近，龙都、鸦鸦中道折回时，路才走了一半。两小兄妹，始而只想骑象，后见开路艰难，走得又慢，常被断树残枝带起来的沙土，洒得满头都是，时而腥秽霉湿之气，甚是难耐。正想回去，奉命即行。虽两兄妹，互相说话，似在争论，语声甚急，只顾来与众人会合，并未留意。

众人闻言，越发忧疑，忙即往前赶去。刚刚望见前面谷口，忽见大郎兄妹，每人象背上，横着一人，急驰而来，开路的大象，并未赶来。定睛一看，双珠眼尖，认出内中一个，正是花蓝真的裴京，年貌身材，均与凌汉所说洛旺多差不多，方疑另外一个，必是妖巫，因在后面，没有看清，正不知如何擒到手内，有无将人惊动，忽然认出那是一个汉人，并有一点面熟，再定睛一看，刚噫得一声，忽听路清惊道：那不是赵乙哥么，如何被大表兄擒来。话未说完，人已抢向前去，转眼临近，果是赵乙。未容开口，大郎已先笑道：“你们也许以为我兄妹冒失吧，此是事情凑巧，如今非但妖巫，业已除去，连峒中妖徒，俱都被人制住。今日恰是他们闭洞祭神之期，要等月上中天，外面跳月时，妖巫方始奏乐出动，装神闹鬼，帮助逆酋花古拉，欺骗那些无知族人，我们来得正是时候，事情虽然不忙，你们到底早点赶到为妙，峒中还有数人，在彼相待，等和你们见面，附近林中象的食

物甚多，那几十只开路的象，我已留在林中，准备你们随时应用，和老公公手下这些壮士，回山时乘骑，省得长途跋涉，险阻难行。这厮口称是个好人，却与妖巫一党，后又问出与路兄和二位表妹相识，我不大相信，带他来此对质，就算是你的朋友，也非好人，否则他也不会帮助妖巫，暗下毒手，如非洞中赶出一人，我便难免于中他毒刀了。”说时么女看出赵乙，果与路清相识，已先将人放落，见乃兄口气严厉，赵乙满面愧愤之容，路清正代他将身上搭的一根套索去掉，静听乃兄发话，两次想要开口，欲言又止，料知所说不虚，连声劝阻，不令多说。大郎心直口快，偏不肯听，后面众人，他都赶到，听说妖巫已死，所居山洞，已被自己这面的人占据，喜出望外，双珠终是厚道，见赵乙连声向众分辩，脸胀通红。天已大亮，大郎似因赵乙，行刺生气，几次呼叱，骂他说谎，恐其难堪，忙使眼色，暗中止住。众人且谈且行，相隔还有好几里路，裕旺多已早放开，还未赶到后洞，大郎便将前事谈完。

原来大郎兄妹，从小养成一种强毅之性，人虽心直口快，因其久居山中，祖父母去世时年纪尚轻，共只兄妹二人，无多商谈，照例做了再说，极少放在口上，和双珠等聚这数日，平时所谈都是山外的事，又见来客，不曾邀他相助，一面想到祖母生前教训，事须自主，只要事前仔细想定，不背情理，那是一件应做的事，不问多么艰险均要以全力下手，不可靠人，加以初次听说，这等不平之事，和逆首盘贼的许多罪恶，由不得激动义愤。回忆祖母所说，遇上这类济困扶危的事，必须勇往直前，不能袖手旁观，何况内中被困的符南洲，又是祖母多少年来，心心念念，形于魂梦的亲人，早将主意打定，打算跟去。么女心思细密，听说贼

党，人多势盛，祖父母生前，再三叮嘱不许出山一步，双珠姊妹和自己那么亲热，看得事情，那么严重，从未露过求助之意，反说他兄妹，人太高大，如往山外，必惊俗人耳目，可知其中定有碍难，当中隔着一江，水流甚急，听说比平日所见溪涧，深阔不止十倍，大队象群，无法带去，又是初次出山，人地生疏，不与众人同行，连路都不知道，如何走法，身在山中，有大队象群保卫，自然什么都不怕。到了山外，共只兄妹二人，便成虎落平阳，到处皆敌，如与众人同行，以双方的情义，此行如其有益无害，对方必早开口，不会一字不提，越想顾虑越多，虽也激动义愤，并想去往山外走动，看是什么景象，一开眼界，心却迟疑不定，大郎却是心意坚决，为了众人，不曾有邀他同行之意，有时还要故意把话岔开，反更有些负气。暗忖，他们这几人，和我那等亲密，偏不约我同去，必有原因，多半见我兄妹人太高大，容易触目，此去行动机密，恐被仇敌看出之故。我祖母为了娘家，久无音信，每一想起便是流泪，临终尚怀隐痛，说起伤心。我兄曾经力保，将来如其遇见母家的人，有什么事，赴汤蹈火，均所不计，当时祖母曾经点头，还露出一丝笑容，如今好容易遇见亲人，表伯却又身陷贼巢，我如袖手旁观，只把人送出山去了事，非但对不起去世的祖母，也与祖母平日教训违背。他们不要我去，必有为难，不如单走一路，就逆首恶贼，见有人上门作对，也决想不到会是他们一起，怎么都是有益无损，本和么女商定，将众人送到妖巫所居洞后，因恐当地崖势高峻，不能由妖巫洞中穿过，打算另走一路，连象群也带出山去。照着平日经历，一般苗疆夷人，均对大象敬畏，便这些象群，先就把他镇住，就是大江天险，不能带了象群飞渡，好歹先将花蓝家逆首，连他同党除去，众人也

恰将妖巫除去，正好两下夹攻，成功更易。第一个一到，便将夷人，包围吓倒，要省不少的事，免得象他们那样，暗中偷袭，样样顾虑，一个不巧，稍为泄机，便误大事，照此做法，夷峒全被象群包围，连逆酋带贼党，一个也难逃走，岂不是妙，惟恐事前明言，众人一劝不能尽心，不听又不好意思，所以一直未提。

到了途中，方向路清设词探询，到了火烧林，问得更加仔细。一面又分出一些聪明的大象，令往探路，最后问明山外夷峒形势，和下手方法，还没想到提前下手，及至发现凌汉、木芸子所留树皮，得知细底之后，才知此事，果有许多危难，胜并不难，最可忌是，逆酋花古拉峒中那些贼党，如被乘机溜脱一个，逃过江去，便要影响全局。无论如何上来均不宜于明做，自己想引大队象群，围攻之计，决不能用，休说花蓝家，贼党凶夷，逃走几个，便是附近那些部落，发现这多象群，也必互相惊传，成群逃避，非泄漏机密不可。看那意思，非但象群，不能出山，自己前往，也难免于多生枝节，心里一急，同时想到往擒格旺多，暗降妖巫师徒，先占后洞之事，看似容易。实则动作更要机密，否则，妖巫洞中，地势广大，并有一些骗人的机关，容易隐迹，稍一疏忽，被其警觉，便误大事。最难是格旺多不知来意，被擒时难免惊呼，非但事要机密，动作更非极快不可。自己身高力大，攀援上下，纵跃如飞，身边又带有专门网取大小野兽的套索，如照树皮所说，偷偷掩往格旺多孤身往来之地，冷不防将其网住，用平日手法，兄妹合力，将其挟往远处。他见这样两个大人，吓也吓死，决不敢强，等与说明经过，就势令其引路，引往洞内。乘名闭洞祭神之时，一个把住洞口，一个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假装天神，将其吓倒，再行下手。

洞中共只妖巫师徒十来人，和全峒那些男女苗獠，上来又装好意，等其人都聚在一处，借口妖巫触怒天神，冷不防突然发难，成功无疑。真要不巧，后面的人，也是赶到，估计断无不成之理，总算多少尽了一点心力，比众人做得更加机警爽快。自信之念甚深，到夜起身，便借开路为由，挑了二十多只聪明儿警，最通人意的大象，由暗谷中穿将过去，为防众人疑心，恰巧龙郎、鸦鸦全要跟走，故意把两小兄妹带上。入谷不远，见象鼻卷起来的沙土残枝，满空飞舞，便令两小兄妹，合坐一象，在后相随。中途遣回报信，自往前面赶去。么女恐乃兄，行事冒失，再三劝告，事关重大，就要出力相助，也等和众人，商计之后，再作打算。大郎执意不听，后经力劝方允。出谷之后，相机行事，等把谷径开浚，出去一看，谷外虽有一片树林，但是四面峰崖环绕，又高又险，如当地逃出，只有一条从无人行的险径，非但长满野草灌木，崎岖险阻，常人决难在那方圆好几里，长满荆棘野草，比人还高的荒野之中，随意通行，过去又是大片密不通风的黑森林，林中不时还有各种虫鸣兽啸之声，隐隐传来，一听便知林中，伏有大量蛇虫猛兽。这条暗谷，出口地势，更加隐秘，藤草灌木，多得出奇，未出以前，还恐象群折木之声太大，惊动敌人，特意由崖顶上，费了许多事。翻越过去，亲往附近，转上一圈，查看好了地势，登高遥望，妖巫所居后洞，比树皮上所画更远，阻隔也更多，决不致于惊动，重又回转谷中，指挥群象，将这末一段谷口打开。

两兄妹守在崖顶，仔细眺望后洞那面，方想，当地居高临下，后洞一面，全可看到，似这样静悄悄的。不知何时，才可下手，难怪格旺多，身受逆酋迫害，几遭残杀，又被妖巫，强逼奸淫，不敢由此逃走，原来没有逃路之故。忽听咻

噍连声，满空残枝碎叶飞洒如雨，因谷口一带，藤蔓草树，较多较密，地势也较宽大，前后二十多只大象，几乎同时发动。内有一些大树，根深蒂固，被象群以全力进攻，突然打倒，其势太猛，非但响声太大。那飞舞空中的沙土残枝，高出地面，竟达好几丈，往上蓬起，飞舞而下，声势分外惊人。谷口本就斜对妖巫后洞一面，中间虽有阻隔，地势较高，经此一来，只要人立洞口附近，象群被崖石树木遮住，虽看不见，这突然涌起来的尘雾，却是一望而知。二人惟恐惊动，忙打手势，引往谷外林野之中，各自觅地埋伏，隐藏起来。猛一转身，瞥见侧面山径上，有人影一闪，往旁边树林中隐去，好像是一个夷苗影子，心中一惊，又知当地只格旺多一人，避居妖巫洞中，终日忧急烦闷，独自往来走动。偶在附近，打些蛇兽之类解闷，别无二人，料定是他，由直径看去，相隔还有半里多路，如曲山径，顺路而上，虽然这一带石多土少，也要绕上两里来地才能赶到，惟恐自家踪迹，已被发现，以致误事，仗着身轻力健，善于爬山，动作尤为轻快。不顾中途那些危崖陡陀险阻，竟由大小森列，高低不等的乱石陡陀之中，横断过去。二人动作捷如猿鸟，人更机警，一路借着石树掩避，纵跃攀援，向前急驰，一面留神，向前注视，见那人影，是在斜对面，道旁树林之中，过去不远，横着大片峭壁，无法上去，如被警觉逃回，更是一望而知，那人始终不曾再见，不象逃回神气，转眼赶到。因那隐藏之处，是在对面树林里面，中间隔着一片两丈多宽一条浅坡，地势明显，不敢冒失冲过，又防方才登高遥望，不曾看清，树林远看地方不大，地势并不算小，形如月牙，并无出路。林边怪石甚多，大小不等，容易掩藏，正想看准藏处，猛扑过去，忽听笑语之声，似有男女两人走

来，忙各打一手势，往侧面探看，果是一男一女。女的年约三十来岁，上下赤裸，只腰间围着一片极华丽的短裙，头颈上带了许多五颜六色的珠串宝石，和金银项圈之类，腰间插着几把短刀，有弯有直，神态甚是妖淫。男的穿着一身葛布短装，象是汉人打扮，头上却带着一个花圈，并插着三枝鸟羽，双手头颈均带有金圈，腰间围着一片镶有锦绣的兽皮短裙，却将下面短裤遮住，也插有两柄尖刀，映着朝阳，看去似颇锋利。二人互相搂抱调笑而来，神情甚是丑恶。

二人看了，心已不快，虽断定不是好货，但因以前，不曾见过这类妖巫，不知细底。么女行事，尤为谨细，惟恐忙未帮成，反而误了别人的事，心有成见。觉那男的一个，与众人所说格旺多的年貌不符，打扮又象一个汉人，惟恐冒失下手，误了时机。正指大郎，不可妄动。来这男女两人，业已停在来路转角，大花树下互相搂抱，坐在山石上面，神态越发不堪入目，相隔颇远，先听不清说些什么，后来双方调情，高声说笑，和初闻时差不多，这才听出双方，都是汉苗语言，同时并用，互相对学指教，彼此语均生硬，才知少年，果是一个汉人，心中奇怪，暗忖，树皮上说，这里只格旺多一个，如何会有汉人，又多出一个女的。妖巫此时，正在准备祭神之事，按说不会出来，心疑妖巫，手下女徒，勾引男子，来此私会，不敢冒失下手。对面那人，倒象是格旺多，偏又有这两个狗男女，坐在前面，只一出手，当时惊动，想想不妥，只得守在那里，后来越看越不顺眼。大郎性子又急，恰巧狗男女，因嫌斜对面树下太热，移往二人这面，另一树荫之下，当地还横着一块大平石。女的一到，人便横倒，男的假坐身旁，调笑越发放纵，相隔却远了些。二人心想，再等下去，等到几时，互一商计，狗男女坐卧之处，正是后洞

来路转角，前有大堆巨石遮蔽，后洞那面，决看不见，相隔也有里许长一条山径，管他是谁，先轻悄悄探听明白，突然发难，将这狗男女擒住，再朝回路，搜寻先那一人，路只一条，前面又有象群，这三人退路已断，决不会被其逃走，擒到无人之处，问明之后，再作计较。

正商谈间，二女忽然想起，此女装束打扮，如此华丽，头颈上挂满珠宝，象是一个为首的人，如是妖巫徒弟，决无如此大胆。心中一动，立告大郎，正在悄声商计，汉人忽然纵起，往来路飞驰而去，走时语声更高，走出之后，还在回首呼喊。二人听出女的，果是妖巫，男的是个汉人，名叫赵乙，奉命往取酒食，并还商计，想害一人。心想，本来不伤汉人，剩下妖巫，先见那人，定是格旺多无疑，正好同时下手，侧顾汉人，业已走远，刚同掩将出去，乘着妖巫，仰卧石上，不曾留意，往前猛扑，眼看快到，猛瞥见斜对面有一株五六尺高的小树，似在移动，晃眼之间，到了山路这面，相隔妖巫卧处，只有丈许光景，二人原借左近草树山石遮蔽，掩身前进，为恐妖巫警觉喊人，赵乙人未走远，被其惊动，泄漏机密，全副心神，都在妖巫身上，先未留意，还是大郎无意中，看出那树在动，再定睛一看，随同妖巫身子一侧，那树竟飞一般纵起，到了妖巫睡这一面，这才看出那是一个夷人，伏身地上，手里拿着一株小树遮蔽，由斜对面掩来。身材形貌果与格旺多相似，经此一来，越发省事，忙朝妹子，把手一比，本意分头下手，一杀妖巫，一去擒人。又因妖巫，似已听到树枝移动响声，有些警觉，翻身坐起，正朝前看，回手便要拔刀。二女百忙中，看出妖巫，先说要杀的人，正是格旺多，来时曾听说起妖巫毒刀利害，正要抢先下手，大郎也是看出，惟恐格旺多，为妖巫所伤，心里一急，



首将套索发出。同时纵身一跃，径由妖巫身旁越过，一纵老高，超过格旺多的前面，随乎将网套一抖一收，便将人拖出丈许远近。二郎身高力大，纵跃矫健，所用套索，乃是平日精心特制，前段形如一网，虽只稀疏疏十几根大小八九个大圈眼，平日用来专擒猛兽，上面许多活结，多利害的猛兽，被其网住，也是连头带脚，全被网紧，何况是人。因不愿伤格旺多，恐被拖伤，刚刚回身拔刀，待要威吓，不令声张，忽听后面一声惊叫。抬头一看，原来二女，因恐妖巫出手太快，不及上前，也将套索发出，把妖巫套紧，那柄毒刀也落在地上，这男女两夷人，初次见到这样大人，全都心惊，妖巫还惊呼了一声，格旺多吓得连声都不敢出。二郎兄妹到底初次经历，人一擒到，便想起祖母所说，擒到敌人，如有话问，须分开，以防互相串通之言，又觉妖巫已擒，只要问明虚实，便要可占领后洞，这比当时杀死，要强得多。念头一转，便令二女，先把格旺多带往隐僻之处，仔细盘问，告以来意，自己也带了妖巫，藏向一旁，分头问明洞中虚实，立往下手。二女依言行事，两兄妹觉着当地明显，有一汉人还要回来，特意避往两旁石树丛中，本意问明这两人的口供，如是一样，便可相机行事。么女到了林中，刚问了一阵，忽听二郎怒吼，忙即带人赶去，见妖巫已死地上，另外擒到一人，套索网得甚紧，正是那叫赵乙的汉人，朝着二郎，哀声求告。前面还有一个白衣汉人，如飞往后洞驰去。两兄妹见面一谈，才知妖巫凶狡，看出来人，只是身材高大，共只两人，先是卖弄风情勾引，巧言利诱，哀声求告。后见无用，又要二郎，将她放开，才说实话。二郎到底忠厚，生平第一次出手擒人，虽未受愚，但听妖巫哭诉，说她被绑疼痛，难于开口，并说洞中机关甚多，信以为真，又太自恃，竟将套索松开了些，见妖

巫还在苦求，刚刚看出有诈，忽听哭喊之声，由侧而绕来前见汉人赵乙，一到便跪在大郎面前，说他被妖巫掳来，受了许多苦痛，欲逃不得，想起恨毒，又知洞中机密，要代大郎拷问，杀以报仇。

大郎虽因方才目睹赵乙，朝妖巫献媚，互相搂抱调笑，种种丑态，分明出于自愿，不全相信，心有成见，偏爱汉人，平日见不到一个，这次才遇见路清、双珠等三人，偏前那么好法，由不得生出偏向。再想赵乙，种族不同，此是蛮荒之区，就算受逼是假，前半被掳的话，也必是真，赵乙话说既巧，又谈到他和双珠姊妹是一家，妖巫又当赵乙变心，切齿咒骂，神情狰狞，不象是假，立即答应。赵乙便将所得毒刀讨去，还斫下一根树枝，先问大郎，可通夷苗语言。大郎告以只懂两三种，赵乙似有失望之容，跟着转身，朝着妖巫，厉声喝骂。大郎人本聪明机警，见妖巫被套索罩住，跪在地上，满面惊惧之容。先对赵乙低声咒骂，好似狠毒，两次手伸腰间，均因自己目光专注，又知网套虽然松开，但这十几根互相交错的绳结，又长又大，活扣巧妙，稍为一动立时绑紧，反而弄巧成拙，欲发又止。看神气，对自己远在其次，对于赵乙，简直愤怒如狂，可是男女双方，刚一对面，赵乙骂不几句，妖巫面色立转，似现惊喜之容。赵乙背向自己，虽看不出面上神色，语声却有一些发颤，骂得只管刻毒，声音不似方才那样严厉，心方一动，赵乙忽然侧转，说要解手，手中刀随同手指之处扬起，人也似在作势欲纵，面色惶急，虽然有些疑心，还没想到赵乙，色迷心窍，相隔这近，敢于行刺。方问，你这人如何词色不定，不象路清、阿成那么好法。话未说完，赵乙原因临时胆寒，为大郎雄威所慑，举棋不定。闻言，只当阴谋识破，心虚情急，口里说声我去去就来。身纵

人起，便往旁边一株大树下纵去，回手就是一刀飞来。大郎见状大怒，正要闪避追去，心神一分，妖巫已乘机掀开网套，冷不防由下面钻出，往旁窜去，同时那口毒刀，映着朝阳，也似尺许长一溜寒电，迎面打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大郎往旁闪避，一面用左手套索的头，想将那毒刀打落，时机不容一瞬之际，耳听铮的一响，紧跟着一声惨号，那刀快要临身，好似被什么东西打飞，忽然转弯，朝斜刺里，激射出去，妖巫刚由地上纵起，恰巧被那毒刀由后心钉进，扑倒地上。跟着便见一个白衣人，飞驰而来，还未到达，便喊，你将那厮擒回，大郎看出毒刀，是被白衣人打飞，日前又听路清说过大侠严陵的打扮，和那终年只穿一件白单衣的标记，一望而知，忙即应诺，当时追去，追出不远，扬手一套索，便将赵乙擒回，严陵随说，先因事情紧急，迫不及待，至迟后日晚上，便要分头下手，特意同了两个好友，来此窥探，相机行事。不料你们，来得正好，如今我已分人，占领妖巫后嗣，嗣中只有一些夷女苗疆，容易制伏，此时想已成功，你兄妹二人，可速去喊同行的人，赶来后嗣，在夷人跳月以前，下手更极容易，说罢，不俟答言，匆匆走去。

大郎也忘了问赵乙如何发落，因其苦苦哀求，推说受了妖巫邪法禁制，身不由己。妖巫死后，方始明白等语。大郎自然不信，么女一到，又问出赵乙，是因想念双珠，不听田四相劝，私自出走，过江寻访，本意把在小江楼偷出的银子，和平日积蓄，雇上几个探荒夷苗，入山搜寻，不料意志薄弱，只是好色心盛，还未走到野人山脚，见那些生苗野僮，凶恶之状，又听说起山中奇险，业已胆寒，因其生性狡猾，所雇熟苗，都知他是符南洲的手下，心生好感，不接酬劳，也肯同去，连安家银都未付，这一气馁变计，恐苗人

追讨银子，竟由菜花峒，丢了所雇苗人，偷偷逃走，又无脸面回去，仗着出来，偷有不少成药，意欲改业走方郎中，胡乱去往别峒，行医骗财。等药卖完，钱财越多，再往远方，安家立业。谁知地理不熟，平日又不问对方穷富，一体勒索，性又多疑，财物均在随身行囊之中，即此已易惹祸，又打着符南洲的旗号，在外招摇，刚到花蓝家境内，便被逆酋手下擒去，不是妖巫在座，看中他年轻力壮，强要了去，几乎送命。赵乙贪恋妖巫淫荡，非但把小江楼老少诸人，抛向九霄云外，并还向其讨好，把所知道的机密，全数泄了出来。幸而田四虽然出身穷苦是个粗人，人却忠实谨慎，虽不知象赵乙这类破落户出身的人，靠不大住，却抱着少一人知道，好一点的心理，有许多要紧话并未对人说过。赵乙所知无多。就这样逆酋贼党，也都得知南洲，决不降服，并有两女，入山寻人，想要救父报仇。葡萄这诸侠和白衣人，都是南洲父女同党，如非大江阻隔，来那几个贼党，又被逆酋留住，终日酒色荒淫，强奸夷女，乐不思蜀，连大盗盘庚，也都知道，众人急于下手除害，此也原因之一。

赵乙本来心术不端，妒念又重，见妖巫还有一个格旺多，人又喜新厌旧，立意将其除去，妖巫竟被说动，不料被格旺多偷偷听去，先就掩往后峒外面埋伏，意欲行刺，与之同归于尽。赵乙奉命，往取酒食，走出不远，偶然回顾，瞥见妖巫旁边，伏有两个大人，心中一惊，忙即赶回，妖巫已被擒住，暗听二人议论，竟与双珠姊妹相识，女的一个恰又走开，立生毒计，妄想救了妖巫，逃进后洞，便可发出信号，引来逆酋贼党，将另一个大人，一同除去，不料奸谋败露，弄巧成拙，依了大郎，当时便要杀死。二女虽看双珠等三人情面，将其劝住，两兄妹都不相信。三人会与这类淫孽

无耻的恶人交好，特意带回对质，因防逃走，格旺多虽已滴口答应，面容惊喜，但见大象十分害怕，自愿横伏在二女所坐大象之后，以防滚落。只是网得极松，众人见面，谈完经过，便照所说，赶住后洞一看，只严陵一人尚在。全洞巫徒苗裔，均被关禁起来，匆匆指点机宜，严陵先走，众人见天气尚早，便在里面，休息饮食，因知这些苗裔，都是无故掳来，首先分别询问，告以不久便可回乡，只是在此十日之内，必须守在洞中，由同来壮士分人看守，不许走开一步。下余小女巫，也经分别审问告诫，暂行禁闭，事完再看轻重发落。到了黄昏将近，耳听外面广场上，芦笙四起，皮鼓砰砰，夷人跳月，快要开始，各照预计，由双珠假扮妖巫，头上扎满鲜花，遮蔽面目，再将那些小女巫，选出几个，令其折箭为誓，恩威并用，许以将功折罪，事成还有奖赏，然后提前开洞，往逆酋洞中走去。大郎兄妹，也都同往，扮作两个新请来的天神，同来壮士，便算神兵，尽量装扮得奇形怪状，仗着事前，准备得快，早有指点，演习过几次，礼节也都问明，为防万一，一直走到正峒前面，方令四个貌相威武的壮士，暗中监视两个小女巫，一言不发，紧随身后，同往通报。人还未到逆酋花古拉，已由格旺多当先，装作奉了妖巫之命，向其通报，说在洞中行法，请来许多神兵，还有十多条大象，助他成事，命其伏地迎接。到了正峒里面，再行相见，花古拉因是喜出望外，便是盘庚派来的一些贼党，虽料妖巫，装神弄鬼，将信将疑，因知夷苗风俗多半如此，正当收揽人心之时，管他真假，敷衍一阵再说，连同照办，跟着便听飞报，说神巫峒内，果有骑象的天神出现，逆酋群贼，掩往洞口一看，果然是真。大郎兄妹本就高大威猛，再用妖巫洞中的现成装饰一打扮，又骑在两只大白

象上，连群贼也都生出信仰，赶忙回到峒内，摆上香花，伏地迎候。这时后队大象，已经贼来，由众壮士率领，将大片广场，三面包围，那象都是立在当地，一动不动。好几千个夷酋，全被擒住，跪伏在地，不敢仰视。花古拉明说，象群甚多，不止方才所闻，正在惊异，以为妖巫请来神兵，此后更可尽情杀掠，为所欲为。双珠姊妹等一行数十人，已装模作样，缓步走进。逆酋先未看清，旁一贼党人最凶狡，看出来人面貌，虽被花朵遮住好些，披着妖巫所穿长衣，但是容光焕发，腿脚也有不同，决非本人，如说尚在后面，又不应该这样打扮，心中生疑。正在低告同党留意，忽听一声清叱，寒光闪过，二贼立被路清、双玉，每人一枝弩箭打倒在地。群贼看不妙，纷纷纵起，无奈贼党不多，共只五六个，众人发难又快，凑手不及，当时分别斩翻，逆酋花古拉迷信太深，还不知道细底，正在惊慌欲起，吃大郎上去，只一扎便象捉小鸡一般抓了起来。下余大小头目，均被大郎兄妹，和象群吓倒，转眼擒住。格旺多早在外面发动，当众取出祖传信物三宝，历数逆酋妖巫的罪恶，自立为主，问众人是否愿意，这群夷人，自从逆酋做了峒主，苛虐日深，格旺多本得人心，又听以后可以安居乐业，公平度日，不再受害。再见大人大象同来，祖传三宝，也被取回，全部惊喜，喜出望外，欢声雷动，一同伏地立誓，随照格旺多所说，分头四外通知，不令泄漏出去。象群也被老人阿庞等引开，因为逆酋，自与盘庚勾结之后，凶焰越高。远近部落，日常胆寒，谁也不敢入境一步。在场的全是当地夷人，地方又大，外人不易得知，发难又快，共只不到半个时辰，只杀了几个首恶，便即平静。

众人估计，不会被人晓得，好生欢喜，格旺多回到洞

内，又指认出十来个助纣为虐的大头目，绑将起来，拿了祖传三宝，向众一说，全都畏服欢喜。双珠传令，夜来照样跳月，就便暗中查看动静，并请大郎兄妹，带了十来个壮士坐镇，以防不测，因听严陵说，下手越快越好，指令一人，往菜花峒送信到时相助，埋伏各处江口，以防贼党，渡江漏网，一面分头出发，稍为分班歇息。到了深夜，快要起身，便凌汉、木芸子忽然领了楠木林那一群野人来会，说在途中相遇，因其奉了老人阿庞之命，虽然起身在前，途中无多耽搁，但走的是另一条路，快到以前，忽然遇阻，幸而凌、木二人，归途相遇，同时又遇一位老前辈，得知双珠等一行，业已过去，快要到达，难得这等凑巧，提前下手，容易得多，连夜赶来出山路上，又遇严陵，知道众人，业已成功，赶来会合，双方说完，越发高兴。便照严陵所说，分头上路。

## 第四十四章 大破平天寨

### 同返黑森林

双珠姊妹，急于救父出险，本巴不得当时起身，再听赵乙业已泄机，惟恐敌人知道，于父亲不利，心中愁虑，先想连夜渡江。后经路清再三力劝，必须候到葡萄墟这一面的人到达之后，算准时机，同时发难，不能太急，以免得太早，被贼党看破，反而有害。双珠姊妹无法，只得等候路清、阿成、龙都带了夏乌古率领的一群野人，赶往葡萄墟先走。自己和凌汉，木芸子夫妇，老人阿庞，以及所率领大队野人，坐了当地藤舟，候到天明，方始上路。

江流甚急，众人渡过之处，又是极偏僻的所在。对面均

是山崖野地，地势虽然隐秘，江面却宽，仗着时间富余，风向又顺，照直走去，不到黄昏，便可由偏僻小路，抄往木里戛的大道，中间并有停歇之处，稍为绕远，不在心上。赵乙自从被擒释放之后，二女对他本已厌恨，当着大郎兄妹无法说谎，只得跪在众人面前再三哭诉，不该贪生怕死，作此对不起人的事，苦求宽容。二女本想将他留在当地，等将老父救出再说。后因赵乙人前背后哭诉苦求，表示忏悔。双珠和外和内，疾恶如仇，还只付之一笑，双玉却与乃姊，性情不同，外表刚直，心肠却软得多，只管以前，轻视赵乙卑鄙无耻，这时竟被他一路软功，逐渐打动，觉着怕死贪色人之常情，这样一个年轻人，应本与人为善之意，使其痛改前非，不应就此坚拒，使其无家可归，逼得更做恶人。

路清又念以前旧情，同向双珠劝说。双珠觉着赵乙，被迫从于妖巫，情有可原，便当大郎擒到妖巫之际，不知来意，误认森林中的野人，也还罢了，往好的说，当时固是脱身良机，退一步说，本身业已走开，大郎又无伤他之意，竟敢冒险行刺，欲救妖巫，并杀大郎报仇，最可恨是，见面之后，大郎已因他是自己这面的人，不与计较，并还任其拷问妖巫，他明知不是对方敌手，仍用阴谋暗算，可见此人，丧心病狂，色胆包天，勇于为恶，并还忘恩负义，专向妖巫一面，一切不顾，所说胆小怕死，分明是在力竭势穷之际，方始贪生惜命，这类人一旦得志，非但照样为恶，胆子只有更大，听路清夫妇不住劝说，始而坚执不允，并说：“我们又不伤他一根毫发，也非不令回去，不过我们事关机密，不愿与之同路，等到事完，禀明爹爹，请其另觅生理。我们并没有亏负他，他这次背了田四哥哥逃走，又将小江楼万花谷大家一点积蓄，和十多种成药全数盗走，照他自供，单是所得金



沙和别的珍贵之物，就骗得了不少，这都是那些成药换来，被逆酋夺去，与我无干，就这样，因他说得可怜，杀死逆酋之后，并还给了他两袋金沙，助他将来谋生，共只停留数日，我们业已留话，就是格旺多恨他蛊惑妖巫，吃醋暗害，我们话已说在前面，无人敢于加害，何况他那对头情敌，又和我们同行，何必非走一路不可。赵乙仍是苦求不已，最后双玉和双珠把话说僵，便叫路清把他带走。老人阿庞始终在旁静听，一言不发，忽然笑对赵乙道：“照你所说，这般的白夷都是格旺多的心腹，他们恨你入骨，又不怕死，如其留在这里，必遭惨杀，大郎兄妹又见你不得，非但不肯保护，恐怕还要给你气受，心中害怕，又因自己，不会做人，万分愧悔，意欲跟去将功折罪，非要同行不可，这个无妨，我这干女儿最听我的话，你真个洗心革面，我带你走就是。照你所为，天良已丧，等我们事完再走，与我无干。如其不守我们规矩，过江之后，休说闹什花巧，只要离开我们，私自逃走，我这老野人，却先容你不得呢。”

赵乙闻言，诺诺连声。双珠知道老人性情，虽觉赵乙本领有限，遇敌难免胆怯，或是露出破绽，带了同行，有损无益，想要婉言劝阻，猛瞥见老人，抽空把眼一眨，赵乙业已转悲为喜，满脸感奋之容，念头一转，也就罢了。路清走前，赵乙见二女说过拉倒，词色仍和往日一样，便试探着劝说，阿成精明强干，勇猛多力，又是一个摆夷，贼党不会疑心最好同去，好在路清只代众野人，向葡萄诸侠引见，无须多人等语。双珠知他看出自己和阿成情厚，借此讨好，笑答：“此是严师最后所示机宜，人都均他派定，如何违背？”赵乙便未再说。风顺流急，众人假装的礼物，均已办好，那藤舟乃逆酋新近特制，每只可坐六七人。双珠姊妹、凌汉、木芸

子、格旺多为首五人，同乘一舟，因要先过江去，观察地势，指挥一切，人数较少，也未带有东西。老人阿庞本来也是同船，瞥见赵乙试探着凑将过去，想要上船，并还通身都是夷苗打扮，腰间还插着两把白刃喜用的月牙环刀，肩后斜镖弩筒之外，手里还有一支短矛，人本强壮，看去也颇威武，忙即将他喊住，笑说：“你和格旺多有仇，不要与之同坐。”随令鸦鸦坐将上去，强着赵乙和头目加加，两个同行勇士，五人并坐，紧傍着船，一同进发。不消多时，便被江乱流而渡，到了对岸江滩之上，再往上走，便是大片陂陀冈崖，路甚难行，到处长满野草灌木，从无人迹往来，比双珠姊妹，以前逃过江来的那一条路，还要险僻，同行只格旺多手下，一个心腹老夷人，曾因昔年渡江被劫，由此逃回，往来过数次，那老夷人，乃格旺多的嫡亲娘舅，甚是忠心可靠。此外还有两个年轻的，也是格旺多以前暗中收纳的心腹，此外全是黑森林中同来的壮士，装束已均换过，由那三个夷人，向前带路，就便通报。双珠姊妹和木芸子，扮作少年夷童，各人的兵刃暗器，也都设法掩蔽，不令露出。到了中途，山凹里面，见天气还早，相隔水里夏，却只二十来里，中间隔着大片险峻的山崖，如非前途横着两道绝壑，无法飞渡，便由当地，直上平天寨山顶，去攻贼巢后背，均可办到。

众人略一商计，决定就在当地，吃饱上路，各将所带干粮饮食，取出饱餐，准备养足精神，缓步迎去。到了走往木里夏的大路，再往前面急赶，一面由格旺多领头去见盘贼，众人因觉功成在即，全都兴高彩烈，聚在一起，互相谈论。双珠姊妹虽是女中英侠，性情温柔，和这些野人，处得极好，又都大方天真，不露锋芒。对于赵乙虽然不免轻视，见

其一路巴结，自告奋勇，指天誓日，想要将功折罪，除双珠认定他不是好货外，双玉童心未退，照样兄妹相称，随意说笑。赵乙先见老人阿庞，神态威猛，一双目光，老是注定在他身上，由不得有些情虚胆怯，自己的心事丑态，又被众人当面叫破，心有顾忌。每次想与二女接近，均因老人对他注视，不敢上前，等到停将下来，老人吃完干粮，忽说要往高处，查看地势，带了两人，往旁边崖上走去，上了崖顶，人便不见，只剩同行二勇士，不时隐现。赵乙估计老人走远，便凑到二女身旁，说笑了一阵。忽然惊道老公公如何一去不回，此崖居高临下，我小时在崖那面生长，曾经到过多次，方才想起，老公公去的这一面还不对，如往东面崖顶，无论哪一面，连木里戛的虚实，均可看见。二位妹子，何不同往一观。

二女原知此去木里戛，二十多里，全是山路绕越，如往直行，相去不足十里之遥，听木芸子说，崖那面便是贼党往来出没之区，当日还有不少外贼要来，又见凌汉、木芸子二人，先已走开，也是去往崖顶眺望，非但一面，走时曾约同往，因恐对方少年夫妇，情爱深厚，自己又是分配众人之后，再进饮食，刚刚开始，腹中又正饥渴，因此没有同去。闻言竟被说动，为防人多，恐被贼党发现，虽然装扮得巧，终恐事先泄机，并令头目加加，和格旺多，带人守在下面，不令同上。双珠见赵乙，好似欢喜非常，以为苦恋自己，还未死心，心中好笑，仍其与双玉并肩同谈，故意闪向前面，不去睬他。双玉走到崖顶，见这一面，都是陂陀起伏，只有一两条山沟，也望不见木里戛那面，心方不快。赵乙忽指前侧面惊道：“这等荒山深谷里面，怎会有人？”双玉心急，因前面有崖石，遮蔽目光。双珠立在石旁，正在朝下注视，也似有

什发现，忙即赶去。两姊妹相去，也只一两丈远近，快要赶到，忽听身后，丁丁两响，和人怒吼号叫之声。回头一看，赵乙已顺来路陡坡，一落十来丈，翻滚下去。老人阿茂，立当地，手指下面喝骂，命众野人，快擒奸细，气得须发皆张，地上落着两柄月牙毒刀，正是赵乙腰间之物，知已发生变故。赶往一看，赵乙业已撞在下面山石之上，人已晕死过去。老人怒说：“我见这厮未过江以前，先是羞愧怕死，后来你们饶了他。带到峒中，他表面装腔哭求，说尽好话。我便觉着奇怪，天底下哪有这样不要脸的人。后来见他老是背人咬牙切齿，也还当是心中愧悔。最后看出他对阿成简直恨毒。两次怒视，手摸腰间毒刀，又向阿成故意讨好，劝他和女儿做一路，不要离开，以防前途遇险，无人保护。及见人已派定，女儿不大理他，又是几次目射凶光，嘴唇乱动，越知不怀好意。我知他以前爱着女儿，一听嫁与阿成难免妒忌。恐其行刺，一路都在留心。快到以前，说起他上辈做官，流落这里，家又住在崖里面，地理甚熟。我忽然心动，又恐他真心悔过，冤枉好人，假装上崖，故意给他，一个空子。到了上面，我便偷偷绕了过来，早料这类恶人，无论心肠多么阴毒，全都怕死，就冒点险，也必先把逃路看好。到时他又在东张西望，连干粮都无心吃，算计他当着下面这许多人，决不敢下手，事前必要将人引开。果然料得不差，不知说些什么，将你两姊妹领上崖来。这一面崖顶我已看过，偏在木里戛之旁，前有高山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而他方才所说，青年常时往来的路，恰正是这一面，断定把人引到崖上，暗放毒刀，把人杀死，立时翻崖而逃。仗着路熟，我们难于追踪，只一逃到木里戛，非但无事，还可去向贼党报功讨好。就这样，我还恐他下手得快，仗着这一面，树石较多，容易

身，暗中掩了过来。相隔也只丈许远近，果然他将人支开，便咬牙切齿拔出毒刀，想朝你们姊妹甩去，被我由侧面扑过，未容刀斫，他竟心慌胆怯，往后逃退，一脚踏空滚跌下去，这样恶人实在可恨。你如不信，等他醒来一问自知。”

二人忙说：“这都实在的事，哪有不信之理。”赵乙也是甯醒过来，老少三人，互相喝骂，果然料得不差。起初只想杀阿成、双珠，同归于尽，后见二人分开，老人看得又紧，贼巢快到，先说了许多大话，必须当先上前，无奈本领不济，又是胆怯，正打不起主意，忽然发现所走山路，昔年曾经来过多次，地理甚熟，沿途洞穴又多，容易躲藏。暗忖，照自己为人，就是勉强同回小江楼，也无颜立足。双珠更是无望，田四最刚直，如知前事，决不能容，又恨双珠姊妹，看他不起。见众停下，忽生恶念，意欲相机行刺，给二女每人一毒刀，然后翻崖逃去，共只十来丈的山崖，一到下面，到处都是大小洞穴，凭这般粗心的野人，决难搜索，难得老人阿庞，和凌汉夫妇，俱都走开，正是机会，反正孤身逃走，对头必要疑心，此举非但两得，还可就势逃往木里觅报警，盘庚人多势盛，双珠这面人少，只要事前得信，一有准信便无败理，有此奇功，盘庚定必另眼相看，那时做上一个大头目，什么美女都可抢来受用，岂不快活。不料弄巧成拙，自寻死路，等到三人，问完事情，人已奄奄一息。依了老人，恨不能将他撕成几片，才可消恨。双珠姊妹，见他转眼必死，不为已甚，听其自然，将老人拦住，凌汉、木芸子，在对面崖顶望见，赶来询问，说不几句，赵乙人已断气。双珠便请众人相助，将其埋葬山中。又待了一会，估计时候快到，正要起身，见有汉人飞驰而来，对面一谈，正是勾少庭，说奉诸侠之命来此，转告众人，有一女贼，由外赶回，曾和

逆苗花古拉相识，预计山格旺多，假装逆苗，出面之事，恐被识破，最好到晚一点，一与盘贼对面，立时下手，不必再等信号，好在贼党，今夜到齐，自己这面的人，也越来越多，便被警觉，也是必胜。如在天黑以后上路，直奔木里戛贼巢，仍借送礼为由，只将前面寨门冲进，便可相机行事，葡萄诸侠，也恰将盘夷派去偷袭的贼党，全数杀死。渡过江来，刚巧赶到，比预定更加妥当。

少庭原因盘贼近来，对他师徒，越发相信，奉命出来迎接各路贼党，路遇诸侠，令代送信，并引众人同行，到了贼巢，还可由他，前往送信，就着盘贼所接信符令箭，作为奉令迎接，一路传达过去，少却许多盘问耽擱等语。众人又听说，自己这面，严陵所约能手甚多，来得最迟的也在当日一早，赶到小江楼见面。此是盟已起身，符南洲虽然始终不肯露出从贼之意，因其医道高明，贼子昨日，旧病又发，南洲得到内应传递消息，知将出困，假说用心医治，药已配好，七日之内，便可除根。人却不肯留居贼巢，非要回去不可，盘贼夫妇因想贼子病好，连回去俱都答应。对于南洲格外礼待，除却不能出寨面外，到处都可随意走动。所到之处，群贼恭敬非常。决可无虑。众人自更喜慰，又多留了些时。黄昏月上方始起身，众人脚程都快，二十里山路，中间又有两次抄近，翻崖而过，不消多时已到正路，相隔木里戛贼巢，只三数里。勾少庭早将藏向僻处的快马，寻来骑上，手举令符，向沿途三处守望群贼传话，以免众人，是由中间穿出，引起疑心。对外假说，奉令由山僻小径，迎接来宾，到了寨中，盘贼正在大开夜宴，又假说偶然登高眺望，发现来人，上前窥探，得知花古拉，率领众人，来此拜见，就便住上几天，看戏开眼，途中曾见一伙可疑的人，往江边奔去，因后面还有

押运礼物的贼党未到，为了带人太多，藤舟不够分配，过江之后便起大风，久等无音，只得起身。不料把路走错，径由山僻小径穿出，如今快要到达等语，盘贼素来心贪，听说逆酋花古拉，送来大量礼物，内有不少金沙象牙，兽皮药材之类，均极尊贵，好生欢喜，只顾当着新来外客夸口，说他威名远震，将大江两岸的蛮夷苗罗，全都归向，只剩葡萄一区，被几个无知鼠辈占住，不肯降服，业已逃出一批能手，假扮苗人，混将进去。另一面又派多人，偷渡大江，前后夹攻，今夜也许便有喜信，再如不能成功，便令花古拉，率领对江各峒蛮苗，听令大举，自己也带了大群人马，由水路攻将过去，断无不成之理。说完，便命大开寨门，出来迎接。为表自己尊严，只命勾少庭师徒带人出迎，自己仍是居中端坐，并囑同坐贼党，务要端起架子。一面传令手下贼党，穿好整齐服装，刀枪雪亮，两面排列，以示威风，准备一下便将这最强盛的夷酋锁住，以便为他所用，不敢违命，何奇父子，和勾少庭师徒三人，见盘贼装模作样，把下余贼党聚在演武厅前。少时下手，只更容易，心中好笑，一面迎了出来，勾少庭本和众人，算好时刻，双方让去下远，等由寨中迎出，众人也是到达。双珠姊妹接到来人暗号，知盘贼丝毫不曾疑心，好生欢喜。男女四小侠，便装格旺乡所带苗童，紧随身旁。余人也照预先排演的队伍，齐整整从容往里走进。双珠姊妹虽知此行必胜，终觉诸侠，一个未见，厅上聚有那么多恶贼，自己所带不满二百个野人，均不会什武功，只仗力大身轻，刀矛镖弩，又准又急，贼党这等人多势盛，如其刚一照面，便被看出，动起手来，这般忠勇的野人，万一伤亡太多，怎对得起人家好意。心中顾虑不觉快要走到。可笑盘贼夫妇和在座群贼，死在临头，还要耀武扬威，端足架

子，遥望大群来人，整队走进，头都不往侧看，自己那面强盛的军容，宛如未见，一个个形态威猛，体力强健，说作又都一律，自觉添了一些得力党羽，心中暗喜。刚刚传令左右头目，往请花蓝家峒主，和同行头目，入坐相见，不必行礼，礼物照数收下，同来的人，就在演武厅外广场上，盛宴相待，无须同进。话未说完，双珠姊妹见寨墙高大，山崖险恶，贼党人多，凶焰甚盛，知这一对面，十九被其看破。前面就是厅门，相隔又近，这座演武厅，又极宽大，贼党酒席，做一弧形，分前后两层排开，约有好几十桌。盘贼夫妻妾三人，居中高坐。旁边还有几个老贼，另外当中几桌均是一些首恶，和著名的凶孽。双珠姊妹正代众野人担着心事，哪知时机已至，样样凑巧，当头的人刚刚走近那九开间的大敞厅。身后壮士，在老人阿庞，暗中指挥之下，也做八字形，往两旁分开，作出向前合围之势。盘贼只当来人展成一字形，向他礼拜，一点也未留意，还待往下说时，旁桌男女三贼，似已看出有异，刚喊寨主且慢，猛听惊天动地一声大震，双珠姊妹知道火药库已被炸开，发出信号，自己动手，恰是时候，更不怠慢，因恐格旺多受伤，忙取银笛一吹，当时发难。格旺多立时退下，人还未到二女、凌汉、木芸子和同来壮士，已各照预计，将手中梭镖矛弩之类，暴雨一般朝群贼打去。这时，后寨中部贮藏火药兵器的石库，业已爆炸崩塌，贼巢地面广大，又是因山而建，前后寨相去，虽有一二里之遥，库中所有火药兵器甚多，内中更藏有许多外洋来的火器，盘贼野心甚大，老想勾引外寇，侵犯疆土，杀害人民，自立为王，非但平日掳掠所得，和大片土地的收入，十分富足，并有外国接济，一面又与汉城官吏勾结，无恶不作。二女入山前后，短短几个月工夫，又由外面，抢劫了许多财



物，一同存向两座利用天然形势建成的石库之中，火药库爆炸之后，立似万千霹雳，一时怒鸣，轰隆砰甸之声，震得山摇地动。大片山石，随同无数火团火块之类，当空飞舞爆炸，激射如雨，声势猛烈，甚是惊人，象这等利害猛恶的威势，在座群贼，也是初次经历。又见那么坚固宽敞的演武厅。屋瓦梁柱一齐震撼，地皮也在那里摇动，上面沙尘石块纷纷下坠，多一半当它地震，不由一阵大乱，仗着前厅开敞，前面没有遮拦，离门又近，一声变起，纷纷往外逃窜，心慌情急之中，内有许多，连放在旁边的兵器，都忘了取走。同时又见当空红光照耀，那山火药库震起来的巨石，又有两块落向前寨，叭嚓哗啦，一片巨响，将前寨堂旁房舍，砸坍了大小两处，寨墙也被砸坍了一个缺口。碎石残瓦，雪崩也似，往下坍落，连伤亡了好些头目喽罗，前面这些野人，如非相隔较远，也几乎遭了波及，看去声势越发使人胆寒。双珠姊妹发令以前，先吹银笛，不往前进，又先后退了几步，非但群贼误认来人，受惊吓退，连盘庚等首恶骤出不意，也有同样感觉，这原是转眼间事，双珠姊妹因恐格旺多受伤，特意让其退下，再行发难，没想到事情，这样巧合，竟减少了为首诸恶的疑心。大群闻变惊逃的群贼，更是出于意外，刚刚逃出厅门，正往台阶下纵，大量梭镖矛弩，已似暴雨一般，迎头打到。同时又听四面火起，和敌人大群来攻的紧急信号，远近相应，接连传来。当头群贼措手不及，野人所用梭镖矛弩，都是又长又大，力猛势急，打上透穿，中人必死，为首六七人，本领更高，老人阿庞虽然不守成法，动起手来，仗着多年经验，力大身轻，耳目灵警，自然生出来的变化，领头杀向厅外群贼丛中，纵横飞舞，捷如猿鸟。群贼酒色高兴头上，忽然变生仓猝，没有防到，又当心慌忙

乱，不知出了什么祸事，忽于逃出之际，竟被杀了一个手忙脚乱，所向无敌。加加虽然较弱，急于立功，也极勇猛，群贼刚一照面，便被打倒一大片。内中还有许多好手，监渡等首恶先听巨震，便接紧急信号，得知火药库爆炸，又有强敌侵入，还不知道所有重要所在，均被敌人占据，那些警号，多半敌人发出，引使分心，减低群贼斗志，正在情急暴躁，大喝：“诸位不要慌乱。”不料一句话未说完，眼看新来送礼的大群夷人，刚往外退，不似有什么阴谋，念头还未转完，正在峒酋后面的四个少年，口中银笛一吹，大群来人，忽将梭镖弩箭，迎面打到，许多新出去的同党，措手不及，当时打倒了七八十个，受伤的还不在此内，中坐诸首恶，也伤了两个，还是刚到不久的能手，因那夷人的镖矛，又猛又急，中间还杂着为首少年，所发的连珠暗器，乱箭一般打到，不及闪避，以致同坐三个最利害的异派凶孽，连手都未出，两个被暗器打中面门，又各中了一两长矛，一个刚刚大怒，拔剑而起，接连两支梭镖，几件暗器，迎面打到，本已凶多吉少，又有一支短矛飞来，透胸穿过，全数死于非命，自己如非身材矮小，眼明手快，应变神速，见势不佳，立将桌面推翻，连桌子往上一扬，稍挡来势，也是不免。就这样因为敌人所用镖矛，又重又急，内有几支竟将桌面贯穿，几乎打中身上，急怒交加中，以为这般夷人，打远不打近，只是镖矛厉害，不会武艺，只将上来狂风暴雨之势闪过，便可杀光，好在身边能手甚多，上来不过误中敌人诡计，转眼便可反败为胜，急怒交加中，人往后纵，耳听一声惨号，又有两贼倒地，回顾正是两个代他持拿兵器的心腹头目，被敌人三枝镖矛，钉翻地上，刚把兵器，取在手上，将被桌子放落，又是两支短矛，一串弩箭，斜飞过来，仗着本领高强，所用兵器，又是一柄

铁团扇，和一柄三轮戟，最善防御暗器，虽被挡开，众声号叫纷乱之中。旁坐妻妾动作比他还快，已先离席纵起，刚把兵器取出，待要迎敌。一个正在发令怒叫，忽由对面，飞来一串弩箭，中有两支，竟由口中，透颈而过。一个又被斜刺里飞来的一口月牙弯刀钉向头上，一同翻倒，越发悲愤填胸，怒发如狂，耳听四面告急信号。射入的镖矛弩箭，仍是连片打来，空有那许多本领高强的党羽，休说应敌。急切间想要冲出，都办不到。

后面火药爆炸之声，和地震山崩一般，震耳欲聋，整座演武厅，已震塌了两处，接连摇晃不停，似要大片崩塌神气，先出去的贼党，已伤亡了十之七八。剩下三四十个，又被野人包围，转眼死伤了好几个。内一老人，和四个少年，在群贼丛中，纵横飞舞，所向无敌。不时又纵到正面，发上一些恶器，再扑回去，只将正面封住，并不往里攻进。为了当日同党太多，演武厅前半，到处摆满桌椅酒席，人多杂乱，接连发生巨变，十九胆寒，无什斗志，只见同党，伤亡翻倒，对面只是一些夷苗野人，不知名的，竟是一个未伤。最奇怪是手下那两三千头目喽罗照着平日训练，哪一个都有一点本领，这时不知怎的，竟未前来应援。只有演武厅前，一二百个示威摆架子的，先被那一声大震吓倒，再听四面火起，告急信号越来越多，全都惊慌起来，刚往上一围，便被敌人打死了一大片。余者正在逃窜苦斗，吃那四个少年，一阵大声疾呼，只听到放下兵器，避向一旁免死，并说来人有两万之多，前后寨均被包围，非但无人来援，连演武厅直达寨门，方才排队的贼党，均被敌人截断等语，这一惊真非小可，一看同坐诸首恶，和新来的一些能手，只死了一小半，还有一二十个之多，最利害的几个，只有一人受伤，业已纵向后面，各将兵器取出，

有两个已由厅侧绕出，欲往杀敌，口中怒骂急呼，要人同去。

另外本寨原有的巨贼，尚有八九十个，内中无一弱者，心想，来敌只得二百人，自己这面不算，后寨和全体部下，就眼前合在一起，也比敌人多出一两倍，稍占上风，立可转败为胜，立可将其杀光，这等心机作什，怒极心横，就算敌人所说，真有两万，也打定主意，与之拚命，连声大喝，带了一些凶孽恶贼，便由两旁厅侧，急匆匆绕将出去，先后也只几句话的工夫，后寨火药爆炸之声，越来越猛，火光上腾，天都映成了红色。群贼原因敌人，镖矛弩箭，利害难当，先前手捧头顶的筐篮盘架之内，全是兵器，并非真个礼物，取用不完，正面已被封闭，就能冲杀出去也难免于伤亡，先还想来者都是夷苗野蛮之类，只知自己这面，杀法利害，不往里攻，专用梭镖矛弩乱打，封闭正面。侧面却空着两个大漏洞，一冲出去，凭群贼的一身本领，多么凶恶的敌人，也必不是对手。谁知敌人，早有成算，一听火药库爆炸，更知必胜，勇气大增。同时又得到待南洲业已脱险的信号，越发心定，又见贼党太多，在援兵未到以前，先就合成一个圆阵，一齐向外应敌，专一封闭正面，沉着应战，相机行事。先见群贼，纷纷伤亡，大出意料。中坐男女首恶，又被除去了几个，正在兴高彩烈，随同众人，往来杀敌。因外面还有二三十个贼党冲出，内中虽有不少负伤，本领均非寻常，又当情急拚命之际，恐众野人，为其所伤，更恐老人阿庞勇猛犯险，便和凌汉、木芸子、老人、加加六人一起，往来接应。凌木二人剑术高强，暗器利害，逃贼当着就死，转眼又去了一多半，下余十来个，已有好几个负伤甚重，虽在苦斗，决难逃走。为防正面群贼逃出，刚反扑回去，瞥见大

盗盘庚，带了两群贼党，正分两面，绕路逃出，正面已无贼踪，演武厅上，横尸满地。

野人事前奉命，不许随便前进，见贼一逃，各用镖矛，往两旁乱刀，都被群贼兵器拨开，当中隔着大量桌椅，满地狼藉。众野人正往两旁堵截，暗忖，诸位师长援兵，为何还不来，贼党这多，同作困兽之斗，就是得胜也必不免伤亡，岂不冤枉，心方一急，盘庚当头，已同了一伙恶贼，冲杀过来。二女看出来势利害，尤其盘庚，和左右同来二贼，更是利害，手中兵器，多舞一起片寒光。众野人的梭镖矛弩，全被打得叮叮当当，乱响乱飞，一支也未上身，人还未到，先就呼呼风响，所有贼党，都似恶神凶煞一般，休说是众野人，能胜而不能败，一被近身便必难当，照此利害声势，便自己也非敌手。凌汉、木芸子又往另一面赶去。最可虑是老人阿庞，不顾命的打法，一与群贼对面动手，凶多吉少。共只姊妹两人，自顾不暇，如何兼顾他和加加，义女鸦鸦，偏又不知利害，人小胆大，一心想和去往葡萄墟的龙鄂，争比杀贼多少。仗着人小轻快，近日路上，又强着自己，教她暗器用法。恰巧木芸子，无意中得了两筒毒弩，见面时取出，说是回山以前，杀贼所得，嫌它凶毒，想要毁掉，被鸦鸦讨去，芸子也爱这两个小人，又加指点，本来又有底子，当时学会用法，刚一动手，便在人丛之中，东奔西纵，专放冷箭，为首女贼，便是被他所杀，来贼这等利害，丝毫不怕，越想越担心事，正传急令，命众野人，专发梭镖矛弩，莫与敌人对面，以退为战。双珠更是情急，一手将鸦鸦，往后一推，人往老人身前抢去，未容劝告，先是何奇父子和勾少庭师徒三人，拽了狗子，由厅旁小门抢进。看意思，似想拿狗子做押头，因见群贼利害，临时变计，想要行刺。口喝：寨主且

慢，盘贼也真狠毒手快，一见他师徒三人，忽然想起，敌人乃他引进，心中一动，又见其脚上，插着一朵红花，忽然醒悟，事有凑巧，勾少庭挟着狗子，正往前奔，胆大心粗，自恃带有红花标记，野人不会伤他，跑得太急。盘贼机警，虽听三人呼喊，瞥见狗子，被人夹来，兵器仍在舞动，并未停手，内中一支短矛，恰被大团扇打飞，朝勾少庭，激箭过去，少庭闪避不及，拿狗子一挡，自无生理，何奇父子，看出不妙，忙即从身闪避。方喝，少庭速退，为首诸贼，已朝少庭大怒扑去，同时耳听喊杀之声，马蹄奔腾震撼山野，后寨爆炸之声，本更猛烈，忽又惊天动地，一声巨响，趁这时机不容一瞬之际，突然人影在闪，箭一般先由斜背里飞来两人，倒伸一手，蜻蜓点水般，将少庭挑起，往众人这边，斜飞过来。群贼正往前冲，连后面赶上的，共有十来个能可，最厉害的，业已发出暗器，本意就势杀死少庭泄恨，便见野人扑去，双方相隔，也只四五十丈远近，那两条人影飞过，另外还有十来个，都是鬓带红花，一色标记，一同急如旋风，向众人身前扑到，同声大喝，你们速退，这算是同时发生，时机不容一瞬之间。贼党这边，眼见人影一闪，少庭被人挑上，纵起，纵落一旁，忿怒交加，心神已分，加上后面爆炸之声，天摇地动，四外火起，乱马奔腾，满空火烟交织，暴雨横飞，声势越来越惊人。外面和后寨，信息隔绝，报急的贼党，已不再见，估计敌人决非少数，听说多半是真，否则不会这等大胆，只管怒发如狂，心却慌乱，喊声杀声，合成一片，全未顾到别处。正想往前追扑，猛觉头上呼的一声巨响，眼前微微一黑，因正纵起，无法收势，多一半连头都未及抬，轰隆叭喇，连声大震，紧靠寨旁的一片高崖，突然倒断了半边方圆一片，分成三段，同时倒将下来，正压在群贼头上，连盘

贼和当头十几个首恶凶孽，全被打个筋断骨折，血肉狼藉。

野人这面，虽因立处，地方凑巧，相隔较远，未被打中，也有数人，为飞来的碎石所伤。双珠更险，不是闪避得快，连头也被打碎。尘沙未歇，寨墙上忽然立满了人，无数火枪火器，暴雨一般，照准后面群贼打去。演武厅上，立时火起，此是前寨截贼，聚众专门演武之地，地方虽大，因山而建，寨堂正侧两面，均是高崖。群贼后退无路，几次重创，是为首的差不多死去十之八九，同时又有大群壮士，带了好几百个夷苗蛮獠，分两路杀进，厅后高崖上，也布满了人，符南洲便在其内。二女正在狂喜，忽见路清和展鹏、韩云燕夫妇，均在上面壮士丛中，指挥杀贼，大群头目喽罗，业已降伏，剩下少数恶贼，尚在拚斗，不消多时，多半杀死。有的跪伏求饶，不到天明，全数停当。父女见面一谈，得知诸侠事前，早有详细准备，动手时刻早就算好。满拟和为首凶孽，还有一场恶斗，不料盘贼和诸首恶，会被崩崖坠石打死，不是严陵警觉得快，连勾少庭，也被压死。死的这伙，都是最利害的凶孽恶贼，一点没有费事，便是废命，事情顺手，时机巧合，均出预计之外。最利害的首恶一死，后寨最重要的火药库，又被炸开。路清、阿成、龙都带了戛乌古等，大队野人赶路又快，还未赶到葡萄墟，盘庚派去的贼党，已为展鹏等所杀，刚一会合，便渡过江来，提前到达，正恐来得太早，敌人看破，何奇父子见事紧急，乘着盘庚夫妇大会群贼之际，又将令箭盗出，假传密令，将全寨贼党，诱往左近山谷之中，被葡萄墟诸侠困住，通体只剩下那些列队迎宾，摆架子的小贼。何奇父子正在担心，惟恐贼党走得太多，机密泄露，准备稍有不测，便照诸侠所说，带了何进、勾少庭，先与葡萄诸人会合。不料平日人缘太好，应付巧妙，人都相信，先又引进不少内应，时

闻更是短促，刚回到寨堂，窥探消息，便听少庭来报，逆酋送礼，盘贼恰命他三人，整队迎宾，本身端着架子，并不出去，竟被蒙过，心中暗喜，知道狗子，正请南洲医病，住在附近小楼之内。火药库一炸，立即赶去，将小贼擒来。南洲也就势与内应联合，后寨虽是盘贼根本重地，因其骄傲自恃，内里机关又多，只有限一些亲信防守，向来认作铁桶一般，没想到会被敌人混进，将火药库点燃，连那通往上层的总机关，全被炸碎。为首诸侠，再将平天寨贼巢根本重地占据，几面夹攻，分头杀来，共只半夜工夫，火还未熄，爆炸刚刚停止，朝阳刚起，大功便是告成。众人见面，略一商计，当时召集附近土人，分配完了田地资财，将火救灭，办理善后。只停了三日，一面分人警告，汉城官府，和附近那些胥官土豪，说明盘贼罪状，从此不许过问三镇的事，以防连累好人。一面把人合在一处，连同降人，和情愿随同入山的土人，大张旗鼓，整队过江，先往野人山黑森林，拿月儿湖白象林作根基，就着所得财货，和在当地收买的农耕樵采应用之物，一面开荒自给，一面教以读书习武，准备将来起义，驱逐外敌，光复原有河山，为已死先烈义士，报仇吐气。双珠姊妹、路清、阿成和龙都、鸦鸦这三对夫妻，不久也相继成婚，日子越过越好，美满已极。



# 黑 森 林 (上、下)

Hei Shen lin

还珠楼主 著

---

辽 沈 书 社 出 版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 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---

字数: 550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4

印数: 1—20,046

1989年7月第1版

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徐 彻 丁炳麟	版式设计: 赵耀今
高 虹 那荣利	责任校对: 陈文本
封面设计: 赵多良	曹雅文

---

ISBN 7-80507-031-8/I·17

---

定 价: 8.40元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 
中国第一套

《金瓶梅》研究丛书  
首批已推出五种

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……………刘辉著

金瓶梅书录……………胡文彬编著

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……………吴敢著

金瓶梅论稿……………郑庆山著

金瓶梅考论……………黄霖著

# 辽沈书社首批推出

## 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

黑森林	上、下	还珠楼主著
龙山四友	上、下	还珠楼主著
续鹰爪王	上、下	郑证因 著
毒砂掌		白 羽 著

武打技击	情节跌宕
扣人心弦	雅俗共赏

责任编辑：	徐 彻	丁炳麟
	高 虹	那荣利

ISBN 7-80507-031-8/I·17

定价：3.40元